

增广印光法师文钞

(上册)

仁慧草堂编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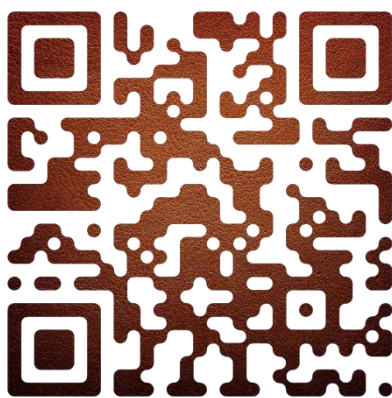
说 明

根据弘化社 2014 年 3 月完成的《增广印光法师文钞》三校版编订，校订了标点，并对每一篇文钞划分了段落，更方便阅读。

本电子书是免费结缘品。特此说明。

仁慧草堂

二〇二二年五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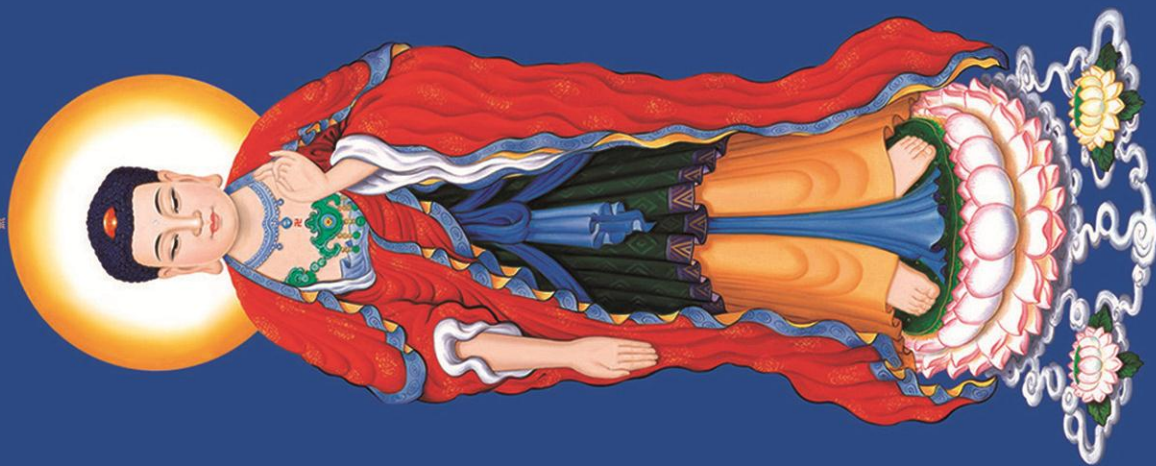
扫码关注仁慧草堂微信公众号

念佛方能消宿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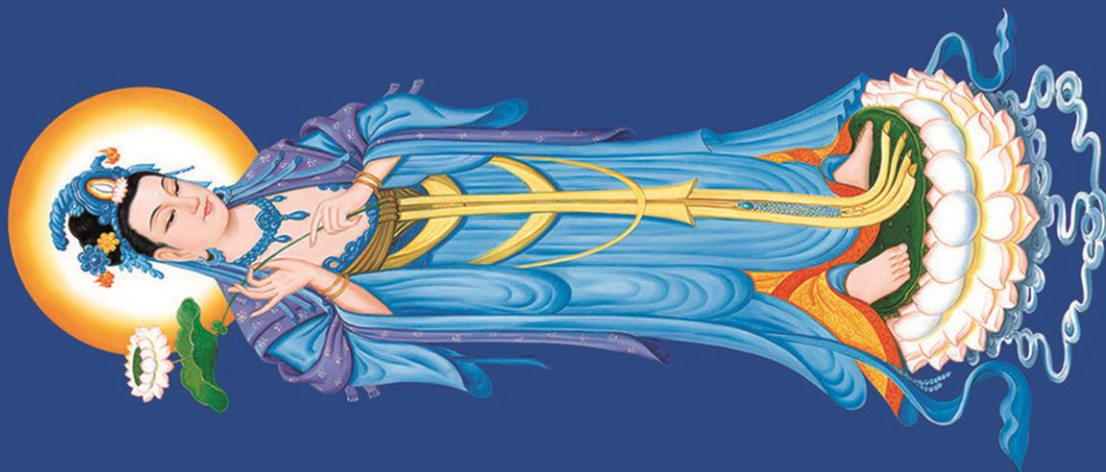
南無觀世音菩薩



南無阿彌陀佛



南無地藏菩薩



心凡轉可自誠竭

釋印光書 十八年

目 录

印光法师文钞题词并序 - 1 -

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第一（书一） - 6 -

 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 - 6 -

 与友人论校经纲要书 - 10 -

 与融明大师书 - 11 -

 与悟开师书 - 13 -

 复海曙师书 - 15 -

 与四明观宗寺根祺师书 - 17 -

 与佛学报馆书（节录） - 19 -

 复濮大凡居士书 - 25 -

 复泰顺谢融脱居士书一 - 30 -

 复泰顺谢融脱居士书二 - 32 -

 复邓伯诚居士书一 - 34 -

 复邓伯诚居士书二 - 38 -

 复邓新安居士书 - 41 -

 与福建刘廷诚居士书 - 44 -

 复高邵麟居士书一 - 45 -

 复高邵麟居士书二 - 48 -

 复高邵麟居士书三 - 51 -

 复高邵麟居士书四 - 55 -

 与陈锡周居士书 - 60 -

 与心愿居士书（代友人作） - 68 -

 与卫锦洲居士书 - 70 -

 复泰顺林介生居士书一 - 76 -

 复泰顺林介生居士书二 - 79 -

 与泰顺林枝芬居士书一 - 82 -

 与泰顺林枝芬居士书二 - 84 -

 复永嘉某居士昆季书 - 92 -

 复永嘉某居士书一 - 96 -

 复永嘉某居士书二 - 98 -

 复永嘉某居士书三 - 101 -

 复永嘉某居士书四 - 105 -

 复永嘉某居士书五 - 109 -

 复永嘉某居士书六 - 125 -

 与徐福贤女士书 - 129 -

 与康泽师书 - 138 -

 与谛闲法师书 - 140 -

 与玉柱师书 - 141 -

 与广东许豁然居士书（代康泽师作） - 142 -

 复丁福保居士论臂香书 - 146 -

 与广东萧永华孝廉书（代康泽师作） - 147 -

与某居士书（代了余师作）	- 149 -
与海盐某夫人书（代悟开师作）	- 150 -
与海盐顾母徐夫人书（代悟开师作）	- 151 -
复永嘉某居士书一	- 152 -
复永嘉某居士书二	- 154 -
复永嘉某居士书三	- 156 -
复永嘉某居士书四	- 157 -
复永嘉某居士书五	- 160 -
复永嘉某居士书六	- 161 -
复永嘉某居士书七	- 162 -
复永嘉某居士书八	- 164 -
复永嘉某居士书九	- 165 -
复永嘉周群铮居士书	- 166 -
复弘一法师书	- 168 -
复无锡尤惜阴居士书	- 169 -
拟答某居士书（附某居士原书）	- 171 -
与高鹤年居士书	- 174 -
致谛闲法师问疾书	- 177 -
复弘一师书一	- 180 -
复弘一师书二	- 183 -
复汪梦松居士书	- 184 -
复陈慧超居士书	- 187 -
复邨隐叟书	- 189 -
复尤弘如居士书	- 195 -
复戚智周居士书一	- 197 -
复戚智周居士书二	- 198 -
复戚智周居士书三	- 200 -
复范古农居士书一	- 201 -
复范古农居士书二	- 203 -
复吴希真居士书一	- 205 -
复吴希真居士书二	- 206 -
复吴希真居士书三	- 208 -
与陆稼轩居士书	- 209 -
复刘智空居士书	- 211 -
复周智茂居士书	- 212 -
复某居士书	- 217 -
复黄智海居士书	- 218 -
复潘对凫居士书	- 221 -
与聂云台居士书	- 223 -
复乔智如居士书	- 224 -
复江易园居士书	- 225 -
复唐大圆居士书	- 226 -
复汪雨木居士书（附来书）	- 228 -
复盛机师书	- 231 -

与方远凡居士书	233 -
复慧朗居士书	234 -
复庞契贞书	237 -
复袁闻纯居士书	238 -
复袁福球居士书	241 -
与周法利童子书	245 -
与马契西书	246 -
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第二（书二）	248 -
复包右武居士书一	248 -
复包右武居士书二	249 -
复永嘉某居士书一	251 -
复永嘉某居士书二	254 -
复永嘉某居士书三	255 -
复永嘉某居士书四	256 -
复永嘉某居士书五	257 -
复永嘉某居士书六	258 -
复永嘉某居士书七	258 -
复永嘉某居士书八	260 -
复永嘉某居士书九	260 -
复何槐生居士书	261 -
复周群铮居士书一	264 -
复周群铮居士书二	266 -
复周群铮居士书三	266 -
复周群铮居士书四	268 -
复周群铮居士书五	270 -
复周群铮居士书六	271 -
复周群铮居士书七	272 -
复洪观乐居士书	273 -
复汪谷人居士书	274 -
复徐蔚如居士书一	275 -
与徐蔚如居士书二	276 -
与徐蔚如居士书三	277 -
与徐蔚如居士书四	279 -
与徐蔚如居士书五	282 -
与徐蔚如居士书六	283 -
与徐蔚如居士书七	284 -
与丁福保居士书	285 -
复宁波某居士书	286 -
与友人书	288 -
复岳仙峤居士书	289 -
与扬州万寿寺寂山和尚书	290 -
复江西端甫黎居士书	292 -
与张连胜总戎书（代友人）	295 -
复张云雷居士书一	297 -

复张云雷居士书二	- 298 -
复张伯岩居士书	- 300 -
与谢融脱居士书	- 303 -
复顾显微居士书	- 307 -
复四川谢诚明居士书	- 314 -
与吴璧华居士书	- 317 -
复马契西居士书一	- 318 -
复马契西居士书二	- 320 -
复马契西居士书三	- 322 -
复马契西居士书四	- 324 -
复马契西居士书五	- 325 -
复马契西居士书六	- 327 -
复马契西居士书七	- 327 -
复马契西居士书八	- 328 -
复马契西居士书九	- 329 -
复马契西居士书十	- 333 -
与马契西居士书十一	- 333 -
与马契西居士书十二（戒磕头布上打印）	- 334 -
致陕西陈柏生督军书	- 336 -
复甬江某居士书	- 341 -
复徐蔚如居士书	- 343 -
复徐彦如轶如二居士书	- 346 -
致包师贤居士书	- 347 -
与弘一上人书	- 348 -
复法海大师书	- 348 -
复王与楫居士书	- 350 -
与永嘉某居士书	- 353 -
复黄涵之居士书一	- 358 -
复黄涵之居士书二	- 360 -
复黄涵之居士书三	- 362 -
复黄涵之居士书四	- 364 -
复崇明黄玉如书	- 365 -
复何慧昭居士书	- 366 -
复汤昌宏居士书	- 370 -
与泉州大同放生会书	- 373 -
复安徽万安校长书	- 375 -
复郁智朗居士书	- 376 -
复某居士书	- 378 -
复张季直先生书	- 379 -
庐山青莲寺结社念佛宣言书	- 381 -
复河南第五军副司令部杨明斋书	- 388 -
复周孟由昆弟书	- 389 -
复冯不疚居士书	- 397 -
复马舜卿居士书	- 404 -

复裘佩卿居士书一	- 409 -
复裘佩卿居士书二	- 410 -
与方圣胤居士书	- 412 -
论	- 414 -
净土决疑论	- 414 -
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	- 431 -
宗教不宜混滥论（因讲经者每喜谈宗而发）	- 434 -
佛教以孝为本论	- 443 -
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	- 446 -
持经利益随心论	- 448 -
竭诚方获实益论	- 449 -
挽回劫运护国救民正本清源论	- 460 -
疏	- 468 -
南浔极乐寺重修放生池疏	- 468 -
金陵三汊河法云寺放生池疏	- 473 -
金陵三汊河法云寺增设佛教慈幼院疏	- 475 -
普劝施资助刻大藏疏	- 477 -
吉林哈尔滨创建极乐寺疏	- 479 -
杭州弥陀寺启建莲社缘起疏	- 481 -
杭州南高峰荣国禅寺重修宝塔疏（代住持振机作）	- 484 -
佛顶山万年水陆募缘疏（此其悬叙下叙事不录）	- 486 -
杭州石经山弥陀寺募修葺殿堂寮舍并浚放生池疏	- 487 -
募建普陀山轮船码头疏	- 490 -
天台山上方广寺募修三圣殿疏	- 492 -
普陀山伴山庵募修大殿疏（代撰）	- 493 -
启建普门无遮普度胜会大道场募缘疏（代撰）	- 494 -
上海残疾院劝捐疏	- 495 -
募修永嘉罗汉山景德禅寺疏	- 497 -
庐山青莲寺启建莲社缘起疏	- 498 -
普陀山法雨寺募修天王殿及鼓楼疏	- 501 -
嘉兴真如寺开念佛堂专修净业缘起疏	- 502 -
南京三汊河法云寺募铸幽冥大钟疏	- 504 -
法雨寺罗汉装金募缘疏（代撰）	- 506 -
法雨寺建如意寮募缘疏（代撰）	- 507 -

印光法师文钞题词并序

是阿伽陀，以疗群疚。契理契机，十方宏覆。普愿见闻，欢喜信受。联华萼于西池，等无量之光寿。

庚申暮春，印光老人《文钞》镌板。建东、云雷嘱致弁辞。余于老人向未奉承，然尝服膺高轨，冥契渊致。老人之文，如日月历天，普烛群品。宁俟鄙倍，量斯匡廓。比复敦促，未可默已。辄缀短思，随喜歌颂。若夫翔绎之美，当复俟诸耆哲。

大慈后学弘一释演音稽首敬记

识无量病，与无量药。见佛性故，回己济他。

寐叟敬题

诸三昧中，功高易进，念佛为先。入此三昧已，一切三昧皆得具足。抑扬之说，信非笃论。法宁有异，异自人耳。今时贤哲，亦盛谈义。然浊智流转，玄言奚裨。自非冥怀凝寂，岂能廓彼重昏？决知火宅无安，乃悟乐邦非邈。故谓从心现境，境即是心。摄所归能，他即是自。欲求方

便趣入之道，舍净土何由哉？印光法师，此宗尊宿。俯提弱丧，罄吐诚言。辞致恳恻，与莲池为近。云雷居士，倡缘弘布，深植净因。远征题识，聊为赞喜。其诸大心上士，夙志津拔修途，游履安养者，盖必有质于是也。

庚申二月湛翁

古德弘法，皆觑破时节因缘，应机调伏众生。印光大师，文字三昧，真今日群盲之眼也。诵此后，更进以莲池、憨山、紫柏、藕益诸集，培足信根。庶解行证得，有下手处。（启超）具缚凡夫，何足以测大师？述所受益，用策精进云尔。

庚申四月八日梁启超敬题

大矣哉净土之为教也！诸佛出广长舌而赞叹，列祖发真实语以显扬。万汇咸收，三根普被。故念佛往生者，不间下凡上圣。称机利导者，无论教祖禅宗。试观著述传流，经论结集。其间赞扬净土法门者，不一而足。可见佛祖利生之旨，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也。我震旦自晋时远祖，溯西竺之高风，结东林之胜社。于是而缁素名流，教宗硕德，都以净土法门，为化导之资，而此宗盛行。乃者去圣时遥，真修日鲜。研教典者，徒滞

文言。习宗乘者，罕明心地。欲求秉教修心，真参实悟，于百尺竿头，得一进步者，实不易多觐也。甚且呵佛骂祖，斥净土为小乘。瞎练盲修，嗤念佛为愚事。举世滔滔，迷流蠢蠢。明哲罕遇，慨也何如？惟我普陀印公，智光雪亮，梵行冰清。具正知见，发大慈悲。烛智炬以破昏衢，挥慧剑而裂见网。阐扬正道，挽救海之狂澜；指示真乘，作法门之保障。虽卅年苦行，与世罕通。而四海传名，问津日众。或航海梯山，而请求开示。或鸿来雁去，而乞赐南针。举凡所说所书之只言片句，莫不奉为明训，宝逾奇珍。浙西徐蔚如、甌东张云雷等诸居士，将印公所为文一再编录，寿枣流通。阅是编而能循文悟旨，慕果修因者，何可胜计！（闲）四十年来，奉释尊之诚言，遵智者之悲愿，所以自修而兼利者，其归结处，亦不外一句弥陀，信愿往生而已。今契西居士等，重将印公文镌板印行，以垂永远。手民、将竣问序于予。利人益物，共结法喜之缘。流水高山，一为知音之奏。安得以不文辞？深愿是编，流布于三千界内，宣传于百亿国中。普使见所未见，共获真修。情与无情，同圆种智。庶不负印老人之无量悲心，与诸居士之连番义举也夫。

民国壬戌五月，释谛闲述

佛以一大事因缘故，出现于世。随机设化，开示种种方便法门。而求其简易直捷，一生可以成办者，莫如念佛求生净土。起信论谓之如来胜异方便，诚方便中之最胜者也。世每以愚夫愚妇所能为，而鄙不屑学，必欲别求玄妙。不知如来说法，无法不玄。所立行门，无门不妙。然大都皆限于上根利智，未能遍引群机。独此净土一门，普被三根，不拣异类。以言玄妙，孰逾于斯。夫华严一经，王于三藏。恒沙法海，靡不赅罗。末后普贤乃为证齐诸佛之善财，宣说十大愿王，导之归向极乐。此之境界，岂凡情所可思议者哉？况夫修行其他法门，必至断惑证真，方出三界。欲了生死，难乎其难。此则但须持名真切，不妨带业往生。一登莲邦，长劫侍佛，亲承教诲，终必至于一生补处。其玄妙为何如？又修他法者，专仗自心佛力，不求他佛加被。知见非正，或致受魔。此则有弥陀愿力摄持，感应道交，永无魔事。其玄妙又何如。大集经中，如来悬记“末法亿亿人修行，罕一得道”。唯依念佛，得度生死。今正末法时期，欲求解脱，舍此奚由哉？印光法师，为当今有道高僧。博览藏经，淹通宗教。归心净土，自利利他。纵无碍之辩才，弘契机之妙法。诚所谓是如来使，行如来事者。著有《文钞》，

风行于世。辞义深显，理事圆融，实足追云栖灵峰之法轨。兹者诸大居士，发愿捐资刊板，永久流通，广作度生宝筏。马子契西以序请，勉述数语，敬志赞扬。普愿法界诸众生，同往无量光佛刹。

上海黄庆澜熏沐序

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第一 （书一）

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

（戊戌年稿。教行理三，唯约教论。今以教理约教，行果约机，谓依教理以起行，行满方克证果也）

教理行果，乃佛法之纲宗。忆佛念佛，实得道之捷径。在昔之时，随修一法，而四者皆备。即今之世，若舍净土，则果证全无。良以去圣时遥，人根陋劣。匪仗佛力，决难解脱。夫所谓净土法门者，以其普摄上、中、下根，高超律、教、禅宗，实诸佛彻底之悲心，示众生本具之体性。汇三乘五性，同归净域。导上圣下凡，共证真常。九界众生离此法，上不能圆成佛道。十方诸佛舍此法，下不能普利群生。所以往圣前贤，人人趣向。千经万论，处处指归。自《华严》导归之后，尽十方世界海诸大菩萨，无一不求生净土。由祇园演说以来，凡西天东土中一切著述，末后皆归结莲邦。

粤自大教东流，庐山创兴莲社，一倡百和，无不率从。而其大有功而显著者，北魏则有昙鸾，鸾乃不测之人也。因事至南朝见梁武帝，后复归

北。武帝每向北稽首曰：“鸾法师，肉身菩萨也。”陈隋则有智者，唐则有道绰，踵昙鸾之教，专修净业。一生讲净土三经，几二百遍。绰之门出善导，以至承远、法照、少康、大行，则莲风普扇于中外矣。由此诸宗知识，莫不以此道密修显化，自利利他矣。

至如禅宗，若单提向上，则一法不立，佛尚无著落处，何况念佛求生净土？此真谛之一泯一切皆泯，所谓实际理地，不受一尘，显性体也。若确论修持，则一法不废，不作务即不食，何况念佛求生净土？此俗谛之一立一切皆立，所谓佛事门中，不舍一法，显性具也。必欲弃俗谛而言真谛，则非真谛也。如弃四大五蕴而觅心性，身既不存，心将安寄也？若即俗谛以明真谛，乃实真谛也。如在眼曰见，在耳曰闻，即四大五蕴而显心性也。此从上诸祖密修净土之大旨也。但未广显传述，故非深体祖意，则不得而知。然于百丈立祈祷病僧、化送亡僧之规，皆归净土。又曰：“修行以念佛为稳当。”及真歇了，谓：“净土一法，直接上上根器，傍引中下之流。”又曰：“洞下一宗，皆务密修，以净土见佛，尤简易于宗门。”又曰：“乃佛乃祖，在教在禅，皆修净土，同归一源。”可以见其梗概矣。及至永明大师，以古

佛身，乘愿出世。方显垂言教，著书传扬。又恐学者路头不清，利害混乱，遂极力说出一四料简偈。可谓提大藏之纲宗，作歧途之导师。使学者于八十字中，顿悟出生死、证涅槃之要道。其救世婆心，千古未有也。其后诸宗师，皆明垂言教，偏赞此法。如长芦赅、天衣怀、圆照本、大通本、中峰本、天如则、楚石琦、空谷隆等诸大祖师。虽宏禅宗，偏赞净土。至莲池大师参笑岩大悟之后，则置彼而取此。以净业若成，禅宗自得。喻已浴大海者，必用百川水。身到含元殿，不须问长安。自后藕益、截流、省庵、梦东等诸大祖师，莫不皆然。盖以因时制宜，法须逗机。若不如是，则众生不能得度矣。自兹厥后，佛法渐衰。加以国家多故，则法轮几乎停转。虽有知识，各攻其业。以力不暇及，置此道于不问。有谈及此事，闻者若将浼焉。幸有一二大心缙白，刊刻流布。令祖教不灭，使来哲得闻，实莫大之幸也。

（弟）以阐提出家，自揣根性庸劣，罪业洪深。故于宗教二途，概不敢妄行染指。惟于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一法，颇生信向。十余年来，悠悠虚度，毫未得益。但自西徂东，由北至南，往返万余里，阅人多矣。其有平日自命通宗通教，视净土若秽物，恐其污己者，临终多是手忙脚乱，

呼爷叫娘。其有老实头持戒念佛，纵信愿未极，瑞相不现，皆是安然命终。其故何哉？良由心水澄清，由分别而昏动；识波奔涌，因佛号以渟凝。所以上智不如下愚，弄巧反成大拙也。

伏愿和尚发菩提心，宏扬此法。倘净土经论，尽皆通彻，则何幸如之？若或未尽钻研，或恐违背本宗，不敢称性发挥，当权将宗教两门工夫，暂时歇手。凡有阐扬净土者，平心和气读之。使扬禅抑净之心，无丝毫芥蒂。必究佛祖偏赞之所以，四众遵违之利害。则不被门庭隔碍，而敢于一切禅教律人前，称性发挥，无复畏惮矣。然净土书多，最要唯《十要》。《十要》中断疑生信，尤推《或问》《直指》《合论》，为破坚冲锐之元勋也。其外《净土圣贤录》，历载诸菩萨、祖师、居士、妇女及恶人、畜生往生事迹。读之则知历代禅教律诸四众求生净土，如群星之拱北，众水之朝东。而《龙舒净土文》，言浅义周，词详理备，为接引初机第一要书。若欲普利众生者，此书万不可忽也。

（弟）昔遇善子平者言，寿不过三十八，今适满其数。恐无常倏至，所以专持佛号，预待临终。设无常果至，则后会无期。兼欲雪在家毁谤佛法之罪，故不避忌讳，略采野芹，献于饱餐王

膳大富长者座下。祈悯而纳之，福我秦邦。提永明之正令，遵莲池之遗规。使自他同出生死，幽显共生西方。则净土兴而宗风不坠，众生福而国运常亨。所谓移花赚蝶至，买石得云饶。书此大旱望雨之诚，用卜同归莲邦之庆。祈垂海涵，则法门幸甚，众生幸甚。

与友人论校经纲要书

佛经义理无穷，随人所见，各自著述。只一经也，别圆终顿，所判不同。因缘观心，所释各异。况复后世禅道大行，人皆乐闻直指之说，谓其亲切痛快，易于得益。由是多有以祖意释经意，挽佛说徇己说。抹除事相，专谈本分。或以机锋为转折，或以表法为通关。但能不背心宗，皆堪辅弼佛说。纵不能普被三根、称佛本怀，亦可以各利一类之机，令其就路还家。又显经义幽远，佛理圆通。法法归真，头头合道。

良以者个如太虚空，杳无疆界，不妨随人所住，以分南北西东。如摩尼珠，非青黄赤白等色，而复遇青现青，逢黄现黄。青黄虽非本色，本色不离青黄。倘欲离青黄以觅本色，非蕴空大士不可。如李长者之《华严论》、憨山之《法华击节》、曾凤仪之《三宗通》及禅家以念佛作话头看、以

净土依正作本分说等，不得律以教家常格，谓为错讹而稍加更改。以彼另属一宗，揽一切法指归向上。设一更改，于本注前后血脉隔断，又不能于教理始终意义吻合。一经稍改，两途俱失。剝肉作疮，有损无益。还他本来面目，流通后世。譬如春兰秋菊，各擅其美；尽忠行孝，俱振纲常耳。

以师在海山，言憨山所注《法华》，有不合经旨处。以憨山多约本分作直指之谈故也。

又校经一事，甚不容易。恐师无暇及此，委任他人。须有出格见识，十分细心，再三详审，勤加考稽，方可一正讹谬，令其芜秽尽除，天真彻露。否则，宁可依样画葫芦，庶不至大失其本真矣。

与融明大师书

古人云，人身难得，中国难生，佛法难闻，生死难了。我等幸得人身，生中国，闻佛法。所不幸者，自愧业深障重，无力断惑，速出三界，了生脱死耳。然又幸得闻我如来彻底悲心所说之大权巧，异方便，令博地凡夫带业往生之净土法门。实莫大之幸也。若非无量劫来，深植善根，

何能闻此不思議法，顿生真信，发愿求生乎？

今见好心出家在家四众，多是好高务远，不肯认真专修净业。总由宿世善根浅薄，今生未遇通人。

汝于净土虽有微信，然不明净土理致，又僻处于佛法流通不及之地。诚恐日与俗人酬酢，久而久之，与之俱化。近墨者黑，近火者焦，势所难免。当时时努力。

若能念念在道，随忙随闲，不离弥陀名号；顺境逆境，不忘往生西方。便可于父母之邦，随缘常住。若不能如是，当往他方净业道场及亲近净业知识，方不负前来所说种种大幸及闻净土法门莫大之幸也。

谛法师专修净业，予料其必得大利益。以彼撑持道场种种心，皆死尽无余。念佛之心，又恳切之极。恐彼深得三昧，我尚未能一心，他日何颜见彼？故当仁不让，又欲闭关。大约总在普陀，未知定归何所。恐汝于净土法门错过，便可惜三年护关之一番辛苦。故不禁落索如此耳。祈深体鄙怀，则幸甚幸甚。

与悟开师书

窃闻净土者，乃究竟畅佛本怀之法也。高超一切禅教律，统摄一切禅教律。略言之，一言、一句、一偈、一书，可以包括无余；广说之，虽三藏十二部之玄言，五宗诸祖师之妙义，亦诤不尽。纵饶尽大地众生同成正觉，出广长舌，以神通力、智慧力，尘说、刹说、炽然说、无间说，又岂能尽？良以净土本不思议故也。试观《华严》大经，王于三藏；最后一著，归重愿王。《法华》奥典，妙冠群经；闻即往生，位齐等觉。则千经万论，处处指归者，有由来也。文殊发愿，普贤劝进，如来授记于《大集》，谓：“末法中非此莫度”。龙树简示于《婆沙》，谓“易行道，速出生死”。则往圣前贤，人人趣向者，岂徒然哉？诚所谓一代时教，皆念佛法门之注脚也。不但此也，举凡六根所对一切境界，所谓山河大地、明暗色空、见闻觉知、声香味等，何一非阐扬净土之文字也？寒暑代谢、老病相摧、水旱兵疫、魔侣邪见，何一非提醒当人速求往生之警策也，广说其可尽乎？

言“一言统摄”者，所谓净也。净极则光通，

非至妙觉，此一言岂易承当？于《六即佛颂》研之可知也。

“一句”者，信、愿、行也。非信不足以启愿，非愿不足以导行，非持名妙行，不足满所愿而证所信。净土一切经论，皆发明此旨也。

“一偈”者，赞佛偈也。举正报以摄依果，言化主以包徒众。虽只八句，净土三经之大纲尽举也。

“一书”者，《净土十要》也。字字皆末法之津梁，言言为莲宗之宝鉴。痛哭流涕，剖心沥血，称性发挥，随机指示。虽拯溺救焚，不能喻其痛切也。舍此则正信无由生、邪见无由殄也。就中最要者，惟《要解》。而初心入门，断疑生信，作险道之善导，示宝所以必趣者，天如《或问》、妙叶《直指》尤为破坚冲锐之元勋也。

须知净土法门具四法界，所有事相皆事事无碍之法界也。读而修者，切不可执理废事。倘一执之，则事理两丧。如人知意根最胜，而废弃五根，则意根亦无地可立矣。唯即事以明理，由理以融事者，方可无过。所谓净土要旨：全事即理，理事圆融，即契本体。

早知师已饱餐王膳，而犹汲汲于献芹者，不

过表穷子思归之寸忱，兼欲雪往昔谤法之愆尤也。

复海曙师书

友人以“时事新报征文启”见寄，（光）企座下发挥佛祖道妙，以结法缘。座下以执心在内（一）、直指见性是心非眼（二）、色阴本如来藏妙真如性（三）、眼入本如来藏妙真如性（四）、十二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（五）、地大周遍（六）、一心二门（七）等七题令（光）作论，而曰拟作模范。

（光）幼失问学，长无所知。兼以宿业深厚，生即病目。近十余年来，一切经论，皆不能看。但只执持佛号，忏除宿业。企其仗佛慈力，速生西方而已。何能作论？况曰拟作模范乎？其谦恭自牧诚可嘉尚，其意见错谬有不堪详言者。

夫欲发挥《楞严》《起信》之奥，何不取法乎释迦如来与马鸣菩萨及历代古德之注此经此论者？而反拟以（光）作者为模范，是何异儒者欲发挥二帝、三王、孔孟之薪传，不以《四书》《五经》《十三经》作模范，而以樵歌牧唱为模范？织师欲织回文古锦，不取织锦者之法则以为模范，而取编芦席者之法则以为模范？何颠倒一

至于此？虽然，人之相交，唯贵各尽其分量而已。昔有童子捧沙供佛，佛即欢喜纳受。以沙乃童子力所能办，其供之之诚与供无上珍馐妙味等无有异。今以（光）所易办之沙供之座下，固知无用，聊将其诚。倘亦用以涂地，庶可灭我罪垢，长我福田。因将七题一串穿来，僮侗论之，以塞其责。

论曰：执心在内、在外、在中间等，乃凡夫之情见也；执心定不在内在外在中间等，亦凡夫之情见也。非直指见性是心非眼，即末显本、指波即水之真智也。何也？以五阴、六入、十二处、十八界、七大，一一皆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周遍法界也。若有在、有不在，则非如来藏妙真如性，不周遍矣。以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含育生佛，包括空有。世出世间，无有一法能出其外、不在其中故也。以凡情观之，岂但五阴、六入、十二处、十八界、七大，皆属生灭，皆非真如；即断惑证真，成等正觉，亦不出生灭之外。以圣智观之，非但断惑证真，成等正觉，固属真如；即五阴、六入、十二处、十八界、七大，全体真如。从本已来，原无一毫生灭之相可得。再进而论之，真亦不立，如本无名，一心尚不可得，有何二门之可论哉？是为究竟真如、究竟如来藏妙真如性、

究竟心。正所谓五蕴皆空度诸苦厄、圆满菩提归无所得者也。

如上一番说话，乃（光）二十年前偶尔梦著者，今承其雅意，献于座下。如曰必须分而论之，详其文义语脉旨趣，则非（光）之衰颓心目、荒唐学业所能办也。请求之古德及当代讲家，自能畅座下之本怀，惬座下之素志耳。

与四明观宗寺根祺师书

接手书，并《显感利冥录》，不胜欢喜。知谛公此番讲经，比前次更觉光辉。因逐一看毕，即送余人。多有见闻，深为诧异，私相谓曰：“谛公已证圣果，关帝尚未明心。”（光）闻而谓之曰：“此事须从白、关用心处究，则事理两当，绝无滥圣屈贤之失。”

白公且置弗论。夫关帝者，在生时乃富贵不淫，贫贱不移，威武不屈之大丈夫；歿后皈依智者，愿为伽蓝，护持佛法。自智者至今千三百余年，天下丛林之主人多有法身大士乘愿宏法者，关帝一一护持亲近，岂至于今尚有未了而求抉择开示于谛公？何聪明如帝君而复愚钝不蒙法益之如是乎？

是大有说。现今时值末法，僧多败类。只知著一件大领，即名为僧。僧之名义事业，多多了无所知。在俗之人有信心者，纵能研究佛法，终皆下视僧侣。其不信者，见彼游行人间，造种种业之僧，遂谓僧皆如是，佛法无益于国，有害于世。因有此种我慢邪见下劣等知见故，关帝护法心切，以京师乃天下枢机之地，高人名士咸来莅止，遂现身说法，请谛公之开示，祛彼在家我慢邪见之凡情，振兴劣僧无惭无愧之鄙念。古人称如来不舍穿针之福，曰如八十翁翁作舞，为教子孙故。（光）于关帝此举亦然。此虽系盲猜瞎断，若质诸关帝、谛公，当皆点头微笑，不露否否，不然之声迹矣。如上所说，且约迹论。至于关帝、谛公之本，唯关帝、谛公自知，（光）何能测度而评论之哉？

根敏道心虽切，恐规矩不洞，不解用功法则，祈教以量力而为，不可强勉硬撑，以致心身受病，遂难亲获法利矣。闻某某不善用心，致吐血不止，因而反成废弛。初学人皆须以此意告之。

与佛学报馆书（节录）

大觉世尊于无量劫，剥皮为纸，析骨为笔，刺血为墨，以髓为水，流通常住法宝，普度一切众生。《佛学丛报》一书，直使佛法流通中外，含识尽证一乘。但以世俗读书，绝无敬畏。晨起则不加盥漱，登厕则不行洗濯。或置座榻，或作枕头。夜卧而观，则与褻衣同聚。对案而读，则与杂物乱堆。视圣贤之语言，同破坏之故纸。漫不介意，毫无敬容。甚至书香家之妇女，花册皆是经传。世禄家之仆隶，揩物悉用文章。种种褻黷，难以枚举。积弊已久，习矣不察。若不特示祸福，决定难免褻黷。未曾得益，先获大罪。悯斯无知，须预指陈。

若以愚见，皮面图画，可不必印。名标其傍，如常书式。中间或作伽陀，或作散文，少则数句，多则十余。言须简明，字须粗大，诚令视者，加意珍重，毋或褻污。大觉法王度生妙道，敬则获福，慢则致祸。皮里宜用小字，详陈此书虽名报书，实同佛经。而且首有佛菩萨像，内中之文，或录经文，或宗经义，不同世谛语言，理宜格外敬重。再引经论传记中敬褻经典，罪福案证。庶

知好歹者，不致仍存故态，误造恶业。此二或一册一换，或间次一换，或永远不换，只用一种文字，皆无不可。若换，则只可换文，不可换义。则庶乎师严而道尊矣。书后皮面，不可印字，以免涂污而昭敬重。西天二十一祖婆修槃头尊者，自言往劫将证二果，因误以杖倚壁画佛面，遂全失之。吾谓二果尚失果位，若是凡夫，则永失人身，常处恶道无疑矣。譬如巨富犯大辟，尽家资以赎死，贫人则立见斩首矣。事载《传灯录》“二十祖阁夜多尊者章”。故知褻慢，其罪非小。

乾为大父，坤为大母，四海内外，同是同胞。清朝虽属满洲，毕竟同一父母。况列庙圣德，直同天高地厚，虽尧舜汤武，亦不过如是。近以兵歉叠遭，强邻见逼，政宪更新，稍有参差。然推究皇仁，仍复如故。但以境缘不嘉，致见倾覆。今既成共和，正好一体同观。论政体，则盛称共和。论前清，则褒美皇仁。譬如新官上任之后，不妨竖碑立祠，以彰旧官之德。共和既成之后，二百余年之抚育栽培，岂可顿忘？吾见第三册中，有独夫、专制、奴隶等语，心甚怏怏。夫吾国自开辟以来，其继天立极，君临天下之大圣人，亦未必不虑及此。或恐民若强悍，则号令有所不行，

而反致乱亡。此圣人传子孙之本心，岂羲农汤武，尽欲私受其利乎？以非此不足以振纲常，息争端，亦时势使之然也。非羲农诸圣，皆有惭德也。今人各为公，共和郅治，亦时势使之然也。非今人便优于羲农等诸圣也。似宜推美共和，不必苛论前清，方合共和之体，免蔑古圣之愆。佛世毗耶离国即用此法，如来于诸经中亦未深斥轮王世世相承之非。善乎孔子之言曰：“君子之于天下也，无适也，无莫也，义之与比。”义之与比者，因时适宜之谓也。夏葛而冬裘，渴饮而饥食，不可互非，亦不可专主一法。唯求其适宜，则有大利而无少弊矣。然人心不一，倘再有投稿者，带此词意，祈略事笔削，以归完善。俾天下后世之阅者，佩服诸君大公之量，佛法平等之怀。所有言论，唯理是尚，毫无偏私。因兹古今来大圣大贤，无不归心而崇事焉。

世出世间之理，不出心性二字。世出世间之事，不出因果二字。众生沉九界，如来证一乘，于心性毫无增减。其所以升沉迥异，苦乐悬殊者，由因地之修德不一，致果地之受用各别耳。阐扬佛法大非易事。唯谈理性，则中下不能受益；专说因果，则上士每厌闻熏。此书科分十门，法不

一律。正好事理并进，顿渐齐驱。庶得三根普被，利钝均益。宜将古今来由学佛得力，发之而为大忠大孝、纯义纯仁之事迹，与夫恭敬三宝、谤毁三宝之祸福，及高人淑世导俗之嘉言，戒杀放生之至论，于后数科，册册登载。则愚夫愚妇有所禀承，而通方哲士因悟理而亦欲实践。从兹不敢摇头掩耳，更急急于愿乐欲闻也。然因果心性，离之则两伤，合之则双美。故梦东云：“善谈心性者，必不弃离于因果；而深信因果者，终必大明乎心性。”此理势所必然也。而末法众生，根机陋劣。禅教诸法，唯仗自力，契悟尚难，何况了脱？唯有仗佛力之净土法门，但具真信切愿，纵五逆十恶，亦可永出轮回，高预海会。此不可思议之最上乘法，宜理事并谈，诫劝齐施。震海潮音，霈大法雨。破鲁川辈之邪执，续莲池等之法脉。俾普天同受佛法之益，庶大地悉感诸君之德。则法满寰宇，世复唐虞。道通天地有形外，恩遍飞潜异类中矣。

刻论佛法式微，实不在于明末。明季垂中，诸宗悉衰。万历以来，勃然蔚兴。贤首则莲池、雪浪，大振圆宗。天台则幽溪、藕益，力宏观道。禅宗幻有下四人，而天童、磬山法遍天下。洞下

则寿昌、博山，代有高人。律宗则慧云中兴，实为优波；见月继踵，原是迦叶。而妙峰、紫柏、莲池、憨山、藕益尤为出类拔萃，末法所不多见。虽不及唐宋盛时，亦可谓佛日重辉矣。及至大清启运，崇重尤隆；林泉隐逸，多蒙礼敬，如玉林、憨璞、木陈等。世祖遂仰遵佛制，大开方便，罢除试僧，令其随意出家。因传皇戒，制护戒牒，从兹永免度牒矣。佛法之衰，实基于此。在当时，高人林立，似乎有益。而世宗以大权乘愿，建中立极。其发挥佛祖慧命之言论，精深宏博。入藏流通者不必言，外有《御制拣魔辨异录》八卷四册，系吾友子任氏，乞食京师，于书肆中得之，送于杨仁山，令寄东洋，附于新印大藏之内。想其书已出，好古探奇之士试一读之，不但于性命有益，而学识文章当顿高十倍矣。呜呼盛哉！世宗实为法流震旦，皇帝中之绝无而仅有者，其君如此，则宰官僧侣概可知矣。迨至高庙以后，哲人日稀，愚夫日多。加以频经兵燹，则鄙败无赖之徒多皆混入法门。自既不知佛法，何能教徒修行？从兹日趋日下，一代不如一代。致今僧虽不少，识字者十不得一。安望其宏扬大教，普利群生耶？由是高尚之士，除夙有大根者，但见其僧

而不知其道，厌而恶之不入其中矣。

夫流通佛法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须深谋远虑，随机设法。佛制固不可不遵，而因时制宜之道，亦不可不亟亟研求，以预防乎世变时迁，庶不至颠覆而不能致力，有如今日之佛法也。倘诸君不乘时利见，吾恐此时震旦国中，已无佛法声迹矣。呜呼险哉！佛法高深，非浅见所能窥。若欲深知，必须由教而入，次及禅宗，方可无弊。宋儒若周、程、张、朱等，夙世固有灵根，奈最初所亲近者，皆属直指宗师。于一席话、一公案下，仿佛领会得个虚灵不昧、具众理而应万事之意义，实未彻悟自心，遂自以为得，画地自限，不肯前进。良由一向在义路上著脚，绝未曾真参力究也。且见宗家法法头头，指归向上。因此纵看经教，亦作宗意解会，谓佛法但止如此而已。而因果罪福之实事实理，亦皆以指归向上之意见领会。遂致瞞昧自心，拨无因果；攘人之物，以为家宝；拾佛法之遗余，扶儒教之门墙。又恐后生高推释氏，因巧设方法作盗铃计，横造谤议，陈其祸害；关闭后生，永不能出。又恐或不死心，遂现身说法，谓：“吾昔求道，亦曾旁及释、老，然皆了无所得，后反求于六经而得之，从此释、老之破绽一

一彻见矣”。夫诸子诚意正心，躬行实践，诚足为儒门师表。但以扶持门墙之念过重，致于最宜感佩表彰之处，反掩人之长以为短，以己之得于人者，反谓人不我若，竟使诚意正心，躬行实践，不能圆满完备，彻头彻尾。噫！可哀也已。

一乘居士谓其入室操戈，喧宾夺主，其言甚确。然不详陈其故，关里人决不肯服。宜将诸子学佛得益处，及以宗意错会教意，因兹不信因果，不信轮回，不唯悖佛，亦悖儒经处，及自谓求道于释老皆不得，后于六经反得处，详陈而明辩之。则脏证具在，不但闭关者佩服而直下出关，纵诸子复生，亦当任过自责，无从置喙强辩。从兹慧风扫荡障翳尽，佛日重辉宇宙中矣。

复濮大凡居士书

遥捧云章，实深惭愧。（不慧）幼失问学，长无所知，客路岭嶂，寄食普陀。不意阁下，以宿承佛嘱，乘愿再来，得儒佛之心宗，穷性相之秘藏，遍参缁素力修净业之出格豪杰过量大人，乃不耻下问，询于刍蕘，而过为谦誉，令人无地容身。设大地有缝，当即彻底深入，何敢仰答？继思阁下学问如是之博，见地如是之高。如斯数

则，义甚浅近，岂真怀疑不决哉？殆欲发起同人耳。阁下既以了知为不知，（不慧）不妨以无知为有知。因即据款批判，随语剖析。非敢效老吏之断狱，不过如课士之纳卷耳。所陈菲词，详列后幅，其当与否，祈垂麈政。

念佛虽贵心念，亦不可废口诵。以身、口、意三，互相资助。若心能忆念，身不礼敬，口不持诵，亦难得益。世之举重物者，尚须以声相助，况欲摄心以证三昧者乎？所以大集经云：“大念见大佛，小念见小佛。”古德谓：“大声念，则所见之佛身大；小声念，则所见之佛身小耳。”而具缚凡夫心多昏散，若不假身口礼诵之力，则欲得一心，末由也已。

实际理地，方无生灭。佛事门中，何一非生灭法乎？等觉菩萨，破四十一品无明，证四十一分秘藏，亦不出于生灭之外。是生灭乃生死之根，亦菩提之本，视其人之所用何如耳！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乃以彼背觉合尘之生灭转而为背尘合觉之生灭，以期证于不生不灭之真如佛性也。

念念在净土，方可往生，乃上品往生者之身分。若执定此义，以自求上品，何善如之！若执定此义，以教中下根人，则阻人胜进不浅。何以

故？以彼必以为此法太高，遂以卑劣自居，不肯修持耳。又此念佛虽属意识，而诸识咸具。不观上文都摄六根乎？六根既摄，则六识将何为乎？即转送含藏者，亦唯此事而已。

刀砍不入一段，原无可疑。以阁下将自力他力禅宗净宗之界限未分，致成一大疑团耳。念佛一法，乃仗佛力出三界，生净土耳。今既不发愿，亦岂有信（有真信者，必有切愿）？信愿全无，但念佛名，仍属自力。以无信愿，故不能与弥陀宏誓感应道交。若见思惑尽，或可往生。若全未断及断未净尽，则业根尚在，何能即出轮回？五祖戒、草堂青等即是确证。须知去却信愿念佛与宗家之参究无异，若得往生，则因果不相符契矣。藕益云：“得生与否，全由信愿之有无；品位高下，全由持名之深浅。”乃铁案也。经云：“一心不乱”，远承前文依正功德，即是教令生信；近承上文“众生闻者，应当发愿，愿生彼国”，即是教令发愿。又况下文劝信劝愿，不一而足。阁下截断前文，止执一句，故有不贵发愿之疑。又以无信愿之一心与有信愿之一心，敌体同观，故有“刀砍不入，岂非纯一，何以无愿不得往生？”之疑。

又念佛之外，第二念夹杂，难以枚举。举其正者，如求大彻大悟、得大总持等。非指发愿为第二念，为夹杂也。须知净土一法，以信、愿、行三法为宗。行如车牛，愿如御者，信如前导。导与御者，正成就其车牛之进趣耳。是以朝暮必须向佛发愿。又不念佛时，亦不可泥。纵令一念万年，不妨日有起止。若谓有不念时、有发愿时，便成间断夹杂，便难成办。试问此一心念者，亦曾见色闻声、著衣吃饭、举手动足与否？若有，彼既不间断夹杂，此何独间断夹杂？若无，除非法身大士。然法身大士，端居一处而现身尘刹，其间断夹杂，将不胜其多矣。心具众理应万事，岂止佛愿同时而已？约常途修持，发愿当在朝暮。亦有念佛一进毕，即发愿者。

阁下深通性相，谓：“佛念、求生念，不能两具。”似于事事无碍之圆理未能彻信。又谓：“有则此念当剖为二：一半归佛，一半归愿。”如此，一人应成两佛。阁下于日用之中，眼见色时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便不闻声及缘法等耶？若一时并行不悖，何独于此而疑之？须知一念心体，其用无量。八识非一心之体用乎？彼既不成八佛，此何以成两佛也耶？

平生绝无信愿者，临终决定难仗佛力。既云善恶俱时顿现，且无论阿弥陀佛四字不现者不得往生，即现，亦不得往生。何以故。以不愿生故。以不求佛，因不得蒙佛接引故。华严经云：“假使恶业有体相者，十方虚空不能容受。”古德云：“如人负债，强者先牵。心绪多端，重处偏坠。”今善恶皆现，由无信愿，便不能奈恶业何矣。须知仗自力，则恶业有一丝毫，便不能出离生死，况多乎哉？又无信愿念至一心，无量无边之中，或可有一、二往生。决不可以此为训，以断天下后世一切人往生净土之善根。何以故？以能仗自力，念至业尽情空，证无生忍者，举世少有一二。倘人各依此行持，置信愿而不从事，则芸芸众生，永居苦海，无由出离，皆此一言为之作俑也。而其人犹洋洋得意，以为吾言甚高，而不知其为断佛慧命，疑误众生之狂言也。哀哉（世间善业，不出轮回，若对信愿具足之往生净业，则彼善业，仍属恶业）！

净土一法，须另具只眼，不得以常途教义相例。使如来不开此法，则末世众生之了生死者，不可得而见之矣。藕益大师《弥陀要解》理事各臻其极，为自有此经以来之第一注解。当以之为

的，则他日往生品位，咸不得与阁下齐肩矣。

古人修行，皆能证道；今人修行，少见明心。岂人根之不等耶？抑亦敬慢之所致耳。历观传记高人，咸皆视经像如视活佛。其敬畏之迹，虽忠臣之奉圣主，孝子之读遗嘱，何能仿佛一二？因其恭敬之极，故能断惑证真，超凡入圣。观于二祖立雪、程门立雪，可见矣。今人视佛像如土木，视佛经如故纸。纵有信心，读诵受持，亦不过供其口头滑利而已，有何实益之可论也？虽种远因，而褻慢之罪，有不堪设想者。

愿阁下以博学宏词提倡佛法时，必须常以此普利一切，则法门幸甚，众生幸甚。

复泰顺谢融脱居士书一

“吾有知乎哉，无知也，有鄙夫问于我，空空如也，我叩其两端而竭焉。”此圣人以己之心无念虑，而随机说法示人也。断断不可会作谦词。

夫圣人之心，犹如明镜，空空洞洞，了无一物，有何所知？鄙夫致问，如胡来汉来；叩两端而竭，如胡现汉现。叩字，义当作即。两端者，所问与其机也。而竭焉者，恰恰合宜，无过无不及也。即佛门所谓契理契机之谓也。

若唯契于理，而不契机，于彼无益，便成闲言语矣。如问仁、问孝、问政等，所问是同，而所答各异。乃即彼之机，答彼之问，看孔著楔，对病发药，恰恰合宜，了无一毫机教不投之弊。若非心空如镜，安能使之若是乎？

讲章以空空属于鄙夫，可谓枉读圣贤书矣。孔子之心，至诚无妄，故曰空空如也。颜子去圣一等，虽未能究竟无妄，而其妄亦无几何，故亦得屡至于空，三月不违，即是其事，故夫子许之以庶。若以为箪食瓢饮屡至空乏而不改其乐，故许以庶，则是舍本逐末，大失圣人因机定评之至论也。至于子贡货殖，乃随类论及，何可以令其针锋相对？圣人因人论人，岂效后世做试帖诗，必须对得恰好，方为合格乎？然此乃以阁下志慕佛法，不妨将圣人之心随机指点。

若向三家村里训蒙，当以朱注是守。否则，守文之徒谤焰四起，不但不能知圣人之心，反因之毁谤佛法，由是永沉苦海，大失圣人叩两端而竭焉之深旨矣。

复泰顺谢融脱居士书二

得手札，知阁下尚未圆具及贵宅贵乡佛法流通之象，喜不自胜。虽然，吾于喜中，不无大忧。何以言之？夫佛法者，乃九法界公共之法。无一人不当修，亦无一人不能修。持斋念佛者多，推其效，则法道兴隆，风俗淳善。此则唯恐其不多，愈多则愈美也。至于出家为僧，乃如来为住持法道与流通法道而设。若其立向上志，发大菩提；研究佛法，彻悟自性；宏三学而偏赞净土，即一生以顿脱苦轮。此亦唯恐不多，多多则益善也。若或稍有信心，无大志向；欲藉为僧之名，游手好闲，赖佛偷生；名为佛子，实是髡民，即令不造恶业，已是法之败种，国之废人。倘或破戒造业，貽辱佛教，纵令生逃国法，决定死堕地狱，于法于己，两无所益。如是则一尚不可，何况众多？

古人谓出家乃大丈夫之事，非将相所能为，乃真语实语，非抑将相而扬僧伽也。良以荷佛家业，续佛慧命，非破无明以复本性，宏法道以利众生者，不能也。今之为僧者，多皆鄙败无赖之徒。求其悠悠泛泛，持斋念佛者，尚不多得，况

能荷家业而续慧命乎？

今之佛法，一败涂地者，以清世祖不观时机，仰遵佛制，革前朝之试僧，永免度牒，令其随意出家，为之作俑也。夫随意出家，于上士则有大益，于下士则大有损。倘世皆上士，则此法固于法道有益。而上士如麟角，下士如牛毛，益暂得于当时（清初至乾隆年间，善知识如林，故有益），祸广覃于后世。致今污滥已极，纵有知识欲一整顿，无从措手，可不哀哉。

以后求出家者，第一要真发自利利他之大菩提心，第二要有过人天姿，方可剃落，否则不可。至若女人有信心者，即令在家修行，万万不可令其出家。恐其或有破绽，则污败佛门不浅矣。男若真修，出家更易。以其参访知识，依止丛林也。女若真修，出家反难。以其动辄招世讥嫌，诸凡难随己意也。如上拣择剃度，不度尼僧，乃末世护持佛法，整理法门之第一要义。祈与令师及一切相识之僧，剴切言之，则其功德无量无边矣。至祷至祷。

复邓伯诚居士书一

相晤已来，忽满六年。不但星霜屡更，即国历已非其旧。世相无常，诚可叹悼。

接手书，知不废净业，洵足嘉美。而云身心不安之至，为境遇不嘉，致不安耶？抑或疾病缠绵，致不安耶？

若境遇不嘉者，当作退一步想。试思世之胜我者固多，而不如我者亦复不少。但得不饥不寒，何羨大富大贵？乐天知命，随遇而安。如是则尚能转烦恼成菩提，岂不能转忧苦作安乐耶？

若疾病缠绵者，当痛念身为苦本，极生厌离，力修净业，誓求往生。诸佛以苦为师，致成佛道；吾人当以病为药，速求出离。

须知具缚凡夫，若无贫穷疾病等苦，将日奔驰于声色名利之场，而莫之能已。谁肯于得意烜赫之时，回首作未来沉溺之想乎？孟子曰：“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。”故知天之成就人者多以逆，而人之祇承天者宜顺受也。然孟子所谓大任，乃世间之爵位，尚须如此忧劳，方可不负天心。

何况吾人以博地凡夫，直欲上承法王觉道，下化法界有情？倘不稍藉挫折于贫病，则凡惑日炽，净业难成。迷昧本心，永沦恶道。尽未来际，求出无期矣。古德所谓“不经一番寒彻骨，争得梅花扑鼻香”者，正此之谓也。但当志心念佛以消旧业，断不可起烦躁心，怨天尤人，谓因果虚幻，佛法不灵。须知吾人自无始以来，所作恶业，无量无边。华严经谓：“假使恶业有体相者，十方虚空，不能容受。”岂泛泛悠悠之修持，便可消尽也？所以释迦、弥陀两土教主，痛念众生无力断惑，特开一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之法门。其宏慈大悲，虽天地父母，不能喻其恒河沙分之一。只宜发惭愧心，发忏悔心，自可蒙佛加被，业消身安耳。

若病苦至剧，不能忍受者，当于朝暮念佛回向外，专心致志，念“南无观世音菩萨”。观音现身尘刹，寻声救苦。人当危急之际，若能持诵礼拜，无不随感而应，即垂慈佑，令脱苦恼而获安乐也。

念佛一法，乃至简至易，至广至大之法。必须恳切志诚之极，方能感应道交，即生亲获实益。若懒惰懈怠，毫无敬畏，虽种远因，而褻慢之罪

有不堪设想者。纵令得生人天，断难高预海会。至于佛像当作真佛看，不可作土木铜铁等看。经典乃三世诸佛之师，如来法身舍利，亦当作真佛看，不可作纸墨等看。对经像时，当如忠臣之奉圣主，孝子之读遗嘱。能如是，则无业障而不消，无福慧而不足矣。

现今士大夫学佛者多，然率皆读其文，解其义，取其供给口头，以博一通家之名而已。至于恭敬志诚，依教修持者，诚为难得其人。余常谓欲得佛法实益，须向恭敬中求。有一分恭敬，则消一分罪业，增一分福慧。有十分恭敬，则消十分罪业，增十分福慧。若无恭敬而致褻慢，则罪业愈增，而福慧愈减矣。哀哉。凡遇知交，当谆谆以此意告之，乃莫大之法施也。

净土法门若信得及，何善如之。若己智有不了，即当仰信诸佛诸祖诚言，断不可有一念疑心，疑则与佛相背，临终定难感通矣。古人谓净土法门，唯佛与佛乃能究尽。登地菩萨，不能知其少分。夫登地大士尚不全知，岂可以博地凡夫妄生臆断乎？若欲研究，当看《净土十要》。此书乃藕益大师于净土诸书中，采其菁华，妙契时机，最为第一。其开首《弥陀要解》，自佛说此经以

来，为西天东土中，绝无而仅有之注解也。宜恪遵守，不可忽略。

今之聪明人，虽学佛法，以未亲近具眼善知识，率皆专重理性，拨弃事修及与因果。既拨事修因果，并理性而失之。所以每有才高等辈，词惊鬼神，究其行为，与市井无知无识者无异。其病根皆由拨事修因果之所致也。俾上智者徒生怜愍，下愚者依样妄为。所谓以身谤法，罪过无量。

《法苑珠林》一书（一百卷，常州天宁寺订作三十本，苏州玛瑙经房订作廿四本，玛瑙经房板残伤模糊，天宁寺板系新刻），详谈因果，理事并进，事迹报应，历历分明。阅之令人不寒而栗。纵在暗室屋漏，常如面对佛天，不敢稍萌恶念。上中下根，皆蒙利益。断不至错认路头，执理废事，归于偏邪狂妄之弊。梦东所谓“善谈心性者，必不弃离于因果。深信因果者，终必大明乎心性”。此理势所必然也。梦东此语，乃千古不刊之至论，亦徒逞狂慧者之顶门针也。各流通处皆有，宜请而阅之，其利益当自知之，亦宜令一切知交阅之。令弟去秋复来山，亦曾以恭敬相勉，但未知伊以余言为是否也。

复邓伯诚居士书二

接手书，读之令人心神畅悦。

蘧伯玉行年五十，而知四十九年之非。孔子年将七十，尚欲天假之年，卒以学易，以祈乎无大过。圣贤之学，未有不在起心动念处究竟者。近世儒者，唯学词章。正心诚意，置之不讲。虽日读圣贤书，了不知圣贤垂书训世之意。而口之所言，身之所行，与圣贤所言所行，若明暗之不相和，方圆之不相入，遑问究及于隐微几希之间哉！

佛经教人常行忏悔，以期断尽无明，圆成佛道。虽位至等觉如弥勒菩萨，尚于二六时中，礼十方诸佛，以期无明净尽，圆证法身。况其下焉者乎？而博地凡夫通身业力，不生惭愧，不修忏悔。虽一念心性，与佛平等。由烦恼恶业障蔽心源，不能显现。譬如大圆宝镜，经劫蒙尘。不但了无光明，即铜体亦不显现。若知即此全体尘垢之镜，具有照天照地之光，用力磨砢，日复一日，积功不已，铜质自露。又复加功，光明渐发。光明虽发，磨砢更切，力极功纯，垢尽明复，照天照地，为世至宝。须知此光，镜本具足，非从磨

得。若非本具，从磨得者，磨砖磨石，亦应发光。又须知此光，镜虽本具，不磨则永无发光之日。众生心性，亦复如是。虽则与佛平等，若不改恶修善，背尘合觉，性具功德，永不能发。以本具佛性之心识，造长劫沉沦之业苦。犹如暗室触宝，不但不得受用，反致受其损伤，可哀也已。

念佛一法，乃背尘合觉、返本归元之第一妙法。于在家人分上，更为亲切。以在家人身在世网，事务多端。摄心参禅，及静室诵经等，或势不能为，或力不暇及。唯念佛一法，最为方便。早晚于佛前随分随力，礼拜持念，回向发愿。除此之外，行住坐卧，语默动静，穿衣吃饭，一切时，一切处，皆好念。但于洁净处，恭敬时，或出声，或默念，皆可。若至不洁净处（如登厕等），或不恭敬时（如睡眠洗浴等），但宜默念，不宜出声。非此时处不可念也。睡出声念，不但不恭敬，又且伤气，久则成病。默念功德，与常时一样。所谓念兹在兹，造次必于是，颠沛必于是也。

居士既能发露忏悔，于净土法门，最易相应。所谓心净则佛土净也。然既知非，又肯发露忏悔，必须改过迁善。若不改过迁善，则所谓忏悔者，仍是空谈，不得实益。至谓欲心不贪外事，专念

佛。不能专，要他专。不能念，要他念。不能一心，要他一心等。亦无奇特奥妙法则，但将一个死字，贴到额颅上，挂到眉毛上。心常念曰：“我某人从无始来，直至今生，所作恶业，无量无边。假使恶业有体相者，十方虚空，不能容受。宿生何幸，今得人身，又闻佛法。若不一心念佛求生西方，一气不来，定向地狱镬汤炉炭剑树刀山里受苦，不知经几多劫。纵出地狱，复堕饿鬼，腹大如海，咽细如针，长劫饥虚，喉中火然，不闻浆水之名，难得暂时之饱。从饿鬼出，复为畜生，或供人骑乘，或充人庖厨。纵得为人，愚痴无知，以造业为德能，以修善为桎梏，不数十年，又复堕落。经尘点劫，轮回六道。虽欲出离，末由也已。”能如是念，如上所求，当下成办。所以张善和、张钟馗临终地狱相现，念佛数声，即亲见佛来接引往生。如是利益，一代时教，百千万亿法门之所无者。吾常曰：“九界众生离此法，上不能圆成佛道；十方诸佛舍此法，下不能普利群萌者。”此之谓也。果能生死心切，信得及，不生一念疑惑之心。则虽未出娑婆，已非娑婆之久客。未生极乐，即是极乐之嘉宾。见贤思齐，当仁不让。岂肯因循怠忽，以致一错而成永错乎哉？

有血性汉子，断断不肯生作行肉走尸，死与草木同腐矣。勉旃勉旃。

又念佛固贵专一，然居士上有父母，下有妻室。分外营谋，妄希富乐，实所不应。至于分内所当为者，亦须勉力为之。非必屏弃一切，方为修行也。若屏弃一切，能不缺父母妻室之养则可，否则便与孝道相背。虽曰修行，实违佛教，是又不可不知也。又须以净土法门利益劝父母，令其念佛求生西方。若能信受奉行，临命终时，定得往生。一得往生，直下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，高预海会，亲炙弥陀，直至成佛而后已。世间之孝，孰能与此等者。又若能以此普告同人，令彼各各父母，皆得往生。则化功归己，而亲与自己之莲品，更当高增位次矣。诗云：“孝子不匮，永锡尔类。”欲孝其亲者，宜深思而力行之。

复邓新安居士书

今春令兄来书，观其词意，恳挚真切，（光）因不揣固陋，略为启发。至四月间又来一书，其讼过自责，询求出要，颇合克己复礼，亲师取友之行。（光）阅之，不胜庆悦，因亦缕析条陈以复之。兹接居士信片，虽词句无几，其意亦与令

兄相为伯仲。可谓难兄难弟，天伦佛法，咸为同气连枝，非多劫同种善根，同修净行，曷克臻此。

今居士有所请益，（光）实难于复答。何以故？以居士所志者大，（光）之所知者小，小大不相袭，机教不相契耳。虽然，一乘实相之中，觅小大相了不可得。于此不可得中，举大则大为法界，一切法趣大，是趣不过。举小则小为法界，一切法趣小，是趣不过。（光）所知之小法，乃统包十法界一切诸法之法也。

善导和尚云：“若欲学解，从凡夫地，乃至佛地，一切诸法，无不当学。若欲学行，当择其契理契机之一法，专精致力，方能速证实益。”否则，经劫至劫尚难出离。所谓契理契机之法，无过信、愿、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。其法备在《弥陀要解》及净土诸书中。当寻绎之，兹不多赘。须知佛法乃十法界公共之法，无一人不应修，亦无一人不能修。彼谓佛教为弃人伦、害圣道者，皆未见颜色之瞽论也。何以言之？佛于父言慈，于子言孝，于君言仁，于臣言忠，夫唱妇随，兄友弟恭，举世谛之嘉言懿行，佛经无不详陈其宿因现果，现因后果。其言慈孝等，则与儒教相同。其详示三世因果处，则儒教便无闻焉。况其断惑

证真及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之法乎？惜其人之未睹也。倘详阅而深思之，则当痛哭流涕，声震大千世界，悲昔谤佛之罪咎也。

虽然，以言谤者其罪小，以身谤者其罪大。今之口谈大乘，自命悟道。谓我即是佛，何必更去念佛？烦恼即是菩提，何必断烦恼？淫、怒、痴即是戒、定、慧，何必断淫、怒、痴？由是之故，出言则高于九天之上，行事则卑入九地之下。如斯之流，名为佛怨。比之不知佛法而谤者，罪深万倍。其曾研究佛法，非全无利益，但作未来得度之因。其以身谤法之罪，不知经几何劫量，在三途中受诸罪苦也。

居士当以研究大乘经论开圆顿解为先导，信愿持名求生西方为正行。至于居心行事，或恐过起于不知，福消于不觉。当详阅《安士全书》及《法苑珠林》。自然法法头头，有所取则。心心念念，无或逾越矣。倘尤恐监察不及，当取孚佑帝君“功过格”著实行去，则超凡入圣，断惑证真，于震旦国中，当推君为第一矣。“功过格”乃明云谷禅师传袁了凡者，切不可谓其落索而藐视之。

令兄次书，于身心性命，大有裨益。不如是

自怨自艾，断难克己寡过。今一并寄来，亦企居士亦如令兄之自怨自艾，以期至于断惑证真，圆满菩提而后已也。

与福建刘廷诚居士书

原夫诸佛为一大事因缘故，出现于世。所谓大事因缘者，无非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，直下成佛而已。第以众生之根性不一，故如来之教法万殊。是以一代时教，随机演畅。法门虽浩若尘沙，而行人依教修持，究竟归元，皆证即心自性。

然于尘沙法门之中，求其不离事修，全彰心性，三根普被，利钝全收；上上根不能逾其阃，下下根亦可臻其域；高超一切禅教律，统摄一切禅教律；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；最利末法，直出五浊者，无如净土持名念佛之殊胜超绝也。诚所谓九界众生离此法，上不能圆成佛道；十方诸佛舍此法，下不能普利群生。所以千经万论，处处指归；往圣前贤，人人趣向。若群星之拱北，万水之朝东也。

居士既深信念佛，若未参承净业知识，又不广阅净土经论，则真信切愿从何而生？纵能执持

名号，只因不求出离，便成人天因果，受享痴福。因福造业，仍沉恶道。倘再路头不真，涉入邪见，则善因反招恶果，人天福报亦不可得，阿鼻极苦长劫难出。譬如入海，既无导师，又乏指南，漂流于狂波巨浪之中，茫茫不知所趣。纵能撑篙摇橹，岂能免于沉溺。

（光）少乏问学，长无所知。唯于净土一法，颇切向往。感子之诚，今将净土经论之最切要者略开一二，一一标其大意。若能归而求之，则心领神会，自有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而不自知者，远胜愚之喋喋也。

复高邵麟居士书一

谢恩光来山，持阁下书，展读之下，见其慕道心切，而愿力宏大，誓期深入，而不肯得少为足，欣慰无量。至于过赞（不慧），令人惭愧无似耳。

阁下欲了生死大事，况复年临知命，来日无多，又无知识益友之可亲近，而不专修净业一心念佛，而欲泛泛然研究诸经奥义典句，似未深知净土法门之所以然者。宜往华严寺借阅《净土十要》及《净土圣贤录》，息心详阅，自知所趣。

一切众生皆是过去父母、未来诸佛，杀而食之，何能下咽？若知此义，即丧身失命，亦不能吃一切肉矣。然佛之教人，循循善诱。上根则令其全断，中、下则令其渐减，而遂至于全断耳。

《发愿文》文虽宏大，然须真实从心而发，方名为愿。否则心口相违，何名为愿？现世之愿，虽亦无妨。欲生福慧子孙，须从大积阴德广行方便中求。况阁下年当六八，续娶三妻，但止生女。即此可征宿世现生皆少栽培，今欲转回天心，必须真实改过迁善，如明季袁了凡先生之笃实做去，断未有不蒙感格而满所愿者。且勿谓吾家素寒，不能广积阴德，大行方便。须知身、口、意三业皆恶，即莫大之恶。倘三业皆善，即莫大之善。

至如愚人不信因果，不信罪福报应。侃侃凿凿，依《安士全书》等所说，为其演说。令其始则渐信因果，继则深信佛法，终则往生西方，了生脱死。一人如是，功德尚无量无边，何况多人？然须躬行无玷，方可感化同人。自己妻女，能信受奉行，别人自能相观而善矣。岂在资财多乎哉？但求不饥不寒，何思财发巨万？遗子黄金满籝，不如教子一经。祖德若亏，便当愧死；祖业纵亏，有何所伤？而以来日无多之身，思欲顿复。徒生

妄想，了无实益。且自随缘度日，便为乐天知命矣。健寿处世，有顺无逆，世人谁不愿得。然而得者甚少，不得者甚多。以宿世现生，无大栽培，无因不能得果故也。

今阁下欲生西方了生死，但当愿高曾祖父母等神识，仗自己自行化他修持净业之力，即蒙佛慈接引往生，则可谓大孝尊亲。其不绝先祖祀及复祖业等，皆世间凡情所共知见之浅近境界也。况求生西方者，不可怕死。若今日即死，今日即生西方。所谓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岂可今日要死，且不愿死？既贪恋尘境，不能放下。便因贪成障，净土之境不现，而随业受生于善恶道中之境便现。境现，则随业受生于善恶道中矣。往生西方，便成画饼。故修西方人，今日死也好，再活一百二十岁死也好。一切任彼前业，不去妄生计较。倘信愿真切，报终命尽，便即神超净域，业谢尘劳。莲开九品之花，佛授一生之记矣。

又世人无子，每多广置妾媵，不知培德节欲。如此乃是速死之法，非求子之道。此事上关风化及与宗祀，人皆冒昧而为，其于人之大伦，不亦有愧于衷乎？

（不慧）人微德薄，百无一能。寄食普陀，

苟延残喘，不敢为人作师。故谢恩光在先亦有此说，皆辞而不受。阁下皈依三宝，随于本地择其品行端方者，拜以为师，则已得为如来弟子矣。下次再有笔札，不得用皈依字样。贵地既无明眼通人，（光）自愧道业未成，不敢作师，然复随缘开示者。喻如无足之人，一步难移，安坐三叉路口。有欲直达家乡，不知所趣者，指令得其正道，速达家乡。而归家之人，断不以彼之不能行，并其言而废之也。

复高邵麟居士书二

来书言礼《法华经》、摄心念佛及欲寡其过而未能，拟欲依“功过格”日常检点。足见汝近来操修，实属为己之学，非如今人之唯欲沽名邀誉，自欺欺人之可比也。幸甚幸甚！

礼诵持念种种修持，皆当以诚敬为主。诚敬若极，经中所说功德，纵在凡夫地不能圆得，而其所得亦已难思难议。若无诚敬，则与唱戏相同，其苦乐悲欢，皆属假妆，不由中出。纵有功德，亦不过人天痴福而已。而此痴福，必倚之以造恶业。其将来之苦，何有了期？当以此意普告同侪，俾修须真修，行须实行，则其利溥矣。

所立拜经规矩，理固无碍。若依事相论之，若僮侗通拜，当念南无大乘妙法莲华经、法华会上佛菩萨。拜下想礼经偈云：“真空法性如虚空，常住法宝难思议。我身影现法宝前，一心如法归命礼。”想全经放光及经中所说佛菩萨各各放光，照触自身及法界有情。若逐字礼拜，当念一心顶礼大乘妙法莲华经某字法宝，拜某字则念某字。从“如是我闻”至经尽，皆如此念。

然观想一法大非易事，若理路不清及心识纷乱，或致起诸魔事。但以至诚恭敬为主，能观则观。否则竭诚致敬，蓦直拜去，亦自功德无量。

若汝所立章程，对经而拜，拜下想偈及拜起念佛、观佛，固不若供经佛前，专一礼阿弥陀佛，为专精一致。且勿谓缘想一佛，不如缘想多佛之功德大。须知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，所有十方法界诸佛功德，阿弥陀佛一佛全体具足。如帝网珠，千珠摄于一珠，一珠遍于千珠。举一全收，无欠无余。若久修大士，缘境不妨宽广，境愈宽而心愈专一；若初心末学，缘境若宽，则心识纷散，而障深慧浅，或致起诸魔事。故我佛世尊及历代诸祖，皆令一心专念阿弥陀佛者此也。待其念佛得证三昧，则百千法门、无量妙义咸皆具足。古

人谓：“已浴大海者，必用百川水。身到含元殿，不须问长安。”可谓最善形容者矣。

至于止恶修善，刻实检察，虽莫善于“功过格”。然使心不主于诚敬，纵日记功记过，亦是虚文。“功过格”此间未有其书，若约予所见，但当主敬存诚，于二六时中，不使有一念虚浮怠忽之相。及与世人酬酢，唯以忠恕为怀。则一切时，一切处，恶念自无从而起。倘或宿习所使，偶尔忽生，而诚敬忠恕在怀，自能念起即觉，觉之即失。决不至发生滋长，举三业而随之矣。小人之所以伪为善而实为恶者，意谓人不我知。不知其不知者，但止世间凡夫耳。若得道圣人，固了了悉知。而天人鬼神虽未得道，以报得他心通，亦了了悉知。况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诸佛，他心道眼，圆见三世，如视诸掌者乎？欲无知者，唯己不知则可耳。己若自知，则天地鬼神、佛菩萨等，无不悉知之而悉见之矣。若知此义，虽暗室屋漏之中，不敢怠忽。人所不知之地，不敢萌恶。以天地鬼神诸佛菩萨共知。纵不知惭愧者，知此亦当惭愧无地矣。况真修实践之士哉？故欲寡其过，先须从畏此诸圣凡悉知悉见起。见先哲于羹墙，慎独知于衾影，犹是约世间情见而浅近言之，

实则我心与十方法界觐体吻合，由我迷故，其知局在于一身。彼十方法界圣人，彻证自心本具之法界藏心，凡法界中一切有情举心动念，无不亲知亲见。何以故？以同禀真如，自他无二故。若知此义，自能战兢惕厉，主敬存诚。初则勉力息妄，久则无妄可得矣（恶念原属妄想，若不觉照，便成实恶。倘能觉照，则妄想灭而真心现矣）。

复高邵麟居士书三

书中语语真实，欲得佛法实益。但以未知净土法门之所以，其心愿便与佛愿相违。

世之修持求了生死者多矣。然每每以己愚见，测度如来不思议大法，遂致北辕适越，不能了脱。今生尚无正见，况来生乎？万一复得人身，而被今生所修之痴福所迷，安望其更加精进以求出离也耶？佛说一切大小权实法门，皆须仗己功力，断惑证真，方出生死。若惑业有一丝毫，生死决定难出。是以从生至生，从劫至劫，展转修持。或有力量充足，直进不退，即能了脱者。多皆旋觉忽迷，暂进久退，经尘点劫，不能出离。所以尔我今日尚为凡夫，皆坐不知如来普被三根，至极圆顿之净土法门故也。

汝纵未亲知识，亦曾诵《弥陀经》《无量寿经》《十六观经》及各净土《发愿文》《龙舒文》《归元直指》，彼皆令即生往生，汝偏欲展转来生。佛愍众生无力断惑，难了生死，故特开一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之横超法门。无论断惑与否，若具真信切愿，持佛名号（此是正行）及修行众善回向往生（此是助行），无一不得生者。即五逆十恶之人，临终地狱相现，若心识不迷，闻善知识教以念佛求生西方，若念十声，或止一声，当下命终亦得往生（此在《十六观经》下品下生章，系金口诚言）。既往生已，即已高预海会，永出轮回。渐次进修，以圆佛果。若此逆恶罪人，不闻此不思议法，经尘点劫，难出地狱。饿鬼畜生尚难得，况欲得人身而修行了生死耶？当须发决定心，临终定欲往生西方。且莫说碌碌庸人之身，不愿更受。即为人天王身及出家为僧，一闻千悟，得大总持，大宏法化，普利众生之高僧身，亦视之若毒荼罪藪，决定不生一念欲受之心。如是决定，则己之信、愿、行，方能感佛。佛之誓愿，方能摄受。感应道交，蒙佛接引，直登九品，永出轮回矣。

三皈五戒为入佛法之初门。修余法门，皆须

依此而入，况即生了脱之至简至易、至圆至顿之不思议净土法门耶？不省三业，不持五戒，即无复得人身之分，况欲得莲华化生，具足相好光明之身耶？汝日暮途远，宜从径直之法，且专门读诵《净土三经》及《普贤行愿品》。研究净土诸经注疏，若诸《语录》《金刚》《法华》，且先置之度外。以事宜急先，心无二用故也。至于寡过一事，实为儒佛切要工夫。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，使人谓其欲寡其过而未能。此实在意地上用功，非身口动辄有过也。在家居士日与常人酬酢，固宜刻刻提防。否则不但意业不净，即身口亦或污秽不净。欲其自他兼利，莫过于多识前言往行，以存龟鉴。

《安士全书》为古今第一融通儒佛心法，详示因果报应及修持方法之导俗奇书。宜常翻阅，庶无疑不释，无行不谨矣。《法苑珠林》更加阔大，虽非甚深经典，然初心由浅及深，则无误会之失。若不先悉罪福因果，便拟直探第一义谛实相妙理，或恐见地不清，错认消息。则以迷为悟，求升反坠矣。

汝既专修净土，宜以莲池大师新定《净土发愿文》为主（省庵语录下卷，有此愿文注解，阅

之自知其妙)。汝自立四愿，或兼用或不用皆可。以彼愿文，事理周到，了无一义一法之渗漏。彼云法界，则包括无遗；汝云大千，校法界量，奚啻大地一尘、大海一滴。历观汝书，似是真实在心地上用功。然今之学者，每每专说假话，不修实行。意拟沽名邀誉以求体面，并非真实自省寡过而作是言也。此名自暴自弃，名大妄语，名不知惭愧。若非此等，则为圣贤之徒。若带此气，则是下流坯，乃法之罪人，佛之逆子。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直心直行，方与佛合。

又自既修持净业（谓改过迁善及念佛，即生即愿往生西方），亦当教一切相识者，亦修净业。宜依《龙舒文》普劝门，令其随分随力，种此不思議善根。然既欲教人，须由亲及疏。妻妾子女，忍不令得此利益乎？文王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世出世自行化他，莫不如是。汝专求往生，晨朝十念外，凡行住坐卧，语默动静，著衣吃饭，屙屎放尿，一切时，一切处，皆当以六字洪名，置之心口之间。但于如法时处，声默随宜；若大小便睡眠，则只许默念，切勿出声。默则功德齐等，声则不恭。睡则又加伤气，不可不知。

须知西方极乐世界，莫说凡夫不能到，即小乘圣人亦不能到。以彼系大乘不思议境界故也。小圣回心向大即能到。凡夫若无信愿感佛，纵修其余一切胜行，并持名胜行，亦不能往生。是以信愿最为要紧。藕益云：“得生与否，全由信愿之有无；品位高下，全由持名之深浅。”乃千佛出世不易之铁案也。能信得及，许汝西方有分。（《弥陀经》《无量寿经》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亦名“十六观经”，此名净土三经，加《普贤行愿品》，名净土四经。仿单中有净土四经一本，其无量寿经，系魏承贯删削，又依余经增益，理虽有益，事实大错，不可依从。）

复高邵麟居士书四

接手书。知居士近来修持亲切，自讼寡过，希圣希贤，非徒博一修行之虚名而已。欣喜无量！

夫欲学佛祖了生死，须从惭愧、忏悔、止恶、修善而来（惭愧、忏悔、止恶、修善，即自讼寡过，克己复礼。若能自讼，自然寡过，寡过即克己之实行。既能克己，自然复礼矣）。持斋警策，意甚真切，但须脚踏实地，尽力做去。否则便成妄语中妄语。知之匪艰，行之维艰。世间多少聪

明人，皆以唯说不行，了此一生。徒入宝山，空手而归。可痛惜哉！可痛惜哉！若夫妄念满腔，憧憧往来，朋从尔思，由未真提正念故也。倘正念真切，则朋从于专注一境之正念矣。所谓调御得法，即寇贼皆为赤子；调御失道，虽手足亦作怨家。

在凡夫地，谁无烦恼？须于平时预先提防，自然遇境逢缘，不至卒发。纵发亦能顿起觉照，令其消灭。起烦恼境，不一而足。举其甚者，唯财色与横逆数端而已。若知无义之财，害甚毒蛇，则无临财苟得之烦恼。与人方便，究竟总归自己前程，则无穷急患难求救，由惜财而不肯之烦恼。色则纵对如花如玉之貌，常存若姊若妹之心。纵是娼妓，亦作是想，生怜悯心，生度脱心，则无见美色而动欲之烦恼。

夫妇相敬如宾，视妻妾为相济继祖之恩人，不敢当作彼此行乐之欲具，则无徇欲灭身及妻不能育、子不成立之烦恼。子女从小教训，则无忤逆亲心、败坏门风之烦恼。至于横逆一端，须生怜悯心。悯彼无知，不与计较。又作自己前生曾恼害过彼，今因此故，遂还一宿债，生欢喜心。则无横逆报复之烦恼。然上来所说，乃俯顺初机。

若久修大士，能了我空，则无尽烦恼，悉化为大光明藏。譬如刀以磨利，金以炼纯，莲因淤泥滋培方得清净光洁。

境无自性，损益在人。三业四仪（四仪即行住坐卧），常持颜渊之四勿；五戒十善，必效曾氏之三省。暗室虽无人见，而天地鬼神咸知；念始萌乎隐微，罪福判若天渊。若能如是修省，将见举动皆善，恶无从生矣。此实正心诚意之宏规，切勿谓释氏琐屑，不若儒者之简捷也。

若论念佛法门，唯以信、愿、行三法为其宗要。三法具足，决定往生。若无真信切愿，纵有真行，亦不能生，况悠悠泛泛者哉！藕益所谓“得生与否，全由信愿之有无；品位高下，全由持名之深浅。”乃三世不易之常谈，三根普被之妙道也。宜通身靠倒，庶亲证实益耳。信、愿、行三，《十要》中皆悉详示。而第一要《弥陀要解》五重玄义中，第三明宗，发挥三法，最为精详。其后节节段段，皆有指示，宜细参阅。此不备书。

至于念佛，心难归一。当摄心切念，自能归一。摄心之法，莫先于至诚恳切。心不至诚，欲摄莫由。既至诚已，犹未纯一，当摄耳谛听。无论出声默念，皆须念从心起，声从口出，音从耳

入（默念虽不动口，然意地之中，亦仍有口念之相）。心口念得清清楚楚，耳根听得清清楚楚，如是摄心，妄念自息矣。如或犹涌妄波，即用十念记数，则全心力量施于一声佛号，虽欲起妄，力不暇及。此摄心念佛之究竟妙法，在昔宏净土者，尚未谈及。以人根尚利，不须如此，便能归一故耳。（印光）以心难制伏，方识此法之妙。盖屡试屡验，非率尔臆说。愿与天下后世钝根者共之，令万修万人去耳。

所谓十念记数者，当念佛时，从一句至十句，须念得分明，仍须记得分明。至十句已，又须从一句至十句念，不可二十、三十。随念随记，不可掐珠，唯凭心记。若十句直记为难，或分为两气，则从一至五，从六至十。若又费力，当从一至三，从四至六，从七至十，作三气念。念得清楚，记得清楚，听得清楚，妄念无处著脚，一心不乱，久当自得耳。

须知此之十念，与晨朝十念，摄妄则同，用功大异。晨朝十念，尽一口气为一念。不论佛数多少。此以一句佛为一念。彼唯晨朝十念则可，若二十、三十，则伤气成病。此则念一句佛，心知一句。念十句佛，心知十句。从一至十，从一

至十，纵日念数万，皆如是记。不但去妄，最能养神。随快随慢，了无滞碍。从朝至暮，无不相宜。较彼掐珠记数者，利益天殊。彼则身劳而神动，此则身逸而心安。但作事时，或难记数，则恳切直念。作事既了，仍复摄心记数。则憧憧往来者，朋从于专注一境之佛号中矣。大势至谓“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得三摩地，斯为第一。”利根则不须论。若吾辈之钝根，舍此十念记数之法，欲都摄六根、净念相继，大难大难。

又须知此摄心念佛之法，乃即浅即深，即小即大之不思议法。但当仰信佛言，切勿以己见不及，遂生疑惑，致多劫善根，由兹中丧，不能究竟亲获实益，为可哀也！

掐珠念佛，唯宜行住二时。若静坐养神，由手动故，神不能安，久则受病。此十念记数，行住坐卧皆无不宜。卧时只宜默念，不可出声。若出声，一则不恭，二则伤气。切记切记。

居士以年将半百，身系樊笼，素未参寻知识。倘欲即生了脱，但当专主净土一门。《金刚》《法华》且先置之度外，待净土大通，一心已得后，再行研究不晚也。若此刻便即从事，恐智力不给，得彼失此。一法未精，二利咸失耳。《拣魔辨异

录》系禅宗，深通教理者尚不易知，况居士乎？凡禅宗典章，概勿研究。以禅宗意在言外，若按文解义，则错会佛法，以善因而招恶果。《释氏稽古略》乃记事之书，而以禅宗为主。凡属此种言句，皆当置之勿究可也。

吾常谓欲得佛法实益，须向恭敬中求。有一分恭敬，则灭一分罪业，增一分福慧。有十分恭敬，则灭十分罪业，增十分福慧。若全无恭敬，虽种远因，其褻慢之罪，有不堪设想者。凡见一切信心人，皆须以此意告之。此系从初心至究竟之决定实义。若当作腐僧迂谈，便为自暴自弃，岂特孤负（印光），实为辜负自己也已。

与陈锡周居士书

如来出世，说法度生，原欲一切众生，直下了生脱死，亲证无上觉道而已。但以众生根机不等，不能究竟畅佛本怀。只得随顺机宜，循循善诱。大根则称性直谈，为说佛乘，令其即生圆证佛果。如《华严经》之善财，《法华经》之龙女等。次则为说菩萨乘、缘觉乘、声闻乘，令其渐次修习，渐次证果。又其次则为说五戒十善，令其不堕恶道，受人天身，渐种善根。随其所种善

根大小，将来于三乘法中，随宿善力，发诸现行。或依菩萨乘，修六度万行，而得亲证法身。或依缘觉、声闻乘，悟十二因缘及四谛法，而得断惑证真。此诸法门，虽则大小不同，顿渐各异。然一一皆须自己修习力深，断惑证真，方可超出轮回，了生脱死。若三界内见思二惑，丝毫未尽，则生死根本，未能斩断。纵令定慧力深，依旧无由解脱。如三果圣人，尚生五不还天经许多劫，方证四果。若证四果，则生死根本，断尽无余。然只是小果声闻，尚须回己所证小果趣向如来大道，于十方世界乘愿受生，广行六度万行，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，随己功行深浅，或渐或顿，以次证入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、等觉诸位。至等觉已，再破一品无明，证一分三德，便入妙觉位而成佛矣。

如来一代时教所说法门虽则无量无边，其证入地位毕竟不能超越于此。虽禅宗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最为圆顿直捷。然见性成佛乃约本有法身，不涉凡圣因果修证而论。若依修证地位而言，亦与教家了无异趣。而末世之中，人根陋劣，知识鲜少，悟者尚难其人，何况实证？如来知诸众生唯仗自力了脱之难，故于一切法门之外，特开

念佛求生净土一门。但能信愿真切，即五逆十恶极重罪人，临命终时地狱相现，有善知识教以念佛，若能念佛十声，或止数声，或止一声，亦得蒙佛慈力，接引往生。况彼修行世善，不作诸恶者乎？若是精修梵行，禅定力深，则往生品位更高，见佛闻法最速。即大彻大悟，断惑证真之人，亦须回向往生，以期圆证法身，速成佛果。其余法门，小法则大根不须修，大法则小根不能修。唯兹净土一门，三根普被，利钝全收。上之则观音、势至、文殊、普贤，不能超出其外；下之则五逆十恶、阿鼻种性，亦可预入其中。使如来不开此法，则末世众生，欲即生了生脱死，便绝无企望矣。然此法门如是广大，而其修法又极简易。由此之故，非宿有净土善根者，便难谛信无疑。不但凡夫不信，二乘犹多疑之。不但二乘不信，权位菩萨犹或疑之。唯大乘深位菩萨，方能彻底了当，谛信无疑。能于此法深生信心，虽是具缚凡夫，其种性已超二乘之上。喻如太子堕地，贵压群臣。虽其才德未立，而仗王力故，感如此报。修净土人，亦复如是。由以信、愿、持佛名号，即能以凡夫心，投佛觉海，故得潜通佛智，暗合道妙也。

欲说净土修法，若不略陈诸法仗自力了脱之难，此法仗佛力往生之易，则不是疑法，便是疑自。若有丝毫疑心，则因疑成障。莫道不修，修亦不得究竟实益也。由是言之，信之一法，可不急急讲求，以期深造其极乎哉？所言信者，须信娑婆实实是苦，极乐实实是乐。娑婆之苦，无量无边。总而言之，不出八苦。所谓生、老、病、死、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、五阴炽盛。此八种苦贵极一时贱至乞丐各皆有之。前七种是过去世所感之果，谛思自知，不须详说，说则太费笔墨。第八五阴炽盛苦，乃现在起心动念及动作云为，乃未来得苦之因。因果牵连，相续不断。从劫至劫，莫能解脱。五阴者，即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也。色，即所感业报之身。受、想、行、识，即触境所起幻妄之心。由此幻妄身心等法，于六尘境起惑造业，如火炽然不能止息，故名炽盛也。又阴者，盖覆义，音义与荫同。由此五法，盖覆真性，不能显现，如浓云蔽日，虽杲日光辉了无所损，而由云蔽故不蒙其照。凡夫未断惑业，被此五法障蔽性天，慧日不能显现，亦复如是。此第八苦，乃一切诸苦之本。修道之人，禅定力深，于六尘境界，了无执著，不起憎爱。从此加功用

行，进证无生。则惑业净尽，斩断生死根本矣。然此工夫，大不容易。末世之中，得者实难。故须专修净业求生极乐，仗佛慈力往生西方。既得往生，则莲花化生，无有生苦。纯童男相，寿等虚空，身无灾变。老病死等，名尚不闻，况有其实？追随圣众，亲侍弥陀。水鸟树林，皆演法音。随己根性，由闻而证。亲尚了不可得，何况有怨？思衣得衣，思食得食。楼阁堂舍，皆是七宝所成，不假人力，唯是化作。则翻娑婆之七苦，以成七乐。至于身则有大神通，有大威力。不离当处，便能于一念中，普于十方诸佛世界，作诸佛事，上求下化。心则有大智慧，有大辩才，于一法中，遍知诸法实相，随机说法，无有错谬。虽说世谛语言，皆契实相妙理。无五阴炽盛之苦，享身心寂灭之乐。故经云：“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，故名极乐也。”娑婆之苦，苦不可言。极乐之乐，乐莫能喻。深信佛言，了无疑惑，方名真信。切不可凡夫外道知见，妄生猜度，谓净土种种不思议胜妙庄严，皆属寓言。譬喻心法，非有实境。若有此种邪知谬见，便失往生净土实益。其害甚大，不可不知。

既知娑婆是苦，极乐是乐，应发切实誓愿，

愿离娑婆苦，愿得极乐乐。其愿之切，当如堕厕坑之急求出离，又如系牢狱之切念家乡。己力不能自出，必求有大势力者提拔令出。娑婆世界一切众生，于逆顺境，起贪瞋痴，造杀盗淫，秽污本有妙觉明心，乃无底之厕坑。既造恶业，必受恶报。久经长劫，轮回六道，乃不赦之牢狱。阿弥陀佛于往劫中，发四十八愿度脱众生。有一愿云：“若有众生闻我名号，求生我国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。”阿弥陀佛誓愿度生，若众生不求接引，佛亦无可奈何。倘志心称名，誓求出离娑婆者，无一不蒙垂慈摄受也。阿弥陀佛有大势力，能拔娑婆无底厕坑不赦牢狱之人，直下出离其中，悉皆安置于极乐本有家乡，令其入佛境界，同佛受用也。欲生西方，最初须有真信切愿，若无真信切愿，纵有修行，不能与佛感应道交，只得人天福报，及作未来得度之因而已。若信愿具足，则万不漏一。永明所谓“万修万人去”者，指信愿具足者言也。

既有真信切愿，当修念佛正行。以信愿为先导，念佛为正行。信、愿、行三，乃念佛法门宗要。有行无信、愿，不能往生。有信、愿无行，亦不能往生。信、愿、行三，具足无缺，决定往

生。得生与否，全由信愿之有无；品位高下，全由持名之深浅。言念佛正行者，各随自己身分而立，不可定执一法。如其身无事累，固当从朝至暮，从暮至朝，行住坐卧，语默动静，穿衣吃饭，大小便利，一切时，一切处，令此一句洪名圣号，不离心口。若盥漱清净，衣冠整齐，及地方清洁，则或声或默，皆无不可。若睡眠及裸露澡浴大小便时，及至秽污不洁之处，只可默念，不宜出声。默念功德一样，出声便不恭敬。勿谓此等时处，念不得佛。须知此等时处，出不得声耳。又睡若出声，非唯不恭，且致伤气，不可不知。

虽则长时念佛，无有间断。须于晨朝向佛礼拜毕，先念《阿弥陀经》一遍，《往生咒》三遍毕，即念《赞佛偈》，即“阿弥陀佛身金色”偈。念偈毕，念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。随即但念南无阿弥陀佛六字，或一千声，或五百声，当围绕念。若不便绕，或跪、或坐、或立皆可。念至将毕，归位跪念观音、势至、清净大海众菩萨各三称。然后念《净土文》，发愿回向往生。念《净土文》者，令依文义而发心也。若心不依文而发，则成徒设虚文，不得实益矣。《净土文》毕，念《三归依》，礼拜而退。此为朝时

功课，暮亦如之。若欲多多礼拜者，或在念佛归位之时，则礼若干拜佛外，九称菩萨，即作九礼。礼毕即发愿、回向。或在功课念毕礼拜，随己之便，皆无不可。但须恳切至诚，不可潦草粗率。蒲团不可过高，高则便不恭敬。

若或事务多端，略无闲暇。当于晨朝盥漱毕，有佛则礼佛三拜，正身合掌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尽一口气为一念，念至十口气，即念小《净土文》。或但念“愿生西方净土中”四句偈。念毕礼佛三拜而退。若无佛即向西问讯，照上念法而念。此名十念法门，乃宋慈云忏主为王臣政务繁剧，无暇修持者所立也。何以令尽一口气念？以众生心散，又无暇专念。如此念时，借气摄心，心自不散。然须随气长短，不可强使多念，强则伤气。又止可十念，不可二十、三十，多亦伤气。以散心念佛，难得往生。此法能令心归一处，一心念佛，决定往生。念数虽少，功德颇深。

极闲极忙，既各有法。则半闲半忙者，自可斟酌其间而为修持法则也。

又念佛之人，必须事事常存忠恕，心心提防过愆。知过必改，见义必为，方与佛合。如是之人，决定往生。若不如是，则与佛相反，决难感

通。又举凡礼拜、读诵大乘经典及作一切于世于人有益之事，悉皆以此回向西方，不可唯以念佛回向西方。其余功德，另去回向世间福报，则念不归一，便难往生。须知真能念佛，不求世间福报，而自得世间福报（如长寿无病，家门清泰，子孙发达，诸缘如意，万事吉祥等）。若求世间福报，不肯回向往生，则所得世间福报，反为下劣。而心不专一，往生便难决定矣。

此念佛法门，一代时教大乘经典尽皆赞扬。小乘经中，绝不提起。有不通教理者斥为小乘，乃无知邪说，不可听从。

又乩坛所说，多属灵鬼依托当人之智识而作。若说世间道理，则是者尚多。若说佛法，则非己所知，妄造谣言。如金刚直解后所附之先天古佛宝号，乃灭人慧命，瞎人正眼，极恶无比之魔话。以此施人，罪过无量矣。

与心愿居士书（代友人作）

心者，一身之主，万法之宗。顺之则速成菩提，逆之则永沉生死。一切众生，迷背本心，随逐妄境，起贪瞋痴，造杀盗淫，轮回于六道之中，汨没于三界之内。久经长劫，莫能出离。

汝既发心归依三宝为佛弟子，须发菩萨四宏誓愿，自利利他。四宏誓愿者，即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也。须知此四宏誓愿，乃三世一切诸佛誓愿之本。汝于日用举心动念，须令与此相合。若与合者，扩充令其圆满。若不合者，断除令其净尽。

然欲利他，先须自利。若非自己先出生死，何能度彼生死众生？譬如溺于海者，不能救海中沉溺之人。

如来所说了生死法无量无边，唯净土一法，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。若欲即生了办，舍此末由。所谓净土者，即生信发愿，念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也。果能信愿真切，一心念佛。至临命终时，决定蒙佛接引，往生彼国。既得往生，则俯谢凡质，高预圣流。见佛闻法，证无生忍。神通智慧，不可思议。然后乘本愿轮，回入娑婆，种种方便，度脱众生。如观世音菩萨，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普令一切众生，同出生死，同成佛道。方可圆证自己本具之妙真如心，方可究竟契合乎菩萨四宏誓愿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及普贤菩萨十大愿王

也已。

心愿之义，如是如是。若能顾名思义，身体力行。可谓超格丈夫，火里莲华，如来真子，大士嫡孙矣。勉之勉之。

与卫锦洲居士书

（因邻火延烧，物屋一空，其妻惊骇病故，遂心神迷闷，如醉如狂）

《法华经》云：“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。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。”天之所以成就人者，有苦有乐，有逆有顺，有祸有福，本无一定。唯在当人具通方眼，善体天心，则无苦非乐，无逆非顺，无祸非福矣。是以君子乐天知命，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，随遇而安，无往而不自在逍遥也。所以素富贵行乎富贵（素者现在也，行者优游自得之意，富则周济贫穷，贵则致君泽民，尽其富贵之分，是之谓素富贵行乎富贵也），素贫贱行乎贫贱（若家无余财，身未出仕，则守乎贫贱之节，不敢妄为），素夷狄行乎夷狄（若尽忠被谗，贬之远方，如云贵两广黑龙江等，则心平气和，不怨君上，不恨谗人，若自己就是彼地之人一样），

素患难行乎患难（或者不但远贬，且加之以刑，轻则楚打监牢，重则斩首分尸，或至灭门，仍然不怨君上，不恨奸党，若自己应该如此一样。人与之患难，尚然如是，何况天降之患难，岂有怨恨者乎。如是之人，则人爱之，天护之。或在此生，或在后世，或在子孙，决定有无穷之福报，以酬其德矣）。

居士虽有好善之资，未明儒佛至理。以故一遇逆境，便发狂乱耳。今谕之曰：世间最博厚高明者，莫过天地日月。而日中则昃，月盈则食。高岸为谷，深谷为陵。沧海变桑田，桑田成沧海。古今最道高德备者，莫过孔子。而且绝粮于陈，被围于匡。周游列国，卒无所遇。只有一子，年才五十，即便死亡。幸有一孙，得绵世系。降此而下，颜渊短命，冉伯牛亦短命。子夏丧明，左丘明亦丧明。屈原沉江（屈原尽忠被谗，后以怀王被秦所留，不胜忧愤，而力无能为，五月五日，沉于汨罗江中），子路作醢（醢音海，肉酱也。子路仕卫，卫蒯聩与其子辄争国，子路死于其难，遂被敌兵斩作肉酱）。天地日月，犹不能令其常然不变。大圣大贤，亦不能令其有顺无逆。唯其乐天知命，故所遇无不安乐也。而且千百世后，

自天子以至庶人，无不景仰。以当时现境论之，似乎非福。以道传后世论之，则福孰有过于此者。人生世间，千思万算，种种作为。究到极处，不过为养身口，遗子孙而已。然身则粗布亦可遮体，何必绫罗绸缎？口则菜羹尽可过饭，何必鱼肉海味？子孙则或读书，或耕田，或为商贾，自可养身，何必富有百万？且古今为子孙谋万世之富贵者，莫过秦始皇。吞并六国，焚书坑儒，收天下兵器以铸大钟，无非欲愚弱其民，不能起事。谁知陈涉一起，群雄并作。一统之后，不上十二三年，便致身死国灭，子孙尽遭屠戮。直同斩草除根，靡有子遗。是欲令子孙安乐者，反使其速得死亡也。汉献帝时，曹操为丞相，专其威权。凡所作为，无非弱君势，重己权，欲令自身一死，子便为帝。及至已死，曹丕便篡，而且尸犹未殓，丕即移其嫔妾，纳于己宫。死后永堕恶道，历千四百余年，至清乾隆间，苏州有人杀猪出其肺肝，上有曹操二字。邻有一人见之，生大恐怖，随即出家，法名佛安。一心念佛，遂得往生西方，事载《净土圣贤录》。夫曹操费尽心机，为子孙谋，虽作皇帝，止得四十五年，国便灭亡。而且日与西蜀、东吴互相争伐，何曾有一日安乐也。下此

若两晋、宋、齐、梁、陈、隋及五代之梁、唐、晋、汉、周，皆不久长。就中唯东晋最久，仅一百三年。其他或二三年，或八九年、一二十年、四五十年，即便灭亡。此乃正统，其余窃据伪国，其数更多，其年更促。推其初心，无非欲遗子孙以富贵尊荣。究其实效，反令子孙遭劫受戮，灭门绝户也。且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尚不能令子孙世受其福。况区区凡夫，从无量劫来，所作恶业厚逾大地深逾大海，可保家道常兴有福无殃也耶？

须知世间万法，悉皆虚假，了无真实。如梦如幻，如泡如影，如露如电，如水中月，如空中花，如热时焰，如乾闥婆城（梵语乾闥婆，此云寻香，乃天帝乐神。其城乃幻现非实，世俗所谓蜃楼海市即此也）。唯自己一念心性，亘古亘今，不变不坏。虽不变坏，而常随缘。随悟净缘，则为声闻，为缘觉，为菩萨，为佛。由功德有浅深，故果位有高下。随迷染缘，则生天上，生人间，堕修罗，堕畜生，堕饿鬼，堕地狱。由罪福有轻重，故苦乐有短长。若不知佛法之人，则无可如何？汝既崇信佛法，何不由此逆境，看破世相，舍迷染缘，随悟净缘，一心念佛，求生西方？从

兹永出六道之轮回，高证四圣之果位。岂不是因此小祸，常享大福耶？而乃昧昧不了，如醉如狂。倘若焦思过度，或致丧身失命，则长劫难出轮回矣。而且弱妾孤子，何以自立？本欲自利利他，反成自害害他（他谓妾与子也），何愚痴一至于此也？

经云：“菩萨畏因，众生畏果。”菩萨恐遭恶果，预先断除恶因。由是罪障消灭，功德圆满，直至成佛而后已。众生常作恶因，欲免恶果。譬如当日避影，徒劳奔驰。每见无知愚人，稍作微善，即望大福。一遇逆境，便谓作善获殃，无有因果。从兹退悔初心，反谤佛法。岂知报通三世，转变由心之奥旨乎？报通三世者，现生作善作恶，现生获福获殃，谓之现报。今生作善作恶，来生获福获殃，谓之生报。今生作善作恶，第三生，或第四生，或十百千万生，或至无量无边劫后，方受福受殃者，谓之后报，后报则迟早不定。凡所作业，决无不报者。转变由心者，譬如有人所作恶业，当永堕地狱，长劫受苦。其人后来生大惭愧，发大菩提心，改恶修善，诵经念佛，自行化他，求生西方。由是之故，现生或被人轻贱，或稍得病苦，或略受贫穷与彼一切不如意事，先

所作永堕地狱长劫受苦之业即便消灭，尚复能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。《金刚经》所谓“若有人受持此经，为人轻贱，是人先世罪业，应堕恶道，以今世人轻贱故，先世罪业，即为消灭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”者，即转变由心之义也。世人稍遇灾殃，不是怨天，便是尤人，绝无有作偿债想，生悔罪心者。

须知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种稂莠则不能得嘉谷，种荆棘则勿望收稻粱。作恶获福者，宿世之栽培深也。若不作恶，则福更大矣。譬如富家子弟，吃喝嫖赌，挥金如土，而不即冻馁者，以其金多也。倘日日如是，纵有百万之富，不几年即便家败人亡，扫地而尽矣。作善遇殃者，宿世之罪业深也。若不作善，则殃更大矣。譬如犯重罪人，未及行刑，复立小功。以功小故，未能全赦，改重为轻。倘能日日立功，以功多且大故，罪尽赦免，又复封侯拜相，世袭爵位，与国同休。

大丈夫生于世间，当具超格知见。岂可使身外之物，累坏自身？譬如金珠满屋，强盗来抢，只宜舍之速逃，岂可守财待死？良以金珠虽贵，若比身命，犹然轻贱。既不能两全，只可舍金珠而全身命耳。且汝财物已烧，空忧何益？惟宜随

缘度日，竭力念佛，求生西方。则尽未来际，永离众苦，但受诸乐。如是则由此火灾，成无上道。当感恩报德之不暇，何怨恨迷闷之若是耶？祈以予言详审忖度，当即释然解脱，如拨云雾以见天日。从兹即灾殃翻为善导，转热恼直下清凉矣。倘犹执迷不悟，势必发颠发狂。则本心已丧，邪魔附体。纵令千佛出世，亦不能奈汝何矣！

复泰顺林介生居士书一

（不慧）为儒未能，学佛不就。久离故乡，欲反未能。每一省察，惭惶无地。忽接华翰，若遇故人。但书中赞誉过分，令人如临鈇钺耳。祈以后再有笔谈，勿用此套。

令兄枝芬，于七月十四日晤面。因询居士修持家道，言其为善益力，道念日增。但以家门不幸，令郎早夭，二孙尚幼，颇怀忧思。予闻之不禁慨然长叹。须知逆来顺受，始名乐天。修身植德，方曰尽性。

世有愚人，不知夙生善恶，惟观眼前吉凶。见作善而得祸，便谓善不当为。作恶而得福，便谓恶不足戒。不知善恶之报，非一朝一夕之故，其所由来者渐。譬如三尺之冰，岂一朝之寒所能

结？百川之泮，亦岂一日之暖所能消？切不可怨天而尤人，犹豫而退悔。宜学俞净意之修身，袁了凡之立命。将见二孙必成佳士，麟儿屡见诞生矣。

至于华严重建，诚属莫大功德。然居处深山，募化维艰。只可随缘，不宜勉强。有殿可以供佛，有寮可以安身，行道居处有所庇覆，足矣。何必多造殿宇，广列长廊；不为利益自他，惟取快悦俗目乎？

谢友才志虽高，可惜从未一遇通人。所言“自悔时过难学”者，特举业耳。不知学圣学贤之时，无过无不过，其学亦无难无易。何以言之？孔子七十，尚欲假年学易，为免大过计耳。岂为熟其词义以雄笔札，得高爵者哉？十五志学，七十尚学。彼年临四十，岂时过不能为学耶？尧舜之道，孝弟而已矣。一日克己复礼，天下归仁焉。圣罔念而作狂，狂克念而成圣。有何难易之可论于其间哉？予谓谢友，为学莫善此际。有父母可以尽孝，有兄弟可以尽弟，有儿女可以教训，有诗书可以取法，正合夫子居家为政之道。此时不学，真是时过难学矣。纵令文章盖世，官居一品，终是一穷微极妙之艺人，非适时力学之儒士也。因

闻佛语，遂持长斋，可知宿因深厚。废弃前功，意欲出家，可知道眼昏朦。如来说法，恒顺众生。遇父言慈，遇子言孝。外尽人伦，内消情虑，使复本有真心，是名为佛弟子，岂在两根头发上论也？况贵乡僻居深山，知法者少。高明者以语言不通之故，皆不至其地。仗此好心，竭力学道。孝弟修而闾里感化，斋戒立而杀盗潜消。研究净土经论，则知出苦之要道；受持《安士全书》，则知淑世之良谟。以净土法门谕亲，以净土法门教子，及诸亲识。正以生死事大，深宜痛恤我后。不必另择一所，即家庭便是道场。以父母兄弟妻子朋友亲戚，尽作法眷。自行化他，口劝身率，使其同归净域，尽出苦轮，可谓戴发高僧，居家佛子矣。宜以鄙意告之。倘闻此不加诽谤，又欲进步，路头不决，身事暇适，不妨亲至普陀来访一番。否则但观《净土十要》及《净土圣贤录》，自知取法，不劳更问他人矣。

令兄忠厚有余，似与此道有缘。宜劝受持《安士全书》，庶不虚此一晤。《弥陀疏钞》《安士全书》各一部，随书带来，以结净缘。

复泰顺林介生居士书二

数载未晤，时常忆念。

今秋令兄枝芬赴乡试，持书来山，方悉居士近来操持。又言家门不幸，丧其爱子。旦夕忧思，不能置怀。予欲详陈事理因果，以录遗期迫，不能住宿，故略言之。今嘉平望日，彻权师至，又言居士怨尤之状，及无知俗人谓作善获殃，修行无益等种种邪说。予闻之凄然。恐上智者因兹惰行，下愚者敢于作恶，故不揣固陋，直词以告。

如来说经，报通三世。凡人生子，略有四因。报通三世者，第一现报。谓现在作善作恶，现生获福获殃。如士子习举业，现身得功名。此凡眼能见者。第二生报。谓今生作善作恶，来生享福受罪。如祖父重斯文，子孙方发达。此则凡眼所不能见，天眼犹能见之（今生来生，皆约本人说，然隔世之事，难以喻显，权约祖父子孙，欲人易了，不可以词害义，至祷）。第三后报。谓今生作善作恶，至第三生，或四五六七生，或十百千万生，或一十百千万劫，或至无量无边恒河沙劫，方受善恶之报。如商周之王业，实肇基于稷契弼舜佐禹之时。若三四生等，天眼犹能见之。若百

千万劫，天眼则不能见，声闻道眼，犹能见之。若无量无边恒河沙劫，惟如来五眼圆明者能见。尚非声闻道眼之境，况天眼肉眼哉。知此三报之义，则作善降祥，不善降殃，圣言原自无爽。富贵贫贱寿夭穷通，天命未曾有偏。境缘之来，若镜现像。智者但修镜外之容，愚人徒憎镜内之影。逆来顺受，方为乐天。不怨不尤，始可立命。子有四因者。一者报恩，二者报怨，三者偿债，四者讨债。报恩者，谓父母于子，宿世有恩，为报恩故，来为其子。则服劳奉养，生事死葬。必使生则亲欢，祭则鬼享。乃至致君泽民，名垂青史，令天下后世，敬其人而并敬其亲。若曾鲁公，陈忠肃，王龟龄，史大成（曾陈王三公，皆宋名臣，史公清初状元，四公皆信佛，唯忠肃悟入甚深。以前世皆为高僧，故虽处富贵，犹能不昧本因耳），今世之孝子贤孙，皆此类也。报怨者，谓父母宿世于子有负恩处，为报怨故，来为其子。小则忤逆亲心，大则祸延亲身。生无甘旨之养，死貽九泉之辱。又其甚者，身居权要，谋为不轨，灭门戮族，掘坟夷墓，使天下后世，唾骂其人并及其亲。若王莽，曹操，董卓，秦桧等是也。偿债者，子宿世负亲资财，为偿债故，来为其子。若所负

者多，则可以终亲之身。若所负者少，故不免半途而去。如学甫成名而丧命，商才得利而殒身。讨债者，谓亲宿世负子资财，为讨债故，来为其子。小债则徒费束修聘金延师娶妻，及种种教诲，欲望成立，而大限既到，忽尔丧亡。大债则不止如此，必致废业荡产，家败人亡而后已。谛观令子，恐是讨债而来。幸所负者少，故弱冠而去。当忏悔宿业，努力勤修。天必畀汝好子，光大门户。况孔子圣人，中年丧子。颜渊大贤，壮岁夭亡。原宪赤贫，子路殉难。夷齐饿死于首阳，伯玉穷困于卫国。将谓圣贤因修德而遭天谴耶？抑亦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耶？但责己德之不诚，勿问天报之祸福。能如是者，五福自然临门，六极决定避舍。谓予不信，有如皦日。

须知人生世间，具足八苦。纵生天上，难免五衰。唯西方极乐世界，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。将非天以汝倡导净土，以此无福无寿之子，为汝作顶门一针。使汝知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。众苦充满，甚可畏惧。人命无常，速如电光。大限到来，各不相顾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于此犹不惺悟，力修净业，则与木石无情，同一生长于天地之间矣。有血性汉子，岂肯生作走肉行尸，

死与草木同腐？高推圣境，自处凡愚。遇大警策而不愤发，闻圣贤佛祖之道而不肯行。是天负人耶？抑人负天耶？祈垂慧察。

与泰顺林枝芬居士书一

李纲是一通方作家，以《易》与《华严》对论，谓其全合，是善知识不拒来学引人入胜，就彼所知而令扩充。如孟子以齐王不忍一牛之死，推此惻隐之心，可以保民而王天下。非谓徒爱一牛而便能王天下也。是引喻，非敌论。

凡读古人文字，贵得其意，否则糟粕而已。夫《华严》乃如来自证之法，所有诸度诸位，皆是实事，皆可表法。声闻四果，虽处法会，犹如聋哑；人天凡品，岂能知见？纵有天龙八部，皆已亲证法身，为上求下化利益有情，特现八部身耳，非实业之凡夫也。《易》乃立虚象以兆吉凶，顺天理而导人情。是治世之常法，非出世之大道。乃伦常之仪准，非佛道之标的。然通佛法者，法法头头，无不是道。横说竖说，有何轨迹？若未能彻了自心，亦效其说，如庸医未能诊脉，即效刮骨。弱羽尚难栖枝，即欲奋飞，其不自他俱殒躯命者鲜矣，今以喻明。《易》以父母称为严君，

又古人以邑令亦称为君，岂父母、邑令与圣天子敌体相齐，无有高下也？又如举一泓曰此海也，举一尘曰此地也。知泓与尘，是海与地之少分则可。谓泓尘与海地同其深广，同其博厚，则不可。一隙之日，即照天照地之日。一管之天，即无边无际之天。但当出户而瞻日，舍管而窥天。岂可谓隙之外别无有日，管之外别无有天哉？古人为儒者道，语多类此。若即为实说，是抑圣天子与邑令同其尊也，俾海地与泓尘同其深广博厚也，一隙一管之天日与无边无际之天日同其普遍也。是齐东野人之鄙论，非明心见性之法言也。

阁下且宜持戒念佛，以儒家修持为常法，以佛教修持为加行。入理深谈，且缓数年。欲学佛祖，先须取法圣贤。倘躬行有玷，伦常乖舛，尚为名教罪人，何能为佛弟子？佛教虽出世法，然遇君言仁，遇臣言忠，遇父言慈，遇子言孝，由浅而入深，下学而上达。熟读《安士全书》，可以知其梗概矣。凡人改过迁善，并修净业，惟贵真诚，最忌虚假。不可外扬行善修行之名，内存不忠不恕之心。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，如此方可希圣希贤，学佛学祖。为名教之功臣，作如来之真子，固不在穷达缁素上论也。（不

慧)之所望于阁下者，望阁下亦以望一切亲知。则不负一至普陀朝礼大士，与(不慧)一得覲面，而即闻佛乘也。

与泰顺林枝芬居士书二

佛法至今，衰残实甚。茫茫众生，如盲无导。纵有一二知识为之开示。以业深障重故，正智不开。虽闻正法，不生信向。纵生信向，亦属浮泛。如醉如梦，了无定见。一遇邪魔外道，则如蝇逐臭，如蛾赴火，蚁聚乌合，动盈千万。故光绪初年，关东有一混元门，每年归依者有十余万人。至十一二年，以劣迹已彰，人多见恶。一年之内，尚有数万。近有出家魔子，拟欲大得名利，于三十年前，即抄袭古人语录中成言，改头换面，谓是自己语录。而此魔子，一不通宗，二不通教，三无学问。恐人或谓己无学问，何能说此？特意用许多白字以实之。令人谓为真是大彻大悟，随口所说，词理超妙。其有不大恰当者，盖因不曾读书，不通字义之故。举凡《万法归心录》《六祖坛经》《寒山诗》中诗偈，整个录来，换三五字而已。所有言句，尽皆如是。随即远近流布，然亦无大招徠。近又得一妙法，致令善男信女，

相率归依。且道得何妙法，便能如是？以此魔子，初则妄充悟道，人未归附。近则妄充得道，故得远近争赴。且自谓我所说法，令人易于得道。故一境若狂，咸相崇奉。妄充得道，须有事实，人方肯信。故肆无忌惮，随口乱说。常为人言，我能入定，超度亡魂，令其生天，或生净土。能知一切亡人，或生天上，或生人间及三恶道。又知某人生西方上品，某人生中品，某人生下品。由是之故，不但愚夫愚妇靡然从风，即不明佛理之士大夫，亦以为实属得道而归依信奉者，日见其多。纵有智者斥其狂妄，由彼邪说入人深故，了不见信。

自古高僧，或古佛再来，或菩萨示现，然皆常以凡夫自居，断无说我是佛，是菩萨者。故《楞严经》云：“我灭度后，敕诸菩萨及阿罗汉，应身生彼末法之中，作种种形，度诸轮转。终不自言我真菩萨、真阿罗汉，泄佛密因，轻言未学。唯除命终，阴有遗付。”而智者大师实是释迦化身，至临终时，有问所证位次者。答曰：“我不领众，必净六根。损己利人，但登五品。”是仍以凡夫自居也。五品者，即圆教观行位。所悟与佛同俦，圆伏五住烦恼，而见惑尚未能断。智者

临终，尚不显本。意欲后学励志精修，不致得少为足，及以凡滥圣耳。今此魔徒，妄充得道者，乃坏乱佛法，疑误众生之大妄语人。此大妄语之罪，甚于五逆十恶百千万倍。其师其徒，当永堕阿鼻地狱，经佛刹微尘数劫，常受极苦，末由出离。何苦为一时之虚名浮利，膺长劫之惨罚酷刑？名利惑人，一至于此。此魔子自谓所说之法，令人易于得道者，即是以生灭心作常住解。以不修善，不断恶，为不生不灭。拨无因果，堕邪见坑。此即魔子招徕徒众，令皆得道之实际。故有平日持斋念佛之人，一亲近彼，即不持斋，不念佛。其余一切改恶迁善，知因识果，培德植福等事，概行弃置。唯止令人看一话头。而实不知如何是看？如何是话头？遂将古人酬机之语，令人依文解义，卜度思量。如狗子无佛性、庭前柏树子、乾矢橛、麻三斤、七斤布衫等，一一学拆字讲义者，拆而讲之，谓之为参禅，谓之为透公案。稍微能坐，及能按文解义，便为印证曰：“某人夙根深厚，某人现行精纯，故得用功不久，便已透彻。”夫参禅一事，谈何容易。古人如赵州谿禅师，从小出家，至八十余岁，尚且行脚。故有颂之者曰：“赵州八十犹行脚，只为心头未悄然。”

长庆坐破七个蒲团，后方开悟。涌泉四十年尚有走作。雪峰三登投子，九上洞山。此等大祖师，大彻大悟，如是之难。彼魔子之徒，一闻魔说，遂皆开悟。如前所说祖师，直是替他提鞋也无用处矣。须知祖师之悟，乃从迷至悟，一悟永悟。魔徒之悟，乃因迷入误，一误永误。悟之音虽同，悟之事实反。以彼魔徒，从初发心，一无戒行，二无正智，三不知话头是参叩自心之方便，而以按文义卜度为参。如此参禅，尽世间聪明人，通通皆是大彻大悟之人。如人不识摩尼宝珠，见一鱼目，宝而藏之，夸耀于人，谓我已得此珠。诸人亦不知何者是珠？何者鱼目？遂群聚而寻求之，各各皆得此珠。从兹发大誓愿，普令贫穷同胞，皆得此珠。一朝遇见贾胡，欲得贸易多金。贾胡掷而唾之曰：“何持鱼目，用黷我眼？”方知费尽心机，只落得惭愧欲死而已。且人之常情，纵恣则易，摄束则难。教以持斋念佛，便觉口头失美味，身心常辛勤。魔子则曰：“只要心好，何必持斋？汝本是佛，何须更念他佛？”以此恰合自己懒惰懈怠，不愿摄束，任意放纵之机，如囚遇赦书，庆幸无已。又进而叩其所以，则曰：“达摩西来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

汝但看一话头，自能见性。既见性已，即名成佛。既成佛已，则一切俱空，无因无果，无修无证。一法不立，名真解脱。彼教人持斋念佛、改恶修善、畏因果、培福德者，皆不知自性之中，无一法不具，亦无一法可立。执著法相，不肯舍离。舍本逐末，无绳自缚。如是之人，名为小乘。何可以为知识而亲近之哉？须知如来所说因果修证等法，皆是以黄叶作金，为止小儿啼故。彼等反执为实，则其智与小儿何异？若大丈夫，佛尚不可得，何有因果修证等法？若立一尘，便非佛法。汝但识得自己是佛，一任食肉饮酒，行盗行淫，何一法不是佛法？上天堂，下地狱，天衣天食，镬汤炉炭，何一境不是佛境？自己即是弥陀，当处即是极乐。岂待汝鼓起妄想业识心，鼓动父母所生口，毕生终日念佛，受许多冤枉苦，求到临命终时，往生西方？舍己求人，抛家浪走，岂非知见颠倒，错乱修习乎？”种种魔说，大抵如是。

今试论曰：“只要心好，何必持斋？”杀彼之身，悦己之口，是好心耶？非好心耶？且兵劫之时，贼来杀人，亦当皆是好心。设杀汝时，为感恩乎？为怀恨乎？汝本是佛，尚不肯念他佛，

何肯杀而食彼皆是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之众生乎？如是，则汝之心性，本来是佛。汝之行为，原是众生。何可未得谓得，以凡滥圣，以念他佛为辱，以杀众生为荣哉？达摩西来，不立文字者，欲人彻证本体，不以徒诵语言为事。若契本体，则文字即是本体，即解脱相。终日读诵，依教修行，毕竟无文字相可得。如永明寿、首山念、栖贤湜、育王微等诸大老，皆尽寿读诵，岂彼尽皆不知不立文字之旨乎？只因汝错认不立为废弃，遂谓如来所说一切大小乘经，无量法门，皆是黄叶作金，哄骗小儿。若然，则迦叶、阿难、马鸣、龙树、永明、首山等，皆是弄黄叶汉。汝既以彼为非，何得承嗣其法，言是禅宗？彼若果是，则汝之禅宗，便非彼之禅宗。汝的的是冒彼之名，以坏彼法之恶贼耳。且汝执著废弃文字为不立文字者，六祖云，只：“不立，便是文字。”况尚有“直指人心见性成佛”等八字？且此达摩西来十六字，是文字耶？非文字耶？又一切俱空，无因无果，无修无证，一法不立，名真解脱。何又立破斋谤佛，怙恶废善，瞞因昧果，折福损德等法，而不肯令其俱空乎？上智知空而进德。下愚知空而废善。佛祖于千百年前，早为汝判断停当矣。汝谤

人执著善法为舍本逐末，为无绳自缚，为小乘。汝执著恶法，不肯弃舍，现生当遭国宪，死后永堕阿鼻，应是弃末循本，应是即缚无缚，应是大乘矣。汝谓大丈夫佛尚不可得，何有因果修证？若立一尘，便非佛法。是佛与因果修证，皆是尘，皆不容立。而食肉饮酒行盗行淫，何得便非是尘？便皆容立？且问食肉饮酒行盗行淫之心，是佛心耶？是众生心耶？若道是佛心，佛岂存此心，行此事耶？若道是众生心，何得便超因果之外，便非是尘？便是佛法乎？地狱尚是佛境，当处即是西方。是则苦亦不厌，乐亦不求。无取无舍，忘憎忘爱。何得贪图现生名利，妄企死后流芳？剽窃古人言句，改头换面，以为自己语录。未得谓得，未证谓证。以凡滥圣，妄充知识。教彼许多信心男女，堕邪见坑，丧失慧命。从兹永堕恶道，欲出末由。此魔子者，究其本因，不过欲得虚名浮利，企人谓己为大善知识而已。详其后报，则其苦痛惨凄之状，罄竹难书矣，可不哀哉！

汝既发心念佛，当依净土经论所说而修。如此魔子所说，乃是窃取宗门祖师之言，妄以己见误会宗意。故其所说，皆似是而非。实与宗门道理相反，实为佛法之怨。若被彼所诱，堕彼党中，

则难免以好心而招恶果矣。如此魔子，断断不可亲近。当恪守净宗列祖成规，持斋念佛，改恶修善，知因识果，植福培德。以企现生消除业障，临终正念往生。庶不虚此一生，及亲为如来弟子耳。须知禅宗一法，名为教外别传。凡所提倡，意在言外。千言万语，总皆指归不涉因果修证凡圣生佛之法身理体。令人先悟此体，然后起彼修因证果，超凡入圣，即众生而成佛道之事。但其酬机之语，名为机锋，名为转语。欲令人参而自得，故无义路。若会得，固属大幸。若会不得，但当将此一句话，当做本命元辰，废寝忘餐，终日竟夕，如一人与万人敌，不敢稍有间断放纵。一年不悟两年参，十年不悟二十年参，一生不悟，即生生参。果真拌此深心参者，决无不悟之理。既悟之后，乃名悟道。尚须历诸境缘，煅炼习气。直得烦惑净尽，方名证道。彼魔子者，乃以误为悟。悟尚全体是误，何况说证？乃不知惭愧，不惧因果，竟致无量好心男女，受彼所骗，同断善根。汝宜笃信吾言，自不被彼所陷矣。至嘱至嘱。

复永嘉某居士昆季书

仲春一别，忽值夏令，光阴迅速，殊堪惊人。

每忆二位信心真切，法眼未明，致令舍高明而取卑暗，何异弃家里之活佛供野外之土偶？不特自失正见，贻诮大方。即（光）亦进退咸乖，殊深惭赧耳。

来书谓后有所著，随时见贶。（光）目昏体衰，无事不亲翰墨。纵因事有作，亦同集字聚叶，有何可观？然恐孤负所期，今将以前残羹馊饭，略盛一二。倘不嫌酸臭，亦可作反尝尝自性之前茅。《净土决疑论》系民国三年狄楚青居士以端甫回籍，十三期报料不足，令作一二篇以助热闹耳。后竟以主持无人，遂停版不出。此论文虽鄙菲，而于断疑生信，不无少补。至于永明《料简》训释处，须仔细参详。若不如是信向，便成虚文。此（不慧）数十年痛心疾首者，于此以发挥之。万不可以今人所说为的，致孤负永明大慈悲心也。

《持经利益随心论》以今人受持经典，了无敬畏而发。欲得佛法实益，须向敬畏中求，能竭诚致敬，纵究竟果德，尚能即得，况其下焉者哉？余皆随事而书，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。但取其益，

勿校其迹，自有裨益。倘以古德著作绳之，则将焚毁之不暇，何可令其一经于目哉？《拣魔辨异录》文理高深，禅教融贯。系雍正十一年夏初始著，至十三年方毕。未及刊板，龙驭宾天，迨后刊时，以草书替字，钞者不察，便许多直作本字，而错讹便不胜其多。使世宗在世，断断不至如此耳。今春细校两次，俾还本来面目。倘后因缘果就，当不负世宗一番至意矣。

善导和尚系弥陀化身，有大神通，有大智慧。其宏阐净土，不尚玄妙，唯在真切平实处教人修持。至于所示专杂二修，其利无穷。专修谓身业专礼（凡围绕及一切处身不放逸皆是），口业专称（凡诵经咒，能志心回向，亦可名专称），意业专念。如是则往生西方，万不漏一。杂修谓兼修种种法门，回向往生。以心不纯一，故难得益，则百中希得一二，千中希得三四往生者。此金口诚言，千古不易之铁案也。二位当以此自利，又当以此普利一切。

至于持咒一法，但可作助行。不可以念佛为兼带，以持咒作正行。夫持咒法门，虽亦不可思议。而凡夫往生，全在信愿真切，与弥陀宏誓大愿感应道交而蒙接引耳。若不知此意，则法法头

头皆不思議，随修何法皆无不可，便成“无禅无净土，铁床并铜柱，万劫与千生，没个人依怙”矣。若知自是具缚凡夫，通身业力，匪仗如来宏誓愿力，决难即生定出轮回。方知净土一法，一代时教，皆不能比其力用耳。持咒诵经，以之植福慧，消罪业，则可矣。若妄意欲求神通，则所谓舍本逐末，不善用心。倘此心固结，又复理路不清，戒力不坚，菩提心不生，而人我心偏炽，则著魔发狂，尚有日在。夫欲得神通，须先得道，得道则神通自具。若不致力于道，而唯求乎通。且无论通不能得，即得则或反障道。故诸佛诸祖皆严禁之而不许人修学焉。以世每有此种见解人，故因覩缕及之。

二位令亲在堂，宜以净土法门感应事迹常时解说，令其发欢喜心，信受奉行。若不以此为孝，则纵能尽世之所谓孝者，究竟于亲有何利益？大禹，大圣人也，不救于鯀之神化为黄能（音乃平声，即三足鳖），入于羽渊。观此，可不惕然惊，憬然悟，以求导亲之神，高预海会，亲炙弥陀，以证夫即心本具之无量光寿乎？

志莲居士苦行虽好，恐净土宗旨有所不知，或求转女身及生人天乐处之心不能彻底放下，致

无边利益随世间小乐而失之。亦宜常为讲说，令其志向决定耳。

夫劝一人生净土，即成就一众生作佛。凡成佛必度无量众生，而其功由我始，其功德利益，何可思议也哉？又自既修净土，尚须以此法门普告一切，况妻妾子女？岂可不劝令发心，而失此巨益乎？倘天性相近，则何善如之？如稍相远，亦须渐磨渐染，俾即远而成近耳。此所谓深爱，所谓宏慈，舍此而为慈爱，皆名有而实无耳。

吾言不足为轻重，略录一二，以见其概。当详阅《净土十要》《净土圣贤录》《乐邦文类》等，则取法有地，怀疑无由矣。《法苑珠林》一书，详谈因果，理事并进。可治近世排因拨果，肆无忌惮等膏肓痼疾。凡有信心读书人，皆当令阅此书。岂但有益于身心性命，实于格物致知，文章学问，大有裨益也。《安士全书》亦与此同其气类耳，文人皆不可不知。娑婆之苦，说不能尽。纵时属升平，仍然日在苦恼中。以众生久习相安，遂不知耳。

近来中国屡经兵燹，已是苦不堪言。而外洋各国三年大战，人死近千万，为开辟第一兵劫，而战势尚盛，不知何所底极。静言思之，诚堪畏

惧。而彼方力求其所以剿灭他国之道。其众生往昔恶业所招之恶报，亦何至于此极哉。今闻此说，当愤发大心，以速求往生。然后回入娑婆，普度一切。经云：“菩萨畏因，众生畏果。”菩萨恐招恶果，故断恶因。恶因断而恶果无从而生。众生竞作恶因，至受恶果。受恶果时，不知自忏往业，又复更造恶法以为对治，则怨怨相报，经劫不息。可不哀哉，可不畏哉。知是而不求生西方者，非夫也。

复永嘉某居士书一

综观二十年间抉择问学，备历艰险。竟能从儒入佛，即俗修真。简去自力，专宗净土。可谓三生有幸，一道同归者也。幸甚慰甚。

夫人宿世果种善根，且无论为学求道，可为出世大事之前茅，即贪、瞋、痴等烦恼惑业，疾病颠连种种恶报，皆可以作出生死入佛法之因缘。顾其人之能自反与否耳。不能自反，且无论碌碌庸人为世教之所拘，即晦庵、阳明、靖节、放翁等，虽学问操持见地悉皆奇特卓荦，然亦究竟不能彻悟自心，了脱生死。其学问操持见地，虽可与无上妙道作基，由不能自反，竟为入道之障。

可知入道之难，真难于登天矣。

不执著等语，理则是，而事非博地凡夫之所能为也。终日穿衣吃饭，侈谈不执饥寒。与终日枵虚，不得杯水粒米，饿且将死，而谓人曰：“吾视龙肝凤髓，直同秽物，思之即呕，况其下者乎。”同一空谈耳。今时不明教理，即参禅宗者，每多中此空解脱病。至于静坐澄思，空境现前，不过以静澄伏妄，偶尔发现之幻境耳。若错认消息，生大欢喜，则丧心病狂，佛亦难医矣。幸能体察而不执著，弃舍幻妄，卒得贯通诸法法门，可谓久历荆棘，忽达康庄矣。

末世人根陋劣，知识稀少。若不仗佛慈力，专修净业，但承自力，参叩禅宗，不第明心见性、断惑证真者，罕有其人；而以幻为真，以迷为悟，著魔发狂者，实繁有徒矣。所以永明、莲池等，观时之机，极力主张净土法门也。至于逐吏之譬，乃现今数年来千真万真之确论也。兴利除弊，必须推及将来毕竟结果处，方为济时之务。否则，与断头脚而医头脚，同一覆辙。能不令人痛哭流涕长太息也耶？

若夫“信心真切，行愿专一”之问答，理虽的确，但未能发或人之信心，伸自己之主见。今

代为答曰：“吾已遍研教理，普亲诸圣，故能如是。岂寻常所谓研究亲近者哉？”何以言之？净土法门，释迦、弥陀之所建立也；文殊、普贤之所指归也；马鸣、龙树之所弘扬也；匡庐、天台、清凉、永明、莲池、藕益之所发挥倡导，以普劝夫若圣若凡、或愚或智也。此诸菩萨大士于千百年前，早已为吾遍研藏教，特地拣出此不断惑业，得预补处，即此一生，定出樊笼，至圆至顿，至简至易，统摄禅、教、律，而高出禅、教、律，即浅即深，即权即实，殊特超越，天然妙法也。吾信仰佛祖，以古为师，岂不如亲近今时知识之为愈乎？《华严》一经，王于三藏，末后一著，归重愿王。华藏海众，悉证法身，咸求往生，企圆佛果。吾何人斯，敢不影从？舍尔狂心，力行斯道。功德利益，当自证知。何待遍参，方为知法哉？

复永嘉某居士书二

《弥陀衷论》，若经若论，皆有功于净业行人；亦有启后人妄作排古之端，其过殊非浅浅；当取其闭关专修之法。其所谓自匡庐创建莲宗以来，无一识经义者，其亲证三昧唯一省一大师，

皆其偏见局论，最为轻藐古德，开我慢之道，邀来哲共游，岂非谤法谤僧？而其所以作此说者，实欲露出自己乃亲得圣师真传，实为净宗第一功臣而已。至于指斥紫阁、云栖、藕益等，适彰其少见少闻，不达如来权实法门，欲以己之一机为准。如古德谓：“得鸟者网之一目，不可以一目为网。治国者功在一人，不可以一人为国。”王耕心决欲以一目为网，一人为国，发而为论，颇自矜张。犹是少年时空腹高心，不可一世之狂态。谓己掩关二期，亦有所证，断难取信。何以言之？证三昧人，非不开议论之辩口。但心平气和，唯理是尚。若彼所论，多皆矜己斥人，乃坚白同异辩士之言，非契理契机决定之论也。纵然有功，吾不敢向人赞叹，令其受持流通也。

流通佛法，大非易事。翻译经论，皆非聊尔从事。故译场之中，有主译者、译语者、证义者、润文者，岂敢随自心裁传布佛经？王龙舒《大弥陀经》，自宋至明末，人多受持。由云栖以犹有不恰当处，故此后渐就湮没。魏承贯之学识不及龙舒，其自任过于龙舒。因人之迹以施功，故易为力。岂承贯超越龙舒之上耶？莲池尚不流通王本，吾侪何敢流通魏本，以启人妄改佛经之端？

及辟佛之流，谓佛经皆后人编造，初非真实从佛国译来者。

然此经此论，若真修上士观之，亦有大益。以但取其益，而不染其弊。若下士观之，则未得其益，先受其损。以徒效其改经斥古之愆，不法其直捷专精之行耳。观机设教，对症发药。教不契机，与药不对症等耳。敢以一二可取，而遂普令流通，以貽下士之罪愆乎？

《释群疑论》，（光）昔曾请得，亦曾看过一遍。以目力不给，不能多看为欠。若论逗机最妙之书，当以《净土十要》为冠。而《弥陀要解》一书，为藕益最精最妙之注。自佛说此经以来之注，当推第一。即令古佛再出于世，现广长舌相，重注此经，当亦不能超出其上。况后生浅闻薄解，便欲指斥，冀其超越乎哉？以萤光而较日，多见其不知量也。惜哉王生，何苦如此？

澍庵之问书皆能诵，乃他心通耳。本欲详言其旨，以修补藏经无暇，且待异日。

复永嘉某居士书三

《弥陀经》当依蕅益《要解》。《衷论》诠释多有任己见，违经旨处不可依从。佛为九法界众生说法，岂可以己之智力不能，而遂断以决无此理？其一日、七日之释，显是以己量九法界。若如是诠，岂特《弥陀》一经不能统摄群机？一代教典之圆顿妙谈，皆当以己智不能而疑为妄语。谤佛、谤法、谤僧，罪在不原。虽于下根有警发处，然伤其大体，此（印光）不敢劝人受持也。

净土法门，犹如大海，长江大河亦入，杯水滴水亦入。证齐诸佛者，尚求往生。五逆十恶者，亦预末品。何得以得一心及三昧而拒其未得者？但取法乎上，仅得其中。自己决志求生，唯当企及于此。若谓非此决不得生，是又自立科条，不依佛说矣。净土三经，自古流通，并《行愿品》为四经，岂可谓不奉为圭臬乎？今之修净业者，多皆不知宗旨，但依事相。与而言之，亦可云净宗中人；夺而言之，实百有九十九，皆属无禅无净土。何得以此等人为准？但以小本文简义丰，故列于日诵。余则随人受持有异耳。

《衷论》所说，有益者固多，有碍者亦复不

少。若无择法智眼，或恐未得其益，而备受其损。如一日七日十念不度等是也。

受持读诵，为佛门始终正行，即禅宗专务参究者，亦复如是受持。如药山、仰山、永明、首山、栖贤湜、育王微等，但以拈提向上，则有似乎拨。不知拈提向上，举尽世间法法头头，皆归本分。彼未得其门者，遂随语生解。从兹一辈参禅者，率多藐视经教。此辈虽自名禅人，实属法门罪人，如来逆子，何足挂齿？劝令受持读诵，诸经无不如是，岂特《金刚》《行愿》乎哉？

《华严》一经，王于三藏，末后一著，归重愿王。但宜尊重《华严》，不可小视余经。以诸大乘经，皆以实相为经体故。《华严》之大，以其称性直谈界外大法，不摄二乘等故。《法华》之妙，在于会三归一，开权显实，开迹显本处故。台宗谓《法华》纯圆独妙，《华严》犹兼乎权（即指住行向地等觉而言）。然佛于《法华》赞《法华》为经王，于《华严》亦然。岂后世宏经者，必须决定于五大部，分出此高彼下，不许经经偏赞乎？修禅宗者赞禅宗，修净土者赞净土，不如是，不能生人正信，起人景仰。但宜善会其义，不可以词害意。孟子称孔子生民未有之圣，然孔

子见尧于羹，见舜于墙，见周公于梦，其效法企慕乎三圣者，何其至诚如是之极也？

念佛人但能真切念佛，自可仗佛慈力，免彼刀兵水火。即宿业所牵，及转地狱重报，作现生轻报，偶罹此殃。但于平日有真切信愿，定于此时蒙佛接引。若夫现证三昧，固已入于圣流，自身如影，刀兵水火皆不相碍。纵现遇灾，实无所苦。而茫茫世界，曾有几入哉？

《行愿品》义理宏阔，文字微妙，诵之令人人、我、众生之执著化为乌有，往生净土之善根，日见增长。理宜自行化他，但不可以未持此经即修净土亦属偏僻薄福耳。莲池、蕅益等亦皆极力赞扬。《弥陀要解》中有云：“如来一代时教，唯《华严》明一生圆满。”而一生圆满之因，末后普贤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，劝进善财及华藏海众。噫，《华严》所禀，却在此经。而天下古今信鲜疑多，词繁义蚀，余唯有剖心沥血而已。所以无隐谓《华严》即广本《弥陀》，《弥陀》即略本《华严》。观二大师之言，则知看经不具圆顿眼，其孤负佛恩处多矣。

（不慧）拙作，虽义有可取，不当以“实千古之杰构，非一代之常文”过誉，不几以凡滥圣、

置寸木于岑楼之上乎？

汝前书谓扬州之行，愿相随喜，吾未曾进止。继思汝高堂有亲，室有弱妻少子，理宜在家修持，不可外面奔驰。以主人若在，外虞自然不起。倘久出不归，不但孝教有失，或恐小人乘间，盗贼水火，皆须预计。不但扬州不可去，即普陀亦不须来。纵欲谈叙，邮局代为通知。彼此之情既达，而所费实无几何，岂不两得其宜乎？祈此后切勿发信，若有所叙，当于三月半后发之。扬州之行，总在四月半间。若决定又欲来山，亦当在三月半后。人皆于正香期来，不知香客过多，诸凡皆难如法。近来轮船开通，从正月至八月，皆有人来。闲时来，种种次第；忙时则诸凡皆成潦草矣。真心礼谒大士者，不可不知。

“佛道非深不高，非浅不大，能深能浅，始名常住”词不达意，当云即浅即深，即小即大，法法圆通，故名常住。

复永嘉某居士书四

云栖大师立法教人，皆从平实处著手。依之修持，千稳万当。断不至得少为足，著魔发狂。

王耕心入道之要未能十分明了，便任意操笔，肆开大口，抹煞一切。虽有宏法之心，实任坏法之咎。此皆由不亲明眼知识及反心自问二病所致。

心跳恶梦，乃宿世恶业所现之兆。然现境虽有善恶，转变在乎自己。恶业现而专心念佛，则恶因缘为善因缘；宿世之恶业，翻为今世之导师。惜世人多被业缚，不能转变。遂成落井下石，苦上加苦矣。

（光）以目盲不能看经书字，今夏拟作《竭诚方获实益论》，未及半而目力不堪，因兹中止。尚欲冬月专心忏悔宿业，倘能目力稍强，当续成之。又于去年应陈锡周居士修《普陀山志》，（光）亦以目力祈缓二、三年。目明愿尽五六年力，将大藏所有观音事迹悉分门别类，排成赋式，详录本文于下。书成，刻板两付，一存经房，一存本山。俾一切有缘，同沾大士不思議恩。若目仍如旧，则只可曰：“命也！何如耳？”。

大教东渐，所有派别盛衰，非读破全藏一闻

即记者，不能。倘率尔而为，不但不足为佛法光，反为佛法辱矣。《十往生经》今藏无有，不须遍求。《集诸经礼忏悔文》《西方礼赞》等，若偈若文多是善导《观经四帖疏》中之文。若将《四帖疏》上品往生章注详看，方知所言《观经》，只举《观经》一句，下即详释，非全体尽属经文。

善导《观经四帖疏》，中国多年失传，近方由东瀛请来，金陵刻板。而流传既久，错讹甚多。即《诸经礼忏悔文》，亦属讹谬不少。《四帖疏》《忏悔文》互观，亦可正其少分。余者亦有依义可正之处。（光）十年前，曾一再阅而标之，虽未敢必其复彼初出之原，然亦正正者多，而正讹者少，为自信得及耳。

他心通有种种不同，且约证道者说。如澍庵，无论问何书，即能一一诵得清楚，一字不错。其人素未读书，何以如此？以业尽情空，心如明镜。当无人问时，心中一字亦不可得。及至问者将自己先所阅过者见问，彼虽久而不记，其八识田中，已存纳此诸言句之影子（看佛经亦如此，古人谓一染识神，永为道种，当于此中谛信）。其人以无明锢蔽，了不知觉。而此有他心通者，即于彼心识影子中，明明朗朗见之。故能随问随诵，一

无差错。即彼问者未见此书，亦能于余人见者之心识中，为彼诵之。此系以他人之心作己心用。非其心常常有如许多经书记忆不忘也。凡夫不了，将谓有许多奇特。究其实只是业消慧朗，障尽智圆耳。

扶乩多是灵鬼假冒仙佛神圣。鬼之劣者，或无此通力；其优者，则能知人心，故能借人之聪明智识而为之。纪文达谓乩多灵鬼假托，余与兄坦然扶乩，余能诗而不能书，余扶则诗词敏捷，书法潦草。坦然扶则诗词庸常，书法遒劲。所冒古人，问及集中奥窍，则云年代久远，不复记忆，故知非真。然此鬼之灵，但能于人现知之心，借而为用。于识田中有，现知中无者。或此义非己所知者，便不能引以示人。其去业尽情空之他心通，实有天渊之远。但其气分似之。又恐汝等或为乩教所迷，故不得不引及而并言之。

又宋《高僧传》载僧絨往王处厚斋，处厚读文章甚得意，因问：“读何文字？”处厚言：“此我中进士策。”絨曰：“风檐之下，有此从容乎？”于囊中取出一编曰：“此非汝策乎。”处厚视之，即当日原策。处厚曰：“此吾后来笔削者。”絨曰：“吾固知非汝原策也。”因问师：“囊中何以有我

此策？” 緘曰：“非但此策，汝自读书以来，乃至戏顽，一笔一画，吾囊中一一俱有。” 处厚惊惧，不敢致问。

澍庵但有他心通，未见其有神通。僧緘乃有他心通，而兼有大神通。能将彼心识中所现之书，现出形质以示其人。实非自己囊中存留而取出也。

近来上海乩坛大开，其所开示改过迁善、小轮回、小因果等，皆与世道人心有大裨益。至于说天说佛法，直是胡说。吾等为佛弟子，不可排斥此法，以其有阻人迁善之过。亦不可附赞此法，以其所说佛法，皆属臆撰，恐致坏乱佛法，疑误众生之愆。

（印光）宿多恶业，致今生有目如盲，断不敢随情不依理，自误而误人。祈斟酌情理而行，则无弊矣。念佛十种利益，谨考《净土指归集》下卷末十种胜利，慈云忏主谓诸经具说，未知的出何经，或是约义纂集，亦未可知。前数纸中有高声念佛、诵经及礼佛，皆有十种功德，则标之曰《业报差别经》。《护净经》未检，容暇时阅之。书面之文，不宜多，只宜简而明了。多者当于书皮里面，或于皮后另印一张。

念佛回向，不可偏废。回向，即信愿之发于

口者。然回向只宜于夜课毕，及日中念佛诵经毕后行之。念佛当从朝至暮不间断，其心中但具愿生之念，即是常时回向。若夫依仪诵文回向，固不得常常如是。诸大乘经，经经皆令诸众生直成佛道，但恨人之不诚心念诵，致不得其全益耳。

《楞严》五卷末“大势至菩萨章”，乃净宗最上开示。只此一章，便可与净土四经参而为五。岂有文长之畏哉？君子之学为己，乃念念叩己而自省耳。梦觉一如，唯功夫到家者方能。但于觉时操持，久之梦中自能无大走作矣。

复永嘉某居士书五

自去腊至三月下旬，所接四书，及师殿所持二位与徐君问答，并布匹食物等，足见为法心切，爱我情深。初则企徐君来，次则阅彼所印《文钞》，目似吃亏，以故迟迟其复耳。去腊之书，实得以友辅仁之义。但以推我过高，令人益加惭赧。

夫人生大伦，其数唯五。谓君臣、父子、兄弟、夫妇、朋友。而父生、师教、君食，三者相等。何五伦之中，不列其师？不知师有成我之德者，则属于父。次则诱掖奖劝，以达其材，则属于兄。故孟子谓：“师也，父兄也。”次则丽泽互

益，如二月互照，二手互援，则属于友（朋从二月，友从二手，古文友作𠂔。又，手也，ㄥ系又之变体）。故佛门每谓寻师访友。（印光）毫无实德，不敢为人作师。而以友辅仁之心，固自志学以至今日，未尝息念。而人不我谅，不但不加磋磨，或时反见弃舍。汝企吾亲证三昧，又恐有负初衷，致书劝进，不遗余力。吾自束发受书以来，未遇此之益友，感甚愧甚，而死罪四字，乃直臣谏君激其必纳之词。施于师友，殊为失体。

（印光）宿业深重，初生半载，病目六月。号啕哭泣，除食息外，了无一刻止息。其痛苦不知其何如。幸承夙善根力，得见天日，实为万幸。成童受书，由宿业引发，致服韩欧辟佛之毒。继则深自省察，自知惭愧，归命三宝，出家为僧。若非三宝冥垂加被，使我自省。则当今之时，久在阿鼻地狱，受诸剧苦，何能与诸君子指东话西，论自力他力，以期同证真常，诞登觉岸乎哉？其七期已满，三昧未成。一由夙业深重，二由精神衰颓所致。然佛固不见弃于罪人，当承兹行以往生耳。

十念记数，不是数息。以其从一至十，同于数息。又以莲宗宝鉴，讹作至百千万，恐受其病，

引为证明。目为数息持名，断断不可。

欲证三昧，自有佛、祖所示三世不易之法。何得问我所证，方能纘步？《弥陀经》云：“执持名号，若一日乃至若七日，一心不乱（此一日七日，乃是举例之词，不可执定。若是等觉根性，一念即能不乱，何待一日？若是逆恶根性，毕生亦难一心，何况七日？王耕心混上、中、下根为一例，发而为论，深自矜夸，谓为发前人所未发，实为上违佛祖诚言，下启后进狂妄，令人不胜悲痛哀怜而莫之能止也）。”《观经》云：“诸佛如来，是法界身，入一切众生心想中，是故汝等心想佛时，是心即是三十二相，八十随形好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（作指心想，是指心是，观想既是作，持诵礼拜岂不是作？举一反三，儒者尚然，况博地凡夫，上窥佛意，何得不依圆顿妙解，而以担板之见推测乎？）。”《楞严》大势至云：“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得三摩地，斯为第一。”文殊选圆通偈谓：“反闻闻自性，性成无上道。”今例之曰：“反念念自性，性成无上道。”《四十二章经》云：“夫心者，置之一处，无事不办。”梦东云：“真为生死，发菩提心，以深信愿，持佛名号。”此十六字为念佛法门一大纲宗。欲修三昧，何不

于此等语句中全身靠倒？不以圣言为量，而以我之罪业凡夫为准，岂不颠倒之甚乎？然汝发此言，盖亦有由。以《衷论》详示省一大师所见之境，及耕心谓承彼心传，意者必有种种不思议妙境及口传心受之妙诀耳。不知三昧者，华言正定，亦云正受。正定者，寂照双融之谓。正受者，妄伏真现之谓。寂照双融，有何境界之可得？《心经》云：“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”又曰：“以无所得故，三世诸佛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《楞严》云：“圆满菩提，归无所得。”修禅定人（指四禅八定）及参禅人，以唯仗自力，不求佛加。故于工夫得力真妄相攻之时，每有种种境界，幻出幻没。譬如阴雨将晴之时，浓云破绽，忽见日光。恍惚之间，变化不测。所有境界，非真具道眼者，不能辨识。若错认消息，则著魔发狂，莫之能医。念佛人以真切之信愿，持万德之洪名。喻如杲日当空，行大王路。不但魑魅魍魉，铲踪灭迹。即歧途是非之念，亦无从生。推而极之，不过曰：“念至功纯力极，则全心是佛，全佛是心，心佛不二，心佛一如而已。”此理此行，唯恐人之不知，不能合佛普度众生之愿。岂秘而不传，独传于汝乎？若有暗地里口传心受之妙诀，

即是邪魔外道，即非佛法。

然（印光）实有人所不得而己所独得之诀，不妨由汝之请，以普为天下之诸佛子告。其诀唯何？曰诚，曰恭敬。此语举世咸知，此道举世咸昧。（印光）由罪业深重，企消除罪业，以报佛恩。每寻求古德之修持懿范。由是而知诚与恭敬，实为超凡入圣了生脱死之极妙秘诀。故常与有缘者谆谆言之。持经利益随心论，虽发其端，未明其概。拟续一二万言，历引古德诚敬之迹，与其感应之道，并参己芜语，发挥评论。俾阅者法戒分明，知所取舍。自不至以巨因而获微果，与夫以善因而招恶果耳。斯言已与徐君说之。须知诚与恭敬，非唯学佛宜然。世出世间一切诸法，欲得精一，莫不以此而为本。观孟子弈秋诲弈一事，可以知矣。徐君夙具灵根，而且历代奉佛，自出世来，即受庭训，又经二三十年之学问阅历，何舍高明而取卑劣，宝（印光）之文而为之流布也？

须知宏法利生，贵识时机。今人应受之法，与所受之病，高明者不肯详言。其所言者，纵极玄妙，多非应病之药。或由彼妙药，反增其病。

（印光）譬如无知无识之庸医，不但不知病原，

亦且不知药性。唯以先祖秘制之阿伽陀万应丸，举虚实寒热种种诸病，皆以此药投之。倘不怀疑，取而服之，立见全愈。即秦缓扁鹊无从措手之症，一服此药，立见起死回生。于是有心活人济世者，为之广出招帖，令有病者，同服此药。虽知秦缓等之神妙不测，而不广告者，以病属宿业，有神仙不能疗者，况神医乎？

至于所断评《衷论》语，实属婆心真切，与（印光）交互发明。特欲开人正眼，非是文饰（印光）。仁老评语，亦极痛切。然于王生心病及《衷论》流弊，尚欠发挥。（印光）所说，多致力于此二者耳。及余所答，皆悉圆融恰当。唯论四土一段，约理固无大碍，约事殊欠精详。

以凡圣同居、方便有余二土，乃约带业往生之凡夫与断见思惑之小圣而立，不可约佛而论。若约佛论，非但西方四土全体寂光；即此五浊恶世三途恶道，自佛视之，何一不是寂光？故曰：

“毗卢遮那，遍一切处，其佛所住，名常寂光。”遍一切处之常寂光土，唯满证光明遍照之毗卢遮那法身者，亲得受用耳。余皆分证。若十信以下至于凡夫，理则有而，事则无耳。欲详知者，当细研《弥陀要解》论四土文。而《梵网玄义》，

亦复具明（毗卢遮那，华言光明遍照，亦云遍一切处，乃一切诸佛究竟极果满证清净法身之通号。圆满报身卢舍那佛亦然。若释迦弥陀药师阿閼等，乃化身佛之各别名号耳。卢舍那，华言净满，以其惑业净尽，福慧圆满，乃约智断二德所感之果报而言）。又须知实报、寂光本属一土，约称性所感之果，则云实报；约究竟所证之理，则云寂光。初住初入实报，分证寂光。妙觉乃云上上实报，究竟寂光。是初住至等觉，二土皆属分证。妙觉极果，则二土皆属究竟耳。讲者于实报则唯约分证，于寂光则唯约究竟。寂光无相，实报具足华藏世界海微尘数不可思议微妙庄严。譬如虚空，体非群相，而一切诸相，由空发挥。又如宝镜，虚明洞彻，了无一物，而复胡来胡现，汉来汉现。实报寂光，即一而二，即二而一。欲人易了，作二土说。

金轮咒法所示，乃三世因果。为猎为僧，乃前世因果。今得为人，福尽将堕，乃约迷不修，示前因后果。念佛阅经，悟二空理，证实相法，乃约省悟修持，示现因后果。且勿僥倖自任，谓现生便能如是。现生证实相者，非无其人。恐贤契无此善根，若不详陈其故，或致妄期圣证，则

志高而行不逮。久而久之，必致丧心病狂，未得谓得，未证谓证，求升反坠，弄巧成拙。究其结果，难免永沦恶趣。不但埋没己灵，实为孤负佛恩。

二空理唯言悟，则利根凡夫即能。如圆教名字位中人，虽五住烦恼毫未伏断，而所悟与佛无二无别（五住者见惑为一住，思惑为三住，此二住于界内。尘沙惑无明惑共为一住，此二住于界外）。若约宗说，则名大彻大悟。若约教说，则名大开圆解。大彻大悟与大开圆解，不是依稀仿佛明了而已。如庞居士闻马祖：“待汝一口吸尽西江水，即向汝道。”当下顿亡玄解。大慧杲闻圆悟：“熏风自南来，殿阁生微凉。”亦然。智者诵《法华》至“药王本事品”：“是真精进，是真法供养如来。”豁然大悟，寂尔入定，亲见灵山一会，俨然未散。能如是悟，方可名大彻大悟，大开圆解。若云证实相法，则非博地凡夫之所能为。南岳思大禅师，智者之得法师也。有大智慧，有大神通。临终有人问其所证，乃曰：“我初志期铜轮（即十住位，破无明，证实相，初入实报，分证寂光。初住即能于百三千大千世界，示作佛身，教化众生，二住则千，三住则万，位位增数

十倍，岂小可哉），但以领众太早，只证铁轮而已（铁轮，即第十信位，初信断见惑，七信断思惑，八九十信破尘沙，伏无明。南岳思示居第十信，尚未证实相法。若破一品无明，即证初住位，方可云证实相法耳）。”智者大师，释迦之化身也。临终有问：“未审大师证入何位？”答曰：“我不领众，必净六根（即十信位，获六根清净，如法华经法师功德品所明）。损己利人，但登五品（五品，即观行位，圆伏五住烦恼，而见惑尚未断除）。”蕅益大师临终有偈云：“名字位中真佛眼，未知毕竟付何人（名字位人，圆悟藏性，与佛同俦，而见思尚未能伏，何况乎断。末世大彻大悟人，多多是此等身分。五祖戒为东坡，草堂清作鲁公，犹其上者。次则海印信为朱防御女。又次则雁荡僧为秦氏子桧。良以理虽顿悟，惑未伏除，一经受生，或致迷失耳。藏性，即如来藏妙真如性，乃实相之异名）。”蕅益大师示居名字，智者示居五品，南岳示居十信。虽三大师之本地，皆不可测。而其所示名字、观行、相似三位，可见实相之不易证，后进之难超越。实恐后人未证谓证，故以身说法，令其自知惭愧，不敢妄拟故耳。三大师末后示位之恩，粉骨碎身，莫之能报。汝自

忖度，果能越此三师否乎？若曰：“念佛阅经，培植善根，往生西方之后，常侍弥陀，高预海会，随其功行浅深，迟早必证实相。”则是决定无疑之词，而一切往生者之所同得而共证也。

又金轮咒法，不许问事，唯许问善根，问法门。而末世众生，无论有善根、无善根，皆当决定专修净土，法门亦不须问。善根有，固宜努力。无，尤当笃培，则善根亦不须问。只宜持咒助修净业，勿辄作法烦渎佛圣。倘动辄作法，若身心不恭敬，不至诚，或致起诸魔事。唯一事宜作法，而非汝等分上事。如有发心出家者，自未证道不能观机，上叩佛慈冥示可否，庶无匪徒败种混入之弊。而今之收徒者，唯恐其不多，明知为下流，尚急急欲收，唯恐其走脱。谁肯如此抉择？贪名利，喜眷属，致令佛法一败涂地，莫之能兴也。至于业障重，贪瞋盛，体弱心怯，但能一心念佛，久之自可诸疾咸愈。《普门品》谓：“若有众生，多于淫欲、瞋恚、愚痴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之。”念佛亦然。但当尽心竭力，无或疑贰，则无求不得。然观音于娑婆有大因缘。于念佛外，兼持观音名号亦可。或兼持楞严、大悲等咒，亦无不可。至于阅经，若欲作法师，为众宣

扬，当先阅经文，次看注疏。若非精神充足，见解过人，罔不徒劳心力，虚丧岁月。若欲随分亲得实益，必须至诚恳切，清净三业。或先端坐少顷，凝定身心，然后拜佛朗诵，或止默阅。或拜佛后端坐少顷，然后开经。必须端身正坐，如对圣容，亲聆圆音。不敢萌一念懈怠。不敢起一念分别。从首至尾，一直阅去。无论若文若义，一概不加理会。如是阅经，利根之人，便能悟二空理，证实相法。即根机钝劣，亦可以消除业障，增长福慧。六祖谓：“但看《金刚经》，即能明心见性。”“即”指如此看耳，故名曰“但”。能如此看诸大乘经，皆能明心见性，岂独金刚经为然？若一路分别，此一句是甚么义？此一段是甚么义？全属凡情妄想，卜度思量。岂能冥符佛意，圆悟经旨，因兹业障消灭，福慧增崇乎？若知恭敬，犹能少种善根。倘全如老学究之读儒书，将见褻慢之罪，岳耸渊深。以善因而招恶果，即此一辈人也。古人专重听经，以心不能起分别故。如有一人出声诵经，一人于旁摄心谛听。字字句句，务期分明。其心专注，不敢外缘一切声色。若稍微放纵，便致断绝，文义不能贯通矣。诵者有文可依，心不大摄，亦能诵得清楚。听者惟声是托，

一经放纵，便成割裂。若能如此听，比诵者能至诚恭敬之功德等。若诵者恭敬稍疏，则其功德，难与听者相比矣。今人视佛经如故纸，经案上杂物与经乱堆。而手不盥洗，口不漱荡，身或摇摆，足或翘举。甚至放屁抠脚，一切肆无忌惮，而欲阅经获福灭罪，唯欲灭佛法之魔王为之证明赞叹，谓其活泼圆融，深合大乘不执著之妙道。真修实践之佛子见之，唯有黯然神伤，潜焉出涕。嗟其魔眷横兴，无可如何耳。智者诵经，豁然大悟，寂尔入定，岂有分别心之所能得哉？一古德写《法华经》，一心专注，遂得念极情亡，至天黑定，尚依旧写。侍者入来，言：“天黑定了，只么还写？”随即伸手不见掌矣。如此阅经与参禅看话头、持咒念佛，同一专心致志。至于用力之久，自有一旦豁然贯通之益耳。明雪峤信禅师，宁波府城人，目不识丁。中年出家，苦参力究。忍人所不能忍，行人所不能行。其苦行实为人所难能。久之大彻大悟，随口所说，妙契禅机。犹不识字，不能写。久之则识字矣。又久之则手笔纵横，居然一大写家。此诸利益，皆从不分别专精参究中来。阅经者亦当以此为法。此老《语录》，已入清藏。谭埽庵以名进士皈依座下，为制道行

碑，有一万余言。阅经时，断断不可起分别。自然妄念潜伏，天真发现。若欲研究义理，或翻阅注疏。当另立一时，唯事研究。当研究时，虽不如阅时之严肃，亦不可全无恭敬，不过比阅时稍舒泰些。未能业消智朗，须以阅为主，研究但略带。否则终日穷年，但事研究，纵令研得如拨云见月、开门见山一样，亦只是口头活计。于身心性命生死分上，毫无干涉。腊月三十日到来，决定一毫也用不著。若能如上所说阅经，当必业消智朗。三种情见，当归于无何有之乡矣。若不如是阅经，非但三种情见未必不生，或恐由宿业力引起邪见，拨无因果。及淫杀盗妄种种烦恼相继而兴，如火炽然。而犹以为大乘行人一切无碍，遂援六祖“心平何劳持戒”之语，而诸戒俱以破而不破为真持矣。甚矣，修行之难得真法也！所以诸佛诸祖主张净土者，以承佛慈力制伏业力，不能发现耳。当以念佛为主，阅经为助。若《法华》《楞严》《华严》《涅槃》《金刚》《圆觉》，或专主一经，或此六经一一轮阅，皆无不可。而阅之之法，断断不可不依吾说，而苟且从事。致令不思议利益，由肆无忌惮并分别妄情而失之，岂不哀哉？

吾昔谓汝与师殿已能彻底信向净土法门，及观汝问徐君诸稿，则又欲持咒，又欲研究戒学。以密咒功德，净土中无此称述，便中心漾漾，毫无定见。汝是何等根机，而欲法法咸通耶？其急切纷扰，久则或致失心。吾与徐君言，祈彼极力开示，以尽法门师友之谊。师殿以密宗气冲尘沾，皆获解脱，净宗无此等益。何不观五逆十恶，临终狱现，念佛数声，即获往生乎？又何不观《华严》证齐诸佛之等觉菩萨，尚以十大愿王回向往生，以期圆满佛果乎？若谓有胜此者，便欲废此修彼。何不体贴佛祖千经万论殷勤叮咛之至意乎？刻实论之，大乘法门，法法圆妙。但以机有生熟，缘有浅深，故致益有难得与易得耳。善导，弥陀化身也，其所示专修，恐行人心志不定，为余法门之师所夺，历叙初、二、三、四果圣人及住行向地等觉菩萨，末至十方诸佛尽虚空、遍法界、现身放光，劝舍净土，为说殊胜妙法，亦不肯受，以最初发愿专修净土，不敢违其所愿。善导和尚，早知后人这山看见那山高，渺无定见，故作此说，以死尽展转企慕之狂妄偷心。谁知以善导为师者，尚不依从，则依从之人殆不多见。岂夙世恶业所使，令于最契理契机之法觐面错过，而作无禅无

净土之业识茫茫，无本可据之轮回中人乎？哀哉！

吾以汝究学心切，若常致书通问，彼此皆为烦扰。因问师殿有无教乘法数等书，令请去，则有处查阅。《翻译名义》系释梵语名义之书，《释氏稽古略》系载历代佛门事迹之书，《阅藏知津》系标示大藏经论语录及诸著述大意之书，《龙藏汇记》即是清藏目录。此诸书皆不可不有。有此诸书，如一师相随，有问即答。

未断烦惑之人，须依事忏。恳切极处，不思议妙理彻底圆彰。若舍事说理，只成得一个画饼利益。说时则有，用时则无。又《高僧传》初、二、三、四集，《居士传》《比丘尼传》《善女人传》《净土圣贤录》皆记古德之嘉言懿行，阅之自有欣欣向荣之心，断不至有得少为足，与卑劣自处之失。《宏明集》《广宏明集》《镡津文集》《折疑论》《护法论》《三教平心论》《续原教论》《一乘决疑论》皆护教之书，阅之则不被魔外所惑，而摧彼邪见城垒矣。此等诸书，阅之能令正见坚固，能与经教互相证明。且勿谓一心阅经，置此等于不问。则差别知见不开，遇敌或受挫辱耳。

汝书所陈，有未标示者，若能详细体察，其

意固自彰彰。又二空，即我空、法空。我空者，谓于五阴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中，了知若色若心（色即色法，下四即心法）悉皆因缘和合而生，因缘别离而灭，了无主宰之实我可得。法空者，于五阴法，了知当体全空。《心经》“照见五蕴皆空”，即是其义。只此法空之理，即是实相。由破无明，证实相，故曰：度一切苦厄也。实相者，法身理体，圆离生灭断常空有等相，而为一切实相之本，最为真实，故名实相。此之实相，生佛同具。而凡夫二乘，由迷背故，不能得其受用。喻如衣里明珠，由不知故，不免贫穷。非曰在迷凡夫与证真谛之二乘无此理体也。悟者，了了分明，如开门见山，拨云见月。又如明眼之人，亲见归路。亦如久贫之士，忽开宝藏。证者如就路还家，息步安坐。亦如持此藏宝，随意受用。悟则大心凡夫能与佛同，证则初地不知二地举足下足之处。识此悟证之义，自然不起上慢，不生退屈。而求生净土之心，万牛亦难挽回矣。

又凡钞录文字，必须谛审精详，不可粗略了事。《弥陀要解序》经成时大师节略，语句便不圆润。而末后云：“不敢与二翁竞异，亦不必与二翁强同，譬如侧看成峰，横看成岭，纵皆不尽

庐山真境，要不失为各各亲见庐山而已”。时师略去此譬“不必与二翁强同”之“必”字，讹作“敢”字，便成我慢自大，藐视二翁。意中便有二翁所注违经，不敢依从之义，并与下譬相反。实为冤诬蕩益，貽误后学，读之令人痛心疾首。

今之时，是何时也？南北相攻，中外相敌。三四年来，人死四五千万。自有生民以来，未闻有如此之惨凄者。又复风吹、水冲、地震、瘟疫，各处频频见告。又兼水旱，不一年中，每兼受其灾。诸物之贵，比昔几倍。当斯时也，幸而得生，敢不竭力专修净业，以期往生净土乎？敢以幸得之身，游逸其志，不注定一法，而泛泛然致力于不契时机之法门乎？倘或一息不来，而欲再闻如此之径直法门，恐无有如是之侥幸也已。

复永嘉某居士书六

（光）既无学问，又无色力。若说话过多，目即发赤，而难观字矣，何可讲经？况现有刻书一事，万不能假手于人。即无一事，亦不能应此事。汝所说之语，乃是为土木形骸装金，听得甚好。倘令人识破，则不值半文矣。已后不可如此说话，免令（光）生惭愧，而人见讥诮也。

学道之人，道念重一分，则凡情轻一分，此必然之势也。然未断惑之人，常须努力。若一放纵，旧病定至复发。见思惑断尽者，才好任运腾骧，无须制束摄持也。

人家欲兴，必由家规严整始。人家欲败，必由家规颓废始。欲子弟成人，须从自己所作所为，有法有则，能为子弟作榜样始。此一定之理。今欲从省事省力处起手，当以因果报应为先入之言。使其习以成性，庶后来不至大有走作。此淑世善民，齐家教子之第一妙法也。

智者大师世称释迦化身，其所证者，谁得而知？然佛为众生现身作则，故即以凡夫自居。其曰：“我不领众，必净六根者，以己诫人，乃现身说法也。”以大师最初志期断惑证真，直登地等（地，十地。等，等觉）。以弘法利生，荒旷自己禅定工夫，故止证得圆五品观行位而已。故曰：“损己利人，但登五品。”五品者，即随喜、读诵、讲说、兼行六度、正行六度五种耳。圆五品位，圆悟藏性（藏性即实相妙理，在缠名如来藏，出缠名法身。缠即无明未断，故名在缠），与佛所悟，了无有二。圆伏见思尘沙无明烦恼，而见惑尚未能断。若断见惑，即证初信。及至七

信，则思惑断尽，得六根任运不染六尘之实证，故名六根清净位。又于一一根中，俱能具六根功德，作六根佛事，故亦名六根互用，如法华经法师功德品所说。南岳即示居此位。此位之人，不但有大智慧，而且有大神通。其神通又非小乘阿罗汉所能比。故南岳生前死后，皆有不可思议之事，令人若见若闻，发起信心。南岳、智者皆法身大士，其实证地位，谁能测其高深？此不过欲勉后世专精学道，而作此曲折耳。岂真止证十信相似位，五品观行位而已耶？

我等博地凡夫，那堪拟彼。我等只好粗持重戒，一心念佛，兼修世善，以为助行。依永明莲池之法行之，则无往不利矣。自己改恶修善，一心念佛。凡一切亲故并有缘之人，亦当以此教之。其反对之人，当作怜悯想，不可强制令行。按牛头吃草，万万做不得。若曰：“我一心念佛，诸事不理。”不唯与世法有碍，亦不与佛法相合。素位而行，方为得之。劝人念佛修行，固为第一功德。然下而妻子兄弟，上而父母祖妣，皆当劝之。倘不能于家庭委曲方便，令吾亲属，同得不思议即生了脱之益，便为舍本逐末。利疏而不计利亲，其可乎哉？劝人念佛之功，净土书中说者

甚多，恐费笔墨，故不详书。

汝与师寿既修净业，只可在家念佛。普陀不可常来。即其余名山，纵然朝谒，亦不过看看山景而已。岂若在家修持，不废钱财时日，不劳身心奔驰之为愈也？

又无知愚人，以耳为目。一人传虚，万人传实。妄谓地藏菩萨是暹罗国太子，其肉身塔遇闰大七月，彼国之王亲来开塔。此等无稽之谈，切不可当做真实，待至其时便去，以致人多地少，或致推挤跌扑，备受痛苦。此系新罗国王族出家，姓金名乔觉，于唐玄宗时来九华，居数十年，后坐脱，肉身不坏，遂以全身入塔，绝无开塔之说。当唐之时，高丽有三国：一、高句丽；二、新罗；三、百济。后高句丽吞灭二国，而但名高丽耳。近时愚人，不知新罗，遂讹作暹罗。唐时亦无暹罗之名。彼系两国：一暹国，一罗斛国。后并为一，遂名暹罗。此僧事迹，俱载《九华志》《宋高僧传》。若欲一礼法颜，当于闲空时节。九华香期，香客之多，多于普陀百倍。况今年有此谣言，其朝山之人，不知比常时会期，更多几倍。况塔在高处，前面若有二三百人，即有推挤跌扑之事。若不洞事带妇女去，其因挤而丧身失命者，

或亦难保。何可不依法言，而专信谣话，以自讨烦恼也？（光）以二尊人年高，恐汝等不知利害，以为尽孝，故不禁络索言之。统祈洞察，幸甚。

与徐福贤女士书

余寄食普陀二十余年，在家二众，概无交涉。兹因至愚老友，驻锡慈岩，时常晤语。近来福严师至，不浹旬日，每过予舍，言及贞操，辄兴悲感。因慰之曰：“彼虽贞烈可风，无奈不知修途。吾当略陈纲要，令随分随力，笃修净业耳。”严师即随礼恳。因为言曰：

“佛法者，一切众生即心本具之法也。三乘（声闻，缘觉，菩萨）、六凡（天，人，阿修罗，地狱，饿鬼，畜生）皆当遵行。在家出家，俱能受持。而况女身多障，诸凡不能自由。离乡别井，易招外侮讥毁。为尔虑者，只宜在家持戒念佛，决志求生极乐世界。断断不可远离家乡，出家为尼。至于研穷经教，参访明师，乃决烈男子分内之事，非女人所宜效法也。女人但当笃修净业，专持佛号。果能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自然现生亲证念佛三昧，临终往生上品。纵未能亲证三昧，亦得以高预海会，长侍弥陀。由是亲证无生，复

本心性。无边教海，皆悉了知。如宝镜当台，万象俱现。然后承佛慈力及己愿轮，不违安养，回入娑婆，种种方便，度脱众生。俾一切有情，同登莲邦，悉证无生，庶不负一番决烈修持之心。可谓火里莲花、女中丈夫矣。

“凡修净业，以决志求生西方为本。而净土法门，以信愿行三法为宗。所言信者。须信娑婆之苦，苦不可言。极乐之乐，乐无能喻。娑婆之苦，所谓生、老、病、死、爱别离、怨憎会、求不得，五阴（音印，与荫同，盖覆也）炽盛（五阴炽盛者，谓众生于色受想行识五阴之中，起惑造业，如火炽然，不能止息也。此一属招苦之因，前七乃所招苦果。娑婆之苦，虽多逾恒沙，此八摄无不尽。诸苦既经身历，不烦备释）。极乐之乐，约根身则莲花化生，长生不死。体禀男质，绝无女形。不闻恶道之名，况有其实？约器界则黄金为地，七宝为池，行树参天，楼阁住空。思衣得衣，思食得食。凡所受用，无不如意。而诸凡用度，皆是化现。非如此土，由人力造作而成也。而弥陀导师相好光明，无量无边，一睹慈容，即证法忍。况复观音、势至、清净海会，各舒净光，同宣妙音。故虽具缚凡夫，通身业力，若能

信愿真切，即蒙佛慈摄受。一得往生，则烦恼恶业彻底消灭，功德智慧究竟现前。能如是信，可谓真信。欲详知者，当熟读《阿弥陀经》《无量寿经》《观无量寿佛经》。此名净土三经，专谈净土缘起事理。其余诸大乘经，咸皆带说净土。而《华严》一经，乃如来初成正觉，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称性直谈一乘妙法。末后善财遍参知识，于证齐诸佛之后，普贤菩萨为说十大愿王，普令善财及与华藏海众，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期圆满佛果。而《观经》下品下生：五逆十恶，具诸不善，临命终时，地狱相现，有善知识，教以念佛，彼即受教称念佛名，未满十声，即见化佛授手，接引往生。《大集经》云：“末法亿亿人修行罕一得道，唯依念佛得度生死。”是知念佛一法，乃上圣下凡共修之道，若愚若智通行之法。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。以其专仗佛力，故其利益殊胜，超越常途教道。昔人谓余门学道，似蚁子上于高山；念佛往生，如风帆扬于顺水。可谓最善形容者矣。

“若欲研究，《阿弥陀经》有藕益大师所著《要解》，理事各臻其极，为自佛说此经来第一注解，妙极确极。纵令古佛再出于世，重注此经，

亦不能高出其上矣。不可忽略，宜谛信受。《无量寿经》有隋慧远法师《疏》，训文释义最为明晰。《观无量寿佛经》有善导和尚《四帖疏》，唯欲普利三根，故多约事相发挥。至于上品上生章后，发挥专杂二修优劣及令生坚固真信，虽释迦诸佛现身，令其舍此净土修余法门，亦不稍移其志。可谓净业行者之指南针也。若夫台宗《观经疏妙宗钞》，谛理极圆融，中下根人，莫能得益。故不若《四帖疏》之三根普被，利钝均益也。

“既知如上所说义理，必须依此谛信。自己见得及者如是信，即自己见不及者亦必也如是信。仰信佛言，断断不可以己凡情不测，稍生丝毫疑念，方可谓真信矣。

“既生信已，必须发愿。愿离娑婆，如狱囚之冀出牢狱；愿生极乐，如穷子之思归故乡。若其未生净土以前，纵令授以人天王位，亦当视作堕落因缘，了无一念冀慕之想。即来生转女为男，童真出家，一闻千悟，得大总持，亦当视作纡曲修途，了无一念希望之心。唯欲临命终时，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。既得往生，则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，位居不退，忍证无生。回视人、天王等及出家为僧，不知净土修余法门，历劫辛勤莫由解

脱者，如萤火之与杲日，蚁垤之与泰山矣。可胜悲哉！可胜悼哉！以故修净土人，断断不可求来生人天福乐及来生出家为僧等。若有丝毫求来生心，便非真信切愿，便与弥陀誓愿间隔，不能感应道交，蒙佛接引矣。以此不可思议殊胜妙行，竟作人、天有漏福因；而况享福之时，必造恶业；既造恶业，难逃恶报。如置毒于醍醐之中，便能杀人。不善用心者，其过如是。必须彻底斩断此等念头，庶净土全益，通身受用矣。

“既有真信切愿，必须志心执持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圣号。无论行住坐卧、语默动静、穿衣吃饭及大小便利等，总不离此六字洪名（或四字持亦可）。必须令其全心是佛，全佛是心，心佛无二，心佛一如。若能念兹在兹，念极情忘，心空佛现。则于现生之中，便能亲证三昧。待至临终，生上上品。可谓极修持之能事也已。至于日用之中，所有一丝一毫之善及诵经礼拜种种善根，皆悉以此功德，回向往生。如是则一切行门，皆为净土助行。犹如聚众尘而成地，聚众流而成海，广大渊深，其谁能穷？然须发菩提心，誓愿度生。所有修持功德，普为四恩、三有法界众生回向。则如火加油，如苗得雨。既与一切众生深结法缘，

速能成就自己大乘胜行。若不知此义，则是凡夫二乘自利之见，虽修妙行，感果卑劣矣。

“念佛虽一切时，一切处，皆无妨碍。然须常存敬畏，必须视佛像一如活佛。视佛经祖语，一如佛祖对己说法一样，不敢稍存疑慢。虽孝子之读遗嘱，忠臣之奉敕旨，当不过是。至于平时念佛，声默随意。若睡卧、大小便、澡身、濯足等及经过臭秽不洁之地，俱宜默念，不可出声。出声则便为不恭，默念则功德一样。吾常谓欲得佛法实益，须向恭敬中求。有一分恭敬，则消一分罪业，增一分福慧。有十分恭敬，则消十分罪业，增十分福慧。若或了无恭敬，则虽种远因，而褻慢之罪，有不堪设想者矣。今之在家读佛经者，皆犯此病。故于有缘者前，每谆谆言之。

“念佛必须摄心，念从心起，声从口出，皆须字字句句，分明了了。又须摄耳谛听，字字句句纳于心中。耳根一摄，诸根无由外驰，庶可速至一心不乱。大势至所谓‘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得三摩地，斯为第一’者，即此是也。文殊所谓

‘反闻闻自性，性成无上道’者，亦即此是也。切不可谓持名一法浅近，舍之而修观像观想实相等法。

“夫四种念佛，唯持名最为契机。持至一心不乱，实相妙理，全体显露。西方妙境，彻底圆彰。即持名而亲证实相，不作观而彻见西方。持名一法，乃入道之玄门，成佛之捷径。今人教理观法，皆不了明。若修观想实相，或至著魔。弄巧成拙，求升反坠。宜修易行之行，自感至妙之果矣。

“《净土十要》乃藕益大师以金刚眼，于阐扬净土诸书中选其契理契机、至极无加者。第一《弥陀要解》，乃大师自注。文渊深而易知，理圆顿而唯心。妙无以加，宜常研阅。至于后之九种，莫不理圆词妙，深契时机。虽未必一一全能了然，然一经翻阅，如服仙丹。久之久之，即凡质而成仙体矣（此是譬喻法门之妙，不可错会谓令成仙）。《净土圣贤录》历载弥陀因中行愿，果上功德。及观音、势至、文殊、普贤、马鸣、龙树诸菩萨，自行化他之事。次及远公、智者，暨清初诸大祖师善知识往生事迹。及比丘尼、王臣、士庶、妇女、恶人、畜生，念佛往生之事。又复采其言论之切要者，并录传中，俾阅者取法有地，致疑无由。

“以古为师，力修净业。较参叩知识，更加

真切矣。《龙舒净土文》断疑起信，修持法门分门别类，缕析条陈，为导引初机之第一奇书。若欲普利一切，不可不从此以入手。此上三种，及无《量寿经疏》《观经四帖疏》共五种，前已为福严师说，令请而邮寄，不知已请得否？若无，当寄回音，即为邮寄。有此诸书，净土众义可以备知。纵不遍阅群经，有何所欠？倘不知净土法门，纵令深入经藏，彻悟自心。欲了生死，尚不知经几何大劫，方能满其所愿。阿伽陀药（梵语阿伽陀，此云普治，普治一切诸病也），万病总治。此而不知，可痛惜哉。知而不修及修而不专心致志，更为可痛惜也已矣。

“女人出门，大有妨碍，况用度艰难，更为不便。受戒一事，若男子出家为僧，必须入堂习仪，方知丛林规矩，为僧仪则，则游方行脚，了无妨阻。否则十方丛林，莫由住止。若在家女人，家资丰厚，身能自主，诣寺受戒，亦非不可。至于身家穷困，何必如此？但于佛前恳切至诚，忏悔罪业一七日，自誓受戒。至第七日，对佛唱言：

‘我弟子福贤，誓受五戒，为满分优婆夷（优婆夷，此云近事女，谓既受五戒，堪事佛故。满分者，五戒全持也），尽形寿不杀生，尽形寿不偷

盗，尽形寿不淫欲（若有夫女，则曰不邪淫），尽形寿不妄语，尽形寿不饮酒。’如是三语，即为得戒。但自志心受持，功德并无优劣。切勿谓自誓受戒者，为不如法，此系《梵网经》中如来圣训。普陀秋不传戒，传戒在于正月上旬开堂，至二月十九圆满。

“然祈安住，修持净业，不可奔驰跋涉。倘或执著不改，便为不识好恶，妨自己之清修，负老僧之忠言。我欲汝即生成就道业，断不至障汝法缘。汝但谛思，自知取舍。

“至于‘不能出家，即欲舍命’，此念虽烈，此心实痴。今之尼僧，谁堪为师？住持庵庙，强暴实多。汝既是女，上士则难为御侮，为避嫌故；下愚则竭力夤缘，欲造业故。汝只知出家为尼之解脱，不知出家为尼之障碍。故不辞烦琐，剴切言之。汝将谓舍命便解脱乎？不知识随业牵，又复受生，驴女马女亦未可知。欲复得人女之身，恐未有此之大幸。纵令复得人女，或得为男，或为人王、天王，安保其能遇佛法而信受也。又安保其于佛法中，又复遇此即生了脱之净土法门也。纵令能遇，何若今生忍耐住世，报尽即生西方之为愈也。汝从生已来，有如此为汝筹画者否？倘

或不依吾言，即为忘恩负义，则将来之苦，当更甚于今日无量无边倍矣。

“把手牵他行不得，直须自肯始相应。可听与否？祈自裁度。并祈以此告福莲贞女知之。”

与康泽师书

（光）宿业深重，现行劣弱。虽起长期，绝无进步。妄念胜于佛念，业识障彼智识。佛慈普被，犹不蒙益。每一思及，惭赧无喻。然佛既不以摄受诳人，（光）必以死期败烈（死期败烈，北方土语，烈者功烈，败者败坏。如张巡守睢阳，誓立灭贼功烈，以死为期，决不退败，若不死必定要成此功烈，若死才见败坏耳。此语北人常谈，南方来曾未闻，故标其意致耳），哀求加被。即当时不蒙加被，终有加被之日。今拟三十随众过年，至初一日仍复起期，直至和尚退院，方始解期，再定后来章程。决定要得心佛相应，方可稍安此心。

现在法道日见倾颓，后来事体，将有不忍言者。宜著力念佛求生西方，庶不虚此出家修行矣。否则恐后来虽欲修行，无地可修，虽欲求法，无法可求矣。奈何奈何！期中略将《无量寿经疏》

细阅两遍。其玄谭总判虽不及台宗，而消释文义甚是清楚，不可不看。《观经疏》阅三遍。善导和尚专以平实事相法门接引末世凡夫，不用观心约教等玄妙法门，其慈悲可谓至极无加矣。良以业识未消，三昧未成，纵谈理性，终成画饼。又以古人闻理性当体便是，则进行弥速。今人闻此等语言，则废弛道业，但欲任己业识茫茫之天真耳。其书经中外抄录，错讹不胜其多。仁山杨子，凡点句读处皆恰当。至于校讹，亦只照样校对，并未厘正错讹，如所刻《弥陀疏钞》等。（光）不惜获罪略为正订，觉善导婆心更加亲切，然不敢与杨子及今之当道弘法者观。彼若见之，将又如通公之骂聪明人耳。《往生论注》阅一遍。文义显豁直捷，真能上继匡庐，下启天台西河长安等。宜细看之。此三种讹字皆标于顶格，待明春解期时当呈上一览。

与谛闲法师书

（光）自出家以来，即信净土一法。但以业障所遮，二十年来，悠悠虚度，口虽念佛，心不染道。近蒙法师训励，誓期不负婆心。无奈昏散交攻，依旧昔时行履。因日阅十余纸净典，以发胜进之心。至《宝王》随息法门，试用此法，遂觉妄念不似以前之潮涌澜翻。想久而久之，当必有雾散云消彻见天日之时。又查《文类》《圣贤录》，皆录此一段。因悟慈云十念，谓藉气束心，当本乎此。而《莲宗宝鉴》亦载此法。足见古人悬知末世机宜，非此莫入，而预设其法。然古人不多以此教人者，以人根尚利，一发肯心，自得一心。而今人若（光）之障重根钝者，恐毕生不能得一念不乱也。故述其己私，请益高明。当与不当，明以告我。（光）又谓只此一法，具摄五停心观。若能随息念佛，即摄数息、念佛二观。而摄心念佛，染心渐可断绝，瞋恚必不炽盛，昏散一去，智慧现前，而愚痴可破矣。又即势至都摄六根法门。愚谓今之悠忽念佛者，似不宜令依此法。恐彼因不记数，便成懈怠。有肯心者，若不依此法，决定难成三昧。法师乘愿利人，自虽

不用，当为后学试之，以教来哲。若是利根，一七、二七定得一心。纵（光）之昏钝鲁劣，想十年八年或可不乱矣。

与玉柱师书

窃闻如来为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，随机逗教，说种种法，无非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而已。

然佛之知见，众生本具。而无始迷昧，浅深不同。迷之浅者，随修一法，便得悟入。迷之深者，匪仗弥陀宏誓愿力，往生净土，决难克证。况兹一门，为诸法之归宿，乃修证之极致。如来初成正觉，说《华严经》，具无量法门，收一乘根性。而善财于证齐诸佛之后，普贤菩萨乃令发十大愿王，导归极乐。并劝海会大众，咸求往生。由是而诸大乘经皆悉赞扬，而净土三经专明其致。

有谓净土为权渐小乘，而不肯修习，复障他修者，总因未能研究大乘经论，但执直指之指，未见自心之月。观《华严行愿品》可以知矣，而况迦叶、阿难、马鸣、龙树、智者、永明等诸大祖师，皆注经造论，极力赞扬。谓非六方诸佛之化身、两土教主之嫡嗣者乎？

所谓千经万论，处处指归；往圣前贤，人人趣向。矧兹末世，人根陋劣，知识稀少，舍此一法，其何能淑？

愿兄于宗教之暇，略分心于此法。自利利他，报佛深恩。如或不无疑惑，当广阅净土经论。而《净土十要》断疑启信，乃破坚冲锐之元勋，当先读之。而《弥陀疏钞》并《演义》，尤为参研宗教之良导。愈当熟读而精思之，非徒发明净土而已。中峰谓：“禅者净土之禅，净土者禅之净土。”二书之谓也。又兄欲遍搜贤宗妙注，而《疏钞》二书，乃贤宗妙注之最切于身心修证者。当购而研之，其妙利非弟所能形容也。

与广东许豁然居士书（代康泽师作）

居士身居善堂，力行善事，终日宣讲，劝人为善，担荷圣贤居家为政在野尽忠之道，遵守佛祖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之法。每一思及，羡慕不已。然善事固有大小不同，善书亦有浅深不等。欲令自他同登善域，宜择其善书之最精微显著者，刊印流通。使天下后世之见闻此书者，皆悉改过迁善，希圣希贤。何异阁下遍提天下后世之耳而面命之。较宣讲于一时一处者，其功德大小，不可

同年而语矣。

但善书虽多，所说皆世间小因小果。惟《安士全书》，觉世牖民，尽善尽美；讲道论德，超古超今；言简而该，理深而著；引事迹则证据的确，发议论则洞彻渊源；诚传家之至宝，亦宣讲之奇书。言言皆佛祖之心法，圣贤之道脉。淑世善民之要道，光前裕后之秘方。若能依而行之，则绳武圣贤，了生脱死，若操左券以取故物。与彼世所流通善书，不啻有山垤海潦之异。兹因了得师由普陀朝九华，(衲)特令绕道至金陵请来，呈于阁下，祈细心玩索，则食嘉肴而知旨，学至道而知善，其刊板流通博施济众之心，必有决江河而莫御之势焉。

安士先生姓周名梦颜，一名思仁，江苏昆山诸生也。博通三教经书，深信念佛法门。弱冠入泮，遂厌仕进。发菩提心，著书觉民。欲令斯民先立于无过之地，后出乎生死之海。故著戒杀之书，曰《万善先资》；戒淫之书，曰《欲海回狂》。良以众生造业，唯此二者最多，改过亦唯此二者最要。又著《阴骘文广义》，使人法法头头，皆知取法，皆知惩戒。批评辩论，洞彻精微。可谓帝君功臣。直将垂训之心，彻底掀翻，和盘托出。

使千古之上，千古之下，垂训受训，两无遗憾矣。以其以奇才妙悟，取佛祖圣贤幽微奥妙之义，而以世间事迹文字发挥之，使其雅俗同观，智愚共晓故也。又以修行法门，唯净土最为切要。又著《西归直指》一书，明念佛求生西方，了生脱死大事。良以积德修善，只得人天之福，福尽还须堕落。念佛往生，便入菩萨之位，决定直成佛道。前三种书，虽教人修世善，而亦具了生死法。此一种书，虽教人了生死，而又须力行世善。诚可谓现居士身，说法度生者。不谓之菩萨再来，吾不信也。

窃念虞舜为善，舍己从人。商书修德，主善为师。素知阁下及同堂诸位善人，无功不立，有善皆纳。敢请刊板，宣讲流通，则展转传扬，灯灯相续，尽未来际，皆受其赐。祈发救世之婆心，勿以人微而废言，则幸甚幸甚。

《居士传》系乾隆间苏州长洲进士彭绍升，博览群书之暇，采自汉至今之大忠大孝，清正廉洁，有功名教，深通佛法者，录其入道修证之事，兼载发挥佛法之文。人有数百，书成六册。《三教平心论》系元学士刘谧所作。先明三教并是劝人止恶行善，不可偏废。次明极功浅深不同。后

广破韩愈之说并欧阳程朱之说。《释氏稽古略》以历代纪年为纲，儒释事迹为目。自伏羲至明末以来，国家之治乱，佛法之兴衰，信毁之罪福，修持之利益，祖师法言，高僧行实，并及出格忠孝，至极奸恶，皆录其大端。使人展卷便知法戒，端坐旷观古今。岂徒有益于修道之士，而实为读书论古者之袖里奇珍也。

佛法唯教人止恶修善，明心见性，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。一大藏经，绝无一字教人运气炼丹，求成仙升天，长生不老者。国初魔民柳华阳作《慧命经》尽用佛经祖语，证炼丹法。挽正作邪，以法谤法。未开眼人，见其邪说，认为真实，正见永失。所言所修，皆破坏佛法。而犹嚣嚣自得，谓吾幸遇真乘，得闻正法。所谓认贼为子，煮砂作饭，一盲引众盲，相牵入火坑。可不哀哉。夫炼丹一法，非无利益。只可延年益寿，极功至于成仙升天。尚非老子真传，况是佛法正道？孔子曰：“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”老子曰：“吾有大患，为吾有身。”若能领会此语，便不被彼所迷。兼能熟阅《安士全书》《居士传》《平心论》《稽古略》等书。则明镜当台，妍丑自分。洪炉验金，真伪立判。恐曾从事此书，故不禁覩缕云。

禅宗一法，惟令人真参实悟。故所有言句，皆无义路。不可以凡夫知见，作文字义理领会。若非亲近明眼善知识及用拼命死心一番工夫参究，必不能顿明自心。心既不明，必不解祖师意旨。切不可依文解义学口头禅。譬如山野小民，妄号帝王，罪必灭族。凡《稽古略》《居士传》及一切语录中机锋转语，切勿妄会，至祷至祷。

复丁福保居士论臂香书

臂香者，于臂上燃香也。

灵峰老人，日持《楞严》《梵网》二经，故于燃香一事，颇为频数。良以一切众生，无不爱惜自身，保重自身。于他则杀其身，食其肉，心更欢乐。于己则蚊啮芒刺，便难忍受矣。如来于《法华》《楞严》《梵网》等大乘经中，称赞苦行。令其燃身臂指，供养诸佛。对治贪心及爱惜保重自身之心。此法于六度中仍属布施度摄。以布施有内外不同。外则国城、妻子，内则头目、髓脑。燃香燃身，皆所谓舍。必须至心恳切，仰祈三宝加被。唯欲自他业消慧朗，罪灭福增（言自他者，虽实为己，又须以此功德，回向法界众生，故云自他）。绝无一毫为求名闻及求世间人天福乐之

心，唯为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而行。则功德无量无边，不可思议。

所谓三轮体空，四弘普摄。功德由心愿而广大，果报由心愿而速获。其或心慕虚名，徒以执著之心，效法除著之行。且莫说燃臂香，即将全身通燃，亦是无益苦行。以以执著心，求名誉念。既无三轮体空之解，又无四弘普摄之心。以如来破除身见之法，转增坚固身见。罪福由心而分，果报由心而异。故《华严》谓“牛饮水成乳，蛇饮水成毒，智学证涅槃，愚学增生死”者，此也。

与广东萧永华孝廉书（代康泽师作）

《五灯会元》各经房仿单俱无，无从购请。但不知阁下求此书之意，故不禁翫缕（指事情的原委。）云：为真参实悟，洞明自心，彻见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耶？抑欲学其一棒一喝，喝佛骂祖，但取口舌辩给，以邀誉于流俗耶？或欲记其言句，以雄笔札，使挥毫染翰时，神机活泼，文词幽邃，如苏子瞻辈出词吐气？殆非食人间烟火者所能也。

若欲得第一者，须先研究佛经，使教眼明了。又须亲近具眼高人，得闻一言一句，穷参力究，

至力极功纯，自然冷灰豆爆，彻悟自心，如伸手见掌，了无自他之疑。又须高人印证，恐或错认消息。若能如此，再看此书及一切禅书，犹家里人共家里人说家里话，但有所益，毫无所损。若未能如上用功及开悟印证，先观禅书，欲得开悟者，如蒙尘古镜，欲顿发光明，不去磨垢，但涂白粉，涂至经劫，亦无光发。所谓依他作解，塞自悟门，说食数宝，何济饥贫？

若欲得第二者，则虽是善因，反招恶果。此现世僧俗同陷之万丈深坑也。良以禅宗举扬，皆归向上一著。悟者便能神会，迷人尽随语转。不知古人棒喝喝骂之意，便以此为行持。其失岂止王莽学周公、曹操学文王？醍醐上味，为世所珍，遇斯人等，翻成毒药。裴公美谓得其意则疾成佛道，失其旨则永入泥犁，可不惧哉？祈阁下勿萌此念也。

至于欲文类古人作词料用者。不知古人皆于自心大有发明，故出言吐词，妙合禅机。譬如庖丁解牛，由基射猿，非学而能者也。

与某居士书（代了余师作）

仲春来山，瞬息半载。纵寿百年，弹指即过。一息尚存，当求出路。毋使临终，悔之无及。

每忆经云：“人身难得，中国难生，佛法难遇，信心难生。”四者幸备，尤当努力。如登宝山，要得摩尼。良以在凡夫地，未断惑业，生死不了，难免堕落。所以如来极劝众生，发真信心，及切愿心，持佛名号，求生净土。当以供养三宝、守戒一生、一切所作种种功德，不求来生人天福报，不求现世长寿康宁，唯求临终往生净土。则与佛誓愿相契相合，感应道交，定满所愿。如人堕海，有船来救，若肯上船，即登彼岸。求人天福，不求往生，如不上船，难免沉溺。佛欲令汝超凡入圣，汝却愿得有漏之福。福报一尽，永堕三途。如摩尼珠，用弹黄雀；所得者少，所失者多。可不惜哉，宜警省焉。

当知念佛往生一法，乃一切众生速出生死之第一要道，实一切诸佛疾成正觉之最上法门。不可以简便易行，视作等闲。必须以勤恳志心，方能成办。至于修持法则，《龙舒文》中具载。又有《安士全书》，具载念佛往生法则并随事积德，

居尘学道，齐家教子，淑世善民，种种法则，悉臻奥妙。可谓通儒释于不二，冠古今而无双。一切缁素男女，皆堪永为龟鉴者也。

与海盐某夫人书（代悟开师作）

身乃招苦之本，厌乃得乐之基。宿因厚而现善浓，则多劫之重报，转而现生轻受。罹灾戾而猛修持，则娑婆之痛苦，即是极乐导师。当作偿债之想，懊闷自消。倘生怨尤之心，罪障续起。逆来顺受，始为乐天知命之人。厌此欣彼，方是修净念佛之士。

缅想居士崇信大法，世德相承，固当报享康宁，何缘身膺笃疾？得非弥陀如来、观音大士，他心天眼，放大光明，借夫人之幻病，作同人之棒喝，俾于苦海，普拯沉溺耶？敢祈深劝子媳，以及奴仆，外及族党，与诸亲眷，悉令戒杀放生吃素念佛。则净如之家法，千秋续美。庶熙朝之天爵，万古联芳。如是则只此凄凄之病身，为苦海之舟楫。惶惶之病话，作尘世之津梁。又何待证无生忍，方可入俗利生；登不退地，始堪现身说法也哉？

经云：“至心念佛一声，能灭八十亿劫生死

重罪。”教人念佛一声，胜于百年所行七宝布施。但能至心念佛，则病无不愈，冯氏夫人之芳躅可追。教人念佛，则生品最高，荆王夫人之懿范不远。以此祷佛，立见痊愈。请即致力，无或疑贰。

又净如《弥陀疏钞撷》，言简而精，理深而著，乃净土之要书，实初机之良导。宜熟阅之。并祈有便人来，多带几部，以广净如法施。

与海盐顾母徐夫人书（代悟开师作）

某某来山，问及起居，言日阅禅录，常谈机锋。愚谓衰老之年，当勤念佛，即净为宗，方有实诣。请试论之。

禅与净土，理本无二，若论事修，其相天殊。禅非彻悟彻证，不能超出生死，故汾山云：“可中顿悟正因，便是出尘阶渐。生生若能不退，佛阶决定可期。”又云：“初心从缘，顿悟自性。犹有无始旷劫习气，未能顿尽，须教渠尽除现业流识。”弘辨谓顿悟自性，与佛同俦，然有无始习气未能顿尽，须假对治，令顺性起用。如人吃饭，不一口便饱。长沙岑谓天下善知识未证果上涅槃，以功未齐于诸圣故也。所以五祖戒又作东坡，草堂清复为鲁公。古今宗师，彻悟而未彻证者，类

多如此。良由惟仗自力，不求佛加，丝毫惑业不尽，生死决不能出。

净土则具信、愿、行三，便可带业往生。一得往生，则永出生死。悟证者顿登补处，未悟者亦证阿鞞。所以华藏海众，悉愿往生。宗教知识，同生净土。良由全仗佛力，兼自恳心。故得感应道交，由是速成正觉。

为今之计，宜屏除禅录，专修净业。于一尘不染心中，持万德洪名圣号。或声或默，无杂无间。必使念起于心，声入乎耳，字字分明，句句不乱。久之久之，自成片段。亲证念佛三昧，自知西方宗风。是以观音反闻闻自性之工夫，修势至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之净业。即净而禅，孰妙于是？

复永嘉某居士书一

念佛之人，亦非不可持咒。但须主助分明，则助亦归主。若泛泛然无所分别，一目视之，则主亦非主矣。《准提》《大悲》岂有优劣？心若至诚，法法皆灵；心不至诚，法法不灵。

一句佛号，包括一大藏教，罄无不尽。通宗通教之人，方能作真念佛人。而一无所知一无所

能之人，但止口会说话，亦可为真念佛人。去此两种，则真不真皆在自己努力，依教与否耳。

至于修行净土，有决定不疑之理，何必要问他人之效验？纵举世之人，皆无效验，亦不生一念疑心，以佛祖诚言可凭故。若问他人效验，便是信佛言未极，而以人言为定，便是偷心，便不济事。英烈汉子，断不至舍佛言而取信人言。自己中心无主，专欲以效验人言为前途导师，可不哀哉！

《随自意三昧》乃从凡至圣通途修法，其言初发心菩萨，虽该摄一切凡夫，实则乃是三心圆发、三德圆证之圆初住菩萨（约别教则是初地），以正因理心发，证法身德；了因慧心发，证般若德。缘因善心发，证解脱德；故能于十方世界，现十法界身，普应群机，上求下化。汝将谓初发心即凡夫之初发心修行者而已乎？汝见金轮所示悟二空法证实相理，便踊跃欢喜，即欲担荷。

（光）恐汝著魔，故详示其身分，令汝了然无惑。悟二空法，证实相理，正此初发心菩萨之身分耳。其书所示之法，凡夫皆可依之而修。其所示之身分，且莫说凡夫，声闻、缘觉具大神通，尚不能殫，何况凡夫？其书另刻出时，当谛视之。于

无所住生心^(一)，不住法而行布施^(二)，三轮体空^(三)，一道清净之义^(四)（此四句乃佛法纲要，看经修行者宜知之），大有发明。（光）欲取此义为颂揭出，令阅者得其纲要。已与蔚如言之。而人事丛沓，力不暇及，且待来年。

《十往生经》乃《观经》初首三种净业之流，刻以传世，亦无不可。已与蔚如言之。而其错字等未暇标示，当将原经寄去。古字虽不错，亦不宜用。至言观身不观一切，唯观无缘。无缘者，即《随自意三昧》谓空无所有性。既无所有，故无从用其攀缘。若不从根本上一刀两断，则心缘纷纷，何能解脱？此数语简略之极，而意义宏深。祈与蔚如言之。

复永嘉某居士书二

法幢和尚，宿具灵根。初为真儒，后为真释。可谓不枉读书学道耳。世有真儒，方有真僧。彼无赖之徒出家者，固皆破坏佛法之魔王外道也。其语录皆痛快直捷，豁人心目，可以刊板流通，以为禅家法宝。然此乃唯发挥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道，吾人专修净业，勿于彼言句中捉摸卜度，以致两失其益。不可不知。

宗家提倡，唯指本分，此外概不阐发。其修因克果，断惑证真，皆密自修持耳。门外汉见宗家不提此等修证道理，遂谓宗家全不用此等法，便成谤宗及谤佛谤法矣。

马僧摩见地高超，文字美妙，亦可寿梓流通。王幻如于宗门非无见处，但以不肯深研教理，兼亦绝未亲近知识，故只成一个宗门文字知见而已。其人于光绪廿一年乙未春至普陀，于法雨寺住持化闻和尚座下披剃，未受戒，居半载归家，而遂复为居士。初册中谓丙申至普陀，与化闻为知己，拟欲剃染，因家事促归。其言行不相应，于此可见。（光）曾见其人，未与一言相交。问其常与相晤者，彼何行持？言亦不念佛，亦不看经。其《明心录》中所说，半皆彼昔时《镜花集》中之言。其禅宗之意，实有所得。禅宗之行，实未措办。故致不知时务，妄投法药，致令无知无识者，学此空套子话，反拨弃经中实理实事以自盲盲人耳。其始终不露出朝代及年号者，皆其意欲后世谓己是上古之高人已。此全体是凡夫生死结业心，何尝有任运随缘自乐天真之意？此等人亦不可赞，恐人因我赞而认彼为全是；亦不须谤，恐人因我谤而谓彼为全非。但子守子法，吾行吾道

即已。那有闲工夫论他家不关己分之闲事乎？

《卍莲净土诗小序》前两行发明遮表一心，亦属谬论。善导专修净业，可名表专一心。永明万善圆修，何名遮专一心？直是一错到底。当云净土法门，修有专圆。由众生根器不一，致诸祖立法不同。善导令人一心持名，莫修杂业者，恐中下人以业杂致心难归一，故示其专修也。永明令人万善齐修，回向净土者，恐上根人行堕一偏，致福慧不能称性圆满，故示其圆修也。要之人未到大彻大悟地位，其立言决难无弊。譬如井蛙，只见一井量之青天而已。《随自意三昧校正重刻序》于初发心菩萨，约大心凡夫，通说；约圆教初发心住菩萨，正说。了此则不生我慢与退屈二种过愆矣。

复永嘉某居士书三

普陀已来过几次，当在家息心念佛，不可常来。来则旷功、费日、耗财，于己于他，均无利益。未曾来过，一瞻菩萨道场则可。已经来过，便可在家供养恭敬礼拜。岂菩萨唯在普陀，不遍界以应感乎哉？

观音菩萨常在一切众生起心动念处，显大神

通，演说妙法。无奈众生迷背错过，辜负慈恩。倘能常念观世音菩萨名号，自于一切时一切处，常蒙覆被矣。

宜以此意，转告一切知交。

复永嘉某居士书四

兹知欲居通州之意，虽志在成就子弟，而不知子弟之成，唯在家教。凡属子女，必须从幼教以孝弟忠信、勤俭温恭，至其长而入学读书，方有受益之基。倘自幼任性而惯，且无论无天姿无善教，即有天姿有善教，亦只成得个文字工人，儒门败类而已。世有才高北斗，学富五车，而其所作所为，皆仗此聪明，以毒害生灵，毁灭道义者，其原皆由初无家教以为之肇也。文王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，与《大学》“欲治天下国家者，必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而起”，同一臭味。此儒门教人希圣希贤之无上秘诀。舍是而求，皆其末耳。

为今之计，子女当能言语知人事时，即于家庭先令认字块（女子虽不必令其造大学问，断不可不识字，不通文理。母尚宜胎教。若识字通文理，则所生子女，便易为学矣）。每一块纸方，

只写一字，不可两面俱写。若两面写，则便同记口歌矣。日限几字，每日将认过熟字，又须遍认一二过。不上年余，便认许多。后读书时，凡读过者，通皆认得，不致有只记口歌之弊。凡彼力能为者，必须令其常做以习勤（如洒扫执侍等）。凡饮食衣服，勿令华美。但凡抛撒五谷及损坏什物，无论物之贵贱轻重，必须告其来处不易，及折福损寿等义。倘再如此，定遭扑责，决不放过。如此则自能俭约，断不至奢侈暴殄。及能读书，即将《阴鹭文》《感应篇》，令其熟读，为其顺字面讲演之。其日用行为，合于善者，则指其二书之善者而奖之。合于不善者，则指其二书之不善者而责之（彭二林居士家，科甲冠于江浙，历代以来，遵行二书，其家状元甚多，然皆终身守此不替）。如金入模，如水有堤。岂有不能成器，仍旧横流之理乎？人之为人，其基在此。此而不讲，欲成全人，除非孟子以上之天姿则可矣。

然读书之时，不可即入现设学校。宜合数家请一文行兼优深信因果之师，令其先读《四书》及《五经》耳。待其学已有几分，举凡文字道理，皆不被邪说俗论所惑。然后令其入现学校，以开其眼界，识其校事。不致动与时乖，无由上进矣。

能如是，则有天姿者，自能有为。无天姿者，亦为良善。独善兼善，自利利他，实不外此老僧常谈也。

又前在扬州请《感应汇编》十三部送人，云雷亦送一部。次日云雷至寓，令为汝带一部去，彼令送余人，言当于有正书局去请，不知已请与否？此书文笔议论，悉皆超妙（有三几处微有碍，然大体俱好，故可取），但不如《安士全书》之贯通佛法耳。除《安士全书》之外，当推此为第一，然此不易与妇孺开导。（光）于扬州，因见此书首末刻《感应篇》文，令其补刻。因寻其书，遂遇一本《感应篇直讲》，此书系大通家所著，其注直同白话，但顺文一念，其义自显，最宜于幼年子女，今将此寄来，以企依此训诲其子女，将来必能得实用而释亲忧矣（王雷夏曾刻彭希涑二十二史感应录，系正史事实，最易令人警惕，止有二本）。

复永嘉某居士书五

蔚如所说，颇有道理。但尔我乃无知无识自了汉，其教人亦以自了汉之法。彼乃欲人大通佛法，方期由兹深信净土。故致表面似不相合，而内情实各有所主，各有所长。及其弊也，则各有所失。若能取其益，不致成弊，则法门之大幸也，然而难矣。如来诸祖所立之法，后人尚依之成弊，况吾侪乎？但各守一法，以期自利兼以利于有缘者，则可耳。无缘者佛尚不能度，吾侪纵设种种法，亦将曰奈何奈何而已。

蔚如两书，过誉（不慧），令人惭惶无地。此之派头，断不可学。学之则是令人疑藐古人，反致彼此受损矣。

汝书说得亦甚有理。但（光）事体甚多，无暇详述。彼请问者，合则告之，违则令其别参高人。如市间店铺，各有专售之货。或一种货，亦可通商裕国，兴家立业。或多种货，亦不过通裕兴立而已。吾人既不竖大法幢，检得大富长者门首所弃之残羹馊饭以自资养，有不嫌酸臭者，不妨展转相施，否则任伊取龙肝凤髓以自资补。岂曰尽人皆贻，尽人皆受我此残羹馊饭，方惬吾心

哉？市间专售一货者往往起家，俱售众货者或亦折本。弘法利生，何独不然？千机并育，乃如来出世事。如来降迹为善知识，亦不以此为准。吾法法不通，但肯念佛，亦可仗之以了生死。吾之不通，亦何愧哉？所愧者言行不相应，有名而无实耳。

复永嘉某居士书六

嘉梦奇特，必有嗣书香而绳祖武，出类拔萃之嘉男，赐自佛天也。不胜欣慰，贺贺！

《华严经》云：“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，但因妄想执著，不能证得。”是知智慧德相，乃生佛所同，即性德也。有妄想执著，离妄想执著，则生、佛迥异，即修德也。

修德有顺有逆。顺性而修，愈修愈近，修极而彻证，证而了无所得。逆性而修，愈修愈远，修极而永堕恶道，堕而了无所失。了此则愚者可贤，贤者可愚；寿者可夭，夭者可寿。

富贵贫贱及与子孙之蕃衍灭绝，一一皆可自作主宰，则有凭据者亦可无凭据，无凭据者亦可有凭据。如山之高不可登，人不能由，不妨凿岩设砌，则绝顶亦可直到矣。

古今人不知随心造业、随心转业之义。多少大聪明大学问人，弄得前功尽弃，尚且遗害累劫。若不修德，即亲身做到富有天下贵为天子，与夫位极人臣声势赫奕之宰辅地位，有不即世而身戮门灭者哉。是亲得者皆无凭也。

袁了凡颇会此义，故一切所享者，皆非前因所定也。前因俗所谓天，天定者胜人，谓前因之难转也。人定者亦可胜天，谓兢业修持，则前因不足恃，是以现因为因而消灭前因也，若恣意妄为则反是。了此则欲愚者贤，庸平者超拔，皆在自己之存心修德与随时善教而已。

可不以努力栽培，以祈嘉梦有据也已？

复永嘉某居士书七

《一行居集》其刻字迹过细，少刷数千部，此蔚如诸人不仔细体贴处。其校对颇精细，不见错讹。其书诚为净宗之一大护卫，然亦有令人受病之处，今不得不为汝说，余人当从略耳。

二林居士最信扶乩，所录乩语，实皆与教吻合。若肯依之而行，自能得大利益。然彼一时也，此一时也。倘执著乩语皆悉与教吻合，皆悉可依从，必有从乩违教之失。乩中多系灵鬼，绝少真

仙。纵是真仙，岂能超于诸佛诸祖之上？切不可
以二林居士尚信乱，吾人何敢不信？则错之多多
矣。内有《禅宗秘密了义经跋》，谓为的系佛说，
此二林之差别智未开，而启后人滥漫杜撰之端也。
此经法雨先亦有一本，（光）曾看一过，其语实
无过咎，但是摘取《楞严》《华严》《圆觉》《金
刚》等经及《六祖坛经》，并净宗合会禅净二宗
之语句以凑成之。通家看之固有益，不通家以此
准一切乱语则误。（光）因烧之以灭祸胎。二林
为之校正重刻，此二林之智只知其有益，而不知
其流弊之无穷。将有以邪说作正教，皆此一跋倡
导之也。若（印光）刻此书，断不刻此一跋。流
通佛法，大非细故，岂可不慎之于始哉？

尔我世外人，何须贺节贺岁？阳历过年，何
亦送片相贺，岂非无事生事？即尧历过年，亦不
须贺。此世谛人情之俗套，如有因缘，随便提句
亦可。特为贺岁数千里转致一片，则不如息心省
事为妙矣。

复永嘉某居士书八

接手书，知由病中蒙三宝力，化险为夷。方知生死了手，非一门深入，不克济事。因研阅净宗各书，方知弥陀为我发愿立行，以期成佛。我违弥陀行愿，以故长劫恒沦六道，永作众生。了知弥陀乃我心中之佛，我乃弥陀心中之众生。心既是一而凡圣天殊者，由我一向迷背之所致也。如是信心，可为真信。从此信心上，发决定往生之愿，行决定念佛之行。庶可深入净宗法界，一生取办，一超直入如来地，如母子相会，永乐天常矣。

虽然，知之匪艰，行之维艰。世有一班掠虚汉，闻得心、佛、众生三无差别之理，或由阅教参宗，悟及此理，遂谓我与佛同，而了无所用。其若修若证，遂放心恣意于一切境缘之中，误谓六尘即觉，贪、瞋、痴即戒、定、慧，何须制心摄身，无绳自缚？此种见解，最为下劣，谓之执理废事，拨无因果。如以画饼充饥，陵空作屋。自误误人，罪岂有极，以善因而招恶果。三世诸佛，名为可怜悯者。汝当仗此心佛因果不二之理，切实修持信、愿、行法，则往生可期，成佛有望。

矣。幸甚慰甚。

《一行居集》“禅宗秘密了义经序”，已与蔚如言之。彼回书云，彼绝未见此经，故刻时忽略过去，当将此序抽去，免滋疑误。又令刻字须粗，以期多刷。彼亦言已与刻工嘱咐令粗些，又言于二月初当即北上，（光）亦不问仍复从政与否，然北京现创刻经处，非蔚如照应不可。戒烟方散布四远，有依之戒者，皆得药尽病除，真神方也。

如来说法，原为被机。故有为实施权，开权显实，五时施化之事。又以仗自力了脱则难，仗佛力了脱则易。兼以末世众生，根机陋劣。故特开净土法门，俾上中下三根，等蒙利益，同登不退。世有好高务胜者，不观时机，每以多分不能契悟者，令人修习。其意虽亦甚善，然约教而遗机，则其用力也多，而得益者少矣。

复永嘉某居士书九

来书颇合善导专修之说，又契吾人庸劣之机，喜甚！

众生习气，各有所偏。愚者偏于庸劣，智者偏于高上。若愚者安愚，不杂用心，专修净业，即生定获往生，所谓其愚不可及也。若智者不以

其智自恃，犹然从事于仗佛慈力，求生净土一门，是之谓大智。倘恃己见解，藐视净土，将见从劫至劫，沉沦恶道，欲再追随此日之愚夫，而了不可得。

彼深通性相宗教者，吾诚爱之慕之，而不敢依从，何也？以短绠不能汲深、小楮不能包大故也，非曰一切人皆须效我所为。若与我同卑劣，又欲学大通家之行为，直欲妙悟自心，掀翻教海，吾恐大通家不能成，反为愚夫愚妇老实念佛往生西方者所怜悯。岂非弄巧翻成大拙，腾空反坠深渊乎哉？一言以蔽之，曰自审其机而已矣。吾人但安分守愚，一任举世之人尽作通家，俾佛法大明于世，众生尽得度脱而已，快何如之？师寿处祈亦以此言告之。

弘一师拟僻居深山，可谓笃信真修之士矣。欣慰无量。

复永嘉周群铮居士书

汝所说颇有道理，慰甚。

生死大事，须当预办。若待临行方修，恐被业力所夺。闭方便关，拒绝不急事缘，甚为有益。罗台山之不往生堕福处，在于文字气习重耳。此

习既重，则虽曰念佛，实念念在文字里做工夫。念佛工夫，只是支撑门面而已。此文人通病，非台山一人而已也。世智辨聪，佛谓为八难之一者，正为此也。

念佛欲得一心，必须发真实心，为了生死，不为得世人谓我真实修行之名。念时必须字字句句从心而发，从口而出，从耳而入。一句如是，百千万句亦如是。能如是，则妄念无由而起，心佛自可相契矣。又须善于用心，勿致过为执著，或致身心不安，或致起诸魔事。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。依此而行，决无歧误。

《了凡四训》不知是钞《安士》书中者，或单有流通之本。（光）见一流通本，积善篇中，缺十条因果事迹。若欲排印，当以《安士》书后所载者校之。缺则补之，讹则改之。序文凑千余字，意虽可取，文不舒畅。（光）本欲发挥《四训》未畅之旨，而意为词阻，究亦无所发明。但弁之于首，亦可作互相参证之微益耳。

又现在见佛之志，可谓真切。然此事颇不容易。当以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以期一心不乱，为决定主宰。于未得一心前，断断不萌见佛之念。能得一心，则心与道合，心与佛合。欲见即可顿

见。不见亦了无所碍。倘急欲见佛，心念纷飞。欲见佛之念，固结胸襟，便成修行大病。久之，则多生怨家，乘此躁妄情想，现作佛身，企报宿怨。自己心无正见，全体是魔气分，一见便生欢喜。从兹魔入心腑，著魔发狂。虽有活佛，亦末如之何矣。但能一心，何须预计见佛与否？一心之后，自知臧否。不见固能工夫上进，即见更加息心专修。断无误会之咎，唯有胜进之益。

世间不明理人，稍有修持，便怀越分期望。譬如磨镜，尘垢若尽，决定光明呈露，照天照地。若不致力于磨，而但望发光。全体垢秽，若有光生，乃属妖光，非镜光也。（光）恐汝不善用心，或致自失善利，退人信心，是以补书所以耳。永明云，但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。今例其词曰，但期心不乱，不计见不见。知此当能致力于心与佛合之道矣。

复弘一法师书

接手书，知发大菩提心，誓证念佛三昧，刻期掩关，以祈遂此大愿，（光）阅之不胜欢喜。所谓最后训言，（光）何敢当，然可不尽我之愚诚以奉之乎？虽固知座下用此种络索不著，而朋

友往还，贫富各尽其分，则智愚何独不然？但尽愚诚即已，不计人之用得著与否耳。窃谓座下此心，实属不可思议。

然于关中用功，当以专精不二为主。心果得一，自有不可思议感通。于未一之前，切不可躁妄心先求感通。一心之后，定有感通，感通则心更精一。所谓：“明镜当台，遇形斯映，纭纭自彼，与我何涉？”心未一而切求感通，即此求感通之心，便是修道第一大障。况以躁妄格外企望，或致起诸魔事，破坏净心。大势至谓：“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，得三摩地，斯为第一。”敢为座下陈之。

复无锡尤惜阴居士书

居士无我，乐受磋磨，但有误会（光）意之失，故首称师尊，不用印光法师四字，未免于（光）于己，皆所未安。

夫（印光）一粥饭僧耳，称为法师，已经过分之极，然通途泛称，亦不能不如是。至于不名，且称为师尊，实失正名交友之道。下次切勿用此故套。

至于署名之下，古今通用，凡平交皆当如是，

非于尊者前方用“和南”、“顶礼”等也。今礼教陵迟，凡研究佛学者与知识信札，多皆用“合十”、“合掌”、“谨启”等，而不肯稍屈。夫《禹拜昌》言：子夏丧明怨天，曾子责之，尚投杖而拜。是同侪有一言启迪于我者，皆以屈礼谢之。今行于歧路，有所不决，拟欲问人尚须合掌，况欲资之以了生死大事？而以行路之仪奉之，是轻法也。

轻法则不能实得法益。昔古灵赞禅师大悟后，欲报剃度师恩，多方启迪。其师异之，令其为伊宣说。彼谓当设法座，令其师迎己升座礼拜，然后可说。其师依之，遂于言下大悟。使古灵不如此重法，其师不如此重得法之人，莫道不说，说亦只得文字知见而已，决不能一言之下，明白本心。

语云：“下人不深，不得其真。”夫如来灭度，所存者唯经与像。若以土木金彩等像视作真佛，即能灭业障而破烦惑，证三昧而出生死。若以土木金彩视之，则亦土木金彩而已。又土木金彩，褻之则无过；若以褻土木金彩之佛像，则其过弥天矣。读诵佛经祖语，直当作现前佛祖为我亲宣，不敢稍萌怠忽。能如是者，我说其人必能即生高登九品，彻证一真。否则，是游戏法门，其利益

不过多知多见，说得了了，一丝不得真实受用，乃道听途说之能事也。

古人于三宝分中，皆存实敬，不徒泛泛然口谈已也。今人口尚不肯谈一屈字，况实行乎？昔清世祖章皇帝，拜玉琳通琇禅师为师，尚欲取一法名，琇师谓：“帝王何须用此？”彼不肯，祈取一丑字眼名之。玉琳乃书十余丑字，令其自选。乃取一痴字，其派在行字辈，故名行痴。凡与玉琳之法徒书，其署名则云“法弟行痴和南”。开国之皇帝尚如此自屈，若以今人推之，当先加以刑，然后问法，方合其式。否则，平人失其为平人，皇帝失其为皇帝矣。

（光）于佛学，一无所得，如盲对五色，聋对五声，了不知其如何为声，如何为色。然于主敬存诚之表面，颇愿竭我愚诚，以尽他山石之小益。既属心交，当不以琐屑弃之。

拟答某居士书（附某居士原书）

【原书】鄙人信从净土，已决定奉行，而于愿、行两字，尚须乞教。愿与行是否两种分运？抑须同运？

一、若以两种而论，则念佛时先发愿求生，

如慈云十念求生文然后再念，惟念佛时只存心外无佛、佛外无心之旨，心口如一，历历而转，于念念中但存这么念，并亦无求生之愿，而依此念法往生均属上品，此是照彻悟禅师之语。

二、若以愿、行同运而论，则念佛时声声如婴儿堕水急呼母救，此杭州玉峰禅师之说。又若坚密大师云：“六字洪名，念念之间，欣厌具足。”与玉峰师说正同。

惟以上两说。第一说所云：念佛时，似少恳切之旨。藕益大师曾云：“求生净土，全赖信、愿。若无信、愿，则虽念至风吹不入，雨打不湿，如银墙铁壁，亦无得生之理。然则虽念到一心不乱，恐未能十足稳当。”照第二说所云：虽念佛时愿行具足，而念念之间，心中多存一愿，则于一心不乱，似又嫌不纯。近时杭僧□□师亦以不能兼顾，不能不顾为虑。玉峰有用兵之喻。

末学钝根未明究竟，想高贤必有确论以作后学津梁。

净土法门，以信、愿、行三法为宗。如鼎三足，缺一不可。阁下既已笃修净业，信之一字，谅已全体担荷，究竟无疑矣。至于愿、行二法，似犹有彼此对待之执，不能融会贯通，致于圆融

无碍法中，生起许多障碍。俾彻悟、坚密、藕益三大师之普照万汇圆满月光，只因一丝当目，便成分隔矣，惜哉！

今谓真念佛人，当念佛时，信、愿、行三，全体具足，如子忆母，其间断无狐疑不信与不愿见母之念头可得。说甚同运、分运？说甚愿存则一心不纯？原是一个，何得头上安头，以不能兼顾及不能不兼顾为虑？

观阁下之所说，与某僧之论，皆实未能著实从事，乃于未发足前，先拟议到家景象。故于古人对治分别之法言，反生出种种分别。

试问心外无佛，佛外无心，不恳切而能然乎？无信、愿而能然乎？彻悟、坚密二师之语虽有异，而意实相资而相成。认做分运、同运，可谓无择法眼。至于藕益所说，乃是为一辈倚傍宗门，念自性弥陀，生唯心净土，及不依净土宗旨而修，但以念至一心不乱为究竟极则事者之法药也。何可引此净宗门外之事，以例信、愿具足之真修，致门径混滥也？

此上约理通说也，若约事别说，发愿当于朝、暮念佛毕时（晨朝十念，亦先念佛后发愿），或用小净土文。若身心有暇，宜用莲池大师新定净

土文。此文词理周到，为古今冠。须知发愿读文，乃令依文发愿耳，非以读文一遍，即为发愿也。除朝暮发愿外，一切时但以至诚恳切念佛即已。

与高鹤年居士书

南五台山，乃千三百年前，观世音菩萨现比丘身，降伏毒龙，所开之古道场也。亦莲宗八祖云栖莲池大师中兴莲宗之发源处也。

明嘉靖时，有性天文理老和尚者，隐居此山无门洞，后因云游至杭州，住西山黄龙庵。莲池大师仰其道风，与夫人汤氏归依座下。不二、三年，又依之出家。使此老无有出格道德，岂能令如大师之博学鸿词，躬行实践，盛德君子，屈身座下，始终依止，以为弟子乎？

大师出家后，老人复归关中。大师志慕遍参，未能远从。而关中法道，至清乾隆后，日渐式微，哲人云亡，志乘佚失，致老人嘉言懿行，无由永传于世，何胜悼叹？然以异地之僧，能令莲池归依出家，可以想见其为人，事见云栖法汇莲池大师塔铭中。其派为“宗福法德义，普贤行愿深，文殊广大智，成等正觉果”，大师正在殊字辈。其改为祿者，以洪武时，有一高僧，洪武诏见，

甚加优宠，特以玉盞，赐乳令服。因咏谢恩诗，有“一盞琼浆来殊域，九重恩德自上方”之句，洪武姓朱，遂谓殊者，歹朱，是骂己，即令斩之。及斩，乃悟其非骂，而已悔无所及矣，此宿世杀业所感，业力现时，不能自主。杀业之难消如此，可不戒哉。

如来于诸戒之中，皆以杀戒居首，其深慈大悲，至极无加矣。而迷倒愚夫，不知感恩，反加谤毁，势必从劫至劫，互相杀戮，可不哀哉！莲池大师以此之故，去歹加衣，而用袪字。世多不察，每每讹作从示之袪，其不识字义，粗心浮气，有如此者。而大师慎微杜祸正名顺言之道，遂因之埋没，惜哉！

无门洞者，即今之湘子洞，意昔或名湘子洞，老人居之，改为无门洞。及老人去世，无知僧俗，不知无门之义，以韩湘子修行成仙为奇，故仍呼为湘子洞耳。何以知之？南五台山，无有大洞，可以住人，亦无有洞，名无门者，唯湘子洞，高深宽大，可以住人。兼复僻居山后，上下悬崖，而逼近圣泉，柴水方便。又复地势向阳，冬暖夏凉，游人樵夫，皆所不至，洵为办道最胜之地。咸同以来，兵火连绵，以故久无人住。至光绪初，

法忍冶开等老，卜居于此，至今成大兰若。而道由人宏，地由人灵，可不信哉。

名无门者，盖以大士以普门法道，度脱众生。老人效法大士，名其居曰无门，亦取《楞伽》佛语心为宗，无门为法门之义。须知，无门即是普门。良以法法头头，迷之则皆可起惑造业，悟之则皆可断惑证真。故《楞严》二十五圣，于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、七大，各证圆通，故无一法不是三谛妙理，亦无一法不契三德秘藏。唯其普皆是门，故不须另立一门，而号为无门焉。

居士幸住此山，谅亦宿受此老之法润所致，宜将此意详告大茅篷主僧，令知有高人故事，及无上甚深之真正名目在，不可仍以外道虚名相沿传去，以致失却佛法中之正名耳。

摄身岩者，以其峰峦陡峻，壁立万仞，至其巔者，向下望之，不禁战兢惕厉，身心悚然，妄想消灭，正念昭彰，即《楞严》所谓“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”之意。盖以身为总名，六属别目，以总摄别，故但曰摄身耳。其后哲人悉没，志乘佚失，无知僧俗，遂讹作舍身，以讹传讹，无人改正，诬罔名山，莫此为甚。岂有菩萨现身亲开之山，而以此害道误人之名，以名其山峰之理乎？

又有魔民，造作魔说，谓观音于此舍身，方成道果，以诳惑愚夫愚妇，如是齐东无稽之谈，玷污大士，貶辱法道，招外道之邪谤，启愚人之魔思，为害诚非浅浅。此与普陀以观音眺作观音跳，同一魔见。诚令人可叹可恨可悲可怜。

南五台山，开山缘起，昔年毫无根据。光绪十一年，（光）住大顶，亲侍大士香火。一日下山，至刘村西寺中（系大顶下院），见有数碑，所载皆非最初缘起。中有一碑，被水垢封蔽，成一石板。（光）取砖磨之，乃元至元七年依古碑所序之缘起碑也。使（光）不磨出，安知无知俗僧，不取之以作石板用乎？则大士救苦不思议灵迹，永劫埋没矣。今幸失而复得，故为居士详言耳。碑记钞奉，并祈存览（碑记列入附录）。

致谛闲法师问疾书

二月下旬，闻公自温归来，身婴笃疾，手足不便运动。光固知我公悲心深重，欲令现在诸学子及一切四众，及早努力修行。勿待病魔临身时，则不易摆脱矣。其直以口说，尚恐不亲切，遂现身以说。可谓深慈大悲无以复加矣。光自愧财法两缺，欲效愚忱，直无其力，但只旁问于根祺然

云辈，后闻佛曦谓病已复原，但足尚不能大行，意谓行固能行，但艰于出外而已。昨万年寺住持了悟见访，问及，言吃饭说话，与好人无异，唯手足绝不能动，虽饮食便利，一一须人代为周旋。

光窃念病体如此，何以弘法？或令浅见之人，谓佛法无灵。以故数十年讲经，天下闻名之大法师，身婴痼疾，只管求医服药，亦不见愈。彼素谓依教修持，能转定业，及阿伽陀药，万病总持者，皆诳人耳。若其不诳，彼当依教转彼定业。彼素崇净土，以弥陀名号为阿伽陀药，何不服之？又《普门品》《观音圆通》，讲时不晓得多有道理，直是菩萨跟到称名求救者。彼既如此，何不放下身心，拌一条穷性命，志心念观音菩萨，以求身心悉皆安隐，以及得大解脱，获真圆通也？

光念世人多有此见，倘我公能仰求大士垂慈，即令贵体复原，福慧崇朗，则彼浅知浅见者，将断尽狐疑，增长正信，当相率而出邪途，入佛道，以期普利自他于无既也。是诚所谓以大慈悲，现身说法也，其利益大矣。

按周克复《观音持验记》载一事。其病与公稍同，其人品与公天地悬殊，彼尚能蒙菩萨加被，令其宿业顿消，痼疾立愈，况我公为现在法门第

一人，其法道之兴衰，系于一身之存亡？倘能将平日与人讲《普门品》及《观音圆通》之全幅精神，用称念洪名，当不离此心，即蒙消宿业而获安隐，转使先生讥诮，谓为佛法不灵者，皆相援而皈依信奉，唯恐或后也。

明崇祯辛巳，当涂县官圩，有山东一瘫子至，以手代足，乞食于市，人多厌之。瘫者虽病而负气，被骂詈，辄不平。闻塘桥庵，有修行僧曰水谷，往诉以乞食艰难之苦。谷曰：“汝能发心出家，仗慈悲大力，或有施主。”瘫子从之，遂剃发，受斋戒，虽行乞，不茹荤血，虽被辱骂，安忍而受。谷又教以念观世音名号，兼持准提咒，受持逾二年，戊子秋，忽梦一老妪呼之曰：“汝起汝起。”瘫子云：“我是瘫子，何能起？”老妪以手扯其两足，觉直而不拳，晨起瘫病遂愈，居然一昂藏之僧矣，取号曰半崖，遂有供养之者。

（出唐宜之己求书）。

观音大士，唯以寻声救苦为事。从古至今，其蒙感应而离苦恼者，何止百千万亿也？而载籍所传，乃亿万中略见一二而已。然公之本心，光固不得而知，且约己浅见为论，即实受安乐，绝无苦恼，亦当以求菩萨救苦，为大众作榜样也。

复弘一师书一

座下勇猛精进，为人所难能，又欲刺血写经，可谓重法轻身，必得大遂所愿矣。虽然，光愿座下先专志修念佛三昧，待其有得，然后行此法事。倘最初即行此行，或恐血亏神弱，难为进趣耳。

入道多门，唯人志趣，了无一定之法。其一定者，曰诚，曰恭敬。此二事虽尽未来际诸佛出世，皆不能易也。而吾人以博地凡夫，欲顿消业累，速证无生，不致力于此，譬如木无根而欲茂，鸟无翼而欲飞，其可得乎？今将办法之利弊，并前人证验，略开一二，庶可随意作法矣。

刺血写经，有专用血写者，有合金合朱合墨者。合金一事，非吾人力所能为。憨山大师写经，系皇太后供给纸与金耳。金书之纸，须用蓝色方显，白纸则不显。即蓝纸金字，亦不如白纸墨字，及朱字之明了，光曾已见过矣。若合金朱墨等，则血但少许，以表其志诚心。如憨山于五台妙德庵，刺舌血研金，写《华严经》。妙峰曰刺舌血为二分，一分研朱书《华严经》，一分著《蒙山施食》中，施鬼神。高丽南湖奇禅师，见蕩益《弥陀要解》，欲广流通，刺舌血研墨写要解，用作

刻板底样刻之，冀此书遍法界，尽来际，以流通耳。其写一字，礼三拜，绕三匝，称十二声佛名。可谓识见超拔，修持专挚者也。此三老之刺舌血，当不须另行作法。刺出即研金朱墨而写之便了。决非纯用血，当仍用水参合之。若专用血写，刺时先须接于小碗中，用长针尽力周匝搅之，以去其筋。则血不糊笔，方可随意书写。若不抽筋，则笔被血筋缚住，不能写矣。古有刺血写《华严》，以血筋日堆，塑成佛像，有一寸余之高者。又血性清淡，著纸即散，了无笔画，成一血团。其纸必须先用白矾矾过，方可用。矾过之纸不渗，最省血。大纸店中有卖的，不须自制，此系备画工笔者之用也。其矾过之纸，格外厚重，又复经久。如黄纸已染者便坚实，未染之纸头即硃脆。古人刺血，或舌或指，或臂或胸前，亦不一定。若身则自心以下，断不可用，若用则获罪不浅。不知座下拟书何经？若小部头，则舌血或可供用。若大部，及专用血书，则舌血恐难足用，须用指及臂血，方可告圆。以舌为心苗，取血过多，恐心力受伤，难于进修耳。光近见刺血写经者，直是造业，以了无恭敬，刺血则一时刺许多。春秋时，过二三日即臭，夏日半天即臭，犹用以写。又有

将血晒干，每写时，用水研干血以写之者。又所写潦草，毫不恭敬，直是儿戏，不是用血以表志诚，乃用刺血写经，以博自己真心修行之名耳。窃谓指血舌血，刺则不至太多，若臂则一刺或可接半碗血，与其久则臭而仍用，及晒干研而方用。似不若最初即用血合朱作锭，晒干听用。为不虚耗血，又不以臭血污经，为两适其宜矣。然此锭既无胶，恐久则朱落。研时宜用白芨再研，庶不至落。又将欲刺血，先几日即须减食盐，及大料调和等。若不先戒食此等，则其血腥臊。若先戒食此等，则血便无浊气。

又写经不同写字屏，取其神趣不必工整。若写经，宜如进士写策，一笔不容苟简。其体必须依正式体。若座下书札体格，断不可用。古今人多有以行草体写经者，光绝不赞成。所以宽慧师发心在扬州写《华严经》。已写六十余卷，其笔法潦草，知好歹者，便不肯观。光极力呵斥，令其一笔一画，必恭必敬。又令作讼过记以讼己过，告诫阅者。彼请光代作，故芜钞中录之。方欲以此断烦惑，了生死，度众生，成佛道。岂可以游戏为之乎？当今之世，谈玄说妙者，不乏其人。若在此处检点，则便寥寥矣。

尤君来书，语颇谦恭，光复之，已又致谢函，可谓笃信之士。然仍是社会之知见，于佛法中仍不能息心实求其益。何以见之？今有行路之人，不知前途，欲问于人，当作揖合掌。而尤君两次来函，署名之下，只云合十，是以了生死法，等行路耳。且书札尚不见屈，其肯自屈以礼僧乎？光与座下心交，与尤君亦心交，非责其见慢，实企其获益耳。

复弘一师书二

接手书，见其字体工整，可依此书经。

夫书经乃欲以凡夫心识，转为如来智慧，比新进士下殿试场，尚须严恭寅畏，无稍怠忽。能如是者，必能即业识心，成如来藏，于选佛场中，可得状元。

今人书经，任意潦草，非为书经，特藉此以习字，兼欲留其笔迹于后世耳。如此书经，非全无益，亦不过为未来得度之因，而其褻慢之罪，亦非浅鲜。

座下与尤居士书，彼数日前亦来信。意谓光之为人，唯欲人恭敬，故于开首即称师尊，而印光法师四字亦不用，光已详示所以。座下信首，

亦当仍用印光二字，不得过为谦虚，反成俗套。

至于古人于同辈有一言之启迪者，皆以作礼伸谢，此常仪也，无间僧俗。今礼教陵替，故多多皆习成我慢自大之派头。学一才一艺，不肯下人，尚不能得，况学无上菩提之道乎？此光尽他山石之愚诚也。

刺血写经一事，且作缓图，当先以一心念佛为要，恐血耗神衰，反为障碍矣，身安而后道隆。在凡夫地，不得以法身大士之苦行，是则是效。但得一心，法法圆备矣。

复汪梦松居士书

昨接手书，备悉介怀，虽未覩面，却叨知心。

光一介庸僧，毫无淑状，不过所说皆按己本分，不敢以过头大话，自瞞瞞人。蔚如居士，以其与己之意见合，遂屡为排印流布，致其残馊酸臭之气，遍刺人耳目。不意阁下不以酸臭见弃，而复过为推崇，不禁令人惭惶无地。然由此一函，备知阁下之德与过。不以光为无知，且请言其大略。

厌儒者假圣贤经传以欺世盗名、佛者假普度众生以诳骗钱财。有此志操，自强不息，必能正

心诚意，以为真儒。断惑证真，以为真佛。厌之之心愈切，则修之之心愈力。修之之心愈力，则证之之益愈大矣，其德诚可继往开来。若惟知厌而不肯从事，则成厌世疾俗狷介者之志操耳。所谓不善用厌，则即德成过矣。

阁下一向似偏于用厌，今于厌中打一转身，遂全过以为德。而其于儒佛之心法，将必因是而亲得矣，敢为阁下预贺。欲为真佛，须先从能为真儒始。若于正心诚意，克己复礼，主敬存诚，孝友弟恭等，不能操持敦笃，则根基不固，何以学佛？选忠臣于孝子之门，岂有行悖儒宗，而能担荷如来家业，上续慧命，下化众生乎？佛法大无不包，细无不举。世出世间，无一法不在范围之内。世之拘墟者，每以出家为悖伦理，遂不体究，反加谤毁。因噎废食，自丧性命，实可哀怜。若能放开眼界，方知佛法流布中外，二千年来，其道盛行，经几多圣君贤相、杰士伟人为之护持传布者，固自有非凡情所测之真道在也。纵有一二拘墟之儒辟之，暴恶之君毁之，究属只手遮日，仰面唾天，适自形其少知少见，妄作妄为之过咎耳，于佛究何损哉？又有外彰辟拨之名，内取修证之实。由宋以来，凡儒门大宗，莫不皆然。光

所谓诚意正心，由此致有欠缺者，实属决定论也。

阁下宿根深厚，故能于厌中企求其真，不以光不肖而求其入阶。然光学喻如蚊虫饮于大海，只知饱腹，不测深广。若欲作大通家，须从通途佛学而论，则《起信论》《楞严经》最为切要，当专攻之，以为自利利人，上求下化之本。然其道理宏深，得大通且不易，况由通而亲证乎？其余大乘经论，悉当研究。而法门无量，必须以禅净二法为本。如是则自可宏扬法化，导利众生。若非天资高迈，断难实获巨益。若欲随分随力修持，即生便了生死，当专主净土一门。以真信切愿，念佛求生西方。则不论工夫深浅，无不临终得遂所愿。此之一法，乃如来为末世众生，无力断惑，不能了生死者，特设一决定了之之法。使佛不开此法，则无力断惑者，皆于了生死无望也。何幸得遇此法，虽无大根，能自断惑。而带业往生，速出生死，又何歉憾乎？然此一法，统摄一切。能自断惑，自了生死者，犹须回心向往，方可速登佛地。切勿谓此为浅近之法，以为愚夫愚妇之所从事者，则当自得其益矣。其宜看书，光《文钞》中亦略标一二，今不复赘。就欲念佛求生西方，必须知因识果。身之所行，心之所念，

须与佛合。若与佛悖，则纵能念佛，亦难往生。以感应之道，不相交故。若能生大惭愧，大怖畏。改过如去毒疮，立志如守白玉。则万无一失，各得往生。其意光《文钞》及净土诸书，皆详言之，不须多说。

复陈慧超居士书

接手书，知居士慕道之心，极其恳切，不胜欣慰。但以校定《安士》书，及诸冗务，不暇裁复，故迟至今。

贪瞋痴心，人人皆有，若知彼是病，则其势便难炽盛。譬如贼入人家，家中主人若认做家中人，则全家珍宝，皆被彼偷窃净尽；若知是贼，不许彼在自家中停留一刻，必须令其远去净尽，庶财宝不失，而主人安泰矣。古德云：“不怕念起，只怕觉迟。”贪瞋痴一起，立即觉了，则立即消灭矣。若以贪瞋痴为自家正主，则如认贼为子，其家财宝必致消散矣。

念佛时不能恳切者，不知娑婆苦、极乐乐耳。若念人身难得，中国难生，佛法难遇，净土法门更为难遇。若不一心念佛，一气不来，定随宿生今世之最重恶业，堕三途恶道，长劫受苦，了无

出期。如是则思地狱苦，发菩提心。菩提心者，自利利他之心也。此心一发，如器受电，如药加硫。其力甚大，而且迅速。其消业障，增福慧，非平常福德善根之所能比喻也。

被境所转，系操持力浅，则喜怒动于中，好恶形于面矣。操持者，即涵养之谓也。若正念重，则余一切皆轻矣。是以真修行人，于尘劳中炼磨，烦恼习气，必使渐渐消灭，方为实在工夫。

在家人不随众，各人念佛，坐立绕跪，皆无不可，但不可执定一法。若执定，则人易劳而心或难得相应。当斟酌其自己之色力及工夫，而取其合宜行之，则有益矣。若常途通行，宜先绕，次坐，次跪。绕跪皆觉辛苦，宜坐念。坐念若起昏沉，宜绕念，或立念。昏沉去，当复坐念。宜按钟，不宜掐珠，以掐珠难养心故。

《安士全书》实为末世最胜良导，尤惜阴居士极欲全国流布，俾大家同开眼界。由兹挽回世道人心，止息天灾人祸。现已募得一万余部，尚难广布。今寄上通告，并办法一张，祈阁下阅之。随分随力相助，随缘随机相劝。无力出资，则以言赞叹，令人发心，亦是功德。务使迷昧之流，闻晨钟而梦醒；贪恶之辈，见因果而心惊。人心

若转，天灾自息，此系正本清源之道，即世谛浅近之法，而直达乎出世深远莫测之法之最胜方便也。凡在知交，当为劝发。无信心人，亦勿强劝，以系结善缘故。若一强勉，便杂烦恼，虽有小功，实获大咎。未能令彼得巨益，有碍自己利人心故。

复郇隐叟书

昨由嘉兴海尸道人处，转来阁下手书，知其久攻道学，深有所得。今又欲问津于佛法中，成始成终之净土法门，可谓宿生曾于佛法深种善根，不执河伯之拘见，而拟知法海之要津也。既知海尸道人，何不问彼？乃舍高明而求卑劣，致负所望。夫海尸者，乃宗教兼通，禅净双修，实生死海中之大愿船也。但以谦抑过甚，故以尸名。生死海中，若遇此尸，管保速登彼岸，归家安坐矣。若光者，寻常粥饭僧耳，法门中事一无所知，然既谬为过问，不妨为君稍除疑滞而已。

窃以释道本源，原无二致。其末流枝派，实有天殊。佛教教人，最初先修四念处观，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既知身受心法，全属幻妄，苦、空、无常、无我、不净，则真如妙性，自可显现矣。道教约原初正传，亦

不以炼丹运气，唯求长生为事，后世凡依道教而修者，无一不以此为正宗也。佛教大无不包，细无不举。不但身心性命之道，发挥罄尽无余。即小而世谛中孝、弟、忠、信，礼义廉耻等，亦毫善弗遗。唯于炼丹运气等，绝无一字言及，而且深以为戒。以一则令人知身心为幻妄，一则令人保身心为真实耳。此所谓心，乃指随缘生灭之心，非本有真心也。

炼丹一法，非无利益，但可延年益寿，极而至于成仙生天。若曰了生脱死，乃属梦话。阁下既知仙劫有数，佛寿无量，当此高年，正宜于念佛法门，专精致力。其余禅教诸法，且从简略，以彼诸法，广大深远，不易研穷。即穷到极处，尚须归宗净土法门，方能究竟了办。凡净土经论，当急急研穷，依教奉行，不可以己见不到，稍生一念疑心。仰信佛祖诚言，生信发愿，持佛名号，自能蒙佛慈力，接引往生。一得往生，则便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，长侍弥陀，参随海众，当即彻证无生，速登补处矣。回视成仙而为天帝所辖，殆天渊相隔矣。

阁下所言《梦东语录》及彭绍升诸说，似皆炼丹家抄录妄行改削之文，非从原书中见也。以

炼丹家亦有以打坐为参禅者，故云念佛与参禅同，与道法少别。与道法少别一句，的是丹家糅入。除此一句外，其上下之文，虽于义无大谬，然亦僮侗顛顶。《梦东语录》绝无此文。殆彼取其义，而实不知其所以然者之抄录耳。今亦不须详辨，祈息心看梦东语录自知矣。所引彭二林居士语，亦与此同，而其讹更有甚焉。所云“阿弥陀佛四字易念，只要念念相续一心不乱，才能一气循环，精气神凝聚一处，久之成舍利子，再久之结为菩提珠，而成佛矣。”此语乃以念佛法，作炼丹法，二林断断不为此语。正眼未开，援正入邪，诸多此类。《慧命经》仙佛合宗，乃其甚者，引人之语而不知其义，妄为改削，以作己法之证。其蔑理诬人，惑世误人之罪，非口笔所能宣也。欲图一时之虚名，不惧长劫之实祸，如来称为可怜愍者。至云回光返照之法，虽无大碍。两眼看著手尖，当是鼻端之讹。此或是二林居士所立，虽亦有益，然长时合掌，甚为吃力，固不如观鼻端白之安乐自在，身心各适其适也。以初心习定，念难归一。若能常观鼻端，则心自不外驰而纷动耳。此系最初之浅近法耳。《梦东语录》乃钱伊庵居士，于《梦东遗集》中，摘其专示净土言句，于

南方流通，以补久仰无缘会晤之憾。全集北京则有，南方唯伊庵略本。此书词理精妙，为蕅益省庵后之第一著作。若于此书能一踏到底，谛信无疑。光敢保阁下莲蕊敷荣于珍池，临终即托质其中，而为净土之嘉宾矣。《弥陀要解》为自有此经以来之妙注，实为修净业者之指南。其书载于《净土十要》之首。《净土十要》乃大师采净土著述之最契理契机者，汇而成之。共十种，故名十要。以《要解》注经，故居其首，乃尊经也。言舍利者，系梵语。此云身骨，亦云灵骨，乃修行人戒定慧力所成，非炼精气神所成。此殁心与道合，心与佛合者之表相耳。非特死而烧之，其身肉骨发变为舍利。古有高僧沐浴而得舍利者；又雪岩钦禅师剃头，其发变成一串舍利；又有志心念佛，口中得舍利者；又有人刻《龙舒净土文》板，板中出舍利者；又有绣佛绣经，针下得舍利者；又有死后烧之，舍利无数，门人皆得。有一远游未归，及归致祭像前，感慨悲痛，遂于像前得舍利者；长庆闲禅师焚化之日，天大起风，烟飞三四十里，烟所到处，皆有舍利，遂群收之，得四石余。当知舍利，乃道力所成。丹家不知所以，妄臆是精气神之所炼耳。以丹家见佛法中名

相，不究本而著迹，故以己丹家之事，妄为附会耳。得菩提道则成佛，未闻炼精气神，先为舍利子，后为菩提珠而成佛也。丹家保固色身，谓其保之及极，则可成佛。此其一证，明眼人见之，不值一笑。丹家所谓性，所谓命，皆在色身神识上作活计。反谓佛教止知修性，不知修命。不知彼之所从事者，皆系佛教之所破除者。观四念处，自可了知。《慧命经》系清初魔民柳华阳所著。彼出家为僧，而种性邪谬。故引佛经中文，一一皆以己意妄会，以作炼丹之证。有不便者，则改其字句，而且又自为注，其意欲人以己为千古第一高人。而一班无知无识辈，为之刻板，私相授受。恐明眼人知之，则殃祸不浅。凡看此种书者，皆邪正不分之流。若具眼者见之，当即付之烈火，以免瞎天下后世人之正眼。仙佛合宗，其诬谤佛法，比慧命经为更甚。夫欲炼丹，即以己炼丹家之言论倡导即已。何得挽正作邪，作掩耳盗铃之计？引人之言而不依人之义，既慕其名而反恶其实。岂非丧心病狂，求升反坠乎哉？此等本不足挂齿，何堪详谈？但以阁下未知彼此之源虽同，彼此之流迥异，若不分辨，则尚以丹法为负郭田，不能如庄复真之直下舍彼而取此耳。光岂好辩哉？

诚恐含糊其词，致阁下二门皆不得其益矣。

观世音菩萨，于往劫中，久已成佛，号正法明。但以慈悲心切，虽则安住常寂光土，而复垂形实报、方便、同居三土。虽则常现佛身，而复普现菩萨、缘觉、声闻及人、天六道之身。虽则常侍弥陀，而复普于十方无尽法界，普现色身。所谓但有利益，无不兴崇。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普陀山者，乃菩萨应迹之处，欲令众生投诚有地，示迹此山。岂菩萨唯在普陀，不在他处乎？一月丽天，万川影现，即小而一勺一滴水中，各各皆现全月。若水昏而动，则月影便不分明矣。众生之心如水，若一心专念菩萨，菩萨即于念时，便令冥显获益。若心不志诚，不专一，则便难蒙救护矣。此义甚深，当看《印光文钞》中“石印普陀山志序”自知。名观世音者，以菩萨因中由观闻性而证圆通，果上由观众生称名之音声而施救护，故名为观世音也。普门者，以菩萨道大无方，普随一切众生根性，令其就路还家，不独立一门。如世病有千般，则药有万品，不执定一法，随于彼之所迷，及彼之易悟处，而点示之。如六根、六尘、六识、七大，各各皆可获证圆通。以故法法头头，皆为出生死成正觉之

门，故名普门也。若菩萨唯在南海，则不足以为普矣。阁下于佛菩萨不思議事理，概未究心，故于此浅近之事，悉皆迷闷不了耳。此上所说，乃以阁下所问而谈，实非阁下究竟得益之净土法门之事也。若欲详说，则太费笔墨。当请《无量寿经》《观无量寿佛经》《净土十要》《净土圣贤录》《彻悟语录》看之，自知其若何修，若何证也。又徐蔚如居士，哀集印光应酬笔札，两次排印于京，名《印光法师文钞》二本。所代来者，已经散了。今春又令商务印书馆另编重排，兼令留板。而本馆又谓凡各处分馆，皆为代售。现在尚未出书，或年终春初出书，祈购而阅之。虽无大发挥，而于初机颇有小益，以故蔚如为之屡印，而期其广传也。阅此，则禅、净之界限分明，自力、佛力之利益大小，明如观火。自不致欲了生死，不知路头。并于一切法中，见其法法圆妙，不至无所适从耳。

复尤弘如居士书

阁下宿根深厚，慕道心切，又与弘一大师向为挚友，今又欲扳光为莲池会中法契，不胜欣忭。但以晒经因缘，不暇即复，歉甚。

光少失问学，老无所知。近三二年，每有谬听人言，有所问讯者，然只以己之所知所能者告之。至于佛法之精义、禅定之实证，则非光所知。亦不敢以不知为知，而妄为谈叙也。

弘一师博学多闻，以光虽固陋，而其居心颇真实，其修行颇依固陋者之本分，故相与周旋，实未一覲其面。今发心掩关，拒绝一切，当必亲证念佛三昧，以之饷一切有缘也。不胜盼望之至。

今人研究佛法，多多皆欲作一通家，拟于一切大众前，清谈高论，令人悦服，少有为了生死特学佛法者。阁下若欲作第一等人，则光之知见，了无裨益，当请益于当世缁素中之大通家，则可不孤所期。若欲即俗修真，以有限光阴，兼营世事，又期即生定了生死者，则光不妨以闻于古人者，转以告阁下也。

梦东云：“真为生死，发菩提心，以深信愿，持佛名号。此十六字为念佛法门一大纲宗。”此一段开示，精切之极，当熟读之。而《梦东语录》通皆词理周到，的为净宗指南；再进而求之，则藕益老人《弥陀要解》，实为千古绝无而仅有之良导。倘能于此二书，死心依从，则即无暇研究一切经论，但常阅《净土三经》及《十要》等，

仰信佛祖诚言，的生真信，发切愿，以至诚恭敬，持佛名号，虽在暗室屋漏，如对佛天。克己复礼，慎独存诚。不效近世通人，了无拘束，肆无忌惮之派。光虽生死凡夫，敢为阁下保任即生便可俯谢娑婆，高预海会，亲为弥陀弟子，大士良朋矣。如于净土一法，不能死尽偷心，决志修持；于主敬存诚，克己复礼等，犹欲以不执著，为疏散放逸作遮护之巧符，则其所得之利益，固非光劣知劣见所得而知也。余则光芜钞中已备言之，故不多渎。

看经一事，惟恭敬方能得益。若不恭敬，纵得，亦不过依文解义之益。而其业消智朗，彻悟自心，断断无此侥幸。况褻慢之过，有不可胜言者乎。此举世通病，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。

复戚智周居士书一

既在杭州，便可息心办道，何须待香会过，又来普陀？大士无刹不现身，何处不好礼拜供养？即曰特为见光，亦不必来。

《文钞》此番所印，有九十余篇，光满腹中草料，通通倒出矣，岂更有口传心授之秘诀，以私授于汝乎？光学识褊浅，无大发挥，然能依之

而行，决定有益无损，决定能了生死于现生，侍弥陀于没后。诚恐视为卑劣，则卑劣矣。譬如金木泥彩所造之佛，以真佛敬之，即可成佛；以金木泥彩视之，则亦金木泥彩而已。然褻金木泥彩，则无罪愆，若褻金木泥彩之佛像，则罪过弥天矣。善得益者，无往而非益，鸦鸣鹊噪，水流风动，无不指示当人本有天真（禅宗所谓祖师西来大意）。况光之《文钞》，文虽拙朴，所述者皆佛祖成言，不过取其意而随机变通说之，岂光所杜撰乎哉？光乃传言译语，令初机易于晓了耳。然虽为初机，即做到极处，亦不能舍此别修，以净土一法，乃彻上彻下之法，非如小乘之法，大乘便不用以修习也。

复戚智周居士书二

光顺师至，持汝手书，并夏布莲子交光，言汝已住伊庵等情。窃念汝资非余裕，何须效世谛人情，作投桃报李之仪。尔我以道相交，当以直道而行耳。兹既寄来，当以为作福之资。谢谢！

令严、令岳母既生信向，当时以净土利益为之启迪，令其信心，由微而著。倘能信愿真切，决定可生净土，其为孝也，岂世间之孝所能比拟

乎哉？

汝于净土修法，尚未了了，当唯以翻阅研究净土为事。半日学解，半日学行。必期于彻头彻尾，了无疑惑而后已。《楞严正脉》且作缓图，纵亲见如来藏妙真如性，亦不能即了生死。见性是悟，非是证，证则可了生死，若唯悟未证，纵悟处高深，奈见、思二惑不能顿断，则三界轮回，决定莫由出离矣。若不通《楞严》，倘净土法门，能仰信佛言，决定无疑，真信切愿，以修实行，则决定往生，为极乐世界中人。况兼现世国界危岌，尚欲以危险时际，有限精神，作不急之法务，企得大通家之名闻，以充体面，致自己专修一事，竟成顛顶乎哉？倘净土法门，悉皆谛信深知，不妨再研《楞严》及各经论。

汝昔求光开示，光以《文钞》相寄，尚不一一全阅。光固知汝不知缓急，泛泛然学时人研究佛经，只期作一通家而已。光《文钞》文字虽劣，颇能示人修持门径。昔大智律师，深通台教，严净毗尼，行愿精纯，志力广大，唯于净土，不生信向，后因大病，方知前非，嗣后二十余年，手不释卷，专研净土，方知此法，利益超胜，遂敢于一切人前，称性发挥，了无怖畏。虽则三岁孩

子，亦会念佛。汝此法门径，尚未认清，又非讲期见逼，如讲家之拟撑门庭，何须先研《楞严》不以归家识路为急务乎？至于光之所说，不过搪塞差事，不致负彼来意，岂真能显示《楞严》之要义乎？如来欲令一切众生，就路还家，故令二十五圣各陈宿因。末世众生，无论上、中、下根，皆当以势至念佛法门，自利利人——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；反念念自性，性成无上道。此居士所当致力者。至于征心辨见，破阴超浊，且待念到心佛不二，心佛两忘，亲证念佛三昧后，再商量，则可如世尊拈华，迦叶微笑矣。否则，入海算沙，脑晕心迷。说食数宝，饥寒莫济。知好歹者，决不以吾言为河汉也。

复戚智周居士书三

光意欲令阁下，安居己家，即俗修真，上可感发上人，发生净信，下可率其妻子，同沾佛恩。如必欲寄居他寺亦可。至于听经，不须往灵隐去，以慧明法师，脱略文义，专以援引宗门公案为事，大达之人，或得其益；初机之士，将茫无所从。稍聪明点，或致宗教混滥，其过诚非浅鲜。

普贤十愿，文殊一行，若能精修，一切经论

即不贯通，亦可顿脱烦笼，高预海会。若于此仗佛力一法，信不真，靠不定，即深通宗教，亦只是口头三昧。欲以此口头三昧了生死，真同欲以画饼充饥，必致途穷深悔，而毫无裨益也。现今世道，不知将来作何相状，尚欲以将尽之光阴，作不急之务哉？

光虽有修山志之愿，若非大士冥加，俾目力明了，断不能从事。倘目力有余，何地不堪纂集，而必欲往杭，借居他所耶？

祈专心念佛，即是真法门眷属。切勿来山，以致彼此为难。至于必欲出家，当另礼高明知识，断勿以光为隔碍，不便另拜余师，致失巨益也。

宁波观宗谛法师病未好，亦不须往彼听经。古人云，少实胜多虚，大巧不如拙。说得一丈，不如行取一寸。真心为己者，其绎思之。

复范古农居士书一

净土一法，以信、愿、行三法为宗。唯其具真信切愿，方有笃行。祸害迫切，便能诚恳；优游无事便宽缓，此凡夫通病也。然当今之时，其世道局势，有如安卧积薪之上。其下已发烈火，但未烧至其身，转瞬则全体炽然，遍界无逃避处。

尚犹悠忽度日，不能专志求救于一句佛号，其知见之浅近甚矣。

佛法诸宗修持，必到行起解绝，方有实益。不独净宗修观为然。宗家以一无义味话头，置之心中，当作本命元辰。不计时日，常为参叩。待至身心世界，悉皆不知，方能大彻大悟。非行起解绝乎？六祖谓但看《金刚经》，即能明心见性。非行起解绝乎？愚谓起之一字，义当作极。唯其用力之极，故致能所双忘，一心彻露。行若未极，虽能观念，则有能有所。全是凡情用事，全是知见分别，全是知解，何能得其真实利益？唯其用力及极，则能所情见消灭，本有真心发现。故古有死木头人，后来道风，辉映古今，其利益皆在极之一字耳。

又今人多尚空谈，不务实践。劝修净业，当理、事并进，而尤须以事为修持之方。何也？以明理之人，全事即理。终日事持，即终日理持。若理、事未能大明，一闻理持，便觉此义深妙，兼合自己懒惰懈怠，畏于劳烦持念之情，遂执理废事。既废于事，理亦只成空谈矣。

愿阁下以圆人全事即理，为一切人劝，则利益大矣。

复范古农居士书二

中阴者，即识神也。非识神化为中阴，即俗所谓灵魂者。言中阴七日一死生，七七日必投生等，不可泥执。中阴之死生，乃即彼无明心中，所现之生灭相而言，不可呆作世人之死生相以论也。中阴受生，疾则一弹指顷，即向三途六道中去，迟则或至七七并过七七日等。初死之人，能令相识者，或见于昼夜，与人相接，或有言论。此不独中阴为然。即已受生善恶道中，亦能于相识亲故之前，一为现形。此虽本人意念所现，其权实操于主造化之神祇。欲以彰示人死神明不灭，及善恶果报不虚耳。否则阳间人不知阴间事，则人死形既朽灭，神亦飘散之瞽论，必至群相附和。而举世之人，同陷于无因无果，无有来生后世之邪见深坑。将见善者则亦不加惕厉以修德，恶者便欲穷凶极欲以造恶矣。虽有佛言，无由证明，谁肯信受？由其有现形相示等，足征佛语无妄，果报分明。不但善者益趋于善，即恶者其心亦被此等情理折伏，而亦不至十分决烈。天地鬼神，欲人明知此事，故有亡者现身于人世，阳人主刑于幽冥等。皆所以辅弼佛法，翼赞治道。其理甚

微，其关系甚大。此种事古今载籍甚多。然皆未明言其权之所自，并其事之关系之利益耳。

中阴虽离身躯，依旧仍有身躯之情见在。既有身躯之情见，固须衣食而为资养。以凡夫业障深重，不知五蕴本空，仍与世人无异。若是具大智慧人，则当下脱体无依。五蕴空而诸苦消灭，一真显而万德圆彰矣。其境界虽不必定同，不妨各随各人之情见为资具。如焚冥衣，在生者只取其与衣之心。其大小长短，岂能恰恰合宜？然承生人之情见，并彼亡人之情见，便适相为宜。此可见一切诸法，随心转变之大义矣。

死之已后，尚未受生于六道之中，名为中阴。若已受生于六道中，则不名中阴。其附人说苦乐事者，皆其神识作用耳。投生必由神识与父母精血和合。是受胎时，即已神识住于胎中。生时每有亲见其人之入母室者，乃系有父母交媾时，代为受胎。迨其胎成，本识方来，代识随去也。《欲海回狂》卷三第十二页，第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行，曾有此问。原答颇不中理，光为之改正，当查阅之。原答云：“譬如鸡卵，有有雄者，有无雄者。未有识托之胎，如卵之无雄者也。”不知卵之无雄者，即令鸡孵，亦不生子，何可为喻？

光只期理明，不避僭越，故为居士陈其所以。圆泽之母怀孕三年，殆即此种情事耳。此约常途通论。须知众生业力不可思议。如净业已成者，身未亡而神现净土。恶业深重者，人卧病而神婴罚于幽冥。命虽未尽，识已投生。迨至将生，方始全分心神附彼胎体。此理固亦非全无也。当以有代为受胎者，为常途多分耳。

三界诸法，唯心所现。众生虽迷，其业力不思議处，正是心力不思議处，亦是诸佛神通道力不思議处。光近十余年，目力不堪为用，故于经论不能广引以证。然其理固非妄出臆见，以取罪戾也。死生，众生之大事。因果，教化之大权。愿阁下不惜广长舌，以因果报应为转烦恼生死，成菩提涅槃之一助。则法门幸甚，众生幸甚。

复吴希真居士书一

念佛一法，约有四种：所谓持名、观像、观想、实相。就四法中，唯持名一法，摄机最普，下手最易，不致或起魔事。

如欲作观，必须熟读《观经》，深知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，及心净佛现；境非外来，唯心所现，不生取著。既不取著，则境益深妙，心益精

一。能如是，则观想之益，殊非小小。如观境不熟，理路不清，以躁妄心，急欲境现，此则全体是妄，与佛与心，皆不相应，即伏魔胎。因兹妄欲见境，心益躁妄，必致惹起多生怨家，现作境界。既最初因地不真，何能知其魔业所现？遂大生欢喜，情不自安，则魔即附体，丧心病狂，纵令活佛现身救度，亦末如之何矣。须自量根性，勿唯图高胜，以致求益反损也。

善导和尚云：“末法众生，神识飞飏，心粗境细，观难成就。是以大圣悲怜，特劝专持名号。以称名易故，相续即生。”诚恐或有不善用心，致入魔境也。宜自详审。

又志诚恳切，亦消除躁妄魔境之一妙法也。宜竭尽心力以行之，则幸甚。

复吴希真居士书二

得预楞严法会，何胜庆幸？

观想一法，非理路明白，观境熟悉，无躁妄欲速之心，有镇定不移之志者修之，则损多益少。至于实相念佛，乃一代时教、一切法门通途妙行，如台宗止观、禅宗参究向上等皆是，所谓念自性天真之佛也。

《楞严》一经，实为念实相佛之最切要法。然又为持名念佛，决志求生极乐，无上大教。何以言之？最初征心辨见，唯恐以妄为真，错认消息。迨其悟后，则示以阴、入、界、大，皆如来藏妙真如性。乃知法法头头，咸属实相。既悟实相，则觅阴、入、界、大之相，了无可得，而亦不妨阴、入、界、大，行布罗列。所示二十五圆通，除势至圆通，正属持名兼余三种念佛之外，余者总为念实相佛法门。以至七趣因果、四圣阶位、五阴魔境，无非显示于实相理，顺背迷悟之所以耳。如是念实相佛，说之似易，修之证之实为难中之难。非再来大士，孰能即生亲证？以此之难，固为持名念佛之一格量劝赞。了此而犹欲仗自力以断惑证真，复本心性，不肯生信发愿，执持佛号，求生西方者，无有是处。以实相遍一切法。

持名一法，乃即事即理，即浅即深，即修即性，即凡心而佛心之一大法门也。于持名识其当体实相，则其益宏深。外持名而专修实相，万中亦难得一二实证者。能得苏东坡、曾鲁公、陈忠肃、王十朋等之果报，犹其上焉者。了生脱死一事，岂可以志大言大而成办乎哉？宜自详审。是

知实相之理不可不知。

息心研究《楞严》，则凡圣因果、迷悟修证之若事若理，明如观火；而自力佛力持名实相之利益大小，亦明若观火。固当若自若他，皆期以即持名而实相，决不致以好高务胜，离持名以修实相。致使徒有修心，而无证果也。

复吴希真居士书三

佛视众生皆是佛，众生视佛皆是众生。

佛视众生皆是佛，故随顺机宜，为之说法，俾得消除妄业，亲证本有。即一切众生皆得究竟涅槃，了不见我为能度，众生为所度，以彼原是佛故。

众生视佛皆是众生，故西天九十五种外道及此方拘墟儒士，莫不竭尽心力多方毁谤，必期于佛法断灭，了无声迹，而其心始快。然杲日当空，只手焉遮？适足以彰佛法之光明，而形自己之浅陋而已。有宿根者，由谤佛辟佛因缘，遂复归依佛法，为佛弟子，代佛扬化。无宿根者，当乘此业力，永堕阿鼻地狱。待其业报尽时，往劫闻佛名之善根，当即发现。由兹方入佛法，当即渐种善根，以至业尽情空，复还本有而后已。甚矣，

佛恩之广大深远，莫能形容也。一句染神，永为道种。譬如闻涂毒鼓，远近皆丧。食少金刚，决定不消。能如是生信，是谓正信。尔宜勉之。又善得益者，无往而非益。甘受损者，无往而非损。

今之人每以世智辨聪之资，研究佛学。稍知义路，便谓亲得。从兹自高位置，藐视古今。且莫说现今之人不入己目，即千数百年之高僧，多有古佛再来，或法身菩萨示现者，彼皆以为庸常，不足为法。未得谓得，未证谓证。听其言，高出九天之上；察其心，卑入九地之下。如是习染，切宜痛除。否则如贮醍醐于毒器中，便能杀人。若能念念返究自心，不但如来所说诸法，即能得益。即石头碌砖、灯笼露柱，以及遍大地所有种种形色音声，无非第一义谛实相妙理也。谓古今无人者，何曾梦见？祈谛信而勉行之。

与陆稼轩居士书

昨晚鹤年居士持来庄居士所书《法华经》。见其笔法坚劲精秀，不胜钦佩。但其用笔，犹有文人习气，于流通法道，似有未合。如俗体、帖体、变体等，则有从俗之弊；又有执泥古体，如“魔”作“磨”，“悬”作“县”，“玛瑙砗磲”作

“马脑车渠”，“阵”作“陈”等，则有违时之失。如必曰悉依古文，即时行正体，皆不堪用，则字字皆须更换，无一字可用矣。杨仁山破泥古者曰：“字须遵时，何必泥古？如必欲从古，且请先从‘人’、‘入’二字改起。古‘人’字作‘𠤎’，‘入’字作‘𠂔’，如‘人’、‘入’不能改，则余字何须特改？”且古体亦非当日苍颉所制之字，不知几何变更，方成此体。君既好古，宜从虫文鸟书为正体，则吾无由置喙矣，否则毕竟为无事生事，劳而无功。

生今反古，圣有明训。如庄居士志在流通，当一扫文人习气，字字遵时。凡诸破体、俗体等，一概不用。俾一笔一画，皆可为法，则刊而传之，令见者闻者，发起信心。光虽固陋，当为序赞。此本且请保存家中，以为后世子孙作遗念可也。

又凡书经，中缝必须书经名卷数页数，俾阅者一目了然，即纷乱亦不难整理。何可不依此法，以致后遇不通佛法之人，便成颠倒错乱之咎？祈将中缝宜书之字，按页补足，则书经功德，方堪圆满矣。光目力不给，兼以略无闲暇，未能逐一齐阅。其中有三四字，随便标出。余未阅者，不能知也。

复刘智空居士书

昨接手书，知久病始愈，不胜欣幸。生死事大，无常迅速。耳闻者之惊惧，远不如身历者之痛切也。当发起大菩提心，以教家亲眷属，外及朋友故旧，及有缘者，则其利溥矣。

书中言念佛急进，中气虚极，此汝不善用心所致。夫念佛一事，当随各人力量，随便出声默念，大声小声，皆无不可。何得一向大声念，致令伤气受病耶？然汝此大病，虽由伤气而起，实无量劫来业力所现。以汝精进念佛之故，遂转后报为现报，转重报为轻报。即此一病，不知消几何劫数三途恶道之罪？佛力难思，佛恩难报，当生大庆幸，生大惭愧，生大净信。以净土一法，自行化他。俾家中眷属，与一切有缘者，同生西方。则可不负此病，及佛为现身也。

普陀可不必来，以来往用费，动须数十。居家念佛，一易进功，二不需费。甚好甚好。

复周智茂居士书

周木居士鉴，接手书，知生净信心，欲皈依佛法。然皈依佛法，必须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力敦伦常，恪尽己分，生信发愿，念佛求生西方。并须戒杀护生吃素。如不能净素，亦当以不贪食为是，更须持六斋，或十斋，否则便与佛相背矣。今为汝取法名为智茂，以心性如木，由烦恼障蔽故，心性不能显现，如木枯槁。既有智慧，则烦恼不生，而心性之木自然茂盛也。所言五戒，且自考心，如能受而不犯，则向化三问其佛前受之规矩，彼当教汝，光不备书。既皈依佛法，当熟读《文钞》，依之而行，自不致受庸人所误，致求来生福报及外道炼丹运气，以求成仙等。汝果能领会得《文钞》义，纵百千外道，亦不能摇动汝心。且勿谓此系光所说，恐不足依据。须知光乃取佛菩萨祖师善知识之意而说，非光自出心裁妄说也。祈慧察，则幸甚。

汝心高如天，志劣如地，口虽云依光所说，实则全依自己偏见。净土法门，唯信为本，信得极，五逆十恶皆能往生。信不及，通宗通教未曾断惑者，皆无其分。汝既不能通宗通教断惑证真，

仗自力以了生死。又不信佛力不可思议，自性功德不可思议。若具真信切愿念佛求生西方，无一人不得生者。净土法门，乃即生了生死之无上直捷圆顿法门，于此法门方向尚未知，便以好高务胜之狂妄心，去研究《起信论》。《起信论》实为学佛之纲要，然于劣根及初机人，亦难得益。即研得《起信论》通彻无疑，其用功尚须依念佛求生，方为稳当。况法相禅教之精微奥妙高深而不可企及乎哉？汝心如此其高，乃不知分量之高。其志又谓根性劣弱，何望生西？但能不堕恶道，此堪自慰。不知不生西方，将来必堕恶道。此系违背佛教及与光说，何可云始终奉行教诲，一心持念弥陀乎哉？今以汝之身，膺人之职业，又非上等资格，其所立之心与志，真令人可叹可笑。汝且息彼做大通家之狂妄心，专心研究净土法门中书，《文钞》“与高邵麟、徐女士书”中备说。随所开示，依之生信发愿，不以自己根器下劣，高推往生于度外。且常随动随静，将一句弥陀，当做本命元辰。其居心行事，须要与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之宗旨合。倘有余力，诸大乘经，不妨随意受持读诵，当以志心受持为本，且勿急欲洞彻其义理为事也。果能志诚之极，教理自会透彻。

若先欲透彻，不从志诚持诵做，即透彻亦无实益，况决难透彻乎？法相禅教，毕生研究，也难得其旨归。即得，谁能不断惑业了生脱死？欲断惑业了生死，恐梦也梦不著。汝于光《文钞》尚未详阅，故其所说，高则冲于霄汉，卑则入乎沧溟。

《文钞》中屡屡说所当看之书及看经等法则，并法相禅教之难以得益处。以净土法门，仗佛慈力，其余法门，皆须己力。一为通途教理，如世之士人，由资格而为官。一为特别教理，如世之王子，一堕地即为一切臣宰所恭敬。二种法门，不可并论，而具足惑业之凡夫，可不慎所择哉！

流通基金，纵欲增益，何可作募缘办法？有信心有财力者，与之商量，俾其补助，即可矣。又经典甚多，汝心欲大开门庭，郑州有几个人请。但取普通人能看者，请以备购。有大部普通人不看者，须预订，转为代请，则省资本，亦不至请来售不出，将钱占到不得受用耳。汝自谓来日无多，实力有限，光故作如此说。倘不以为然，仍依自己心相而行，则光亦不强汝。能做得一个大通家，亦是佛门之幸。恐汝大通家做不到，净土法门又信不及，则两头落空。今生稍修点功德，来生必定生于富贵家。汝试细思之，富贵人有几

个不造业的。今日之国运危岌，民不聊生，皆是一班无智慧修行人之来生福报所捣乱而成者。汝打甚么穷妄想，欲不堕恶道。不生西方，则一生不堕者或有之，二生不堕者便少也。

佛说经咒甚多，谁能一一遍持。古人择其要者列为日课，早则《楞严》《大悲》《十小咒》《心经》，念毕，则念佛若干声，回向净土。晚则《弥陀经》《大忏悔》《蒙山》，念佛回向。今丛林皆图省工夫，早则只念《楞严咒》《心经》，晚则单日念《弥陀经》《蒙山》，双日念《大忏悔》《蒙山》。汝言《禅门日诵》经咒甚夥者，不知乃朝暮课诵外之附录者。在家居士，功课亦可照禅门朝暮功课做，亦可随自意立。如早晚专念《弥陀经》《往生咒》念佛，或早则专念《大悲咒》念佛，晚则念《弥陀经》《往生咒》念佛。或有持《金刚经》者亦可。然无论诵何经持何咒，皆须念佛若干声回向，方合修净业之宗旨。汝之所说，乃见异思迁，虽是好心，实为心无定主，随境所转。何经何咒不称赞其功德殊胜？依汝知见，则看此经必废彼经，持此咒则废彼咒，以力不能兼顾，势必如此，是尚得名为明理真修之士乎？再推广言之，汝若遇参禅者赞禅而破斥净土，必至

随彼参禅。及他天台、贤首、慈恩、秘密各宗，每遇一知识提倡，必至舍此修彼。不知汝是甚么根性，要做法法皆通之大通家，但以业深智浅，大通家做不到，并将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一法置之度外。待到临命终时，不向镬汤炉炭里去，定向驴胎马腹里去。即幸而不失人身，以今生尚无正智，颇有修行之痴福，以兹享彼痴福，便造恶业，一气不来，直入三途，欲得知天地父母之名尚不能，况得知净土法门乎？汝看光《文钞》，作么生解？须知一句阿弥陀佛，持之及极，成佛尚有余，将谓念《弥陀经》念佛者，便不能灭定业乎？佛法如钱，在人善用，汝有钱则何事不可为。汝能专修一法，何求不得？岂区区持此咒念此经得此功德，不得其余功德乎？善体光言，自可一了百了，否则纵说的多，汝仍是心无定见，有何益乎？

凡夫在迷，信心不定，故有屡信屡退，屡修屡造之迹。亦由最初教者不得其道所致，使最初从浅近因果等起，便不至有此迷惑颠倒也。然已往之罪，虽极深重，但能志心忏悔，改往修来，以正知见，修习净业，自利利他，而为志事，则罪障雾消，性天开朗。故经云：“世间有二健儿，

一者自不作罪，二者作已能悔。”悔之一字，要从心起。心不真悔，说之无益。譬如读方而不服药，决无愈病之望。倘能依方服药，自可病愈身安。所患者立志不坚，一暴十寒，则徒有虚名，毫无实益矣。

复某居士书

《易》本圣人观象立法，示人以“明明德、亲民”之道，非徒只为卜吉凶已也。后世学者，舍本逐末，遂成艺术，可哀也已。

试观每卦之大象，其语言多剴切详明。如乾卦，则曰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”；坤卦，则曰“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”。六十四卦之大象，可录之一幅，以为立身行道之准。将由此以继往圣，开来学，岂区区然只成一算命之艺，以求糊口而已哉？

吾言不足为轻重，试熟读各卦之大象，自可悉知，况各卦之全文及一部之全文乎？《易》乃圣道之源也，故孔子读至韦编三绝，年将七十，尚期天假以年，以期学《易》而免大过，其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，为何如哉？愿深长思之，则幸甚。

复黄智海居士书

接手书，知修持严密，欣慰之至。

五旬外人，兼以事务多端，只好专修净业。若泛泛然研究，或恐经论不能大通，净业反成副事。所言性、心、意之分别。心，多约体而言；意，即念虑，乃心之用；性，则约心体之不变动者为论。若泛言之，心性皆可通称，而意则必指其念虑而已。然心有真心、有妄心。言约体者，乃指真心，妄心亦属念虑，乃心体上之妄念耳。

藏、通、别、圆四教，乃如来随众生根机，说相契之法，有此等义，故智者依义而立此名目。藏教，为小乘根性说经、律、论之三藏，故名藏教。大乘亦有三藏，此单指小乘说耳。通教，乃大乘初门，以根机不同，钝根则通前藏教，利根则通后别、圆，故名通教。别者，各别，此教独菩萨法，所有教、理、智、断、行、位、因、果，一一各别，未能如圆教之圆融互摄，故名别教。圆者，圆满、圆融，以法法圆融，法法圆具，故名圆教。此教为最上佛法，乃佛以自己所证所悟之理，与一切大根菩萨所说者。当看教观纲宗，自知其义，若欲用笔墨叙说，不但太费力，且不

如看彼之为得也。

末世众生，根机浅薄，欲于教义禅宗得真利益，甚难甚难。唯净土法门，方可依怙。试观显荫之死，远不如愚夫愚妇。而显荫之所知，非愚夫愚妇所能企及，而愚夫愚妇之所得，又非显荫所能企及。正光所谓性水澄清，由分别而昏动；识波奔涌，因佛号以淳凝，故致上智不如下愚，弄巧翻成大拙也。愿居士专志净业，勿歆羨于宗通说通，庶可于了生脱死，不成画饼。

周德广二月初二念佛坐逝，无悲恋之情，有悦豫之色，当必直入莲邦，为弥陀弟子矣。去年病中，发愿以所积万金作善举，因以七千元交光，三千四百元印《大士颂》一万部、一千六百元印《不可录》、二千元印新排之《增广文钞》。余三千元，作别种善举。其子四人俱不甚丰裕，而能以亲所积者为亲作功德，不肯自己受用，亦可谓难行能行矣。

祈专志净宗，勿被密宗现身成佛之语所动。现身成佛，乃理性，非事实。若认做事实，则西藏、东洋之佛，不胜其多。且勿说平民，即班禅之心行作为，佛气尚无，况说成佛乎？以彼于民不聊生之时，犹然不惜百姓脂膏，任其铺排耗费，

而钱到己手，便当命宝贵，毫无慈悲喜舍之念故。显荫自命得密宗正传，谓佛法东流中国，唯弘法大师教理圆妙。历斥中国各宗祖师，皆不及弘法大师之正传。而死时竟成一业识茫茫，无本可据之人。其已现身成佛矣，何又结果如是也？祈洞察是幸。

菩萨之心，犹如太虚，无不包括。欲利益众生，作种种方便，先以欲钩牵，后令入佛智，不得以凡夫知见，妄生测度。以彼已证法忍，了无人、我之可得。唯欲摄受一切众生，入于如来大觉法海。若有计校，便属情见，便与无人、我之道，不能冥契矣。云布施头目髓脑，则诚然。至于妓女、彩女等，不过扩充菩萨布施之心，不可以词害意。若死执其语，则愿令阿僧祇世界妓女充满之文，又将如何安置乎哉？此显菩萨内外俱舍，了无贪惜。内而头目髓脑，外而国城妻子，无一法生贪著，故能于生死中独得解脱。彼受施者，由菩萨愿力摄持，或于即时，或于后世，无不亲蒙利益，了生脱死。如歌利王之割截身体，后为最初得度之憍陈如。此种如太虚量之大菩提心，何可以凡夫小知小见测量？须知未得法忍之凡夫，心中当慕菩萨之道，其行事当依凡夫常理。

否则便于住持法道，或有妨碍。若未证无生法忍，即不住持法道，亦不宜学菩萨之舍头目髓脑等。以自力不足，不堪忍受，若自若他，俱无所益。凡夫须按凡夫能行者行之，则可矣。

复潘对鳧居士书

前者大梦未醒，致有冲突，不胜惭愧。今梦醒矣，本欲无言，然恐阁下或有未喻，且略陈之。

孟子云：“有不虞之誉，有求全之毁。”孟子此语极确切，而未明其所以然。佛说一切利衰、毁誉、称讥、苦乐各有前因，致获现果。了此，则只宜自忏宿业，何暇怨人乎哉？所以君子上不怨天，下不尤人，素富贵行乎富贵，素贫贱行乎贫贱，素夷狄行乎夷狄，素患难行乎患难，受宠若惊，受辱不怨，逆来顺受，无往而不自在逍遥也。

此传作于民国十三年，彼在青岛悦来公司，函告于（光），实未寄文来。（光）极力呵斥，令毁其稿。至今年四月，彼持其自作之年谱令（光）看，于十三年谱内，有此文。（光）即将传文撕作粉碎，极力呵斥，谓彼是甚么人？何得自作年谱？而又何得妄造谣言，陷（光）于以凡滥圣，

藐视天下宗教知识及贤士大夫之极大罪中乎？令永勿再录。至八月，因催印《观音颂》到申，于友人处，见彼油印之文，（光）持回撕之。时彼亦寄居太平寺，谓之曰：“汝以此恭维（光），甚于持刀杀（光）百千万倍，令勿流布。”岂知彼早已寄于海潮音令登报矣。及阁下寄来，（光）意谓才印未久，尚可收拾，所以祈蔚如劝阁下尽行焚毁，务成爱我之实。又令上海居士林、净业社、各于林刊月刊声明，免致不知者谓彼承（光）意而作耳。及阁下来书，方知不可收拾，遂悟孟子、子思及佛所说之各事理，而心中已于此了不介意。是盖宿业所使，只可自怨宿生少栽培，何暇怨彼之妄造谣言乎？马契西此举，（光）于一切前境，皆悉无烦计虑，或可完我天真，卒能无愧于自心耳，则是因祸而得福，实为大幸。阁下所印之传，随阁下意，烧之也好，散之也好。如其爱我情殷，略将（光）诫彼之意，撮略叙百数十字，印于皮子里边之白垫纸中，以免无知者之效尤更好，并非为洗雪此诬，免人唾骂也。何以故？唾骂者愈多，（光）得利益愈深，以非（光）自为，而（光）受唾骂，则其消业障而增福慧，有如金刚经十六分所说者。

(光)色力衰弱,冗事繁多,以致净业工夫,徒惭疏略,得此因缘,用作不修而获益之据,幸何如之?

与聂云台居士书

接贵《家语》,不胜钦佩。文正公心法,阁下得而传之,故能脱离富贵习气,乐我天真,不随物转也。“致某君书”实为振兴颓敝之妙法,恐某君无此志向,则了无所益。然公之众览,必有肯取法者。盗窃因缘,推至其极,则可以为圣为贤,实为救世至文。

由是知因果之道,至深至远,彼以因果为权渐小乘者,皆道听途说之流也。光常曰:“因果者,世出世间圣人,平治天下,度脱众生之大权也。”当今之世,若不提倡因果报应,虽佛菩萨圣贤俱出于世,亦末如之何矣?又曰:“善教儿女,为治平之本,而教女尤要。”又曰:“治国平天下之权,女人家操得一大半。”以世少贤人,由于世少贤女。有贤女,则有贤妻贤母矣。有贤妻贤母,则其夫其子女之不贤者,盖亦鲜矣。彼学堂提倡男女平权,直是不知世务。须知男有男之权,女有女之权。相夫教子,乃女人之天职,

其权极大。不于此讲究，令女子参政等为平权，直是不识皂白者之乱统也。

光之愚见如是，不知阁下以为然否。如其不甚悖谬，敢祈大加发挥，亦未始非挽回世道之一助也。

复乔智如居士书

凡人做事，当认真做，不可潦草塞责。况佛弟子为监狱之教诲师，有感化人心，成就正器之责任乎？语云：“君子思不出其位。”既膺此职，必期于令监犯革心服化为事，则功德大矣。

所言三女居士，既欲归依，当与彼说：要吃素念佛，求生西方，不可求来生人天福报；必须要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戒杀护生，善教儿女。儿女虽小，万不可任性恣惯，必须对彼常说因果报应，使彼心中常存畏惧，自然不至将来作伤天损德之事。此提倡因果报应，及善教儿女，乃天下太平之根本法轮，对一切人，皆当以此相劝，非但为女人言也。

陈吴氏法名志清，康金氏法名志净，倪康氏法名志澄，总以出此浊恶世界，生彼清净佛国为志而已。祈为函致，兼说光所嘱之意，令彼作一

真实修行人，并教儿女亦修行，庶不愧归依佛法之一大事也。天下治乱，在于家庭中操之有道与否，此根本上之切实议论也。

复江易园居士书

接手书，知贵地净土法门，由阁下提倡，得以大行，慰甚。

光徒张虚名，毫无实德，但愿有益于人，即属虚张声势，其损在我，而人或得益，亦所乐为。如谈梅口酸，想崖足战，虽无实事，人起斯心。亦非无益。

至于阁下拟以慈觉故事，直令光惭愧无地耳。光愿再寄二十包《文钞》，以期送有缘，并留图书馆以长供阅览。

又今之提倡佛学，须注重于净土法门及因果报应。并令入社之人，各各戒杀护生，各各善教儿女。国之荒乱由乏贤人，其源由家无善教而始。而家庭之教，母教更为要紧，故教女比教子关系更大也。有贤女，则有贤妻贤母矣。人少有贤母，长有贤妻，欲不为贤人，不可得也，此正本清源图太平之良策也。

愿阁下于提倡佛学时，谆谆以此告之，庶佛

法世间法皆振兴也。

复唐大圆居士书

观汝书言学生话，不禁令人好笑，今说一喻。譬如太医院御医，凡医书、病源、脉诀读得熟如明镜映现，及至临症，则茫无所从，不知该用何药？汝之所问，与此医生见识，毫无有异。

佛法原是教人了生死的，非只当一种高超玄妙话说说。彼下劣知见之当哲学研究佛法者来，必须先对彼说佛说法之所以然，是要人对治习气，洗心涤虑，敦伦尽分，慈悲仁让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，自利利他，共证真常，渐次修习，至成佛道耳。所有经教，皆为发明如上所说诸事理故。若唯求明了，不欲实行，岂非优人作戏，尚得谓之为学生乎？如其天姿聪敏，不妨研究性相各宗，仍须以净土法门而为依归，庶不至有因无果，致以了生脱死之妙法，作口头活计，莫由得其实益也。必须要主敬存诚，对经像如对活佛，不敢稍存怠忽，庶几随己之诚大小，而得浅深诸利益也。至于根机钝者，且专研究净土法门，果真信得及，守得定，决定现生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，校彼深通经论，而不实行

净土法门者，其利益奚啻天地悬殊也。如上所说，无论甚么资格，最初先下这一味药。则无论甚么邪执谬见，我慢放肆，高推圣境，下劣自居等病，由此一味阿伽陀万病总治之药，无不随手而愈。

汝学到一肚皮佛法，于此二种学生，便没奈何。可知汝但知说药，自己也未实行，使汝实行，断不至怀此种疑。而以昔某某为文殊普贤之俦，此皆由不能鉴别真伪，遂致茫无所从，或至以伪为真也。

汝父之不能吃素，由于不细心体贴，反身而观。设使自己作了食物之牲，断不至愿人杀而食我，今有五谷养命，尚欲助其贪馋，生死不了，到了被人食时，诚可哀悯，而已无可救援矣，哀哉。

念如已剃发，受戒固为正理，何必又待？但须审其本心及察其平日对境之感想，果能具足清操，便当成就僧相。如或虽近此种气象，难具百折不回之真切铁心，则还是从夫为嘉，念光亦然。汝于某报中，载念如念光二人之论，（光）绝不以为然。即使实是九岁童女所说，不登报有何所损？倘代为作，则成欺世欺人而令作伪。即彼自作，或致自矜自恃，遂成我慢。此等皆汝不知临

症下药之实案。汝既不以（光）为无知，（光）不妨以无知为有知而与汝言之。汝绝不知教小人之法则，故有此举。使汝知者，断不登报。

显荫之天姿极聪明，自己本好胜好名，谛法师不能下抑彼矜张之药，至于短命而死。汝于念光亦然。

无得居士，既有六十老父，何得要出家？使不出家，无由闻法修行，尚有可原。今藩篱大撤，在家人研究修习者其多如林，得利益生西方者，亦常有其事，何得要离亲出家乎？此事（光）绝不赞成。按实说，当今修行，还是在家人好，何以故？以一切无碍故。出家人之障碍，比在家人多，是以非真实发道心者，皆成下流坯，无益于法，有玷于佛也。

复汪雨木居士书（附来书）

雨木念佛十年，略知旨趣。窃谓灵峰、梦东诸大师及我师《文钞》所示念佛方法，大抵皆就愚夫愚妇通途立说。若吾辈能通文字，心思复杂之人，仍用彼愚夫愚妇之念佛方法，断断不能往生净土。鄙意以为念佛求生之人，当先求知念佛的是谁，盖既见主人翁，则念佛方有用处，往生

方有把握。不特念佛应当如是，即念经持咒，亦何莫不然？今人动谓老实念佛，死心念佛，即可往生。不知苟不能识得念佛的是谁，则念佛何能老实？何能死心？纵使日夜十万声，于生死有何相干哉？有以古人多专主持名，不参是谁相诘者。雨木曰：“此乃古德罢参以后之事，初心非可效法也。”雨木见今日念佛之人，十九不明此旨，实可哀愍。尝时时苦口劝人，而居士中竟有谓我为邪见者。佛法真义，沉晦至此，曷胜痛叹！兹特披陈所怀，敬求印证，并乞详加阐释，众生之幸，非仅雨木一人之幸也。

详观来书，不胜钦佩。

阁下欲令一切人亲见本来，直登上品，《观经》所谓“读诵大乘，解第一义，发菩提心，劝进行”者，其阁下之谓乎？

虽然，说法当须观机，若不察机，妄投法药，则与庸医以药杀人无异。须知禅净二宗，归元是一，修法各别。禅以彻见本来面目为宗，净以信愿念佛求生为宗。使世皆上根，则阁下所说，诚为有益。而上根甚少，中下甚多，不教以信愿求生，而教以参究是谁，参而得之，固为大幸，尚须重发切愿，以求往生。若参而不得，以心中常

存一“不知是谁”不能往生之念，则断无与佛感应道交，亲蒙接引之事矣。而今之参者，其能真到大彻大悟地位者有几？夫知念佛的是谁者，乃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也。勿以余人论，即阁下亦未曾到此地位。何以知阁下未到？以到则决不敢说灵峰、梦东为就愚夫愚妇立说，而不知是谁，即老实念，死心念，亦不得名为老实死心，纵使日夜十万，于生死有何相干？及谓古人专主持名为罢参后事，初心不可效法等语。由是言之，阁下之心，实欲自利利人；阁下之语，实为自误误人矣。切请缄默莫说，否则如来普度众生之一大法门，被阁下关塞锢蔽，莫由开通，其罪当与谤佛、谤法、谤僧相等，可不慎乎？阁下之见，以不知契理、契机之所以然，妄执利上根之法，而普劝一切修习，遂成偏执谬见。以不合机之法，妄行劝修，谓为佛法真义。光虽庸劣，敢与阁下同陷谤佛、谤法、谤僧之咎，而妄为赞许乎哉！如谓不然，祈付丙丁，各行各道即已，光岂能强阁下舍己所学而从我乎？不过以阁下见问不得不直贡愚诚耳，祈洞察是幸。

复盛机师书

昨接汝书，不胜慨叹。

汝学佛者，何得以自己知见，测佛境界，测之不得，遂生疑惑乎？夫证真如者，则三际坐断，十界平沉，有因缘故，亦可于一念现无量劫，于无量劫作一念，念劫圆融，两不混滥。汝谓“六十小劫犹如食顷，五十小劫只如半日，无此事理。”然则经中所有大小互入，念劫互现之说，皆为妄语乎？

如来初成正觉，现圆满报身相，为四十一位法身大士说《华严经》，二乘在座，不见不闻。所见之佛，乃老比丘相；所闻之法，乃生灭四谛。故《维摩经》云：“佛以一音演说法，众生随类各得解”。汝将谓无此事理乎？须知时无定法，随人所见不同。佛菩萨境界且置，姑以凡小之境明之。周灵王子子晋学仙，过七日，于缙山出现，已到晋朝。故有诗曰：“王子去求仙，丹成入九天，洞中方七日，世上几千年（几，读平声，近也。从周灵王至晋彼出时，将及一千年耳）”。又吕纯阳遇钟离权于邯郸逆旅中，钟劝其学仙，吕意欲得富贵后方学。钟与一枕令睡，则梦见由小

至大，以至宰相，五十年富贵荣华，世所罕有，子孙满堂，其乐无央，后以一事与上意不合，遂自引退，乃醒。睡时逆旅主人，煮黄粱米粥；梦中出入将相，做许多大事，经五十年之久。及醒，黄粱粥尚未煮熟。此不过仙人所现，尚能于一念中作五十年境界事业。况佛为天中天、圣中圣、诸大菩萨已证法身之境界乎？故善财入弥勒楼阁，入普贤毛孔，皆于十方世界，行六度万行，经佛刹微尘数劫。汝看此文，又将何以测度乎？须知三际无实体，而在凡夫分中，只见凡夫所应见之境，不得以凡夫所见之境，谓佛菩萨亦复如是，了无有异也。今为喻明，如镜照数十重山水楼阁，实无远近，而复远近历然。世间色法，尚能如是，况已证唯心自性之心法者乎？故曰：“于一毫端，现宝王刹，坐微尘里，转大法轮。”十世古今，始终不离于当念；无边刹土，自他不隔于毫端也。

汝既发心闭关，当恳切至诚礼拜持诵，以求三宝加被，令其业消智朗，障尽福崇。凡属不思議境界，但当仰信佛言，勿妄测度。果能恳切至极，自可悉皆明了，亦不须问人也。若不在恳切至诚礼拜持诵上致力，终日取非凡夫所能测之境

界而妄测之，则与幻人法师同一覆辙，欲不受谤佛、谤法、谤僧之罪报，何可得乎？祈慧察是幸。

与方远凡居士书

世间人之病，多多都是自己造者。即如令严之病，乃不知慎口腹，贪食水果凉物之所致者。及乎有病，不能从善养上令恢复，而一味靠医生转移。医生每遇富贵人之病，便大喜过望，遂用种种方法，令其阔张，而后始令收敛，则金钱自可大得矣。然医之善者，亦只医病，不能医业。即如子重病肠痛，医云非开剖不可，汝四婶不放心，遂不医，与德章拌命念佛、念《金刚经》，五日即愈，此病可谓极大，极危险矣，然不医而五天即愈。子庠之颠，乃属宿业，汝四婶以至诚礼诵，半年即愈。汝父既皈依佛法，当依佛所说，不当信从洋医，特往彼医院去医也。使一切病皆由医而始好，不医便不好者，则古来皇帝及大富贵人，皆当永不生病，亦永不死亡。然而贫贱者病少，而寿每长；富贵者病多，而寿每短。其故何哉？以一则自造其病，二则医造其病，有此二造之功能，欲脱病苦，其可得乎？祈为汝父说，不必往上海求西医，就在家中求阿弥陀佛、观世

音菩萨之大医王，则自可勿药而愈矣。求西医好否参半，求大医王，或身躯上即好，即身躯上未好，而神识上决定见好。若妄欲即好，完全废弃先所持之戒，大似剜肉做疮，有损无益。西医未入中国，中国人有病皆不治乎？固宜放下妄想，提起正念，则感应道交，自可全愈矣。

所言天冷身弱，衣丝绵者，必须非此不能生活方可。若借冷弱为名，以自图华美轻快，则是不知惭愧之人，以所杀蚕命，实非小可。至于服阿胶，更非所宜问者，此与吃肉有何分别？阿胶吃了就会不冷乎？倘日常礼拜，身体自然强壮，何用阿胶为哉？彼贫人亦曾过冬，谁曾用丝绵阿胶乎？一言以蔽之，曰：不知惭愧与不知自己是甚么人而已！祈洞察是幸。

复慧朗居士书

接手书，不胜感愧，（光）粥饭庸僧耳，何可与诸君论外典事？然既见托，只得略说所以。欲知此义及所主，先须知命为何物？力为何物？并列子意中将二子认作何物？然后再讲所主，则便成有功于世道人心之言论。若俱不知，则此力命之说，皆非儒佛所许。

命者何？即前生所作之果报也。又依道义而行所得者，方谓之命，不依道义而行所得者，皆不名命。以此得之后，来生之苦，殆有不忍见闻者，如盗劫人钱财，暂似富裕，一旦官府知之，必至身首两分，何可以暂时得乐，便谓之命？力者何？即现生之作为之谓。然作为有二：一则专用机械变诈之才智，一则专用克己复礼之修持。列子所说之命，混而不分，所说之力，多主于机械变诈。故致力被命屈，无以回答。以孔子困陈蔡，田恒有齐国为命，是尚可谓之知命哉。孔子不遇贤君，不能令天下治安，乃天下群黎之业力所感，于孔子何干？颜渊之夭，义亦若此。田恒之有齐，乃篡夺而有，何可为命？现虽为齐君，一气不来，即为阿鼻地狱之狱囚，谓此为命，是教人勿修道义而肆志劫夺也。吾固曰：“列子不知命。”不观孟子之论命乎？必穷理尽性以至于命，方为真命，则不依道义而得，不依道义而失，皆非所谓命也。列子论力，多属于机械变诈之才智，圣贤之所不言。圣贤所言者，皆克己复礼之修持也。唯圣罔念作狂，唯狂克念作圣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木从绳则正，后从谏则圣。

惠迪吉，从逆凶，惟影响。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，欲寡其过而未能。假我数年，五十以学易，可以无大过矣。人皆可以为尧舜。戒慎乎其所不睹，恐惧乎其所不闻。皆力也，此儒者之言也。

至于佛教，则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皆当作佛，令其忏悔往业，改恶修善，必期于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以戒执身，不行非礼。以定摄心，不起妄念。以慧断惑，明见本性。皆克己复礼修持之力，依是力而行，尚可以上成佛道，况其下焉者？故《楞严经》云：“求妻得妻（求妻者，求贤慧贞静之妻也，否则妻何得向菩萨求），求子得子，求长寿得长寿，求三昧得三昧，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。”大涅槃者，究竟佛果，皆由依教修持而得，其力之大，何可限量？袁了凡遇孔先生，算其前后诸事，一一皆验，遂谓命有一定。后蒙云谷禅师开示，兢业修持，孔生所算，一毫不应。然了凡乃一贤者，使其妄作非为，则孔生所算，亦当不灵。是知圣贤训世，唯重修持，如来教人，亦复如是。故所说大小权实法门，无非令众生断除幻妄之惑业，彻证本具之佛性。故世有极愚极钝者，修持久久，即可得大智慧，大

辯才。

列子以一切皆归于命，则是阻人希圣希贤之志，而奖人篡夺奸恶之心，俾下焉者，受此祸害于无穷；即上焉者，亦颓奋志时勉之气，以致终身不入圣贤之域，作一碌碌庸人。此一篇文，完全于世无益，有何可研究之价值乎哉？

（光）少不努力，老无所知，偶因问及，任己意说，其是与非，任人所指。又（光）年近七旬，精神衰颓，兼以冗务繁多，直是不能支持。祈勿再以此种事来问，再来问，则原函寄回，决不答复，以免于人无益，于己有损也，祈慧察是幸。

复庞契贞书

道济禅师，乃大神通圣人，欲令一切人生正信心，故常显不思议事。其饮酒食肉者，乃遮掩其圣人之德，欲令愚人见其颠狂不法，因之不甚相信。否则，彼便不能在世间住矣。凡佛菩萨现身，若示同凡夫，唯以道德教化人，绝不显神通。若显神通，便不能在世间住。唯现作颠狂者，显则无妨，非曰修行人皆宜饮酒食肉也。

世间善人，尚不饮酒食肉，况为佛弟子，要

教化众生，而自己尚不依教奉行？则不但不能令人生信，反令人退失信心，故饮酒食肉不可学。彼吃了死的，会吐出活的。你吃了死的，尚不能吐出原样的肉，何可学彼吃肉？彼喝了酒，能替佛装金；能将无数大木，从井里运来。汝喝了酒，把井水也运不出来，何可学他？

《济公传》有几种，唯《醉菩提》最好。近有流通者，云有八本，多后人敷衍之文。《醉菩提》之若文若义均好，所叙之事，乃当日实事。世人不知所以然，不是妄学，便是妄毁，妄学则决定要堕地狱，妄毁则是以凡夫之知见，测度神通圣人，亦属罪过，比之学者，尚轻之多多矣。见其不可思议处，当生敬信。见其饮酒食肉处，绝不肯学，则得益不受损矣。祈洞察是幸。

复袁闻纯居士书

接大圆书，谓居士与夫人，并令郎，皆欲皈依于光。夫光一迂腐不堪之粥饭僧，大圆不详察而谬为皈依，何居士又踵袭其谬，而不以为浼乎？虽然，泥塑木雕之佛，敬之亦可生福。汝既发心，且即将错就错，一旦翻然悟其非真，不妨再转而敬真佛，固未始不可也。

今为汝取法名为智纯，令夫人为智本，以众生本具佛智，由烦恼夹杂，则如金在矿，不得真实受用，则此本具之智，变而为妄知。虽此妄知依本智而起，而本智之体用全失，若反而念佛以自摄其心，则其智渐归于纯而得其本矣，此与令夫妇命名之大意也，不知有合于汝心否？

又智本既能持月十斋，年三斋，何不长斋？食彼之肉，养我之身，人固习而安之，试一反思，则将战惧不安，况实杀之食之乎？孟子谓：“如知其非义，斯速已矣。”夫与子皆长斋，汝何忍不长斋？净业正因，以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为第一。食肉之人，虽不自杀，亦难免杀业。以非杀无肉故，以钱雇人代杀故。“扶球”当名“福球”，以环球之祸，由于不知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事理，遂致任自己野蛮心，行弱肉强食，互相残害之惨事。汝既皈依佛法，当以此事此理，由自行而渐及于他，俾一切内而眷属，外而乡党邻里与一切相识之人，同知此理，同皆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戒杀护生，吃素念佛，则杀业消而风俗淳厚，神人和而天下太平矣。

“诸恶莫作”二句，乃三世诸佛之略戒经，切勿浅视，当从举心动念处审察。若能推致其极，

尚可以上成佛道，况其余福慧果位乎哉？佛于大乘经中屡言之，非出于《阴鹭文》，乃文昌帝君引用佛经耳。其余修持净业之说，《文钞》中具说之，此不详书。

今之世道，乃患难世道，若不以阿弥陀佛，观世音菩萨为依怙而常念之，则祸患之来，或所不测及其卒遇，徒唤奈何？倘能预先持念，必有冥为转移。况生死到来，人各有此日？故宜常作临终想，则一切非分之妄想，与不能资之以了生死之诸法门，自不致力驰骛，而令此决定仗之可了生死之法荒疏不修也。愿汝夫妻父子，同不以光言为迂腐，则幸甚。

末世众生，根机陋劣，不依净土法门，决定无由了脱。一班好高务胜者，多多越分自命，觉得禅教之理性渊深，遂不以净土为事。从兹弃佛力而仗自力，弄到结局时，皆成种远因而了不得其实益耳。

智本与汝夫妇也，汝能实行，彼久而久之，则相观而化，固无所用其忧虑也。谭碧云之著急，不独彼一人独犯此病，一切学佛之人，多多皆犯此病，既有此病，不是招感魔境，便是未得谓得。须知心本是佛，由烦恼未除，枉作众生，但能使

烦恼消灭，本具佛性自然显现。如磨镜然，止期垢净，勿虑无光。如医目然，但能去翳，自复本明。若于垢未净，翳未去时，即欲大发光明，曷可得乎？若发，便是妖魔所现，决非镜目之真正光明也。凡初发心人，俱宜以此意告之。

复袁福球居士书

所言由《佛学撮要》顿生正信，一以宿有善根，一以令严慈之熏陶使然。

印光一介庸僧，于法道无所知晓，唯谛信净土，以期带业往生。有志愿相同者，随便酬答以自分之事业，意似有可取者，而文笔肤浅，实为贻诮高明，不禁惭惶无地。何得以理圆词妙等以誉之，不惧膺以凡滥圣之愆乎？

所言念佛三昧，说之似易，得之实难，但当摄心切念，久当自得。即不能得，以真信切愿摄心净念之功德，当必稳得蒙佛接引，带业往生。

事一心，若约蕩益大师所判，尚非现世修行人之身分，况理一心乎？以断见思惑，方名事一；破无明证法性，则名理一。若是内秘菩萨行，外现作凡夫，则此之二一，固皆无难。若实系具缚凡夫，则事一尚不多得，况理一乎？当过细看印

光与永嘉某居士之极长一信，则可知。至于悟无生以后，护持保任，销镕余习，彼自了明，何须预问？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否则纵令饮者说得十分的确，而未饮之人，究不知其是何滋味。以居士将此悟无生忍，看得容易，恐自己或悟而不知保任护持，致余习复蒙，得而复失，故有此问。真无生忍，实非小可，乃破无明、证法性，最下者为圆教初住菩萨，即别教之初地也，谈何容易。祈且依印光文钞所说而行，待其悉知净土法门之所以然，及信愿行俱能不被一切知识异说所夺，此后若有余力，不妨兼研诸大乘经论，以开智识，以为宏净土之根据。如是则虽是凡夫，可以随机利生，行菩萨道。且勿妄意高远，恐或于事理不清，则难免著魔。永嘉某居士之长信，专治此病，彼病与汝病，名目不同，性质是一，光固不愿多说，祈于彼信领会之。

须知悟后之人与未悟之人，其修持仍同，其心念则别。未悟无生者，境未至而将迎，境现前而攀揽，境已过而忆念（攀揽二字，赅摄好恶憎爱，勿谓好爱为攀揽，憎恶为不攀揽）。悟无生者，境虽生灭，心无生灭，犹如明镜，来无所黏，去无踪迹。其心之酬境，如镜之现象，绝无一毫

执著系恋之思想。然虽于境无心，犹然波腾行海，云布慈门，凡世间纲常伦理，与夫上宏下化之事，必须一一认真实行，虽丧身命，不肯逾越。且莫认作于境无心，便于修持自利利他上宏下化之事，悉皆废弛，则是深著空魔，堕于顽空，由兹拨无因果，肆意冥行，乃成以凡滥圣，坏乱佛法，疑误众生之阿鼻地狱种子矣。此中关系，甚深甚深，光固不得不为略陈其利害也。

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世间之乱，乃众生同分恶业所感，彼邪僻诸说亦然。世风之变，最初皆一二人为之发起，治乱邪正，无不皆然。何可不于人力转变处讲，而专归于佛菩萨显神变乎？佛菩萨非不能显神变，奈众生业重，亦无如之何。譬如浓云厚雾，渺不见夫天日，将谓天日已无有乎？而人与天地，称为三才，僧与佛法，名为三宝，其如此称者，以参赞化育，宏扬法道之义而名之。汝专欲弃人力，而任佛菩萨天地之力，是尚可谓知道者乎？大乱之世，大悲菩萨示现救护，亦救其有缘耳。以乱乃同业，其宿因现缘乃别业，有感菩萨之别业，则蒙菩萨加被救护，何可僮侗而论？菩萨逆顺方便，救护众生之事，非胶知板见者所能知。今为汝说一例，由此而推，勿道是

菩萨，即真怨家，亦好作入道成佛之基。诸佛以八苦为师，成无上道，是苦为成佛之本。又佛令弟子最初即修不净观，观之久久，即可断惑证真，成阿罗汉，则不净又为清净之本。北俱卢洲之人，了无有苦，故不能入道。南阎浮提苦事甚多，故入佛道以了生死者，莫能穷数。使世间绝无生老病死，刀兵水火等苦，则人各醉生梦死于逸乐中，谁肯发出世心，以求了生死乎？至谓拥强兵踞高位，作种种苦恼众生事者，或亦有大悲示现者欤。此义唯可与通人言，不可与无知无识者道。若是通人，即真恶魔，亦可得益。无知无识者若知此义，则不知发心修行，反去毁谤佛法。譬如用药，小儿不肯吃药，涂之于乳，则不吃而吃矣。汝欲作通人大张此义，则害人处多而利人处少矣。且祈缄默，勿妄谈说。佛菩萨之境界，非凡夫所能测度。

中国之贫弱，由于不依礼义，依礼义何至贫弱？试问贫弱之因，何一不是贪赃受贿以利外人乎？汝未认清病源，便谓药不见效，可谓智乎？外国之强，以国小，不同心协力，不能自立。中国则人各异心，纵有同者，外人以贿诱之，则随贿所转，不但不顾国与民，并将自身亦不顾，谓

为奉行礼义之失，其可乎哉？昔林文忠公之驱夷，即是其证。以后大小事，何一非中国人代为周旋令成乎？中国之人，多半皆属亡八字，故致外国如是之强，中国如是之弱。使皆守礼义，则外国之无益各货，将无处可消，而中国一年当保全数千万万金矣。中国人之下作，诚可谓下作之极矣。孟子曰：“独孤臣孽子，其操心也危，其虑患也深，故达。”汝虽读书阅世，未知读书阅世之道，故有此问也。

为今之计，当以提倡因果报应、生死轮回及改恶修善、信愿往生，为挽回劫运，救国救民之第一著。谈玄说妙，尚在其次。然欲救世，非自己躬行，断无实效。由身而家，由家而邑，由邑而国，此风一倡，或可有意料不及之效，否则便难梦见矣。

与周法利童子书

人之一生成败，皆在年幼时栽培与因循所致，汝已成童，宜知好歹，万不可学时派。当学孝，学弟，学忠厚诚实。当此轻年，精力强壮，宜努力读书。凡过读之书，当思其书所说之事，是要人照此而行，不是读了就算数了。书中所说，或

不易领会。而《阴鹭文》《感应篇》等皆直说，好领会。宜常读常思，改过迁善。于暇时尤宜念阿弥陀佛及观世音菩萨，以期消除业障，增长福慧，切勿以为辛苦。

古语云，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此时若错过光阴，后来纵然努力，亦难成就。以年时已过，记性退半，所学皆用力多而得效少耳。第一先要做好人。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焉。第二要知因果报应。一举一动，勿任情任意。必须想及此事，于我于亲于人有益否。不但做事如此，即居心动念，亦当如此。起好心，即有功德。起坏心，即有罪过。要想得好报，必须存好心，说好话，行好事，有利于人物，无害于自他方可。倘不如此，何好报之可得？譬如以丑像置之明镜之前，决定莫有好像现出。所现者，与此丑像了无有异。汝果深知此义，则将来必能做一正人君子，令一切人皆尊重而爱慕之也。祈审慎思察，则幸甚幸甚。

与马契西书

人生世间，须安本分，越分作为及与赞誉，皆为招祸取辱之本。光一庸劣粥饭僧，汝为甚么

为我作传，胆敢以去圣时遥，真修日鲜等四句下，便以我承之，令我得罪于天下宗教知识、贤士大夫。

汝意谓说得好听，便为荣幸乎？不知以凡滥圣，罪在不原。汝亦曾看《楞严经》，何不知犯大妄语，其罪重于杀盗淫罪百千万亿倍乎？汝如此妄为，不但汝自己罪过得不得了，且令光现在受明眼人唾骂，将来受阿鼻地狱之苦报，无有出期。譬如庶民，妄称帝王，罪必灭族。良以大妄语能坏乱佛法，疑误众生，汝以此当架子摆乎？祈将其稿焚之，以后不得另有所述。我只要得生西方，要传做甚么。汝将谓由此便可留芳百世乎？而不知瞎造谣言之传，不但遗臭万年，且复受苦永劫也。若以吾言为非，则是魔王眷属，请从此绝。

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卷第二 (书二)

复包右武居士书一

适接手书，不胜感愧。

(印光)一粥饭僧耳，法门中事，概不能知。唯于净土，颇欲自他同生，以故凡有缁素见访，皆以此奉答。徐蔚如居士以其于禅净界限分析明了，并佛力自力之难易得失及主敬存诚等种种肤论，皆于初机稍有利益，以故虽文词鄙拙，亦不见弃，而三、四次排印流布，以期有志了生死者，同皆纳此刍议而已。然以残羹馊饭，陈于饱餐王膳者前，则恶心发呕矣，况敢注经乎哉？阁下既不以酸臭见弃，敬赠芜钞一部。

此去年蔚如令商务印书馆另编排印，今年所出者。彼书馆恐售不出，故止印二千。出书后，尚未发行，已经售尽。虽已留板，但以彼馆急于时尚之新书，至今未印二板。一二年来，亦有知友劝(光)刻板，(光)拟待商务书馆编好出书后，再刻，则可省心力。去岁北地大荒，各善士设法筹捐，(光)遂尽数将刻款助赈矣，两次共五百元。如以为有益初机，肯为刊布，未始非利

人之一端也。

复包右武居士书二

生死大海，非念佛无由得度。欲知念佛之所以然，不看净土经论，何由而知？固当日诵《阿弥陀经》，常看《无量寿经》及《观无量寿佛经》，此名《净土三经》。读此则知弥陀之誓愿宏深，净土之境缘殊胜，行人之往生行相。此外，最亲切开示念佛方法，有《楞严经》第五卷末后“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”；又有《华严经》“普贤行愿品”，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。读此知念佛求生西方一法，乃《华严》一生成佛之末后一著，实十方三世诸佛因中自利，果上利他之最胜方便也。彼妄谓净土法门为权渐小乘者，皆毁谤《华严》及谤佛、谤法、谤僧之极重罪人也。其《净土三经》之注，并净土诸书之宜专精看者，光《文钞》中“与徐女士书”中备言之，此不具书。

“晨朝十念”当于盥漱后，功课前行之。《净土十要》《西归直指》中，各有其仪，依而行之即已。但不可过十念，以多则伤气。光《文钞》中亦屡言其利害。朝暮功课照功课中念之即已。如公事多端，不暇念功课，则但用十念亦可。此

外则但止念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即已。所谓十念者，以尽一口气为一念。如是念十口气，名为十念。如气壮之人，一口气多念一二十句。气弱之人，只能数句。不论佛数多少，但以一口气，至十口气为度耳。其法之妙处，《文钞》亦说之。若多念，则又伤气受病矣，不可不知。

古语云：“聪明不能敌业，富贵岂免轮回？”生死到来，一无所靠，唯阿弥陀佛能为恃怙。惜世人知者甚少，知而真信实念者更少也。通州王铁珊，前清曾作广西藩台，其地土匪甚多，彼设计剿灭，所杀无算。前年得病，合眼即见在黑屋中其鬼甚众，皆来逼恼，随即惊醒。如是三昼夜，一合眼即见此象，人已困极，奄奄一息。其夫人劝令念佛，随念数十声即睡著。因睡一大觉，而精神渐健，病遂痊愈，即长斋念佛。使此时无人以念佛告之，恐万不能至今日也。故知教人念佛，功德无量。知念佛利益者，皆多生多劫善根所使也。

所示令亲之事，甚为希奇，可谓宿有善根。然又须兢兢业业以自修持，庶不虚此一梦。倘以凡夫知见，妄谓我已蒙三宝加被，已入圣流，从兹生大我慢，未得谓得，未证言证，则是由善因

而招恶果。末世之人，心智下劣，每受此病。《楞严经》所谓“不作圣心名善境界。若作圣解即受群邪”者，此也。请以力修净土法门自勉，则将来决定获大利益矣。

须知净土一法，乃十方三世诸佛，烹凡炼圣之大炉鞴。九法界众生，无一不入其中，能出其外者，以出则究竟成佛矣。能如是信，方名正信，方名有净土耳。

复永嘉某居士书一

昨接来书，言及教女为齐家治国之本，可谓见理透彻。

周之开国，基于三太。而文王之圣，由于胎教。是知世无圣贤之士，由世少圣贤之母之所致也。使其母皆如三太，则其子纵不为王季文王周公而为非作奸，盖亦鲜矣。而世人只知爱女，任性娇惯，不知以母仪为教。此吾国之一大不幸也。人少时常近于母，故受其习染最深。今日之人女，即异日之人母。人欲培植家国，当以教女为急务。勿曰此异姓之人，吾何徒受此忧劳哉？须知为天地培植一守分良民，即属莫大功德。况女能德镇坤维，其子女必能肖其懿范，荣何如之？况自己

子孙之媳，亦人家之女乎？欲家国崛起，非贤母则无有资助矣。世无良母，不但国无良民，家无良子，即佛法中赖佛偷生之蟒流僧，一一皆非好母所生。使其母果贤，断不至下劣一至于此。惜哉！

佛法大无不包，细无不举。譬如一雨普润，卉木同荣。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亲民之道，无不具足。古今来文章盖一时功业喧宇宙者，与夫至孝仁人，千古景仰。人徒知其迹，而未究其本。若详考其来脉，则其精神志节，皆由学佛以培植之，他则不必提起。且如宋儒发明圣人心法，尚资佛法，以为模范，况其他哉？但宋儒气量狭小，欲后世谓己智所为，因故作辟佛之语，为掩耳盗铃之计。自宋而元而明，莫不皆然。试悉心考察，谁不取佛法以自益？至于讲静坐，讲参究，是其用功之发现处。临终预知时至，谈笑坐逝，乃其末后之发现处。如此诸说话，诸事迹，载于理学传记中者，不一而足。岂学佛即为社会之忧乎？宋葛繁之曰行利人事，赵阅道之曰之所为，夜必焚香告帝；袁了凡之立命，周梦颜之著书，莫不汲汲然企人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；明因果，示罪福，使人知举心动念，天地鬼神，无不悉知悉见。

虽欲欺人，以天地鬼神悉知悉见，而有所不敢。从兹勉力为善，实心戒恶。虽最刚强难化，不可以理喻者，闻三世因果之道，必渐行戢敛，以致转暴恶为良善者，不知其几。

窃谓父母爱子，无所不至；唯疾病患难，更为婴心。小儿甫能言，即教以念“南无阿弥陀佛”及“南无观世音菩萨”名号，即令宿世少栽培，承此善力，必能祸消于未萌，福臻于不知，而关煞病苦等险难，可以无虑矣。稍知人事，即教以忠恕仁慈，戒杀放生及三世因果之明显事迹，俾习以成性，在儿时不敢残暴微细虫蚁，长而断不至作奸作恶，为父母祖先之辱。

佛法遇父言慈，遇子言孝，遇兄言友，遇弟言恭，夫唱妇随，主义仆忠。虽统名为出世之法，实具足乎经世良谟。经世良谟，亦同儒教，但儒教只令人尽义，而佛教一一各言因果。尽义则可教上智，难化下愚。因果则上智下愚，无不受益。今之社会，专以智巧而为主体，故发而为事，则借为民作共和幸福之名成同室操戈之实，使国势日危，人民日益困悴于争意气争权力中。若是结果，总以不知因果报应。使人人知因果，则自利利他，己立立人矣，何至如此其极乎？

所谓“小儿学佛者，学其前来所说数义而已，岂即令其参禅悟性，阅教观心等耶？”王君未知佛法，所以过虑如是之甚。若即其言而推之，殆将毕世不敢言及佛法矣。答王君书，当并光所说之意而融会之，则更阔大矣。

法名如数写来，窃谓小儿取一名，恰当即已，何必定取三名？孔子之名，原是乳名。岂乳名便只可儿时用乎？法名亦后世所立，佛诸弟子，莫不皆是在家俗名。今之取法名者，以别其入法与否。若儿女辈俗名，最初即取好，毕生可用，何须络索二三耶？先尽人事，后听天命。人谋不及处，以三宝之威神是托。则冥冥中自有不思議之转旋矣。

复永嘉某居士书二

昨接汝书，知师寿已心有回转，不决定即欲出家。幸甚！

出家一事，今人多以为避懒偷安计。其下焉者，则无有生路，作偷生计。故今之出家者，多皆无赖之徒，致法道扫地而尽，皆此辈出家者为之败坏而致然也。光观师寿根性，在家修持，固不失为一乡之善士，虽不能大弘法化，于自于他，

皆有实益。若出家，则年时已过，又且身弱，不堪受苦；其于学教参禅一道，若不问津，则了不知其方向；若去参学，则尽此生力，亦未有得。宗教不知，于一心念佛之道，惟能利己，其于利人，尚欠参学。以故不如在家，依龙舒、安士、二林等之修持为愈也。

复永嘉某居士书三

昨接手书，知又得麟儿，喜甚！

书中所说，皆有道理。张奂伯教子女之事，乃知体而不知用，不可全取为法。至于幼时，又须以因果报应之事，与净土法门之利益，于学堂回时，谆谆训诲。则子女现时蒙念佛之益，必能免意外之虞。将来以为立家立业，及灭罪得福之本。若全不与学堂交涉，则不谙时务。纵有作为，亦难进步，况庸常者乎？

在家人必须先要得一谋生之法。奂伯之举，可用于三十年前，不可用于今日。今之时，是何时也？乃伪妄排挤，互相竞争之时。倘与伊等全无交涉，必受其欺侮，而难以安身矣。

至于法名，大儿已经皈依，即不须另取。余者仍以福字为首，慧、融、渊、和、明。其母宜

名师越，以宋荆王夫人王氏，自行化他，专修净业，为女中之冠。若名师王，似不合宜。以夫人亦称越国夫人，故以名越为妥。又离五浊，生净土，乃超越凡俗浊恶。至往生以后之渐渐上升，亦超越事也。名者，实之宾。

必须常垂训诲，令诸子女知世间道理，知佛法道理，将来为人父母时，自能为子女立规立法，不至虽有上等天姿，如俗某某、僧某某者，皆以堪作佛祖之姿，为自他塞人、天之正路，掘地狱之深坑。其源皆由于乃父乃母初未尝以因果报应之若事若理，以启迪之故也。因果不讲，则名实绝不相应矣，而况欲得为圣为贤，成佛作祖之实效乎哉？因果二字，为今日救国救民之正本清源，决定要义。舍此则无术矣。况教子女乎哉？

复永嘉某居士书四

汝家属甚多，倘诸弟妇令妹令女等，学堂归来，宜以因果报应及念佛利益与之谈论，俾彼等各各心中自知己心与天地鬼神相通，与弥陀慈父相通，由兹断除恶念，增长正信；俾彼现在堪为人之贤妻，将来堪为人之贤母。以此风于乡邑，是亦治天下国家之根本法轮也。

菩萨随俗利生，并不另起炉灶，对病发药，令彼各各就路还家而已。现今学堂中妇女，多多妄生异图，拟操政权，不知各守本分，相夫教子，乃天下太平之根本，以故周之王业，基于三太。彼太姜、太任、太姒乃女中圣人，但以阴相其夫，胎教其子为事。今人不此是学，其所计虑，皆为乱天下之媒蘖，可胜道哉。

光本世外人，何论妇女事？以汝家女眷多故，亦愿将来师表女流，仪型闺阃，以扬佛日之光耳。

复永嘉某居士书五

教子女当于根本上著手。

所谓根本者，即孝亲济众，忍辱笃行。以身为教，以德为范。如镕金铜，倾入模中。模直则直，模曲则曲。大小厚薄，未入模之先，已可预知，况出模乎？近世人情，多不知此。故一班有天姿子弟，多分狂悖。无天姿者，复归顽劣。以于幼时失其范围。如镕金倾入坏模，则成坏器。金固一也，而器则天渊悬殊矣。惜哉！

佛以无我为教。今人每每稍有知见，便目视云汉。是以知文字义理为佛法，而不知以修身净心，灭除我相，力修定慧，以期断惑证真为佛法

也。

复永嘉某居士书六

娑婆世界，是一大冶洪炉。能受得烹炼，则非世界中人矣。不能受得烹炼，则烹炼之大冶洪炉，反为毒器，为苦具。是在各人能自得益耳。

同室之人，固宜于闲暇无事时，委曲宛转，开陈至理，令其心知有是非可否。则心识不知不觉，渐摩渐染而为转变。至其愚傲之性发现时，可对治，则以至理名言，和气平心以对治之；否则，任伊，一概置之不理，待其气消，再以平心和气，论其曲直，久之则随之而化。若用强蛮恶辣手段，断非所宜。以彼有所恃（所恃者子女也），兼失子女观法之训。

念佛要时常作将死，将堕地狱想。则不恳切亦自恳切，不相应亦自相应。以怖苦心念佛，即是出苦第一妙法，亦是随缘消业第一妙法。

复永嘉某居士书七

灵峰老人，乃末法绝无而仅有者，其言句理事具足，利益叵测，随人分量，各受其益。

子弟之有才华，有善教，则易于成就正器；

无善教，则多分流为败种。今日之民不聊生，国步艰难，几于蹶覆者，皆有才华无善教者，渐渐酿成之也。

无才华，固宜教其诚实；有才华，益宜教其诚实。然诚实亦可伪为。最初即以因果报应，及人之一举心动念，天地鬼神一一悉知悉见，作常途训诲。而《阴骘文》《感应篇》，必令其熟读，且勿谓此非佛书而忽之。以凡夫心量浅近，若以远大之深理言之，则难于领会。此等书，老幼俱可闻而获益，而况德无常师，主善为师乎？佛尚以死尸、粪秽、毒蛇令人作观，以之证阿罗汉者，逾恒河沙，况此种贴实存养省察之言句乎？

《楞严》一经，不知净土者读之，则为破净土之元勋；知净土者读之，则为宏净土之善导。何以言之？以自力悟道之难，净土往生之易。十法界因果，一一分明。若不仗佛力，虽阴破一二，尚或著魔发狂，为地狱种子。而且二十四圆通之工夫，今人谁能修习？唯如子忆母之念佛，凡有心者，皆堪奉行。但得净念相继，自可亲证三摩。知好歹者读之，其肯唯主自力，不仗佛力乎？不知好歹者反是。以其止欲为通家，无心了生死耳。

复永嘉某居士书八

来书发明普敬僧尼，此理此事，实为至当。然教儿辈，又须反复为论。若止一往，则或恐不知去取亲疏，或致受损。

譬如有人，若诗若文，若宗若教，皆悉高超。而其品行卑劣，不堪为人榜样。倘不加分别，概行亲近。此人亲之，不但行为或随彼转。而其任己臆见，妄说道理处。无真知见，或被所惑。须必居心则若贤若愚，通皆恭敬，不生傲慢。行事则亲贤远愚，取优去劣。如是则可免相染之弊，及挂误之愆。

天下事，有一定之理，无一定之法。若不以情事而为定夺，如执死方子医变症，则生者少而死者多矣。必使情与理相合，法与事相契，则得之矣。

复永嘉某居士书九

来书所说，皆从自己身心习气上究竟，不胜欣慰。然在凡夫地，不能无病，亦不能任而不治。其治之之法，最省力最得益处，在以病为药。以病为药，则病不为累矣。即如爱子女之病，决不

能断。不妨即以此爱为本，必欲使子女生为正人，没生净土。此其爱，乃以世间凡情，成就出世间圣果。若不善用爱，任性娇养，则与杀其身，过百千万亿无量无边倍者多多也。国之灭亡，民之涂炭，皆此种不洞事之父母酿成之。可不哀哉！

每日功课回向，一一当与法界众生。若此功课为此，彼功课为彼，亦非不可。然必又有普回向之愿，方为与三种回向相合。三种回向者，一、回向真如实际，心心契合；二、回向佛果菩提，念念圆满；三、回向法界众生，同生净土。人各有志，人各有业（业，谓职业）。但随缘随分即可，不必与一切人皆同也。

复何槐生居士书

接手书，知居士有向上志。然未知法门所以及与时机。纵曾读光《文钞》，亦未究光所说之意旨也。

夫修行用功，原为了生死耳。倘用功而生死不能了，犹不肯依能了者而为之，岂非担麻弃金，自贻其咎乎？参禅纵能大彻大悟，如五祖戒、草堂青、真如喆、断崖义尚不能了，而再一受生，反致迷失，较前为远不能及，况吾侪乎？某某和

尚，虽于禅门知所向方，犹未打破禅之区域，故不能令阁下息心念佛。意谓一悟即便无生死可了，亦无涅槃可证耳。不知纵悟到无生死可了，无涅槃可证地位，依旧仍在生死中不能出，在涅槃中不能证。

末世众生，仗自力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者，甚难甚难。况汝既看此一念落在何处，当时时专一看此念之落处。除此之外，皆不理睬，直如怨家相寻，不肯一瞬失照，令彼走脱。必欲直下捉得，令其丧身失命而后已。而说出此念来时种种境界，遂将看落处全体丢开，而以现出之境界为心得。不知此种境界，虽由静定而发，实为参禅之障。何以故？以忘却穷究此念落处，而以幻境为得故。且此境界，夹杂炼丹家之境界。阁下殆先曾用过彼之工夫，今由静定而发现耳。倘以为得，后来尚有著魔发狂之虑在。阁下不知全体抛却，尚企常久。以不能得，为之椎心警呵，岂非认贼为子，令守家业乎？《金刚经》云：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”。《心经》云：“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”。阁下此相，为是相耶？非相耶？为是五蕴耶？非五蕴耶？若是相，是五蕴，皆在所弃，何得宝贵？若非相，非五蕴，则能看之念

尚不可得，此种境相，从何而出？

古云：“学道之人不识真，皆因从前认识神。无量劫来生死本，痴人认作本来人。”正阁下贴切之对症妙药也。禅岂可妄以己意参乎？当此一念起时，直须看其落处。不在此处著力，则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而犹以为得，岂不大可哀哉？

虽然，光非禅客，绝不以禅学教人。此不过以阁下不识其境，为邪正是非，不禁稍为辨析。倘阁下欲高竖禅帜，以大彻大悟为事，当更参禅宗大老。如曰吾于即生决定要了生死，请将参禅之念，抛向东洋大海外，依净土法门，生信发愿，念佛求生西方，则仗佛慈力，决定可以满足其所愿。倘不依净土法门，所有修持，皆成人天福报及未来得度之因缘而已。欲了生死，断难梦见。欲知禅净之所以然，非博览禅净诸书不可。即能博览，倘无择法智眼，亦成望洋兴叹，渺不知其归著。是宜专阅净土著述。然净土著述甚多，未入门人，犹难得其纲要。求其引人入胜，将禅净界限、佛力自力分析明白，了无疑滞，语言显浅，意义平实，为研古德著述之初步向导者——其《印光文钞》乎。祈息心研究，当自知之。

复周群铮居士书一

藕益生于明末，没于清初。一生弘法，皆在南方，未曾一到北地。兼以顺治初年，南方多未归服。故大师于崇祯升遐，明图版荡之后，凡所著述，但书岁次，不书国号及年号耳。及至福建宁波，各处归顺之后，不一二年，即入涅槃。而台宗有仿之者，于康熙时著述，亦不书国号年号，可谓诬蔑藕益与国家耳。其不善学，有如此者。南方学者，多宗台教。北方学者，多宗贤首、慈恩。彼既不相习，故其流通也少。

世宗虽倡刻大藏，其年初夏，即已宾天。其清藏中，所入所出，容有世宗裁夺者。实多半由当时所派之亲王、总理刻藏首领大和尚主持。又刻藏预事之僧，尽属贤首、慈恩、临济宗人。台宗只一人，而且尚属校阅无权之人。藕益著述，所入唯《相宗八要》《释大乘止观法门》二种。余者北方所无，将何由而附入乎？此系雍正末乾隆初年事，至乾隆末年，藕益著述，京中尚无多少。

彻悟老人见《阅藏知津》，即欲刻板。拟再得一部，即不须另写，庶省心力。因遍询各刹，

止得一部。凡大师流通到京之著述，彻悟及彻悟之门人，皆为刻板。亦有一二十种。不知世务之人，一归之于世宗不取，可谓诬罔世宗。使世宗若全见蕅益著作，断当具足入藏，一部不遗。须知清藏肇始于世宗，及世宗崩后，高宗继立，凡刻藏事，皆当时僧俗中之权人主之，高宗亦不过应名而已。何以知之？世宗所著《拣魔辨异录》，草稿甫毕，尚未誊清，随即崩驾。高宗虽令缮写刻板，亦不暇检点。由未派一大通家主事，竟致错讹不胜其多。此其父之手泽，尚且如是，况大藏乎？又世宗于开首著此之时，即颁上谕，内有入藏流通之语。迨后止刻书册板，竟未入藏。但将此上谕，附于《圆明居士语录》之后，将谓世宗亦嫌其习气而不入乎？此其不入之由，以汉月藏子孙之外护，多属当权之人，故不敢提倡耳。若言习气，蕅益可谓绝无。而一般瞎眼禅和，谓为徒有文字，未得大悟，贡高我慢。此等人乃仰面唾天，何得据以评论耶？至于毁世宗者，亦与毁蕅益者知见相同，皆道听途说，随声附和之流辈耳。

复周群铮居士书二

昨接师导信，言汝上月病势甚险。近已痊愈，幸甚。

人之处世，一一须按当人本分，不可于分外妄生计虑，所谓君子思不出其位，又曰君子素其位而行。汝虽于净土法门，颇生信心。然犹有好高务胜之念头，未能放下，而未肯以愚夫愚妇自命。须知了生死，愚夫愚妇则易，以其心无异见故也。若通宗通教，能通身放下，做愚夫愚妇工夫，则亦易。否则，通宗通教之高人，反不若愚夫愚妇之能带业往生。

净土法门，以往生为主。随缘随分，专精其志，佛决定不欺人。否则，求升反坠，乃自误耳，非佛咎也。

复周群铮居士书三

学佛必须专以自了为事，然亦须随分随力以作功德。若大力量人，方能彻底放下，彻底提起。中下之人，以无一切作为，遂成懒惰懈怠，则自利也不认真，利人全置度外，流入杨子拔毛不肯利人之弊。故必须二法相辅而行，但专主于自利

一边。

二林之语，亦不可误会。误会则得罪二林不小。二林之意，乃专主自利，非并随分随力教人修习净土法门全废也。

利人一事，唯大菩萨方能担荷。降此谁敢说此大话。中下之人，随分随力以行利人之事，乃方可合于修行自利之道。以修行法门，有六度万行故。自未度脱，利人仍属自利。但不可专在外边事迹上做，其于对治自心之烦恼习气，置之不讲，则由有外行，内功全荒。反因之生我慢，自以功利为德，则所损多矣。譬如吃饭，须有菜蔬佐助；亦如身体，必用衣冠庄严。

何于长途修行了生死之道，但欲一门深入，而尽废余门也？一门深入尽废余门，唯打七时方可。平时若非菩萨再来，断未有不成懈怠之弊者。以凡夫之心，常则生厌故也。天之生物，必须晴雨调停，寒暑更代，方能得其生成造化之实际。使常雨常晴，常寒常暑。则普天之下，了无一物矣。况吾侪心如猿猴，不以种种法对治，而欲彼安于一处，不妄奔驰者，甚难甚难！人当自谅其力，不可偏执一法，亦不可漫无统绪。以持戒念佛，求生西方为主。遇一切人，上而父母，中而

兄弟朋友，下而妻子奴仆，皆以此为导，将谓非自利乎？一灯只一灯，一灯传百千万亿灯，于此一灯，了无所损。孰得孰失？何去何从？岂待问人方了知乎？

复周群铮居士书四

前月十五，接到汝书，以汝言孟由一到，即便登程，恐回书落空，是以不复。即午复接汝书，知孟由尚未归省，其所以稽迟不归者，殆不敢担由彼归而汝即走出之担子也。

汝何不体我心及诸人之心，而硬做道理乎？光亦出家之人，岂必定碍滞汝，阻止汝，学在家人恋恋于家，不愿令人速得解脱乎？但人之际遇，万有不齐。约汝分论，实为在家益大，而出家益小。汝祖业颇可度用，上有慈亲可事，中有兄弟可靠，室有贤妻，膝无子女。而且汝之大兄，颇信佛法。三弟、四弟，亦皆与道不相悖戾。汝在家笃修净业，亦可为慈亲生信念佛，以期了脱之导。亦可为兄弟在外，料理家门之事。亦可以率其妻室，弟妇等，同修净业，同出轮回之计。外而乡党亲戚，随缘开导。即家舍为道场，举慈亲及兄弟妻室子侄，乡党亲朋，皆为法眷，随力随

分，身率言化。俾永嘉一班迷途之人，并彼邪见种性之人，同纳于佛法至极圆顿净土法门大冶洪炉之中，共成法器，同修净业，将来同登莲邦，共证菩提。岂不如汝出家为僧，舍亲远去，室人有无依之恨，慈亲有怨子之怀，而且一班不明至理之人，反谓佛法为背畔世道，妄生谤毁，俾此等人造口业，堕恶道，未见其益，而先受此等大损之为愈乎？况汝慈亲，既不应许，岂可不遵慈命，仍怀此心乎？如汝亲绝不许汝修行，犹有可原。汝亲甚欢喜汝修行，何得必欲离亲修行乎？佛法中有六度万行种种之功业，皆为利益众生。汝不出家，则于亲有大利益。只此一事，即可曲顺亲心，居尘学道。俾亲日见之熟，不期其信向而自然信向，即为莫大功德。况不止亲一人乎？又亲既不许，则义不可再思出家。以佛戒律中，父母不许出家，自己任意求出家者，不许摄受剃度及受戒等。否则，师弟各皆得罪。汝既以光为师，谓为善知识，然光实非善知识，而于背佛法事，断不敢为。但祈依光所说，顺亲之心，在家修行可也。古人有为知己者，不妨以身许之。况慈亲留汝，光劝汝，岂可违抗，固执不改乎？当知孝顺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

乃往生正因。宜随王虚中、周安士、彭尺木三先生，则不愧为佛弟子矣。

复周群铮居士书五

天下事皆有因缘，其事之成与否，皆其因缘所使。虽有令成令坏之人，其实际之权力，乃在我之前因，而不在彼之现缘也。明乎此，则乐天知命，不怨不尤，素位而行，无入而不自得矣。

汝独不知身为人子，义当从亲之命。又欲为人徒，犹当从师之命。然父母为子谋者，或有不当之，以恩爱重而或有偏处。师则既能视为知识，断不至所谋过于失当。居尘学道，即俗修真，乃达人名士及愚夫愚妇，皆所能为。勉力修持，以在家种种系累，当作当头棒喝；长时生此厌离之心，庶长时长其欣乐之志；即病为药，即塞成通；上不失高堂之欢，下不失私室之依；而且令一切人同因见闻，增长净信，何乐如之？但祈上遵母命，并顺光心，随分随缘，自利利人。菩萨舍头目髓脑，以救众生饥饿。在家修行，于亲于汝，皆有大益，何得妄生违拒？如必曰决欲依我心行，光岂能令其不许如是？但祈将师徒之假名字取消，一任汝拜甚么高僧，光概不过问。他日相见，

一同路人，不得犹执师弟之礼。若不如是，且请依我所说。代光劝化瓯江士女，同入莲池海会。较与汝强欲为僧，致高堂失其欢心，兄弟妻室各怀忧念，而瓯人妄生诽谤佛法之心与业，其得失实不啻天地悬隔。汝试详审思之。

光其为汝耶？害汝耶？光言尽于此矣，过此则一字不肯虚写，任汝自便而已。

复周群铮居士书六

因果一法，为佛教入门之初步，亦为诚意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之要图。

丁氏所录或有纰缪，然其大体却好，未可以袁氏之不德，而谓其为不足流通也。且袁氏往矣，能知其不德者几何人哉？使因果报应之事，寓诸目，感诸心，即素鄙袁氏者，亦当闲邪存诚，克己复礼，以自求免于罪戾，培植来福耳，未可以一眚而掩之也。且袁氏初则辟佛，继则阅历转深，的知因果毫无差忒。虽未息心研究佛典，观其所载感应事迹，实于佛法心悦诚服。所以未能如彭二林者，以文字障深，又以懒惰懈怠，致其结果，只为将来因种，为可惜耳。

吾谓以袁氏、纪氏之博达，尚孜孜然以因果

报应是辑，后之鉴者，或必有深感焉。不欲流通即已，若意欲流通，即便流通。政不宜过于计虑也。

复周群铮居士书七

讲《起信论》甚好，但恐能领会者少，则于天机浅者失利益矣。似宜净土法门与之并行，令彼先知了生死之要道，又知佛法心法之要，则为机理双契矣。

现在人的对症药，唯因果为第一；宜修法，唯净土为第一。若夫研究《起信》，虽亦具因果、净土，而凡夫知见，不能普领全义，又不能按论起修，则只一解义了之矣。无论何等根性，因果、净土为必不可不先讲究也。至于教相，亦须择人而施。以学生各有所学之事，佛学乃兼带耳。天机若浅，则专务教相，或将净土抛在脑后，致成有因无果之结果，是不可不相机而设法也。今之崇相宗者，其弊亦复如是。彼提倡者，实不为了生死，只为通理性，能讲说耳。使彼知自力了生死之难，断不肯唯此是务，置净土于不问，或有诽谤之者。此其人皆属好高务胜，而不知其所以高胜也。使真知之，杀了亦不肯弃置净土法门而

不力修也。甚矣，学道之难也。

弘一师之志，唯弘一师则可。若无大精进，生死心不切，则成懒惰懈怠之流矣。今之僧人，实难令人生信。但既追悼僧人，何可诽谤僧人？若举其善者，戒励不善者，则无过矣。然自既在学生之列，即戒励亦宜缄默。以此种事，唯有德望者，方可举行，非黄口雏生之所宜为也。

残经无可修补，烧则无过。如可看可补者，则不宜烧。有不知变通，一向不敢烧。此经毕竟不能看，兼不能如好经收藏，反成褻渎。兼以褻渎之过，贻于后人。岂可不知权变乎哉？

光常曰：“因果者，世出世间圣人平治天下，度脱众生之大权也。”今时若不以因果为救国救民之急务，任汝智巧道德，如何高超，皆属虚设。以不讲道理，兼无王法故也。

复洪观乐居士书

古之圣贤，无不战战兢兢，以自操持，故其心不随富贵穷通所转。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善天下。

今之人于日用云为，父子、兄弟、夫妇之间尚不能一一如法。稍有知见，便妄企作出格高人。

未得其权，则肆其狂妄之瞽论，以惑世诬民。已得其位，则逞其暴虐之恶念，以误国害民。其病根皆在最初其父母、师友，未曾以因果报应之道，以启迪之也。使稍知因果报应，则举心动念，皆有所畏惧，而不敢肆纵。即不欲希圣希贤，战战兢兢，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，不可得也。

以故天姿高者，更须要从浅近处著手。勿以善小而不为，勿以恶小而为之。少时栽培成性，如小树标使壁直。其至长成，欲令其曲，不可得也。

复汪谷人居士书

真境有限量，乃不识真境二字之妄计。世界无同异，唯圆证寂光者方见。生死涅槃同一源，而迷悟不同，故缚脱有异。真妄本无二体，而迷真成妄，则只见其妄，不见其真。若问何故如是？且请扣己而参，直待己亦了不可得，则故自亲知。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若向别人口里讨分晓，纵令别人说得了了，亦如话饼，岂能令自己知其滋味，消其饥饿乎？

全真成妄，何问真体奚有？有在何处？全妄即真，何问妄相本无？无至何底？如是问者，不

名智人。佛语虽如雷，奈业障于心耳何。一乘若真通达，则四大各失本性，六根一一互用矣。如是理体，说之似易，证之实难。在昔或有其人，而今皆成好高务胜，不事实修，妄谈般若之掠虚流派。

祈熟读《普贤行愿品》，与证齐诸佛之等觉菩萨，同求往生，乃光之所深望也。否则，各守己志，不须相商。

复徐蔚如居士书一

律藏不许未受戒者看，一则恐其未明远理之人，见其因犯制戒之迹，不知乃大权菩萨，欲佛制戒以淑后世，遂现作不如法相，以启如来立制以垂范耳。由其未明此理，唯据近迹，遂谓如来在世，佛诸弟子多有不如法者。从兹起邪见以藐视僧伦，则其罪不小。二则律藏中事，唯僧知之。倘令未为僧者阅之，或有外道假充比丘，作不法事，诬谤佛法，则其害非小。故此严禁而预防耳。至于好心护法，校正流通，何可依常途为例？若执定此语，则律须僧书、僧刻、僧印、僧传，方可不违佛制矣。

天下万事，皆有一定之理。而当其事者，须

秉一定之理而行因时适宜之道。理与权相契，法与道相符，斯为得之。律中必有明文，（光）以目昏，未能遍阅。藕益《毗尼集要》亦有此议，亦不须检查。但无上不明远理只据近迹，及欲知佛法中机密之事拟欲假充比丘等过，则放心安意，校正流通。其功德无量无边，何须过虑？然须缄默，不可以律中文相，对无知无识之人宣说，及泛泛然录之于寻常文集中，以启无知人妄造口业之衅。

世出世间理皆有定，法皆无定。大而经国治世，小如一饮一啄，莫不如是，何独于律藏而板执乎哉？

与徐蔚如居士书二

前在扬州，知太夫人身婴贵恙，阁下回申侍疾。意谓年过七十，净业已熟；或欲警策同流，以西归一大事，为当头之棒喝乎！及（光）于九月初四至申，次日见云雷，言太夫人身已康健，阁下亦已回京数日矣。不胜幸庆之至！谁知太夫人，毕竟不欲久住此界，以身说法。唯企一切亲朋眷属，咸知世相无常，生必有死，笃修净业，速求出离此五浊恶世，彻证吾人本具之天真佛性

而后已。可谓真大慈悲，现身说法也。

适接云雷之信，心甚悲伤。继思太夫人，实欲免吾等轮回之苦，示现来去耳。所可伤者，阁下失恃，坤伦失导而已。

虽然，既已神超净域，业谢尘劳，莲开九品之华，佛授一生之记。纵阁下天眼未开，不能彻见。在太夫人覆庇分上，固不间丝毫，更甚曩昔也。祈节哀念佛，以企莲品转高，无生速证为事。断不可过为悲伤，以致彼此无益也。（光）忝蒙不弃，得预友伦。财法俱贫，将何为礼？亦只可朝暮礼诵时，为太夫人回向菩提，以尽方外友谊而已。

与徐蔚如居士书三

昨接手书，并哀启。读之，不禁悲感无已。

夫诸佛菩萨，法身大士，愍念众生，示生世间，和光同事，以行教化，或男或女，或国王大臣，妃后大家，及与贫穷下贱之流，俾触目感发，随地随人，而得入于一乘阃奥而不自知。如是则法道流通，如春回禹甸，日朗尧天，无一处一人，不蒙其光明，沐其含育也。

观太夫人一生行迹，及临终景象。（光）前

所谓乘愿轮以示生，居坤维而说法者，为的确之极。（光）虚受男身，滥厕僧伦，四十年来，于法门毫无裨益。读太夫人汲汲流通大藏，刻印契理契机之书，直欲愧死。而朝暮礼诵时回向，乃摭我愚诚。尚望太夫人慈愍，挽弥陀圣众，以速度我，何可谓为法施？然不妨借此缘事，以增长自利利他之心。故博地凡夫，当礼诵时，尚为诸佛回向，况示居凡位，于理又有何妨？至于七中，及一切时，一切事，俱宜以念佛为主，何但丧期？以现今僧多懒惰，诵经则不会者多，而又其快如流，会而不熟，亦不能随念。纵有数十人，念者无几。唯念佛，则除非不发心，决无不能念之弊。又纵不肯念，一句佛号，入耳经心，亦自利益不浅。此（光）绝不提倡作余道场之所以也。

人当临终，唯同声念佛为有益。若识心未去，沐浴举哀等，大有所妨。是以修净业人，须于平日，与眷属说其所以，庶不至误用亲爱。若过量大人，出格高士，正不必惧其被此牵挂耳。良由彼福德深厚，当秽业已灭，净境现前时。即在此时，其所见所闻，已非此间景象矣。太夫人盖非常流，固不得以常格律之。其往生可必，其品位当不在中下。然佛法宏旷，唯成佛方可歇手。欲

决得往生，正不妨恳切念佛，常行追荐。即佛经所谓：“虽知罪性本空，而常悔先罪，不说已得清净。”莲池谓：“年中常须追荐先亡，不得谓已得解脱，遂不举行耳。”

须知念佛诵经，虽曰荐亲。实为现前眷属亲知，开心地，种善根，及所有荐亲功德，回向法界一切众生，以广大自、他存亡之心量，以消灭自、他存亡之执碍耳。至于不主于诚，唯以奢华张罗夸耀于人，则所谓以亲丧作闹热，非人子所宜为也。阁下深通佛法，断不至此。或恐眷属知交，有被近来诸大家行事，艳羨歆动者。不妨与阁下言之，以杜其违法违理趋时之心耳。

与徐蔚如居士书四

前日云雷寄无依道人《金刚了义》，阅之，知阁下佛学，其来也远，不胜感佩。孟由将《一行居集》寄来，见其字迹过细，不受久刷。此京中刻经处未能虑及者。明书册藏，刻得甚粗。现今版小，不能照彼。然亦当如南京扬州款式。祈寄信经理人，说其所以。令一副板多印几千，其利益大矣。

又《一行居集》，若文若理，通通皆好。唯

《禅宗秘密了义经跋》为醍醐中含有毒味之作。此经出于《乩坛》，其文悉取《华严》《法华》《楞严》《圆觉》之成文，并《六祖坛经》，及合会禅净语录中文，大通家看之固有益；不具眼者，谓此经《乩坛》中出，金口亲宣，由兹遂谓《乩坛》中经，皆是佛经。古有闭目诵出之经，皆不流通者，恐其肇杜撰之端耳。大明仁孝皇后梦感经，其义理利益，皆不思议；而灵峰老人《阅藏知津》目为疑伪。清藏初亦刻入，高宗后又撤去，以防伪滥。二林见地甚高，何以虑不及此？法雨先亦有一本，（光）烧之以杜祸胎耳。以法门知己，不妨络索一上。

现今国穷民困，已至极点。贴骨之烟患，尚未能除。亦有世道民生之责任者，一大憾事。今夏有友，自哈尔滨来，言其地烟禁大弛。亦有二三友人，欲戒而苦无良方。（光）先闻陈锡周戒烟方，灵得非常，为从来所未有。候其来山，令开出寄去。又开一张与本寺副寺，令其送人。以彼曾在商务中做过事，交游必宽，企其普遍流传。至十一月间，哈尔滨有信来。言（光）所寄方，灵得非常，代为戒好友人致谢。不胜欢喜。因问本寺副寺，彼言其友汪蟾清，其内人以气痛吃烟。

后欲戒之，即买市卖药丸服之，终不断根。若不吃药，烟气二病即发。得此方一料服完，烟气二病，化为乌有。其子开汪李济堂药店，生大感激，印其方送人。并依方制成丸药，药水，以期济人，于自己各店卖之。（光）即令要二百张方子来，凡远近知交有信来，皆为附寄一张。有力者令其排印广传。窃念阁下及云雷，悉皆有心利人。宜将此方，长年上报，俾举世咸知，则功德无量矣。已与云雷谈过，当出半分报费，此费当觅三五有心世道之人均认，则事在必行。于报馆，于自己，皆无妨碍。倘欲戒者，即可顿离此苦，亦救国救民之一端也。（光）于广东云南各处，皆随《文钞》寄去。令其排印此方，普遍传布。前与哈尔滨寄方时，亦令彼觅三五有财力肯利人者出资，于当地两报馆，长年登报，俾本界及外界咸知。今既亲获灵验，当必能常时登报矣。真办道人，何预他事？但未能通身放下，斩断万缘。不妨带培心地，以救取一半耳（方附集末）。

与徐蔚如居士书五

王弘愿居士虽则崇信密宗，颇有效验。然始则错认消息，将有“未得谓得”之失。继由多阅教典，方知错认。次则现虽工夫得力，而虚火上炎，无法自治。

（光）以此二事，断其密宗一法，不能普被三根，不如净土法门之千稳万当。谓君宿具灵根，见地高超。尚有错认，及受病不知对治之失，则世之不及君者可知矣。

彼谓密宗高出显教之上，引种种言论以辨。然佛无二心，亦无两法，欲抬高密宗，但当论密宗所以高处。既以密宗之妙处，与显教之妙处证同。是欲推尊而实持平也。彼之所论，乃约教而遗机。（光）乃约机而论教之利益。

盖契理而不契机，则不能感应道交。所谓说法不投机，便是闲言语矣，大意如此。（光）所说多络索，兼以目力不给，凡属信札，概无存稿。一位摄一切位，而从浅至深，行相仍复历然。圆融不碍行布二语，最为恰当。盖以圆融，正圆融其行布，若无行布，说甚圆融？行布，正行布其圆融，若无圆融，则其行布，便成生灭，便属小

乘谛理，便非因该果彻之道矣。

与徐蔚如居士书六

接手书，及《观经嘉祥大师义疏》。一再细阅，其文法实在令人迷闷。一句话反覆数说，而义意含糊。兼且只派名义，前不详其所以，后不结其归宿。（光）意此疏，恐未必是嘉祥大师亲笔。当是东洋耳食之徒，冒名而作。否则纵令传写致讹，不致通皆不成文理，杂沓琐碎，绝无显示大义，如“须弥高出于海，八风悉吹不动。纵令好为更端者，不能移易一字”之处。是为可疑。《十一面疏》亦然。彼慕吾国高人之名，妄自著书。不知自非高人，冒名亦冒不到耳。

又北京近所印书，皆用毛边纸。此纸现视颇好，久则发脆。（光）在京时，见百余年外之书，纸皆发脆。粗心人翻阅，便见破碎。心窃疑之，而不知其所以。光绪三十一年，问仁山先生。彼云，被煤烟熏过之故。其说虽有理，亦不能息疑。以藏书多者，岂皆在有煤烟处。红螺无煤，书亦发脆。知先生此言，殆想出之理由，非实验之的据。至前年到藏经院，与一老做书者，谈及纸性。因说北京旧书皆发脆，彼云此系毛边。毛边新时

觉得厚实坚固，以草料多，竹料少，故久则发脆。毛太重太纸质，不如毛边坚实，但经久不变。外行人多以毛边为美，我等做书各工，亦愿做毛边，以其硬爽好做。实则毛太重太经久。（光）闻，疑心豁释。

与徐蔚如居士书七

《观经疏》释文释义，甚为疏漏。其科则三四次频标，直是芜蔓不堪。今阁下亦知是伪，似宜令发心者息此刻事，勿令嘉祥大师受诬。

凡流通古人注疏，须择其义理文字，能启发人心，畅彻经义者为准。如此疏文，刻之何益？即令（光）修，亦无生色。若大改换，直成另著，不名为修。况天台、善导各疏，遍法界流通，何不惜金钱，作此无益之事耶？

取其嘉者流通，则于古人有光，于后学有益。若不论真伪，并皆流通，则令古人受诬，令后人烦神乱思，而了无利益。祈为彼言之。（光）前年见《十一面疏》，亦以为伪，特未形之言论耳。此等书断以不流通为是。

与丁福保居士书

近世士大夫，多守拘墟之见。有以因果报应，生死轮回之事理相告者，则曰此稗官野史小说家凭空造者，何足信乎？其人亦曾读经阅史，虽见此种事，亦不体察其所以然，其拘墟也仍复如是。居士将历史之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等事，集之于编之中。上而麟经，下及明史，其事迹的可考。彼拘墟者读之，当必哑口不敢谓其无稽妄造矣。

至于学佛一事，原须克尽人道，方可趣向。若于孝弟忠信、礼义廉耻等事，一不实践，虽终日奉佛，佛岂祐之哉？良以佛教该世出世间一切诸法，故于父言慈，于子言孝。各令尽其人道之分，然后修出世之法。譬如欲修万丈高楼，必先坚筑地基，开通水道，则万丈高楼，方可增修，且可永久不坏。若或地基不坚，必至未成而坏。语云：“选忠臣于孝子之门。”学佛者亦复如是。

昔白居易问鸟巢禅师，曰：“如何是佛法大意？”师曰：“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”欲学佛法，先须克己慎独，事事皆从心地中真实做出。若此人者，乃可谓真佛弟子。若其心奸恶，欲借佛法以免罪业者，何异先服毒药，后服良药，欲其身

轻体健，年延寿永者，其可得乎？《实验》一书，堪破此弊，流通于世，大有利益。

又苏州彭希涑曾辑《二十二史感应录》，于历史中，摘录因果事实百八十余条，不知阁下曾有此书否？若有，宜一并排印，以辟拘墟者之眼界。又《二十四史》奇事固多，居士博览无遗，宜将非凡情所测之事，如《欲海回狂》后所标者，并诸因果轮回等事，尽录而辑作一书。以为治国安民，了生脱死之一助，则其功德大矣。不知肯满我愚愿乎？

复宁波某居士书

接手书，知治习之心唯勤唯切，而消习之效未得未见，其故何也？盖以生死心不切，而只将此超凡入圣，消除惑业，成就净念，作口头活计，故无实效也。倘知人身难得，佛法难闻，净土法门更为难闻；今幸得此大丈夫身，又闻最难闻之净土法门，敢将有限光阴为声色货利消耗殆尽，令其仍旧虚生浪死，仍复沉沦六道求出无期者乎？直须将一个死字（此字好得很），挂到额颅上。凡不宜贪恋之境现前，则知此吾之镬汤炉炭也。则断不至如飞蛾赴火，自取烧身矣。凡分所应为

之事，则知此吾之出苦慈航也。则断不至当仁固让，见义不为矣。如是，则尘境即可作入道之缘。岂必屏绝尘缘，方堪修道乎？盖心有所主，不随境转，则即尘劳为解脱。所以，《金刚经》屡屡令人心不住相，发心度尽一切众生而不见能度之我、所度之人与众生，并所得之无余涅槃之寿者相，方为真行菩萨道。若见有我为能度，生为所度，及无余涅槃之所度法者。虽则度生，实于一乘实相之道未能相契。以不了众生当体是佛、佛性平等，妄起凡情圣解，致无为利益成有为功德矣。何况声色货利之贪恋黏著乎哉？

然人生世间，不可无所作为。但自尽谊尽分，决不于谊分之外有所觊觎。士农工商，各务其业，以为养身养家之本。随分随力执持佛号，决志求生。凡有力能及之种种善事，或出资，或出言，为之赞助。否则，发随喜心，亦属功德。以此培植福田，作往生之助行。如顺水扬帆，更加橹棹，其到岸也，不更快乎？

腊月三十日，乃一岁之尽日。倘预先未曾打叠得好，则债主怨家群相系缚，那容你过？临命终时，乃一生之腊月三十日也。倘信、愿、行资粮未具，贪、瞋、痴恶习犹存，则无量劫来怨家

债主统来逼讨，那肯饶你？莫道不知净土法门者，无可奈何，随业受生。即知而不务实修者，亦复如是，被恶业牵向三途六道中，永永轮回去也。欲求出苦之要，唯有念念畏死及死而堕落三途恶道，则佛念自纯，净业自成。一切尘境，自不能夺其正念矣。《心经》云：“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”内之根身，外之器界，五蕴包含净尽。能见其是空，则即五蕴离五蕴，法法头头皆是大解脱法门、大涅槃境界矣。

与友人书

凡为善知识，一举一动，皆有关于如来慧命、众生善根。非止升座说法，方为宏法利生也已。

吾读《续传灯录》，见投子颙禅师有大智慧，具大作略。升座而左右顾视，能令富郑公直下知归，从兹力参，径造其极。而以十余担行李，令司马温公欲见而中止，毕生于如来大法、自己本性为门外汉。使颙师一钵一杖，则温公未必不如郑公。而温公以吹毛求疵，自失钜益。颙师以什物过多，损众福田。

有法道之任者，俱宜鉴之。

复岳仙峤居士书

若欲此生亲得实益，当依净土法门。信愿念佛求生西方，则可决定了生脱死。

若不依念佛法门，且莫说未得佛教之真传者不能了，即得亦不能了。何以故？以得真传乃大彻大悟，非是实证。证则可了，悟则未了。修余法门，皆须断惑证真方了生死。净土法门，但具真信切愿，持佛名号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正助合行，不但决定往生，而且品位优胜；不但精粹纯笃之人决定往生，即五逆十恶之流，临终能生大惭愧，生大怖畏，志心念佛数声，随即命终者，亦得决定往生。以佛慈广大，专以度生为事。一念回光，即蒙摄受。所谓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也。

末世众生，不依净土，修余法门，但得人天福报，及作未来得度之因缘而已。以无力断惑，则生死根尚在，何能不发生死之苗芽乎哉？

与扬州万寿寺寂山和尚书

久仰高风，未获一晤。幸由通公《开蒙》法缘，得承警欬，而且不轻末学，下询刍蕘，感愧之私，笔难尽述。

昨，悟开师一接华翰，即持以相示。知黎端甫居士已允修治，刻期告圆。晚喜出望外，不禁手舞足蹈。公在山时，晚亦议及黎公，但虑应聘校对《地论》，恐不暇及。今既允公请，足征大士智慧犹如日轮当午，大地普照，非我辈持萤火以寻行墨者可比也。

然通公《开蒙》，实纂集诸家菁华。其于发挥理性，可谓深切著明。但以赋性率真，不事支末。故于措词立言，不无参差疏漏之弊。若夫略玄黄而取神骏，须待得意忘言之人；玩图象而怖真龙，每多寻行数墨之士。若不大加修治，决难三根等益。

窃思鲁史《春秋》，一经仲尼笔削，遂成千古致治之大经。《憨山全集》因嘱谦益修治，即为随藏流通之妙典。古既如是，今亦宜然。只期彻露庐山真面，不必确守原稿成规。譬如拆倒五凤楼以重修，打散左氏序以另集。材料虽则仍旧，

结构须随所宜。不妨以柱为梁，一任截长补短。文之赘者去之，义之阙者补之，宜在前者移之于前，当在后者置之于后，俾《大佛顶》理，圆通常性，与夫若义若文，悉皆彻底掀翻，和盘托出。使上、中、下根，无不一目了然，各获钜益。庶可令通公、黎公、我公之本怀，究竟舒畅矣。若限以两月告圆，恐致成略加雠校。日期过促，黎公之匠手莫形。修治不精，通公之婆心仍晦；刊而传之，欲与《楞严》诸注，并寿于世，恐难必矣。宜革欲速见，多限数月，俾得反复研究，谛审精修，自然上契诸佛之妙心，下满诸公之宏愿，罄来际以流通，尽生界而得度也已。

疏首题名，二公并书。初云“忆莲沙门通智寻源述”，次云“端甫居士黎养正重治”。虽黎公心游华藏，志在利人，悟人我以皆空，了自他之不二。然在吾人感恩颂德分上，固应如是施設也。

修治已讫，即付手民，不须寄来。黎公儒门山斗，法海津梁。宗说兼通，行解相应。若非观音、普贤之应化，定是方山、无为以再来。所有著述，机理双契。倘悬之国门，易一字者，赏以千金。当穷年竟月，无一人敢一著笔。有何所疑，尚须傍人相证耶？待至全部刻圆，即祈普惠法施。

晚虽盲目，不能亲见日光，然长夜重昏之中，常欲蒙其照烛也已。

临颖依依，不任神驰。

复江西端甫黎居士书

东风解冻，企闾显密融通之宗；化日舒长，愿蒙佛顶圆满之光。恭维端甫黎公大居士，夙植德本，乘愿再来。博极群书，深入经藏。悯象教之衰颓，明法性之纲要。出言成章，机理双契。立愿济世，解行俱崇。破梦醒迷，震惊心之霹雳；扶教宏宗，施当头之棒喝。而且成人之美，不辞劳苦。曲引末学，和光利物。若非普门应现，维摩后身者，俦克如是也耶？

光幼失问学，长无所知，宗教门高，末由进步，权依净土，以为躲根。天姿陋劣，故无从广参知识；客路铃铎，因廿载寄食普陀。壬子仲冬，得睹《佛学丛报》，始知宏法大士，多现儒门。欢喜感叹，非言可喻。其于阁下著述，更加钦佩。但恨根钝骨朽，不能常侍丈室，叨蒙雕琢耳。

季秋万寿寂公，以《开蒙》因缘，俯临光舍，因劝重治。注意于公，又虑其力不暇及。幸三宝加被，预示梦兆，得蒙俞允，幸何如之？寂公即

函示其由，期以两月告成。光以公未详睹原稿，彼未细陈修法。恐公但随彼意，略加雠校。因稍陈梗概，以致寂公。不意转蒙莲鉴，感愧无极。兹于除日，得承手教。足征我公接物阅经，直同洪钟在虞，有叩则鸣；宝镜当台，无形不映。感荷感荷！

窃谓《开蒙》草稿，虽属通公。其发挥润色，全仗阁下。若精神不给，只得将计就计。倘色力强健，何妨于显宗外，处处另标密宗纲要？俾阅者知显密圆通，法门无二。事修宜一门深入，理性固二法融摄。当不惜如椽之笔力，使佛顶放圆满之光明，以普照于尽未来际一切有情也。又末世讲家，每好谈宗。致令听众，多随语转。窃谓禅家机语，绝无义味。唯就来机，指归向上。只宜参究，何可讲说？如是讲经，唯超格大士，能得其益。其他中下之流，尽受其病。于宗，则机锋转语不知力参，妄自以义路卜度。于教，则实理实事由非己境，便认作寓意表法。以宗破教，以教破宗。近世流弊，莫此为甚。伏祈出广长舌，拯此沉溺。

又悟开师宿根固深，好胜心切。始则专意禅宗，藐视净土。后预通公法会，从兹渐生信心。

但负性狂妄，志愿则高不可扳；色力尪羸，行持则远难相应。去冬曾露本心，光遂深加呵斥。奈执心过重，岂能挽回？不意亦白阁下。冬月廿一，抱病回山。与其师兄叙外面事未毕，即不能言，至次日未刻即逝，有何祥瑞感应之可言也？杨次公谓“爱不重，不生娑婆。念不一，不生极乐。”悟师非不信有西方，但以爱根固结，念头不一。平生所期，皆成画饼。其求见道，求临终普现瑞相，皆其爱根发露处。打头不遇作家，到老终是骨董，悟师之谓也。哀哉！

又壬子腊月，因念《佛学丛报》，印用洋纸，不如本国纸之耐久。致诸公所著奇文伟论，因用纸失当，不能经久广益。遂不避罪责，略陈鄙怀。事虽数条，唯此为主。于癸丑正月初，寄至编辑所。岂料一乘濮公，嫌其芜秽，绝不寓目。高居士来，重为抄录，企转达诸公，以详知洋纸之害。不知曾蒙青盼否？现虽《丛报》停版，亦须仰白者。以洋纸之害，甚于洪水猛兽。穷国，屈民，断灭儒释圣教，其祸无有底极。企有力大人，遏此习风，以福同胞而永法道耳。

楚青狄公，有志流通。有正书局，近印数种，皆用洋纸。若不痛示利害，将来各处所刻大藏，

定难免用。则是以流通而致速灭亡。此不慧所痛心疾首，吁诉无门者。今幸蒙垂教，故敢上呈。我公学冠通国，道高当世。交游遍于中外，言论服于人心。恳祈普告宏法诸公。并撰述鸿文，长登报纸。俾举世同胞，咸知祸害。凡属圣贤传世经书及契约文凭，概勿用此。庶三教不至速灭，五族同沾洪惠矣。

与张连胜总戎书（代友人）

禹甸春回，尧天日永。北苑梅开，花陈箕畴之五福；东园竹秀，叶报华封之三多。恭维总戎张大人，才兼文武，职任爪牙。道随时以畅茂，爵共日以高升。入春以来，荣膺尊秩。而复地近南海，密迩观音。此乃多生多劫，于大士所曾种善根。及大士悲心，欲仗其威力，护持法门之所致也。其道体康泰，起居纳福，可以不卜而知矣。慰慰贺贺。

窃念普陀，乃大士应化之地。历朝敕建，举世钦崇。而尤与总戎，有大因缘。往古则不及详，近世有大功勋于此山者有三。明万历间，总戎侯公继高。讲武之暇，纂修山志。护持流通，拳拳于兹。国初以来，海氛不靖，山寺颓败。至康熙

廿八年，世道升平，翠华南幸。总戎黄公大来，启奏名山废坠状。随即赐帑敕修。而黄公未经一年，即升尊爵。次年总戎蓝公理莅任，奉旨监造。鞠躬尽瘁，竭力经营。佛事王事，一肩担荷。前后两寺，为立生祠，永随大士享受香火。而于黄公，亦设祠祀之。其他武臣，护持此山者，多难枚举。

良由武臣，每当两军对垒，锋矢交驰之际。多默念大士，密蒙护佑。由之立战功，致太平，故致然也。纵时属靖谧，亦藉大士威力，镇军威于遐域，消祸乱于未萌。唯其沐恩也深，故其报恩也切。唯其报恩也切，故其食报也厚。如黄蓝二公，及近世曾彭左等诸公，莫不皆然也。

现今时值末法，法弱魔强。每有无赖之徒，混入法门。不守清规，败坏佛法。由是不达深理之儒士，见此游行人间造作恶业之僧。遂谓举世僧众，无不如是。从兹一唱百和，诽谤沮遏。甚至毁废寺宇，焚烧经像。不知玉虽出于昆冈，必玉隐而石露。若不钻凿，则止见其石，不见其玉。以不见玉，遂欲措以烈火，则因恶顽石而尽焚美玉矣。昔人负荆山之世宝，尚且两获刖足。况负无上大涅槃山实相妙宝者，而世俗知见，何能识

之？宜其频加毁辱也。

伏愿阁下，护持名山，摧邪辅正。以国家之爪牙，作大士之金汤。继黄蓝之芳踪，抉俗眼之翳膜。其食报也，当必果证无生，地登不退。成正觉于将来，作调御之丈夫。岂第印变成方，秩转为文。百年福寿，裔世联芳而已哉。

复张云雷居士书一

梁任公，有出群之才，值相忌之世，何不卷而怀之，赋归欤而力究出世大法，以期彻悟本具妙性？又须力修净业，回向往生，俾所悟者，一一亲证，然后乘大愿轮，示生浊世，以不思議神通变化，作对治法。于强弗友，刚克；嬖友，柔克。无论上、中、下根，无一不被其泽。此大丈夫继往开来，自利利他之究竟实义。

于此时此世，而不竭力研究，徒存忧世之心，不免危身之虑。乃英雄豪杰愤世闷时之迹，非圣贤素位而行，乐天知命之本色也！

宿生培此慧根，固不容易。倘不于此专精致力，以期亲证，则如坯器未火，经雨则化。光阴短促，人命几何？一气不来，即属后世。未证道人，从悟入迷者，万有十千；从悟增悟者，亿无

一二。忍令无上法器之坯，经再生之雨，而复为尘土乎哉？

任公与光，素无交情。近以谬听人言，亦可攀为知己。知己者为知己谋，须于大体统处立言，方不失为一言相契，毕生知己之谊也。不知梁公视此，为竖点头乎？抑横摇首乎？祈以此意转达之。

复张云雷居士书二

《入佛问答》一书，导引未悟令生正信，随机开示渐入渐深，赠送结缘诚属莫大功德。然此系泛论入佛事理，虽亦偏赞净土，实未大畅厥旨。若已有信心，当阅净土诸书。若不能多阅，其最显豁者如《径中径又径》一书，采辑诸家要义分门别类，令阅者不费研究翻阅之力，直趣净土壶奥，于初机人大有利益。

《入佛问答》所示研究次第，唯天姿高宿根深者方堪担荷。若二俱退半，仍欲依彼所示而为研究，恐教理不能大通，而净土一法由笃志研穷教理遂成担搁矣。佛法因人而施，断不可执通途宏规而与机相违，致失即生了脱之殊胜利益，是在当人自量根性而为修持耳。

《往生咒》梵文，学之亦甚好，但不得生分别心谓此略文为非。一起此念，则一大藏所有咒皆生疑心，谓为未合佛意。须知译经之人皆非聊尔，何可以他译不同便藐视之乎？千余年持之得利益者何可胜数？岂千余年来之人皆不知梵文乎？学固宜学，断断不可起优劣胜负之念，则利益自不可思议矣。又持咒一法与看话头相似。看话头以无义路故能息分别之凡情、证本具之真智。持咒以不知义理，但止至诚恳切持去。竭诚之极自能业消智朗，障尽福崇。其利益有非思议所能及者。

礼佛仪式，极忙之人不便特立。但至诚恳切，口称佛号，身礼佛足，必致其如在之诚则可矣。世当劫浊，互相戕贼，不有护身符子，断难永无祸害。所谓护身符子，亦只至诚礼念阿弥陀佛而已。而观音大士，悲愿洪深，寻声救苦，随感即应，宜于朝暮礼念佛外，加以礼念大士。则冥冥之中，必蒙加被，自可转祸为福，遇难成祥，而不自知也。此方外野人为知己作救世之方法也。若曰为举世，非不能救。但人不肯依法而行，则无如之何矣。

复张伯岩居士书

《息战》书略阅一遍。江神童可谓非常之人，抱非常之志，拟欲作非常之事，普令天下人民同得非常之常道，实为千古稀有。若非圣贤再世，便是菩萨示生。其生也，必非聊尔。而天下万国，当由此长夜洪钟，通皆震醒。由兹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自利利他，视人犹己。同归无我之域，共享大同之风。

光老矣，恐不及见，不妨预为万国贺。虽然，其立法犹有不合时机处。光无知无识，何敢评论江君著述。而知己人前，不妨一为商榷，谅无罪责见加耳。

当今世道人心，坏至极点，欲挽救之，但以五教圣贤道德为训，此唯能转变天机深者。若中下之人，任汝说得唇敝舌焦，彼纵能领会，亦与自心了无干涉。况不领会者，居其多半乎？则用力多而收效鲜矣。欲万国共敦此谊，除非万国之人，皆属上等天姿，欲力求圣贤之道，而未得其门径者，方有实益也。否则诲尔谆谆，听我藐藐，卫武公早言之于二千余年前矣。

江神童可谓知体而不知用，得根本智而未明

差别智也。又其设会之法范围过大，恐无此汪洋
支费，不落空谈亦属有始无终。

又此种大会，何可特设女会？女会一立，将
必全国女人，戮力争权，事事皆须男女一体。果
皆如虞之二妃、周之三太，则实为大幸。否则其
弊有不可胜言者。以天生非常之奇人，而开此弊
端，实为不慧所痛惜。

吾尝谓治国平天下之权，女人操得一大半。
以相夫教子于家庭之中，俾有天姿者，即可希圣
希贤，大立德业。无天姿者，亦可循规蹈矩，作
一善良人民。若舍此不讲，而专欲操权与男人同，
则是乱天下之第一大祸也。神童何其未虑及此？

又其论佛教，亦大有失言之弊。若上等人闻
之，当必汲汲以求其戒、定、慧、空。若下等人
闻之，或致欲人其人、火其书者，相继而起。当
此杀劫炽盛之时，不以佛之慈周无形、悲拔三世
之道，为救国救民第一要义为训。而发挥伪佛教，
即以弃伦物，谈祸福为证。

夫因果报应，乃世出世间圣人，平治天下，
度脱众生之大权。当此人心陷溺之际，正宜倡明
因果报应，使中下之人，虽欲为恶而有所不敢，
虽欲不为善而有所不能。而反破斥谈祸福为伪，

为所痛恨，岂真知佛教哉？夫弃伦物谈祸福，何尝无伪？又何尝无真？而概以伪目之，则释迦如来便成罪魁。自佛以下，何堪再论？若曰诸贤所辟者迹，未知其真，则吾无间然。而谓诸贤辟者是伪，则过在佛教，不在诸贤。充所谓伪佛教之词，则非灭除佛教，唯留戒定慧空不可也。

夫戒定慧空，佛未出世，法未东来，固已充塞宇宙，无少欠缺。而尧舜周孔之圣，亦未发明。迨至佛教东来，则方知吾人日在戒定慧空中过活，从生至死，不能出乎其外。而无端怖头狂走，为可怜耳。

医家治病，急则治标，缓则治本。譬如有人咽喉壅肿，饮食难入，气息难出。必先消其肿，然后方可按其病原，调理脏腑。若不先消其肿，则人将立毙。纵有治本之良方妙药，将何所施。因果者，即今日消肿之妙法也。然因果一法，标本统治。初机依之，可以改恶修善。通人依之，可以断惑证真。乃彻上彻下，从博地凡夫，以至圆满佛果，皆不能离者。岂徒治标而已哉？

与谢融脱居士书

贵乡之知有净土法门，由林介生之请净土典章。倘诸居士于宿世中，向此法门，未种善根，何能以古为师，一闻之下，即便生信发愿，自行化他，不十五年，其道大行之若是乎？

观阁下之天姿境缘，及现在之法运时机，似宜以持五戒而护持三宝、宏净土而普劝往生为契理契机之第一要义。何以言之？阁下年已过四十，天姿非上等，欲研究经藏，参访知识，恐有法门无量，光阴不多，纵欲钻研，措手不及之叹。又现今虽有知识，而僧多滥污，同行乏人（同行，名为内护，能互相磋磨，挟持进道）。若向上之志一衰，则懒惰懈怠随之，而不复振矣。如（不慧）二十一岁辞亲出家，亦可谓发心真而立行猛矣。至今五十三岁，若宗若教，毫无所得，徒负亲恩，空为佛子。所幸者净土一法，于出家学弥陀经时已生信心，实未蒙一知识开示。以当时业师与诸知识，皆主参究。所有开示，皆破净土。吾则自量己力，不随人转。虽佛祖现身，犹不改作，况知识所说乎？又现今法弱魔强，欲护持佛法，在俗则易，在僧则难。阁下若能严持五戒，

专念弥陀，克己复礼，言行相应，然后广行化导，普利群伦；不可居师位而自高，不可受钱财而自益；在家为一家演说，对众为大众详陈；则人皆仰其德而信从其言，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，草上之风必偃也。令郎不信此道，亦不可强。俟其遇境逢缘，天机发现时，一启迪之，自有沛然莫御之势矣。

莲社初开，须有定规。女人入社，断乎不可。切不可效他方之漫无检约，以致一法才立，而百弊丛生矣。至要至要！舍利不能礼拜，丛林不能亲炙，有何所欠？但能见佛像，即作真佛想；见佛经祖语，即作佛祖面命自己想；必恭必敬，无怠无忽。则终日见佛，终日亲炙诸佛、菩萨、祖师、善知识、舍利、丛林云乎哉？

市井习气，出家若不真修，更甚于俗。若欲远离，先须了知世间一切诸法悉皆是苦、是空、是无常、是无我、是不净，则贪、瞋、痴三毒无由而起矣。倘犹不能止，则以忠恕忍辱治之，则自止矣。若又不止，则设想于死，自然无边热恼，化为清凉矣。

《报恩经》谓次第受戒。今出家受戒者，亦先三皈，次五戒，次十戒，次具戒，次菩萨戒。

但古之受戒者，是发心为了生死。今之受戒者，多是为充大僧而图体面。得戒之言，从未措怀。故外方之鳞流子、下流坯，无不皆是受过三坛大戒之僧。此其弊由于清世祖罢试僧，免度牒。与近世之为师者贪名利，喜眷属之所致也。吾恐贵地诸僧，不知此义。谓度人出家，是第一好事。致匪类入法，法随以灭。故不避繁琐，而覩缕言之也。

须知净土一法，乃如来一代时教，最玄最妙，至圆至顿之法门（一法具一切法名圆，即生修，即生证名顿）。博地凡夫，亦能入此法中。等觉菩萨，不能出此法外。实上圣下凡，速成佛道之一条捷径；诸佛诸祖，普度众生之一只慈航。于此不生信心，或信不真切，便是业深障重，不合了生脱死、超凡入圣，永世永劫在此世界，常轮六道，无有出期。纵得人天，为时甚少，如客邸寄居。一堕三途，则其时甚长，如安住家乡。每一思及，衣毛皆竖。不惜苦口，恳告同人。今为阁下引一明证，庶可策发信愿之心，而鼓励宏赞之力耳。

此之法门，唯《阿弥陀经》《观无量寿佛经》《无量寿经》专说。其余一切大乘经中，无不发

明此事。其他勿论，《华严》一经，乃佛初成道，为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、等觉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直说界外大法，不与凡夫二乘所共。末后入法界品，善财童子（童子，乃断惑证真，破无明复本性之美称，非如塑像作小孩子为童子也。文殊菩萨，《华严》有处亦称文殊童子，余经亦有作此称者）受文殊教，遍参知识。初见德云，即闻念佛法门，遂证初住，从此随参随证。至五十三普贤菩萨所，普贤以威神加被，令善财所证与普贤等，与诸佛等（是名等觉菩萨）。然后普贤令善财与华藏海众、一切诸大菩萨，发十大愿王。以此十大愿王功德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期圆满佛果。又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下品下生章云：“下品下生者，或有众生，作不善业，五逆十恶，具诸不善。如此愚人，应堕恶道，经历多劫，受苦无穷。临命终时，遇善知识，教称佛名。满十声已，灭罪往生。”《龙舒净土文》中张善和、张钟馗等，即是其人。上之则文殊（文殊有发愿经）、普贤久成佛道之大菩萨，下之则五逆十恶将堕地狱之恶众生，皆承弥陀接引之力，皆为净土所摄之机。可见法门广大，了无弃物；佛愿宏深，等视众生。

吾尝有联云：“舍西方捷径，九界众生，上何以圆成佛道？离净土法门，十方诸佛，下不能普利群萌。”阁下当发大勇猛，发大精进，担荷此法。取古人宏扬净土之逗机言论，为乡里倡，居尘不染，即俗修真，方合融脱命名之义。盖融脱者，乃和光而不同其尘之谓也。

鄙见如此，不知阁下以为何如？祈自裁度。

复顾显微居士书

令友某君，对于佛学种种情见及复阁下书，虽数百言，只因因果、空有、事理、性相混乱，致于金刚、于净土悉皆不依佛祖诚言生信，妄自违理究理，欲为出格之大智慧人，不肯堕于愚夫愚妇之窠臼，而自谓为理障，实则是业障于心。如盲睹日，了不见其光相，尚谓见者为妄。岂不大可哀哉？此种知见，诚不易破。况（光）之所说，语涉支离，理难彻透。固当愈滋疑议，有损无益矣。欲不奉命，恐或见责。且作塞责之计，而妄评之。祈勿致于某君，否则撕裂践踏，或所不免。

若以（光）之文论，则适当其宜。若以其中所说，不是引经之文，便是宗经之义。而字又为

世间至宝，被彼践踏，不但彼自获罪不浅，阁下与（光），亦复获罪不浅也。今代为复曰，谛观来书，种种议论，一言以蔽之，曰以凡夫知见妄测佛智而已。且吾人从生至死，内而身心，外而境界，何一能知其所以然？从自有知识以来，见前人之所为，而自亦为之。遂得身体成立，诸事顺适，身心安乐，从生至死，受用自在。若如来谕，已不知佛之所以然及净土之所以然，虽佛祖诚言，亦不肯因之生信。推是以求，阁下终日吃饭，终日穿衣，其充饥御寒之所以然，为知也？否也？若道知，则知者为谁？请的的指出。若指不出，犹依前人成规穿衣吃饭，何于了生死第一妙法，必企其先知所以然而生信，断不肯因佛祖之诚言而生信耶？又阁下有病，须服药者。为先遍阅《本草》《脉诀》，知其药性病原，方始按病立方，而后服药耶？为即请良医诊脉，立即服药耶？若立即服药，则治病与学佛相悖矣。纵令遍阅《本草》《脉诀》，知其药性病原，亦与学佛相悖。何以故？《本草》《脉诀》，系前人之成言，汝未能亲见，何可取信？若谓《本草》《脉诀》之言，不可不信。则佛祖善知识之言，何以皆不生信，必欲自见方信耶？如汝知见，刻实论之。

当先见某药走某经，治某病，方肯开方服药。断不肯依《本草》《脉诀》所说，以开方服药。何以故？以未见故。今充饥御寒治病之所以然未见，而即穿衣、吃饭、服药。佛与净土之所以然，已未亲见，纵佛祖诚言，皆不生信者，此何故也？一则以性命相关，虽不知不敢不如是行。一则以高明自诩，必彻见方肯修持其法。古今来几多出格豪杰，由此知见，毕生不沾佛法实益。彼谓为愚夫愚妇者，初亦不知，而能依前人成规，颛蒙念佛，因兹潜通佛智，暗合道妙，遂得带业往生及断惑往生者。将见悉证佛果，况徒知之而已乎？而此种自命出格者，因疑生谤，将从劫至劫，长堕恶道。被彼愚夫愚妇念佛往生者之所怜悯，欲垂救援亦不可得。何也？以宿世之不信恶业所障也。

阁下之智，如干将、莫邪切玉如泥。以不善用其智，如以干将、莫邪切泥，则泥无所成，徒损锋芒，可不哀哉！佛法乃心法，非世间一切法所能喻。其喻者，不过令人会其义。何得死执其事，而敌体论之？举扇喻月，动树训风，必于扇上求光明，于树上求披拂，是尚得名为智乎？梦境是假的，因果是真的，亦不妨以梦境喻因果，

悉令敌体相符。何也？妄心是因，梦境是果。若无妄心，决无梦境。此决定不易之论也。善恶及修持之心之事是因，得善恶及修持之果报是果。阁下为信也？否也？妄心为梦因，则得梦境。念佛之心为佛因，则近之即得往生西方，远之毕竟圆成佛道。是滋君之疑也？抑起君之信也？佛为究竟，有无且置。阁下必欲致诘佛之有无，且问阁下自己毕竟是有是无？若谓是无，此一上络索，是谁述说？若谓是有，请的的指出其述说者。语言系喉、舌与识心相即而有，文字亦识心手笔运动而现。二者皆不出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五蕴之外，皆非阁下自己。离此五法指得出，许阁下问佛究竟有无为大智慧问。若指不出自己之有无，欲先知佛为有无，乃狂妄无谓之问，非切己穷理之问也。佛毕竟是有，因汝凡情未涤，决不能见。阁下自己亦是有，因汝五蕴未空，亦不能离色受想行识，的的指出也。《金刚经》令发菩提心菩萨，发心度尽一切众生，令其皆证无余涅槃，而不见有一众生得灭度者。不住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而行布施，布施为六度万行之首，举布施则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智慧乃至万行，皆当不住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而修。此经文略，

唯举布施以该其余。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，“无我、人、众生、寿者相，修一切善法”。如上所说，且道是有相耶？是无相耶？如此广大光明之相，逼塞太虚，而谓之为无，是何异于生盲乎哉？其言“无一众生得度”“不住相”“无相”“无所住”者，欲人不滞凡情圣见之执著相耳。其言“度尽众生”“行布施”“生心”“修善法”，欲人称性修习自利利他之法，以期自他同得圆满菩提而后已。不于此中著眼，妄执无相为究竟，与啖酒糟汉同一知见，尚得谓有智慧人乎？信有何难起？疑有何难去？汝决定不肯起，决定不肯去。虽佛亲与之说法，亦无如之何，况吾侪具缚凡夫乎？

欲知佛之虚实，《净土文》《西归直指》所论之理、所载之事，何不于此起信断疑？将谓此种言论事迹皆系妄造谣言，不堪寓目乎？若作此见，则灵魂决定不堕余五道，唯在阿鼻地狱，尽未来际。长享随心所现之镬汤、炉炭、剑树、刀山，种种自在受用之乐境耳。其为乐也，莫能喻焉。

必欲知佛虚实，虽《净土文》《西归直指》所说皆非实，唯自己亲见亲证方为实。今有一事相问，汝须直心相酬，不得含糊躲托。北通州王铁珊者，前清曾作广西藩台，其时广西土匪甚多，

彼于作兵备道时，即设计剿灭其党，所杀甚多。四年前得病甚重，一合眼即见在黑屋中。其屋甚大，又甚黑，其鬼无数，皆来逼迫，遂即惊醒。久则复合眼，其境仍如是，复惊醒。三昼夜不敢合眼，其人已奄奄一息。其妻因谕之曰：“你如此，只么样好？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吧，念佛总会好。”铁珊一闻此言，遂拌命念，未久，即睡著。遂睡一大觉，了无境界可得，而病亦渐渐痊愈矣。因长斋念佛，铁珊前年与陈锡周来山，亲与（光）说耳。设阁下当此境，为先知佛之虚实而后念耶？为一闻即念耶？若此时不暇究虚实而即念，则现在何得并前人与人示虚实之言论事迹，概指为妄？唯求于仲，援救此倘恍迷离之心境，而欲涕泣求之耶？富贵尚能如敝屣，何不以执著亦作敝屣，净尽弃之乎？汝将谓此知见为入道之门耶？不知乃堕阿鼻地狱之达道也。以梦喻佛者，妄心为因，梦境为果。喻念佛为因，往生见佛为果。何可以《金刚》六喻为证？夫世间语言文字，虽是一字一事，不妨尊卑并论，美恶兼训。即如子之一字，称夫子亦好单用，称平人亦好单用，称儿子亦好单用。须必以文定义，断不能将称夫子者，亦作儿子训也。

佛国为梦境，须待阁下成佛以后说。此刻就说，则唯损无益矣。事理、性相、空有、因果混而不分，但可学愚夫愚妇颛蒙念佛，须致恭致敬，唯诚唯恳。久而久之，业消智朗，障尽福崇。此种疑心，彻底脱落。则佛之有无，己之有无，入佛之门径，彼岸之确据，何待问人？若不专心致志念佛，而于别人口里讨分晓，亦与看《金刚经》而不知实相，看《净土文》《西归直指》而不生信心，以业障于心，不能领会。如盲睹日，日固在天，睹固在眼，其不见光相，与未睹时无异也。倘复其明，则一睹即见光相矣。

念佛一法，乃复明之最切要法。欲见实相之相，当竭诚于此法，必有大快所怀之时矣。真我欲亲见，非大彻大悟不可；欲证，非断惑证真不可；欲圆证，非三惑净尽、二死永亡不可。若论所在，则阁下之长劫轮回及现今之违理致诘，皆承真我之力而为之。以背觉合尘，故不得真实受用。譬如演若之头、衣里之珠，初未尝失，妄生怖畏，妄受穷困耳。念佛人临终蒙佛接引，乃生佛感应道交。虽不离想心，亦不得谓独是想心所现，绝无佛圣迎接之事。心造地狱，临终则地狱相现；心造佛国，临终则佛国相现。谓相随心现

则可，谓唯心无境则不可。唯心无境，须是圆证唯心之大觉世尊说之，则无过。阁下若说，则堕断灭知见，是破坏如来修证法门之邪说也。可不慎诸。

一一具说，太费笔墨。知一反三，当无遗义矣。

复四川谢诚明居士书

适奉手书，知贵地尚有儒佛心法一肩担荷者，欣慰无似。至于誉不慧处，颇涉世谛俗套，夸鱼目逾宝珠，谓寸木高岑楼，令人惭惶无地耳。

光一介庸僧，无法自给，常时行乞于大富长者之门，见其所弃之残羹馊饭取而自资。有不嫌酸臭者，亦复以此用施。而徐蔚如谓其有益饥人，遂屡为流布。虽意有可取，而文不足观。不意竟读阁下青眼，感愧何极。芜钞二次所印，以蔚如丁母忧出京，托友人校对。由通家不能细心，遂致错讹数十。去春蔚如又令上海商务印书馆，另编另排，兼以留板（此次校对颇精）。至今春正月出书，以印二千部，未出正月，即已售尽。该馆事忙，不暇再印。后由请者屡催，许抽暇先印一千以应之。待后有暇，再为多印。今奉上二部，

祈查收。此中比京中二次印者，多卅余篇。其于正心诚意、竭诚尽敬之旨，亦略为发挥。以对待今人向外驰求及肆无忌惮之病。于初学稍有裨益，若通宗通教者见之，未免有发呕者。然果呕尽宗教不消之陈食，则此残羹馊饭亦可培补元气。待其气力充足，再用王膳，则方得实益矣。川中若有不嫌酸臭者，当令商务印书分馆，代为发售可也。

至律、教、禅、净之种种法门，何者合机？当于《净土决疑论》息心详阅，自知梗概。今不具书。至谓以佛法助儒道，二法并行，俾一切人于世法为真儒，于出世法为真释。若大通家，则禅净双修，而必以净土为主。若普通人，则亦不必令其遍研深经奥论，但令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即已。此人不废居家业而兼修出世法。虽似平常无奇，而其利益不可思议。良以愚夫愚妇，颛蒙念佛，即能潜通佛智，暗合道妙。较比大通家之卜度思量，终日在分别中弄识神者，为益多多也。以故愚夫愚妇念佛，易得益。大通家能通身放下，亦易得益。若唯以义理是卜度者，则不得益，或反得病。及未得谓得，流入狂派者有之。参禅一法，非现今人所宜学。纵学

亦只成文字知见，决不能顿明自心，亲见自性。何以故？一则无善知识提持抉择，二则学者不知禅之所以，名为参禅，实为误会。光于《宗教不宜混滥论》及《净土决疑论》已示大概。今人无论上、中、下根，皆须以力敦伦常，主敬存诚，深信因果，广行众善，一心念佛求生西方为事。

因果一法乃世出世间圣人烹凡炼圣之大冶洪炉。若最初不以因果是究，则通宗通教之后，尚或有错因果事。因果一错，则堕落有分，超升无由矣。且勿谓此理浅近而忽之。如来成正觉，众生堕三途，皆不出因果之外。而凡夫心量小，凡经中所说之大因果处，或领会不及。当以世间浅近者，为入胜之方便。如《文昌阴骘文》《太上感应篇》等（《感应篇》，上海中华书局有感应篇汇编，为古今注此篇者之冠，文理俱佳，有二本），俾熟读而详审以行之。则人人可以为良民，人人可以了生死矣。光前年曾刻《安士全书》（《文钞》中有二序，可知大概）板存扬州，各经房皆为流通。诚淑世善民之要书也。

念佛所重在往生，念之至极，亦能明心见性。非念佛于现世了无所益也。昔明教嵩禅师，日课十万声观音圣号，后于世间经书，悉皆不读而知。

当看《净土十要》《净土圣贤录》，方可知念佛之妙。而光之芜《钞》屡屡言之。居士谓现世无益者，不但未深体净宗诸经论，即光《钞》亦属走马观灯，未暇详究耳。律不独指粗迹而已，若不主敬存诚，即为犯律。而因果又为律中纲骨，若人不知因果及瞒因昧果，皆为违律。

念佛之人，举心动念，常与佛合，则律、教、禅、净一道齐行矣。须知如来所说一切法门，皆须断惑证真，方可了生脱死。绝无惑业未断，得了脱者。念佛法门，断惑业者往生，则速证法身。具惑业者往生，已超登圣地。一则全仗自力；一则全仗佛力，又兼自力。二者难易，奚啻天渊。每有聪明人，涉猎禅书，觉其有味，遂欲以禅自命，拟为通方高人，皆属不知禅净所以，妄自尊大之流类。如是知见，断断不可依从。依之则了生脱死，恐经尘点劫数，尚无望也。祈细阅光《文钞》自知。

与吴璧华居士书

吾人心性，与佛同俦。

只因迷背，轮回不休。

如来慈悯，随机说法。

普令含识，就路还家。
法门虽多，其要唯二。
曰禅与净，了脱最易。
禅唯自力，净兼佛力。
二法相校，净最契机。
如人度海，须仗舟船。
速得到岸，身心坦然。
末世众生，唯此堪行。
否则违机，劳而难成。
发大菩提，生真信愿。
毕生坚持，唯佛是念。
念极情忘，即念无念。
禅教妙义，彻底显现。
待至临终，蒙佛接引。
直登上品，证无生忍。
有一秘诀，剴切相告。
竭诚尽敬，妙妙妙妙。

复马契西居士书一

所言长斋念佛外之应守规律，即是敦行孝友，务尽伦常；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居心动念，不干邪僻并及虚伪。与人做事，克尽厥职。遇有缘

者，劝令入道。其种种行相不须具标，但勤看《印光文钞》及《安士全书》自知。

须知为佛弟子凡所作为，必须超过世俗所行，方能自己得真实益，令他相观而善。若口说修行，心怀不善。于父母兄弟，以及一切世人上，未能尽其本分。如是之人，名为假善人。因地既伪，实益何得？圣贤之学，皆从格物致知，诚意正心而始。况欲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者乎？格物致知，当看《四书蕩益解重刻序》及《袁了凡四训序》。

昔白居易问鸟巢禅师：“如何是佛法的大意？”

巢曰：“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”

白曰：“这两句话，三岁孩童也会，怎么道？”

巢曰：“三岁孩童虽道得，八十翁翁行不得。”

须知此语，乃一切学佛法人之总关切要语。诸恶众善，皆须在心地上论，不专指行之于事而已。心地上了不起恶，全体是善；其念佛也，功德胜于常人百千万倍矣。

欲得心地唯善无恶，当于一切时处，主敬存诚，如面佛天，方可希企。心一放纵，诸不如法之念头，随之而起矣。

复马契西居士书二

《西方路》书中权、实、顿、渐辨疑之文，须先明权、实、顿、渐四字，然后再论念佛、参禅之为权？为实？为顿？为渐？则可了无疑义矣。

权者，如来俯顺众生之机，曲垂方便之谓也。实者，按佛自心所证之义而说之谓也。顿者，不假渐次，直捷疾速，一超直入之谓也。渐者，渐次进修，渐次证入，必假多劫多生，方可亲证实相之谓也。

彼参禅者，谓参禅一法，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法，固为实、为顿。不知参禅纵能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但见即心本具之理性佛。若是大菩萨根性，则即悟即证，自可永出轮回，高超三界。从兹上求下化，用作福、慧二严之基。此种根性，就大彻大悟人中论之，亦百千中之一二人耳。其或根器稍劣，则纵能妙悟，而见思烦恼未能断除，仍须在三界中受生受死。既受生死，从悟入迷者多，从悟入悟者少。是则其法虽为实为顿，苟非其人，亦不得实与顿之真益，仍成权渐之法而已。何以故？以其仗自力故。自力若十分具足，则何

幸如之？稍一欠缺，则只能悟理性而不能亲证理性。今时则大彻大悟者，尚难其人，况证其所悟者哉？

念佛一法，彻上彻下，即权即实，即渐即顿，不可以寻常教理批判。上至等觉菩萨，下至阿鼻种性，皆须修习（此彻上彻下之谓也）。如来为众生说法，唯欲令众生了生脱死耳。其余法门，上根则即生可了，下根则累劫尚难得了。唯此一法，不论何种根性，皆于现生往生西方，则生死即了。如此直捷，何可名之为渐？虽有其机不如寻常圆顿之机，有似乎渐。而其法门威力、如来誓愿令此等劣机顿获大益，其利益全在仗佛慈力处。

凡禅讲之人，若未深研净宗，未有不以为浅近而藐视者。若深研净宗，则当竭尽心力而为宏扬。岂复执此权、实、顿、渐之谬论，而自误误人哉？念佛须善发心者，心为修持之主，心若与四宏誓愿合，则念一句佛行一善事，功德无量无边，况身、口、意三业恒以念佛利生为事乎哉？心若唯求自利不愿利人，所行之事虽多而所得之功德甚少。况或再加以倾人害人之意及自炫自矜之心，则所念之佛、所行之善亦非全无功德，实

属百千万亿分中仅得一分半分。而其恶念之过，亦复不少。故修行人，皆须善于发心，不止念佛人耳。

言取舍者，此约究竟实义为难（难者，反诘问也），不知究竟无取无舍乃成佛已后事。若未成佛，其间断惑证真皆属取舍边事。既许断惑证真之取舍，何不许舍东取西、离垢取净之取舍？

若参禅一法，则取舍皆非；念佛一法，则取舍皆是。以一属专究自心，一属兼仗佛力。彼不究法门之所以然，而妄以参禅之法破念佛，则是误用其意。彼无取舍，原是醍醐；而欲念佛者亦不取舍，则便成毒药矣。夏葛而冬裘，渴饮而饥食，不可相非，亦不可固执。唯取其适宜，则有利无弊矣。

所愿汝笃尽伦常，专志念佛，以其余力于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朋友等，随分随力为之劝导。俾可同得念佛实益，庶不虚此生此遇矣。

复马契西居士书三

《傅大士语录》错讹不胜其多，兼且偈颂多属提倡禅宗，恐汝无此学识，不是疑大士讹说，便是以己意误会，则罪过无量。宜送大通家看，

汝千万勿看。纵要看，待明年兴慈法师二次刻成刷印出，再请看之。初兴慈法师，得此本鉴定刻板。前年送光一部，光息心校正，劝彼另刻。彼拟明年方刻，此板当好看多矣。

《护法录》甚好，但非专主净土者。其谈宗处，不可妄会。而高僧嘉言懿行，阅之则能长人善根。

《往生论注》照光标示，已标过否？此书文理甚好，宜熟看之。

汝妄想之心，遍天遍地，不知息心念佛。所谓向外驰求，不知返照回光。如是学佛，殊难得其实益。孟子曰：“学问之道无他，求其放心而已矣。”汝学佛而不知息心念佛，于儒教尚未实遵，况佛教乃真实息心之法乎？

观世音菩萨反闻闻自性；大势至菩萨都摄六根，净念相继；《金刚经》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，乃至万行；《心经》照见五蕴皆空。皆示人即境识心之妙法也。若一向专欲博览，非无利益。奈业障未消，未得其益，先受其病矣。

复马契西居士书四

永明等《录》有何不合？汝且认真念佛。

《净土十要》一书，多看即已足矣。余且待财智有余时，再请而读之，不晚也。

念佛之乐，唯真念佛者自知。然必须志诚恳切，摄心而念，不可著外境相。否则心地不通，观道不熟，魔境现前，亦不了知，则殆矣。切嘱，切嘱！

今之真宏净土者，实难其人。遍参知识之念，改作一心念佛，则利益大矣。否则徒成一个劳碌奔波而已。谛法师处，宜多请教，余则非光所知也。

《安士全书》为古今善书之冠。拟排印普遍流布，藉以挽回世道人心。幸尤惜阴居士极力料理。特出广告，普劝印施。因令打四付纸板，拟印二三十万部。俾全国二千四十一县之各要机关及各要人，皆得瞻视。则以后之流通，当更普遍广远矣。然成事在天，不必预计。但以救国救民为事，尽力而为即已。

念佛不能纯一，必须制心不令外驰，久久自会纯一。成片者，纯一无杂之谓也。大丈夫能令

文章盖天下，功业宣宇宙，而不能断惑证真，了生脱死者，以著于外而遗其内，著于有为之末，而遗其无为之本也。世间人谁能一一占全？吾人但取其克尽伦常，力修净业即已。何暇计其他哉？

复马契西居士书五

念佛时各随所宜。

今丛林念佛堂，皆先念《弥陀经》。经完，念《往生咒》或三遍或一遍。然后举《赞佛偈》。至偈毕，接念“南无西方极乐世界大慈大悲阿弥陀佛”。即绕念，须从东至南至西至北绕。此为顺从，为随喜，顺从有功德。西域最重围绕，此方亦与礼拜均行。若从东至北至西至南，则是反绕，有罪过。不可不知。绕念一半，即坐默念，约一刻，又出声念。念毕，跪念佛十声，观音、势至清净大海众各三声。然后念发愿文。在家人恐室小难绕，则立跪坐念，皆须按己精神而定。正不必令他人为立法则也。

念而无念、无念而念者，乃念到相应时，虽常念佛，了无起心动念之相（未相应前，不起心动念念，则不念矣）。虽不起心动念，而一句佛

号，常常称念，或忆念。故云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也。无念，不可认做不念。无念而念，谓无起心动念之念相，而复念念无间。此种境界，殊不易得，不可妄会。

观想一法虽好，必须了知所见佛像乃属唯心所现。若认做心外之境，或致著魔发狂。不可不知。唯心所现者，虽其像历历明明，实非块然一物。若认做外境，作块然实有，便成魔境矣。

合眼开眼，但取合宜可也。兼持观音圣号，甚有恃怙。一切人皆宜如此修之。作事时，不能念兹在兹者，以未到一心不乱境界，则心无二用难免间隔。苟能常存觉照，亦无所碍。

人须各守本分。汝上有祖母父母，下有小弟妻室，而且职业极闲，最易修持。不于此境真实用功，而妄欲出家修行，汝出家有此好机缘专心办道乎？不知出家有出家之事，谁能一事不理？即如光了无一事，亦几终岁长忙，无暇专心念佛。况其余者哉？

祈随分随力修持，勿作分外之想，则幸甚！

复马契西居士书六

修行之人，要息心静养。

汝名静庵，何不顾名思义？一味无事找事，弄得一切人讨厌。自己胸膈膨胀，头晕神疲。再不自重，必致吐血。轻则便成废疾，重则或致陨命。反贻人谓汝学佛修行，不唯无益，而反受损。从兹一班无知，遂谓佛法之咎。因之诽谤阻遏，断人善根。不知由汝不依佛教而行之所致也。

汝须自知好歹。修行要各尽其分，潜修默契方可。汝之病，皆尔自取，谓之何哉？急急改过，摄心念佛，即经典亦暂且勿看。过一二月，便可复原。不然，即绝交。他日再见，一任情同陌路而已。

复马契西居士书七

名者，实之表。有实有名，亦不为荣。何以故？以属本分故。无实得名，辱孰甚焉？况欲张罗，动人视听，必致遍登报纸，彼于表彰处，必加一番疑议，则成欺世盗名之实案矣。

汝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以故不得不一再详告也。汝信心颇深，但好张罗及好游，好结交，

实为修行一大障。且汝年始二十余，即如此结交。后来佛学大通时，当日不暇给矣。

祈沉潜杜默，则其益无量。戒之！

复马契西居士书八

屡次戒汝，沉潜杜默，一心念佛，然究不肯将张罗习气放下。显荫将知事稿寄海潮音，已属太不洞事。汝又以为得意，不亦唯名是求乎？募印《文钞》之事且止，以汝尚非做此种事业之时。汝且息心念佛，毋求博览。

令内既发心皈依，当名契净。名说以现无工夫，且待暇时为之。汝后所问者，实皆切要之语。只因汝不能息心念佛，故茫然不知下落。汝且认真念佛，久当自知，不须人说。令内既皈依，当令心依佛说，身去女习，庶可获大利益。依佛说，即依四宏誓愿。及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虽尚非彼分，然其心固宜发利己利人之心。除女习，即勿事妆饰，勿怀谄曲。于上人同辈，必尽孝尽友。如此方不愧为佛子矣。

复马契西居士书九

《便蒙钞》乃道光末年红螺山慕莲法师所著，《净土决疑论》特借彼口气而作发起。民国三年，狄楚青致书令作论，以凑佛学丛报材料。光先概不用印光之名，故借彼名，于题下标云：“红螺山慕莲法师遗稿，云水僧释常惭钞寄。”及与孟由寄，则标云：“借红螺慕莲法师口气。”及蔚如排印，两种标语全删去，故致汝疑光曾著有此书也。

前所问者，今条示之。

心本无象，而森罗万象皆由心现。心本非法（法即事也，世间凡可以名目者通谓之法），而一切诸法，皆由心显。故曰无象而为万象之主，非法而为诸法之宗（宗者，归趣之义，如江汉朝宗于海。又主质之义，以诸法莫不以心为体故）。

“生佛体同，有何差别？差别何可名同？”汝将相用混而为体，故有此问。生佛体本无二，其不同者，乃迷悟顺逆于体之相用耳。生迷逆于体，佛悟顺于体。迷逆悟顺之相与用，则天地悬殊也。

普贤以“十大愿王”劝进善财及与华藏海众，当看《普贤行愿品》自知。光《文钞》中处处说

之，何不领会？

极乐四土：带业往生者，居同居；断见思惑者，居方便；破无明者，居实报；无明净尽者，居寂光。又实报，约所感之果报说；寂光，约所证之理性说。本属一土，讲者冀人易晓，故以分证者属实报，满证者属寂光。实则二土中，俱有分证满证。《文钞》中亦详述之。同居虽具三土，而未断惑者止受用同居之境耳。虽属带业往生之人，不可以凡夫定名之，以皆得三种不退故。此乃以常途教理与极乐往生所证者相比较，细阅自知。

事持者，信有西方阿弥陀佛，而未达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但以决志愿求生故，如子忆母，无时暂忘。此未达理性而但依事修持也。理持者，信西方阿弥陀佛，是我心具，是我心造。心具者，自心原具此理。心造者，依心具之理而起修，则此理方能彰显，故名为造。心具即理体，心造即事修。心具即是心是佛，心造即是心作佛。是心作佛，即称性起修。是心是佛，即全修在性。修德有功，性德方显。虽悟理而仍不废事，方为真修。否则便堕执理废事之狂妄知见矣。故下曰：“即以自心所具所造洪名为系心之境，令不暂忘

也。”此种解法，千古未有。实为机理双契，理事圆融。非法身大士，孰克臻此？以事持纵未悟理，岂能出于理外？不过行人自心未能圆悟。既悟焉，则即事是理。岂所悟之理，不在事中乎？理不离事，事不离理，事理无二。如人身心，二俱同时运用。断未有心与身，彼此分张者。达人则欲不融合而不可得。狂妄知见，执理废事，则便不融合矣。

全真成妄，全妄即真。犹如全水成波，全波即水，水是静相，波是动相。动静虽异，湿性原同。终日随缘，终日不变；终日不变，终日随缘。犹如虚空了无诸相，而云屯则暗，日照则明。尘由风起则昏浊，尘因雨洒则澄清。虚空是不变，不妨随种种缘，成明暗清浊。虽则明暗清浊不同，而虚空本体了无改变。了此，则可随悟净之缘，以造即心本具之佛界。弃迷染之缘，以灭即心幻现之六界与三界也（此约十法界说，故以六道为六界，三乘为三界也，勿错会）。此心周遍常恒，如虚空然。吾人由迷染故，起诸执著。譬如虚空，以物障之，则便不周遍，不常恒矣。然不周遍、不常恒者，乃执著妄现。岂虚空果随彼所障之物遂不周遍、不常恒乎？是以凡夫之心，与如来所

证之不生不灭之心，了无有异。其异者，乃凡夫迷染所致耳。非心体原有改变也。

弥陀净土，总在吾人一念心性之中。则阿弥陀佛，我心本具。既是我心本具，固当常念。既能常念，则感应道交。修德有功，性德方显。事理圆融，生佛不二矣。故曰以我具佛之心，念我心具之佛。岂我心具之佛，而不应我具佛之心耶？

下所说由不了真无自相，随迷染而当体成妄。妄无自性，当迷染而其体原真。“终日随缘，终日不变；终日不变，终日随缘”两语，乃互相发明，互为赞助。由汝心无正智，遂疑矛盾。念佛毕，起我、人，则是自生障碍。凡行菩萨道者，须发四宏誓愿，能以四宏要心，纵有我、人之境，心地内究不起我、人之执著也。起我、人者，皆由心住于相。不知菩萨心无所住而行六度万行、上求下化之微旨也。

如上所说，能自领会固好，如仍不领会，但息心念佛，到业消智朗时，自可了了悉知，不必专以问人为事也。

复马契西居士书十

令爱法名宜作福贞。贞者，正也，女德之本。若能一心念佛，俾烦恼惑业消灭净尽，功德智慧彻底全彰。亦如女德之贞而无所外染，正而卓然自立也。故易曰，贞者，事之干也。干为树之正身，故修行人得其菩提正身，则道业自可成就，福慧自可满足。虽小人未能即如是，然须以如是望之，以如是呼之。期彼顾名思义，而终得如是，则后之为人贤妻，为人贤母，助成夫德，胎教子女，荣孰大焉。

令内既皈依，须当勤为修持，勿令有名无实，则幸甚。

经目略为一阅，不宜看者勾之；即宜看者，亦祈少看。但以念佛治习消业为事。业消看书，一览知妙，此由约而得之妙法也。今人根性陋劣，一博则泛漫无依，心绪纷张，难以相应矣。

与马契西居士书十一

两次飓风，各处被灾，普陀亦然，殆众生同分恶业之所感召，不知贵宅房屋如何？

居科长年正壮盛，气象淳厚，堪为入道之器。

光之为人，绝无执著。前念相信，不妨相交。后念不信，不妨即绝。来去任人，我固无心于交与绝也。

然他人教人，多在玄妙处著力。光之教人，多在尽分上指挥。设不能尽分，纵将禅教一一穷源彻底，也只成一个三世佛怨而已。况尚无穷源彻底之事乎？

居君既已到过山上，何必七月又来？往返跋涉，路途资费，动需若干，祈勿复来。即有疑问，尚有显微居士。即欲问光，邮递最便。何必重来，作无益以害有益也？

今为居君取名契心，以彼名秉磐，字漱庵。以其心果能如磐石之贞固不动，又加以漱荡其外垢，则心之本体自可显现矣。心字，指常住真心而言，非随缘所起之习心也。习心，乃情染耳，非本体也。

与马契西居士书十二（戒磕头布上打印）

下院当家来，以所寄壬午信及物件交光，知所寄白布托壬午以打印者，此事罪过之极。

以菩萨名号作拜垫用，已属褻渎至极，况尚有就地作坐垫用者？余光绪二十年在普陀一见，

二十一年在育王又见，以为诧异。告于舍利殿殿主，彼云此宁波家风也，自惭无力挽此恶风。使光若作一方主人，当必到处声明此事之过。俾有信心者，唯得其益，不受其损也。

且托者既属至戚，何不开陈罪福，以祈用白布作垫。一则仍不污衣，二则唯益无损，其于彼方为有益。何可循例缄默，仍代为彼转求？

《安士全书》书底印字，汝尚肯说其过失，此过失大于彼百千万倍，固宜为一切信心人详言之。育王之印，现已破碎不成字相（此约光绪二十一年所见说），实则释迦如来真身舍利宝塔之印。普陀印有几颗，法雨寺金印、玉印皆是敕建南海法雨禅寺观音宝印。

世有子孙将其祖父之名，用作拜垫，人必以为忤逆。况佛菩萨大圣人之名号哉？宜于亲信人前，劝其勿用。以一传十，至百至千至万，岂不能即灭此恶风耶？

凡事皆由一人倡之，众人和之，遂成俗例。反邪归正，何独不然。

致陕西陈柏生督军书

光一介庸僧，毫无淑状，虽出家四十一年，离秦三十六年，而道业依然未成，无颜见故乡人，不敢再赋归欤。去岁蒙阁下青盼，令定慧和尚促光回秦，弘扬法化。光虽感不去心，而实无才德胜此重任。故以最初立愿，倘道业不成，即老死他乡，终不回秦为辞。阁下藻鉴高悬，遂原情而恕之。不肖如光，尚蒙如是嘉许。足见阁下尊德好道，为法为民之心。今春上海商务印书馆排《印光文钞》出版，特寄五部以答厚爱。

秦地之民，素称良善。世风日变，法律废弛，游手游食之败类遂得肆意横行，勾通当地坏人，劫掠乡村，惨不忍闻。近数年中，有自秦来，言及秦地现状，无不哽噎涕零。盖土匪一至，遇稍有余裕者，则炮烙烧燎，无所不施，以期其尽献贮积而后已。其苦不堪，势必尽献。而一受此刑，即当时不死，亦难久生。多有富人之室，通皆掘地三尺。凡灶炕墙壁，悉皆毁坏，以求埋金。其淫掠之迹，为千古所未闻。以官府不能制，百姓无控诉。直同长处地狱，了无出期矣。此大帮土匪也。至于小帮，其人众虽少，其酷烈亦然。其

来多在夜间，凡闻有此消息，天将暮，先送女人于村外，或田禾中、树林间、坟墓间。即风雨霜雪，亦不敢归。小儿啼哭，则以物杜口，每有闭气致死者。男子多宿于房上。土匪一过，如火燎原，了无生物。此种苦况，说不能尽。尚不知其何所底止？

阁下虽在秦地，实所未闻，以出则兵拥，居则兵卫。既未亲身察访，百姓亦难控诉，则无由而知。以是之故，凡稍有家资，可逃出外方者，悉皆弃祖籍，而逃命于他乡矣。上海逃者，不计其数，况各处乎？止一土匪，已属不堪。再加以靖国一军，数年交战，其兵所到处，蹂躏淫掠，何可名言？呜呼！秦人何辜，罹此鞠凶？阁下宿根深厚，才略宏远，以故士卒推为督帅。惜于往昔劫中，少结人缘，致多数人民，不肯爱戴。由是一般不为国与民虑者，私投南军，为靖国军，以与阁下对敌。虽鏖战数年，未分胜负，而两军对敌，炮声如雷，子弹如雨，所杀伤者，皆吾秦之同胞。其两军之兵，所经之地，人民遭其淫掠，亦吾秦之同胞。哀哉同胞！呼天不应，入地无门，身为鱼肉，其谁痛惜。

光窃谓阁下虽则位尊威重，人莫敢侮。实与

百姓之畏土匪，不相上下。凡欲行刺者，不知几何？况靖国军之揭旗声鼓，以为对敌者乎？幸阁下宿福深厚，卒未有虞，然两军交攻，固已危险万状矣。倘一有不测，则高堂二亲及兄弟妻子，将何倚靠？况敌人之心，决难推孝友之情以保护全家，不肯一加残伤乎？是百姓之苦荼，其毒尚浅。阁下之苦荼，其毒更深。中央政府，轸念民生，意谓阁下虽则才德深远，但以未洽民心，故有靖国一军，为之发起。阁下若退，靖国自可取消，以故特派阎督相代。阁下已经交谢，固当回思数年以来，仇敌林立。虽未受伤，亦甚危险。纵然军威赫赫，实属梦寐不安。即欲抽身事外，亦不可得。今幸有人替代，自可释此重任，退归田里，逍遥安乐，以孝友为为政，乐我天真。屏竞争于度外，化彼贪残。虽处竞争时代，身作羲皇上人。一则不负所学，一则永为民望。其于废专制而兴共和，与同胞而作幸福之名词，彻底相应，了无乖违矣。何可听不知大体、妄冀得功者之扇惑，拒不受命，帅兵相攻，俾人民涂炭，国用空乏乎哉？纵令阁下一战即胜，仍复原职，岂能免以后之各军相攻乎？夫兵者不祥之器，圣人不得已而用之。今非出于不得已，特以听谗谄面

谏之人言，徒欲固己爵位，不顾百姓常遭涂炭，国家丧失元气。如此作为，如坚立射侯，以期众矢交集。何可以最重之身命与严慈兄弟妻子，日在仇敌中讨生活？印光虽愚，亦不以是为得计。纵始终无虞，于清夜静思中，能不愧忤于战死饥亡之兵民乎？

孟子曰：“虽有智慧，不如乘势。虽有镃基，不如待时。”阁下之才略，乃智慧镃基也。其民不佩服，群起而攻之。乃宿世少结人缘，现政未洽民心，是无势可乘也。无势可乘而强为之，是失时也。大丈夫欲建大功，立大业，未有不上顺天理，下合民心而能者。故孔子可以仕则仕，可以止则止，可以久则久，可以速则速。相时适宜，无所适莫。曾谓颜渊曰：“用之则行，舍之则藏，惟我与尔有是夫。”祈阁下以孔子为法。以督军之位视若毒蘂，不但不起战事，亦复不生憾心。非惟秦民受赐，国家无虞。实则阁下获福无疆，余庆覃及后裔矣。若坚持此见，不肯回虑，则成乾卦上九亢龙之象。以其贵而无位，高而无民，必有后悔。悔之于后，将何及乎？孔子释之曰：“亢之为德也，知进而不知退，知存而不知亡，知得而不知丧。其惟圣人乎？知进退存亡，而不

失其正者，其惟圣人乎？”再言“其惟圣人乎”者，令人深思而取法也。纵阁下不以圣人自居，亦岂不欲趋吉避凶为哉？恳祈阁下上思绵祖宗之厚德，下思贻子孙之幸福。生知足想，顿息战事。则秦地人民，尚可苏息。各处强暴，无从借口。虽退归田里，实与秦民普施生死肉骨之莫大恩泽也。印光才德俱无，何敢干冒钧威？不过欲报答阁下一番厚爱，以冀秦民少受兵灾耳。由是不避诛戮，直词上陈。倘能俯鉴愚诚，则秦民幸甚，国家幸甚！又以阁下念切民生，必欲究祸福之所由来，善恶之所结果。一以开拓心胸，一以导化同人。故将自所存之《感应篇汇编》一部，《佛学捷径》《佛学基础》《佛学起信编》《佛学指南》《六道轮回录》各一本，随函寄来。以期闲暇无事时阅之。则诚意正心，穷理尽性，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之道，当自得于心矣。

《安士全书》为天下古今善书之冠。刘省长曾请四百部结缘，当已送阁下垂览矣。此外则《感应篇汇编》即属第一，其论议虽不及《安士全书》之十分透彻，然于诸善书中，未见及者，况能过乎？余五书皆以由浅入深，由因果而至于了生死。无机不被，无法不摄。深者见深，自可断惑证真。

浅者见浅，亦堪消灾增福。法无定相，损益在人。有志于己躬下永劫常存之大事者，当不以光为多事也。

佛法一闻，利益无尽。北通州王铁珊者，前清曾作广西藩台，以其地土匪甚多，彼遂设法剿灭，杀戮无算。至前年得病，一合眼即见身在黑屋中，其鬼无数，欲来逼恼，遂惊醒。久则复合眼，所见亦然，随复惊醒。凡三昼夜，不能安寝，人已困惫不堪。其夫人教令念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彼遂竭诚朗念，未久即睡著，遂睡一大觉。病渐痊愈。方知念佛功德，不可思议。铁珊去夏来山，亲与光道其事。光以此陈于阁下者，亦欲阁下得念佛之实益也。

复甬江某居士书

色欲一事，乃举世人之通病。不特中下之人，被色所迷。即上根之人，若不战兢自持，乾惕在念，则亦难免不被所迷。试观古今来多少出格豪杰，固足为圣为贤。只由打不破此关，反为下愚不肖。兼复永堕恶道者，盖难胜数。

《楞严经》云：“若诸世界六道众生，其心不淫，则不随其生死相续。汝修三昧，本出尘劳。

淫心不除，尘不可出。”学道之人，本为出离生死。苟不痛除此病，则生死断难出离。即念佛法门，虽则带业往生。然若淫习固结，则便与佛隔，难于感应道交矣。欲绝此祸，莫如见一切女人，皆作亲想、怨想、不净想。亲想者，见老者作母想，长者作姊想，少者作妹想，幼者作女想。欲心纵盛，断不敢于母姊妹女边起不正念。视一切女人，总是吾之母姊妹女。则理制于欲，欲无由发矣。怨想者，凡见美女，便起爱心，由此爱心，便堕恶道，长劫受苦，不能出离。如是则所谓美丽娇媚者，比劫贼虎狼、毒蛇恶蝎、砒霜鸩毒烈百千倍。于此极大怨家，尚犹恋恋著念，岂非迷中倍人？不净者，美貌动人，只外面一层薄皮耳。若揭去此皮，则不忍见矣。骨肉脓血，屎尿毛发，淋漓狼藉，了无一物可令人爱。但以薄皮所蒙，则妄生爱恋。华瓶盛粪，人不把玩。今此美人之薄皮，不异华瓶。皮内所容，比粪更秽。何得爱其外皮，而忘其皮里之种种秽物，漫起妄想乎哉？苟不战兢乾惕，痛除此习，则唯见其姿质美丽，致爱箭入骨，不能自拔。平素如此，欲其没后不入女腹，不可得也。入人女腹犹可，入畜女腹，则将奈何？试一思及，心神惊怖。然欲于见境不

起染心，须于未见境时，常作上三种想，则见境自可不随境转。否则纵不见境，意地仍复缠绵，终被淫欲习气所缚。固宜认真涤除恶业习气，方可有自由分。

每日除了己职分外，专心念佛名号。朝暮佛前，竭诚尽敬，愚到忏悔无始宿业，如是久之，当有不思议利益，得于不知不觉中。《法华经》云：“若有众生，多于淫欲，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，便得离欲。”瞋恚、愚痴亦然。是知能至诚念弥陀、观音圣号者，贪、瞋、痴三惑自可消除也。又现今乃患难世道，须于念佛外，加念观音圣号，冥冥中自有不可思议之转回。庶不至宿业现前，无法躲脱耳。更宜常阅戒淫因果报应之书，远离狂荡匪鄙之友，则内志正而外诱绝，净业自可成就矣。勉之勉之。

复徐蔚如居士书

接手书，以琐务纷沓，未能即复。

光为太夫人虽则朝暮回向，岂能有益于太夫人？实则企太夫人悯我一念之诚，挽弥陀观音而拔济我耳。阁下誉之过甚，不禁令人惭惶。令弟同皆发心，祈为讲演，足知宿世同种善根，将来

同作莲池海会之永劫昆季。慰慰贺贺。

“戒烟方”登报，须长年常登，方能广知，须拉有财力者共之。若一人供费，恐力绵而难久矣。

芜钞所节，皆恰当之至，以光信笔所书，原只对彼一人，若普及大众，当须了无所妨，方可不招讥议。唯斥魔子之狂妄处，用撮略叙法，于文体甚合。然今之宗徒，多不识宗，既未指彼妄造谣言之实迹，彼宗徒必谓光为谤宗。即《宗教不宜混滥论》，不知宗气之宗徒，亦以为谤宗。宗徒多分之见识皆如是，则宗法殆扫地而尽矣。

近来佛法流通，潮州居士王弘愿素好密宗，依之修持颇有效验。于余宗虽未大通，亦各涉其藩篱。彼译出《东瀛密教纲要》，刻出寄两部来，今寄上一部，以祈随喜。然彼系弘密之人故偏抬高密宗，约教而论固无大碍，若与净土三根普被、教机相投之法门论，固相悬殊。王弘愿来书所说，皆约教而遗机；光与彼书，乃约机而论教之利益也，虽不相合，亦无大背。其人年四十余，若再研究得十余年，当亦可为一大通家矣。

《禅宗秘密了义经跋》断宜取消，免滋疑误。

至于声闻回己所证小果趣向如来大道，虽则

顿渐有异，而中间位次必不磨灭。大鹏一举九万，亦是自下升高；利刀一截千纸，亦是从一至千。顿教唯约顿说，故有无位次之论，然无位次中，不妨位次历然。若异渐，则渐非顿家之渐，顿非渐家之顿，二法判然各别，了不相即。唯宜以实义立言，不当以渐顿之表语为据，则佛法无一法不相通矣。王弘愿论密宗，亦以弘密宗之诤表为论，是知尚未知如来教须契机之至意也。

罗汉根性亦不一定，有回向即超证深位者，有入住渐升者。然顿渐有异，位次仍复历然，似无大谬。十方世界随类现身，圆教初住即能。不历住、行、向等，唯佛后所示罗汉则然。若实证，实回小向大之罗汉，恐无此本领。若有，则住、行、向、地等位菩萨，皆成钝根无奇之人矣，有是理乎？

离顿说渐，离渐说顿；离教说宗，离宗说教；高抬密宗，藐视显教，皆所谓徐六担板，只见一边耳。佛法善会，则法法皆通，否则法法互碍。光实少闻少见，然约理约义而论，当如是为融通，断无两个道理。鄙见如是，不知阁下以为何如？

复徐彦如轶如二居士书

所言俗务纠缠无法摆脱者，正当纠缠时，但能不随所转，则即纠缠便是摆脱。如镜照像，像来不拒，像去不留。若不知此义，纵令屏除俗务，一无事事，仍然皆散妄心，纠缠坚固，不能洒脱。学道之人，必须素位而行，尽己之分。如是则终日俗务纠缠，终日逍遥物外。所谓“一心无住，万境俱闲，六尘不恶，还同正觉”者，此之谓也。

至于念佛一事，最要在了生死。既为了生死，则生死之苦自生厌心，西方之乐自生欣心。如此则信愿二法，当念圆具。再加以志诚恳切，如子忆母而念，则佛力、法力、自心信愿功德力三法圆彰。犹如果日当空，纵有浓霜层冰，不久即化。

初心念佛，未到亲证三昧之时，谁能无有妄念？所贵心常觉照，不随妄转。喻如两军对垒，必须坚守己之城郭，不令贼兵稍有侵犯。候其贼一发作，即迎敌去打。必使正觉之兵，四面合围，俾彼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彼自惧获灭种，即相率归降矣。其最要一著，在主帅不昏不惰，常时惺惺而已。若一昏惰，不但不能灭贼，反为贼灭。所以念佛之人不知摄心，愈念愈生妄想。若能摄

心，则妄念当渐渐轻微，以至于无耳。

故云：

学道犹如守禁城，昼防六贼夜惺惺。

将军主帅能行令，不动干戈定太平。

致包师贤居士书

温州之灾，闻之惨然。天灾人祸，无有底极，实足为三界无安，犹如火宅之证，亦堪为信愿念佛，往生西方之最切警策也。

念佛心不归一，由于生死心不切。若作将被水冲火烧，无所救援之想；及将死，将堕地狱之想，则心自归一，无须另求妙法。故经中屡云：“思地狱苦，发菩提心。”此大觉世尊最切要之开示，惜人不肯真实思想耳。

地狱之苦，比水、火之惨，深无量无边倍。而想水冲火烧则悚然，想地狱则泛然者，一则心力小，不能详悉其苦事；一则亲眼见，不觉毛骨为悚然耳。

与弘一上人书

讲《起信论》，虽不必定宗《裂网疏》，然决不可谓《裂网》为非，此决定不易之法也。

灵峰著述，千古少有。彼等正眼未开，不知其要，故辄吠影以惑初学。果真具正知见者闻之，则彼之心腹，彻底了知矣。

灵峰老人，乃末法绝无而仅有者。其言句理事具足，利益叵测。随人分量，各受其益。

复法海大师书

座下十余年来，参师访道，自利利他，不胜钦羨。今则放下万缘，一心念佛。以果地觉为因地心，当必亲证念佛三昧，临终定登上品。但办肯心，决定成就。然世人念佛者多，证三昧者甚少甚少。良由未能通身放下，一念单提，故致心与佛难得相应也。座下之放下既真切，决无不得之理。

所说了生脱死、明心见性及证道把柄在手等，须稍分别。若按通途教理而修，虽明心见性，去了生死，尚大远在。以明心见性是悟，不是证。今人能悟者尚少，况能证乎？证则惑业净尽，生

死之因既断，自不感生死之果矣。初果七生天上，七返人间，方能断尽见思二惑，而证阿罗汉果。天台示居五品，南岳示居十信。如此大士，尚自隐其本德，示居内外凡位。则证道之说，实非易易。此约通途教理，欲即生证道之难也。若按如来所立之特别法门，生信发愿，念佛求生西方。则上至等觉，下至五逆十恶之流，莫不蒙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既生西方，则悟道证道，直同拾芥，极速极易。

座下既专心念佛，于临终不曰往生，而曰可能得证道凭据到手。夫曰证道即已，何得说凭据到手？凭据到手，则不须论。凭据不到手，又将如何？观座下之语意，似是唯止念佛，不生信，不发愿求生，乃禅家以念佛作话头用者，非净土宗信、愿、行三并行之法也。无信愿念佛，虽较参禅看话头功德大。然自未断惑，自力不能了脱。又无信愿，不能蒙佛接引了脱。犹是仗自力之通途法门。其证道也，大非容易。且勿谓信愿求生为卑劣。华藏海会，同以十大愿王，回向往生，为华严末后一著。况净土诸菩萨祖师所有言教，皆示信愿求生。何座下自立门庭，不按佛祖之成规乎？且终日、终年、终身念佛之人，岂可于佛

不行礼敬？十大愿王，礼敬居首。座下一切可以不，礼佛决不可以不。若不礼佛，便难感通。何以故？以身图安逸，心之诚亦末由必致其极也。善导专修：身业专礼，口业专称，意业专念。念至其极，则心佛外佛，一如不二。其证道也，非自力证道之所能比也。古人谓劣夫乘轮宝力，一日可以遍游四大部洲。何得以念佛之特别法门，修通途之自力观行？光虽下愚，不敢肯许。倘以此一尘不染之清净心，圆发三心。则现生亲证三昧，临终往生上品，便可预为座下贺。一得之愚，尚祈矜鉴。

复王与楫居士书

光一介庸僧，毫无淑状。一向行乞，亦不能得。遂于大富长者之门，拾取所弃之残羹馊饭，以自滋养。亦有不嫌酸臭者，迫以求施，遂即以此见与。但取彼此相适，并不计余人之所厌闻而不欲见也。以故一无所宗，二无门庭，三无眷属。并未与人结一同参，立一社会。凡有来者，则令其各尽己分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。即上等天姿，出格学识，亦以此相奉。喻如童子奉沙，只期摭我之诚，绝不计及彼之可

用与否。不意二字贱名，竟渎阁下之耳。二十日接手书，不胜惭惶惊惧欣慰忧戚之至。以阁下误听人言，误许为法门中人。遂将错就错，陈我劣见于左右，以答谬为称许之意。知所说固不当阁下一盼，然不妨聊表我心而已。

窃谓现今世道人心，陷溺至于极点。又加国用空乏，赋税比前重得数倍。诸物昂贵，民不聊生。天灾人祸，频频降作。值此时际，欲宏法道，只可普与来者，指其学佛要义。于父言慈，于子言孝，兄友弟恭，夫倡妇随。各尽己分，以立基址。由是加以主敬存诚，克己复礼。明因识果，期免轮回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。天姿纵高，亦当依此而行。于有余力时，不妨研究一切经论。令其在己家庭，随分修持。则不须广建屋宇，备立人员。彼此往来，旷职费日。此诚现今宏法，将计就计之最上一著也。

若如阁下所订之破天荒章程，虽国家兴盛，人民丰富之时，亦不能办。况此国运危岌，民不聊生之时乎？然阁下此议一出，全国之人，当无一不欢喜赞叹，庆法道之将兴。光实怀深忧，不能不为阁下略陈其概。谨按章程所列之事，虽数百万万，亦不足用。若阁下能变大地作黄金，则

光之所说，诚为愚痴无知。若欲靠捐款而作此弥纶宇宙之事业，则直同春梦，毫无实际。况阁下未闻已具大神通，无论何人，在远在近，皆能以法摄持，令其不稍逾越，如优波鞠多尊者。则如此大事，其所用之人，能保其一一悉以为公之心而为之，绝无弊端乎？现今之人，子于父事尚作弊，况此汪洋无边际之大事乎？

又今人了无定志，无论何等社会，多皆彼此同入。倘有心怀异图之人，入于其中，引诱无知无识者为之党援。一旦事发，必至火炎昆冈，玉石俱焚。阁下当此人心陷溺已极之时，何不计虑及此乎？

宋慈云忏主赴苏讲经，听者日万夜千，屠沽为之不售。法道之盛，诚所未有。慈云惧之，恐致意外之虞，遂即中辍。夫慈云乃具大智慧，大辩才，兼有神通之高僧。当国家成平，人心淳善之时，尚如此慎重。阁下内秘，则非光所知。若据外现者，则比慈云，何止泰山之比须弥耳？况时当上无道揆，下无法守。虽父母之大恩，夫妇之各别，尚欲弃置。公然提倡，谓尽孝为奴隶性质，共妻为大同之道。倘此等人混入，则将何以处？否则彼忌我法，加以蜚语，又将何以处乎？

夫一法既立，百弊潜生。不谨于始，决难令终。且古德宏法，皆各人自为范围。阁下于废置专制世代，立一佛法专制之门庭。居然我为法王，于法自在。千机并育，万派朝宗。美则美矣，诚恐无神通制伏，必有奸人入中以破坏。或怀嫉忌以诬谤。则未见兴法之益，竟罹灭法之祸。以大菩提心，获此恶果。有人心者，莫不痛伤。然虽痛伤，究有何益？以故光不得不预为阁下言之，而不计其见录否也。即决欲依所订章程而行，光亦只有赞美阁下之心而已，岂能强阁下以勿行哉？千祈将印光贱名取消，印光决不敢承认上座导师之名与职也。光一向退缩，故所见与人不同。若不以光之言为是，将有悔无所及之时。

易曰：“其唯圣人乎！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，其唯圣人乎！”愿阁下详察焉。

与永嘉某居士书

令友求子，拟舍百金。当令请百部《感应篇汇编》，以送通文理有信心之正人君子，实为不可思议功德，当获感通。又须知求子，先须从培德节欲起。印施善书，乃培德之一端，非止乎此而已。培德，当常看《感应篇》《阴骘文》。善则

随分随力而行，恶则如怨如仇而去。袁了凡行“功过格”，乃认真体察，丝毫不容放过。故命本不寿而寿，无大功名而大功名，无子而有子。果能追彼芳躅，以期德日增而过日减。即不用“功过格”，凡了凡之所得者，令友亦当得之。况彼主持报馆，握言论机关之权！凡伤风败俗之无益文字，概勿登报。凡淑世善民之格言至论，日载几则。渐摩渐染，令人日趋于善而不自知。此实大丈夫不据位而行救国救民善政之大权。具此因缘，不知如此而为。所谓虽登宝山，仍复空手而归耳。惜哉！

节欲一事，其理甚深，其关系甚大，其话甚不易说。夫天生男女，圣人法天立则，令男女居室，以为人伦之最大者。以上关风化，下承宗祧。岂为人日图快乐，而常以欲事为事乎？贪欲之人，其精薄而无力，如秕种不能生芽，故难生。即生，多多皆未成人而夭。即幸而不夭，亦必单弱柔懦，无大树立。若能保养精神，节欲半年，待其妇天癸发后，择良宵吉期，相与一交，决定受孕。从此永断欲事，则所生之子，不但性行贞良，欲念轻薄。而且体质庞厚，无诸胎毒痘疹疾病等患。天癸，即经水也。经水尽后方受孕，余时多不受

孕。经水未尽，断不可交。交则妇即受病成带，勿望受孕矣。人之大伦之事，岂可恶日恶时而行？故须择良宵也。《礼记》月令篇记圣王于仲春，先雷三日，奋木铎以令兆民，曰：“雷将发声，有不戒其容止者，生子不备，必有凶灾。”奋木铎以令兆民者，令地方官声铎以告百姓也。容止，犹言动静。不戒容止，谓行房事也。生子不备，即五官不全等。世每有生子，或异人类，或形体缺损，皆坐此故。必有凶灾，言其父母，尚有凶祸灾殃，如恶病、夭寿等，不止生子不备也。古圣王重民生，故特别注意其事，奋木铎以告之。不但震雷当忌，即大风大雨、恶星值日及天时交节、佛圣诞期，皆所当忌。此实尊天敬圣，遵王制而敦人伦之大道。惜世人概不肯出诸口，俾其子子孙孙体质，一代劣于一代。或者少年早夭，或由欲事过度，虽不早夭，竟成衰残，无大树立，多半皆乃父乃母，不知人伦之道之所致也。乃父乃母之不知，由于乃祖乃妣之无教也。子女成人时，当以节欲保身等，委曲开导。父教女不便，母则无妨。能如此，方为真爱子女。而世之爱者，多皆任其纵欲，则其害更有甚于杀子女者，可不哀哉！圣人重胎教，于此致意，乃未胎而预教也。

予滥厕僧伦，何得论夫妇房室之事？一以出家之前，曾阅过古人敦本至论，欲以馈知己而报护法之恩；一以佛为大医王，无病不疗，光为佛弟子，亦欲随分随力而行医道。此病乃举世间人之通病大病。若通病大病，任其发生滋长，而去详治别病小病，岂非轻重倒置乎？邓伯诚亦欲求子，光答书亦略述此意。及蔚如所印《三信稿》及《文钞》皆删去。意谓此事不合僧道，亦不合于佛法中说。其意固善，然人苦无子，敢以其事向佛求，向僧说。僧为说其所以然之善法，令彼子子孙孙，得大受用，又有何过？将谓僧教人节欲，便涉淫欲；则僧教人戒杀，便涉杀业乎？但此事不可为无知无识者告，恐彼不会其意，反作笑柄。若对明理君子说之，正是不据位而振木铎以令兆民也。致治于未乱，保邦于未危，与此同一作略。谓之为过，则圣王圣贤佛菩萨，乃过之渠魁元首也。

湖南一儒士，姓刘忘其名，娶妻不与相亲。妻谓曰：“娶妻原为生子，汝不相亲，则宗支断绝矣。”遂亲一次，即生子，因名传支，即绝欲。妻又谓曰：“一子独立，孤无倚靠，曷若再生一子？”又亲一次，复生一子，名再支。二子皆入

翰院。其人一生，止行两次房事。而又详述房事忌日，并清心寡欲，保元毓神之事，载于家乘，冀子孙世守焉。湖南友为予言之。欲求贵子，舍是而求，纵得之，亦属侥幸。依是而求，求则得之矣。凡发科发甲，皆其祖父有大阴德。若无阴德，以人力而发，必有大祸在后，不如不发之为愈也。历观古今来大圣大贤之生，皆其祖父积德所致。大富大贵亦然。其子孙生于富贵，止知享福造业，忘其祖父一番栽培。从兹丧祖德以荡祖业，任其贫贱。此举世富贵人之通病。能世守先德，永久勿替者，唯苏州范家，为古今第一。自宋文正公以来，直至清末，八百余年，家风不坠，科甲相继，可谓世德书香之家。而长洲彭家，自清初以来，科甲冠天下。其家状元，有四五人，有同胞三鼎甲者。而世奉佛法，虽状元宰相，犹日诵《感应篇》《阴骘文》，以为诚意正心，致君泽民之鉴。彼狂生谓此等书，乃老斋公老斋婆之所从事者。非但不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，并不知人之所以为人。生为行肉走尸，死与草木同腐。而且恶业难消，永沉恶道。彼嚣嚣然自命为博雅通人，致令后世并天地父母之名字亦不得闻者，何可胜数？

欲子孙之不趋败途，共入正道者，当以《感应篇汇编》《阴骘文广义》为定南针。则世俗习染之恶浪滔天、黑云障日，亦不至不知所趋，而载胥及溺。否则纵令风平浪静，天日昭彰，亦难保不入洄渚，而随即沉溺矣。况绝无风平浪静天日昭彰之望之世道人心乎？须知阴德二字，所包者广。成就他人子弟，令入圣贤之域，固属阴德。成就自己子弟，令入圣贤之域，亦是阴德。反是，则误人子弟固损德，误己子女亦损德。力能兼及，何幸如之？否则且就家庭日用云为，以作为圣为贤之先容。正所谓即俗修真，现居士身而说法者。祈以此意，与令友，及一切知交，恺切言之。亦未始非己立立人，自利利他之一端也。

复黄涵之居士书一

接手书，知夫人身婴贵恙，已经月余。用药颇难，诸医束手。当此时机，正好用万病总持之阿伽陀药。阁下每以此药，普施于人。何于夫人之病，尚沾沾然以难于用药为忧哉？其令郎、令爱、令媳等，既受生育之恩，当此大病临身，存亡莫保之时，教以各各为其母志诚恳切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以祈寿未尽则速愈，寿已尽则速得往生

西方。令郎等孝心淳笃，当必皆如救头然，而常持念也。如是则岂但有益于夫人，实则深有益于令郎等也。

凡人有病，可以药治者，亦不必决不用药。不可以药治者，虽仙丹亦无用处，况世间药乎？无论能治不能治之病，皆宜服阿伽陀药。此药绝不误人，服则或身或心，必即见效。然人生世间，无论久暂，终有一死。其死不足惜，其死而所归之处，可不预为安顿乎？有力量者，自己预为安顿妥帖，则临终固不须他人为之辅助。然能辅助，则更为得力。无力量者，当令家属代为念佛，则必能提起正念，不致恩爱牵缠，仍旧被爱情所缚，住此莫出也。

（光）之为此言者，非徒为令夫人计也。以太夫人已经八十有三。虽阁下之德，足能延亲之寿。而期颐之后，终必有去世之一日。恐阁下未能虑及于此，而犹复注意于医药，则为舍本逐末。益不能得，而反将一心念佛，由忙碌于医药而成间断，不能纯一，则其损大矣。故借夫人之病，预为阁下陈其尽心力于亲之神识得所，以期阁下究竟能报亲恩耳。

今将陈了常之《佛性助念发隐》附函寄来。

虽文不雅驯，而意义有可取焉。至于保病荐亡，今人率以诵经、拜忏、做水陆为事。（光）与知友言，皆令念佛。以念佛利益，多于诵经、拜忏、做水陆多多矣。何以故，诵经则不识字者不能诵，即识字而快如流水，稍钝之口舌，亦不能诵。懒坏虽能，亦不肯诵，则成有名无实矣。拜忏做水陆，亦可例推。念佛则无一人不能念者。即懒坏不肯念，而大家一口同音念，彼不塞其耳，则一句佛号，固已历历明明灌于心中。虽不念，与念亦无异也。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气。非特欲香，有不期然而然者。为亲眷保安荐亡者，皆不可不知。

复黄涵之居士书二

五月廿八接廿四手书，知尊夫人病体沉重，诸医束手。因祈令令眷代为念佛，以祈寿未终则速愈，寿已终则速生耳。岂料夫人净业已熟，脱体而去。昨由契西来函方知，不禁为阁下失贤助，为令郎失所恃叹。然夫人宿根深厚，殆欲令令慈及阁下，并令郎等，切念世相无常，急求出离。特以身说法，冀同修净业，同生净土耳。（光）过蒙青盼，亦不能不尽我心。但（光）向与时人异道，虽挚友亲丧，绝不行挽谏等仪。但于朝暮

课诵时，于佛前回向一二七，以尽友谊。已于昨晚，为尊夫人回向。拟以二七为度。以日间诸冗丛集，惟夜方克有暇耳。祈阁下以大义开示令郎等，俾息哀念佛，以期存歿咸益。倘唯执世谊，哀毁纵至其极。究于其亲之灵，有何利益？

至于作佛事，不必念经拜忏做水陆。以此等事，皆属场面。宜专一念佛，俾令郎等亦始终随之而念。女眷则各于自室念之，不宜附于僧位之末。如是则不但尊夫人令眷，实获其益，即念佛之僧，并一切见闻，无不获益也。

凡作佛事，主人若肯临坛，则僧自发真实心。倘主人以此为具文，则僧亦以此为具文矣。如一期佛事已毕，夜间放台焰口即已。（光）以四十三年之阅历，谨为知己者陈之。若不以为迂腐，则幸甚幸甚。

书尚未封，适邮差持阁下初五日书至。因知夫人病体虽重，正念尚自昭彰。既能常见大士，兼有信愿，其往生也，可以决断。

所言尼姑服饰，则所不须。其既愿受皈戒，仍照常服，但加法衣于上即已（即僧人所穿之袍子）。或著于身，或附于棺。棺已盖，则烧之于灵前。皈戒当于今夜，（光）一人于佛前虔诚礼

拜后，为说之。固不须作铺张罗列诸仪，但取其至诚感通即已。法名当云蕴空，乃三皈五戒优婆夷也。若作尼师形式，于事于理，皆有妨碍。但宜勸诸子女媳等，以成就母往生之志为孝。认真代母念佛，俾莲品转高，华开转速以尽孝。切勿徒效世人作无益以害有益也。至于丧事，始终不须一葷，藉此倡导愚俗，亦公之一大责任也。

复黄涵之居士书三

初九之书，谅已收到。昨得初十手书，知尊夫人确得往生，了无疑虑。其宿世固于净土法门有大栽培，惜阁下提倡较晚，倘于十年前即提倡，俾净土法门之若事若理一一明了，兼以力修，则其净业之成，当比此高超数倍矣。

平时爱子孙心重，自顾劣弱，至临终时，则反能摆脱情爱，决志求生，乃宿世善根所使。平时面东卧，终时则面西右胁，亦宿善根力所使，有不期然而然者。有临终种种景相，即可决其往生，并无须验其顶胸之热，何处先凉也。著法衣为佛弟子相，能满其愿，甚善甚善！

既嘱儿媳女辈早晚灵前多念佛，阁下当开示彼等，祈以妥亲之神识，为孝之极致。即真实往

生，亦须志诚念佛，以祈莲品高升，无生速证，以各尽孝思。此虽为利亡者，实则令儿女媳辈同种善根也。孙之能念者，亦令随之而念。终时全家能不哭泣念佛，最有利益。然其时犹短，宜以三小时不断佛声，不起哭声及动转等为最善。祈切记之。

六数亦不必敷衍附会，以无关紧要。若认定以说，反成穿凿。须知六为坤数，夫人德镇坤维，堪为世范。即无一数是六，而从生至死，日在六数中周旋，固无一息不是六也。六之义在躬行，不在年月房屋等。然年月房屋等，适逢其数，亦极平常，毫无奇特。所谓诸法从缘生，诸法从缘灭。恶业重者，动辄得咎。善根深者，无往不吉。亦自然而然，非有所安排者，而实似有安排者。世人欲得吉庆，不知培德，如灭烛以求明，北辕而适越。徒劳苦心，有损无益。祈以此义，与令郎及媳女等说之，则其利大矣。

做佛事一事，（光）前已详言之。祈勿徇俗，徒作虚套。若念四十九天佛，较诵经之利益多多矣。念佛之法，重在信愿。信愿真切，虽未能心中清净，亦得往生。何以故？以心中有佛为能感，故致弥陀即能应耳。如江海中水，未能了无动相。

但无狂风巨浪，则中天明月，即得了了影现矣。感应道交，如母子相忆。彼专重自力，不仗佛力者，由于不知此义故也。

复黄涵之居士书四

接手书，不胜欣慰。

尊夫人宿生有大善根，故感阁下曲为成就净业，资以往生。兼率儿女媳等为之长时念佛，岂但亡者得益，实令彼等，深种善根。如是之法，可谓大慈。较彼世人存者以杀生折福折寿，令亡者拘滞幽途者，不可同年而语矣。尊夫人之事，可谓得法。

然太夫人年已八十有三，当常劝谕，令其信愿念佛。若令终日长念，或恐不能如是。前者颇欲设法在生助念，思之未得。镇守使王悦山奉母来山，见其眷属甚多，因得一绝妙之助念法。已与彼略说之。亦与彼说，当与阁下言之。倘阁下能实行，彼亦不至漠然置之，亦自利利他之道也。

阁下眷属、儿辈则各有职业，固难常时依行。若媳辈，则无事清闲。女使辈若奶妈等，则无甚要事。当令诸人，按钟点日在太夫人旁，高声念佛半点钟。过时换班，一日不断佛声。太夫人能

随之而念亦好。如不能随，但令摄心谛听。则一日之中，常不离佛。在诸人亦不吃力。以一日之中，不过当一回值，或至两回，亦隔许久时候。彼等一无事事，借此令尽孝思，令种善根。即女使等，亦得因此之故，得植出离生死之缘。从此以往，率以为常。即太夫人寿过期颐，此法无令中辍，其利益不可思议。凡有信心人，欲成就父母往生之道业者，皆当以此告之。

阁下政务多端，不能按定。若有暇亦如是念一次，以作表率。则儿媳女使等，当更踊跃欢喜也。（光）意谓如此而行，实为利便。当以此法述为一文，以附于排印文钞之后。俾欲报父母之恩者，不至徒咏昊天罔极也。

复崇明黄玉如书

接手书，不胜欣慰。

持名一法，最为末法透机之法。善导虽疏观经，实最重持名一行。不观末法众生，神识飞飏，心粗境细，观难成就；大圣悲怜，特劝专持名号，以称名易故，相续即生之言乎？

观虽十六，行者修习，当从易修者行。或作如来白毫观，或作第十三杂想观。至于九品之观，

不过令人知行人往生之前因与后果耳。但期了知即已，正不必特为作观也。

观之理，不可不知。观之事，且从缓行。若或理路不清，观境不明，以躁心浮气修之，或起魔事。即能观境现前，若心有妄生喜悦之念，亦即因喜成障，或复致退前功。故《楞严》云：“不作圣心，名善境界。若作圣解，即受群邪。”

祈一心持名，以为千稳万当之行。待至心归于一，净境自会现前。《四帖疏》错讹甚多，光二十年前，先曾约校。去年南京羊皮巷观音庵妙莲和尚要其本去另刻，明年当可出书，祈为请阅。

随自意三昧，为上、中、下三根同修之行。念佛人虽不专以彼为主，亦不可不知。知此，则念佛之菩提心更为殊胜。以其知行住坐卧食语，无非自利利他之时也。然须从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吃素戒杀做起，则方为真念佛人矣。

复何慧昭居士书

接手书，知宿根甚深，现行颇纯，故有种种胜境相现。然今人多半是要体面，凭空造楼阁，有一分半分，便说有百千万分，如《某居士录》，其境界皆是手笔所做，不是心地所做。汝固不妄，

诚恐或有此习气，则其过不小。佛以妄语列于根本五戒者，正为防此弊也。若或见言不见，不见言见，乃妄语之流类。若凭空造楼阁，妄说胜境界，即犯大妄语戒，乃未得谓得，未证谓证，其罪甚于杀盗淫百千万亿倍。其人若不力忏，一气不来，即堕阿鼻地狱，以其能坏乱佛法，疑误众生故也。汝切须慎重，所见之境有一分，不可说一分一，亦不可说九厘九，过说亦罪过。少说亦不可。何以故？以知识未得他心道眼，但能以所言为断耳。此种境界，向知识说，为证明邪正是非，则无过，若不为证明，唯欲自炫，亦有过。若向一切人说则有过，除求知识证明外，俱说不得。说之，则以后便永不能得此胜境界。此修行人第一大关，而台教中屡言之。所以近来修行者，多多著魔，皆由以躁妄心，冀胜境界。勿道其境是魔，即其境的是胜境，一生贪著欢喜等心，则便受损不受益矣，况其境未必的确是胜境乎？倘其人有涵养，无躁妄心，无贪著心，见诸境界，直同未见，既不生欢喜贪著，又不生恐怖惊疑。勿道胜境现有益，即魔境现亦有益。何以故？以不被魔转，即能上进故。此语不常对人说，因汝有此种事，固不得不说也。

汝最初礼佛所见之大士像不的确，以若果是，不至因念与《观经》不合而隐。然汝由此信心更切，是亦好因缘，但不宜常欲见像，但志诚礼拜而已，庶无他虑。临睡目前白光及礼佛见佛像悬立虚空，虽属善境，不可贪著，以后不以为冀望，当可不现。

窥汝根性，似是宿生曾习禅定者，故致屡有此相也。明虞淳熙在天目山高峰死关静修，久之，遂有先知，能预道天之阴晴，人之祸福。彼归依莲池大师，大师闻之，寄书力斥，谓彼入于魔罟，后遂不知矣。须知学道人，要识其大者，否则得小益必受大损。勿道此种境界，即真得五通，尚须置之度外，方可得漏尽通。若一贪著，即难上进，或至退堕，不可不知。

梦入佛殿所记之二句经文，固属善境，然此二句，语甚明白。“返虚依觉路，归真悟常空”者，谓人妄认世间诸法为实，故迷入生死，若能返观诸法当体本空，则便依乎觉路，出迷入悟，归真谛而悟真常之真空实相矣。魔境胜境之分别，在与经教合、不合上分。果是圣境，令人一见，心地直下清静，了无躁妄取著之心。若是魔境，则见之心便不清净，便生取著躁妄等心。又佛光

虽极明耀而不耀眼，若光或耀眼，便非真佛。佛现以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”之理勘，则愈显。魔现以此理勘，则便隐，此勘验真伪之大冶洪炉也。夜见白光及虚空清白等境，乃心净所现，何可以法界一相、寂照不二自拟？以此自拟，则成以凡滥圣矣，其过殊非浅浅。二句经文，未见所出，盖亦宿生记忆之文，未必即经中文也。

修净业人，不以种种境界为事，故亦无甚境界发生。若心中专欲见境界，则境界便多。倘不善用心，或致受损，不可不知。彼头陀之所说，乃属禅家道理。彼尚不破净土，是其长处，然彼绝不知净土宗旨，故与禅对论。彼注重祥光胜境一语，大须斟酌，否则误人不浅。又谓不可著，以佛法无量，著则成有量，即不能入佛智。何止不入佛智？亦复或入魔界耳。至所云之各佛，乃禅家约心理之论，与净宗无涉。白光清空，既为如来一毛头许功德，汝何得以法界一相、寂照不二妄认？实则宿世定境，由净心而发，固不得当作奇特也。

净土法门，以信、愿、行三法为宗，有信、愿，无论行之多少浅深，皆得往生。无信、愿，即到能所两忘，根尘迥脱之地步，亦难往生。以

真证到能所两忘，根尘迥脱之实理，便可自力了生死，则不必论。若但有工夫见此理，尚未实证，若无信、愿，亦难往生。禅家说净土，仍归于禅宗，去信愿说，果能依之而做，亦可开悟。而未断惑业，欲了生死，则梦也梦不著。以凡夫往生，由信愿感佛，故能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今既不生信愿，又将佛一一说归自心，何由感佛？感应不符，则生自生，佛自佛，以横超法，作竖出用，其得益浅而受损深，不可不知。得益者，依彼所说，亦能开悟。受损者，既去信、愿，则无由仗佛慈力。吾故曰：真修净土人，用不得禅家开示，以法门宗旨不同故，祈为慧察。如不以为然，请求之大通家，庶可契汝心志矣，光固不执著也。

复汤昌宏居士书

接手书，不胜感愧，光何人斯？何堪如是过誉耶？虽然，同病者相怜，固不得不各道衷曲也。今之学圣贤者，但学其文言而已，于圣贤之所以为圣贤处，盖忽略不究，此举世学人之病根，非尔我一二人之病根也。既有此根，决定不能素位而行，决定随富贵、贫贱、威武之境，而为之淫与移屈也。勿道今人，即宋儒之传圣人之心法者，

于格物二字尚未认清，况后人乎？欲明明德，不先格其心人欲之物，则明明德便是空谈。即学得文章盖世，固常在入欲中盘桓，何能不随境转乎哉？所云“明明德如证菩提，儒佛固无二致，及学孔学佛，理不外《大学》一章”等语。盖是以明白人强作糊涂，欲试印光于此有分晓否。有则可证阁下之明见，无则将欲发挥其所以然之至意耳。然既是同病相怜，何妨各道苦况，聊以舒其抑郁而已。

儒佛之本体，固无二致。儒佛之工夫，浅而论之，亦颇相同；深而论之，则天地悬殊。何以言之？儒以诚为本，佛以觉为宗。诚即明德，由诚起明，因明致诚，则诚明合一，即明明德。觉有本觉、始觉，由本觉而起始觉，由始觉以证本觉，始本合一，则成佛。本觉即诚，始觉即明，如此说去，儒佛了无二致。阁下所谓学孔学佛，理不外大学一章者，乃决定无疑之语，此浅而论之也。至于发挥其修证工夫浅深次第，则本虽同，而所证所到，大有不同也。儒者能明明德，为能如佛之三惑圆断、二严悉备乎？为如证法身菩萨之分破无明、分见佛性乎？为如声闻、缘觉之断尽见思二惑乎？三者唯声闻断见思最为卑下，然

已得六通自在。故紫柏云：“若能直下忘情，山壁由之直度。”初果尚七生天上，七反人间，而其道力，任运不犯杀戒，故凡所至处，虫自离开。所谓初果耕地，虫离四寸，况二、三、四果乎？儒教中学者且置，即以圣人言之，其圣人固多大权示现，则本且勿论。若据迹说，恐未能与见思净尽者比，况破无明证法性之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乎？即谓明其明德，堪与破无明者比肩，然破无明者，有四十一位，为与最初之初住比肩耶？为与最后之等觉比肩耶？即与最后之等觉比肩，尚于明德未明至乎其极，直待再破一分无明，方可谓为诚明合一，始本无二耳。吾故曰：“体同而发挥工夫证到不同也。”世人闻同，即谓儒教全摄佛教。闻异，即谓佛教全非儒教。不知其同而不同，不同而同之所以然。故致纷纷诤论，各护门庭，各失佛菩萨圣人治世度人之本心也，可不哀哉！

六月间，广东香山杨棣棠于太平洋檀香山，寄信于山东臧贯禅，以彼辑古今和会儒释之书，曰儒释一贯，欲引儒入佛，谬托贯禅，祈光作序。光少不努力，老无所知，以彼之求，恐难推脱，乃凑千余字，以塞其责。今将其稿寄来，祈为麀

政。

与泉州大同放生会书

放生一事，以提倡戒杀护生为本。凡入会者，俱宜吃素，方可以吃素之利益，与一切人说。纵不能人各依从，而人以贵会诸公皆盛德君子，实行吃素，自然潜移密化，悉皆不杀生，不食肉矣。若仍旧食肉，放生之功德，亦不可思议，但自己所行，尚自矛盾，尚不能依慈悲忠恕之道而实行，况欲令见闻者潜移密化乎？光无道德财力，不能助贵会之善举，谨献愚诚，以当布施。

上海诸居士立常斋会，凡入会者，无论冠婚丧祭，概不用荤。前年关絅之居士令光作一序，观之自知其概。欲详知者，当致书上海白克路怀安里关絅之居士。彼有章程，祈寄来一览。光《文钞》中，劝人戒杀之文字，有十多篇。但以文词拙朴，不堪雅目所睹，然其意故有可取者，倘不以芜秽见弃，亦可作轻尘益岳之一笑具。

又贵会提倡佛学而推尊晋苏先生不遗余力，且为广施其《道味录》，又为介绍欲学道者，求彼传授真经妙诀，以期同登觉岸。其心志可谓诚恳笃实，期于利人，惜未知佛法之所以然，以炼

丹运气之长生法，当作佛法。若曰凡欲求长生者及卫生者，则为介绍，固无所碍。以炼丹法，大得之则可延年益寿，小得之亦可葆养色身，实为有益于人之法。若僦伺名之为道，驱佛弟子而求得彼之真诀，则名实大有相反者。何以故？佛法具足世间、出世间一切诸法毫善弗遗，唯炼丹一法绝不言及，且深以为戒。以佛入手先教人修四念处观，一观身不净，二观受是苦，三观心无常，四观法无我，欲看破此之幻妄身心，以期悟证本具之真心妙性也。炼丹者唯以葆养色身为事，与佛之宗旨不合。然各修各法，随人自取其益，固彼此不相碍。观《道味录》晋苏先生自叙，至“以抽添火候口诀为佛门了性了命之道，会三教以同归，亘万古而不绝，离乎此道即为外道，出乎此门即为旁门，此先天道脉，历代一贯相承，自达摩初祖移西过东，至白马七祖衣钵传于火宅”等，则是借佛法名目而传炼丹法，且反谤毁佛法。彼前月曾以二本寄来，光以彼自诩过深，彼岂肯以光之不才而依从之乎？故置之不论。今见贵会提倡佛学，犹复不知彼非佛学，固不得不尽我愚诚相告也。如以光为多事，谓光知见错谬，未闻大道，则亦任之。鸱守腐鼠，凤凰决不能令其勿

食也。

今寄来《文钞》一包共三部，祈贵会大家看，并与周子秀居士看。如谓为是，未始非贵会之幸。如谓为非，亦任其覆瓿代薪。从兹加工用行，以扩充晋苏先生炼丹运气之道，使天下之人，同得长生，亦好。但谓此为佛法，则虽不谤佛法，亦得谤佛法之咎。窃以贵会未能分别邪正，故致如是。既以光为法门中人，光若仍以待晋苏者待贵会，则光便有负于贵会之意，故多此一番络索也。

复安徽万安校长书

贵校四语“尽性学佛，尽伦学孔，道学为体，科学为用”实为学道不易之宗旨。

自儒者以词章为事，遂将学道之法变作学艺，曷胜痛惜。而今之新学，多皆舍本逐末，能如贵校之宗旨者，实不多见。

尽性学佛，方能尽伦学孔。尽伦学孔，方能尽性学佛。试观古今之大忠大孝，与夫发挥儒教圣贤心法者，无不深研佛经，潜修密证也。儒佛二教，合之则双美，离之则两伤。以世无一人不在伦常之内，亦无一人能出心性之外。具此伦常心性，而以佛之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为克己复

礼、闲邪存诚、父慈子孝、兄友弟恭之助。由是父子兄弟等相率而尽伦尽性，以去其幻妄之烦惑，以复其本具之佛性，非但体一，即用亦非有二也。此实也，所云佛化之儒宗，不过表示其实而已，有何不可？

然在家学佛，必须深信因果，恪尽己分，戒杀护生，至心念佛，为决定不易之修持。所言恪尽己分，即慈孝友恭等。然世之不治，国乏贤人，其根本皆由家庭无善教所致。而家庭之教，母之责任更重，是以光屡言教子为治平之本，而教女为尤要者，以此。倘常以此与学生说，俾同以此相倡导，则不患不见治平之世矣。

复郁智朗居士书

福峻之事，若汝所叙生前死后种种是实，则可决定往生。以生时已将躯壳看破，此系最大一种利益。以女人每每唯恋幻质，日事妆饰，既无此念，自与净土法门，容易相应。临终之瘦削及病苦，乃多劫之业障，以彼笃修净业，殆转重报后报为现报轻报耳。汝谓由修持精进致身体日弱，此语不恰当，兼有令信心浅者因兹退惰之过。须知念佛之人，决定能消除业障。其有业障现前者，

系转将来堕三途之恶报，以现在之病苦即了之也。

《金刚经》谓持《金刚经》者，由被人轻贱之小辱，便灭多劫三途恶道之苦。则福峻之将往西方，固以此小苦，了无量劫来之恶报，实为大幸。切不可学不知事务人，谓因修持而致病及死也。

念佛人平时有真信切愿，无一不得往生者，况福峻临终正念昭彰，作问讯顶礼等相，而死后身体柔软洁净，颜貌如生，又何必以彼工夫浅为疑乎？夫弥陀愿王，十念尚度，况彼精进修持，已二、三年，又有何疑？

世有种人，志意下劣，虽常念佛，不求往生，唯欲求人天福报，此种人纵毕世修行，只得来生之痴福而已。有正信者，自己以信愿感佛，佛以慈悲摄受，感应道交，必能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，又何须问彼见佛与否，方可断判也？

至于人未终前，若彼自能沐浴更衣，则甚善。如其不能，断不可预行沐浴更衣，令彼难受疼痛，致失正念。以汝尚以未著法衣，令其盘膝趺坐为遗憾。不知当此之时，只好一心同声念佛，万万不可张罗铺排（指沐浴更衣令坐等）。若一张罗铺排，即成落井下石，切记切记。令慈年迈，光若不说此弊，汝后会以尽孝之心阻亲往生，俾长

劫流转于生死中，莫之能出也。吾人但取其实，毋矜其名，汝之记颇好，并不必求人作文以传，此皆世间虚浮之事。但宜自己，并其家属念佛，以期同生西方即已。光每日朝暮课诵回向时，兼称福峻名，回向一七，以尽师徒之谊。

又福峻此番之生与死，可谓不虚生浪死矣，幸甚。至于骨作面丸之事，甚好。但不可粗心为之，必须将骨研成细粉，用细罗罗过，与面无异方可。倘粗心大概研之，便和面作丸，恐小鱼食之，或有鲠刺于腹之患。光恐汝粗心，不得不说。

复某居士书

病与魔，皆由宿业所致，汝但能至诚恳切念佛，则病自痊愈，魔自远离。倘汝心不至诚，或起邪淫等不正之念，则汝之心，全体堕于黑暗之中，故致魔鬼搅扰。汝宜于念佛毕回向时，为宿世一切怨家回向，令彼各沾汝念佛利益，超生善道。此外概不理睬。彼作声，也不理睬；作怕怖，不作声，也不理睬，作欢喜。但至诚恳切念，自然业障消，而福慧俱皆增长矣。

看经典切不可照今人读书之毫不恭敬，必须如佛祖圣贤降临一般，方有实益。汝果能如是，

则心地正大光明，彼邪鬼邪神，便无地可安身矣。倘汝心先邪，则以邪招邪，何能令彼远离不扰也？

他心通，鬼神虽有，小而且近；若业尽情空，则犹如宝镜当台，有形斯映。汝不至心念佛，而欲研究此之真相，不知此心，便成魔种。譬如宝镜，无丝毫尘垢，自会照天照地。汝之心被尘垢封蔽深固而欲得此，如尘封深厚之镜，断不能发光，或有发者，乃妖光，非镜光也。此事且置之度外，如堕水火，如救头然以念佛，则无业魔不消矣。

复张季直先生书

光一无知无识之粥饭僧耳，由徐蔚如谬以芜稿再四排印，竟致渎及青眼，尚不以芜秽见弃，反谓其儒释融通，有体有用。殆所谓志在敬佛，遂忘其僧之庸劣也，感极愧极。

易园与光，殆有宿缘，每欲拉阁下以同往西方，俾无量劫来及与现生所培之善根福德，同归实际，光极为佩服。以阁下当代文宗，光一无知无识之挂搭僧，故不敢随易园之班，以修书奉劝也。今接阁下华翰，见其曾看佛经，不知何者禅

也，但觉净耳，不胜欣慰。足知阁下般若种子，殆非一佛、二佛、三、四、五佛所之所种者。

夫禅至于不知，方是真禅。以见闻觉知，皆意识中事，唯其不知，方能灵光独耀，迥脱根尘，体露真常，即如如佛耳。净至于但觉，则全心是佛，全佛是心，心佛不二，心佛一如矣。否则何名但觉？阁下见解如此，已是超越近之学佛者万万。倘再能生信发愿，回向往生，则上品莲台，当可独据。

或恐阁下于禅净之所以然，佛力自力之大小难易，未能深知。谓既悟自心，当处便是西方，不须求生，则其误非浅。何以故？以凡夫纵能悟到极处，尚有无始以来之烦恼习气未能顿断。烦恼习气若有一丝毫，便不能超出生死轮回之外，此仗自力了生死之难也。

念佛法门但具真信切愿，无论工夫之浅深，功德之大小，皆可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末世众生欲了生死，不依此法，其难不可以喻矣。祈详读《净土十要》《净土圣贤录》，自知光言不谬。若不以为谬，且无多暇，但息心详阅《文钞》，自可悉知矣。

庐山青莲寺结社念佛宣言书

大觉世尊愍诸众生，迷背自心，轮回六道，久经长劫，莫之能出。由是兴无缘慈，运同体悲，示生世间，成等正觉，随顺机宜，广说诸法。括举大纲，凡有五宗。五宗维何？曰律，曰教，曰禅，曰密，曰净。

律者佛身，教者佛语，禅者佛心。佛之所以为佛，唯此三法；佛之所以度生，亦唯此三法。众生果能依佛之律、教、禅以修持，则即众生之三业，转而为诸佛之三业。三业既转，则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矣。又恐宿业障重，或不易转，则用陀罗尼三密加持之力以熏陶之。若螺赢之祝螟蛉，曰似我似我，七日而变成螺赢矣。又恐根器或劣，未得解脱，而再一受生，难免迷失。于是特开信愿念佛求生净土一门，俾若圣若凡，同于现生往生西方。圣则速证无上菩提，凡则永出生死系缚。以其仗佛慈力，故其功德利益，不可思议也。

须知律为教、禅、密、净之基址，若不严持禁戒，则教、禅、密、净之真益莫得，如修万丈高楼，地基不固，则未成即坏。净为律、教、禅、

密之归宿，如百川万流，悉归大海。以净土法门，乃十方三世诸佛上成佛道、下化众生成始成终之法门。故《华严》入法界品，善财蒙普贤加被开示，已证等觉。普贤乃令发十大愿王，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期圆满佛果。复以此普劝华藏海众。而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下品下生，乃五逆十恶将堕阿鼻地狱之人，蒙善知识教以念佛，或念十声，或但数声，即便命终，亦得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。观此，则上自等觉菩萨，不能出于其外，下至逆恶罪人，亦可入于其中。其功德利益，出于一代时教之上。以一代时教，皆仗自力以出生死。净土法门，未断惑者仗佛慈力，即可带业往生；已断惑者仗佛慈力，遂得速登上地。乃一代时教中之特别法门，不可以常途教道，相为并论也。以故《华严》《法华》等诸大乘经，文殊普贤等诸大菩萨，马鸣龙树等诸大祖师，悉皆显阐赞导，普劝往生。

迨至大教东来，远公大师遂以此为宗。初与同学慧永，欲往罗浮，以为道安法师所留。永公遂先独往，至浔阳，刺史陶范景仰道风，乃创西林寺以居之，是为东晋孝武帝太元二年丁丑岁也。至太元九年甲申，远公始来庐山，初居西林。以

学侣浸众，西林隘莫能容，刺史桓伊乃为创寺于山东，遂号为东林。至太元十五年庚寅七月二十八日，远公乃与缁素一百二十三人，结莲社念佛，求生西方。命刘遗民作文勒石，以明所誓。而慧永法师，亦预其社。永公居西林，于峰顶别立茅室，时往禅思，至其室者，辄闻异香，因号香谷，则其人可思而知也。当远公初结社时，即有一百二十三人，悉属法门龙象、儒宗山斗。由远公道风遐播，故皆群趋而至。若终公之世，三十余年之内，其入莲社而修净业、蒙接引而得往生者，则多难胜数也。自后若昙鸾、智者、道绰、善导、清凉、永明，莫不以此自行化他。昙鸾著《往生论注》，妙绝古今。智者作《十疑论》，极陈得失；著《观经疏》，深明谛观。道绰讲《净土三经》，近二百遍。善导疏《净土三经》，力劝专修。清凉疏《行愿品》，发挥究竟成佛之道。永明说“四料简”，直指即生了脱之法。自昔诸宗高人，无不归心净土，唯禅宗诸师，专务密修，殊少明阐。自永明倡导后，悉皆显垂言教，切劝修持矣。故死心新禅师“劝修净土文”云：“弥陀甚易念，净土甚易生。”又云：“参禅人最好念佛，根机或钝，恐今生未能大悟，且假弥陀愿力，接引往生。”

又云：“汝若念佛不生净土，老僧当堕拔舌地狱。”真歇了禅师《净土说》云：“洞下一宗，皆务密修，其故何哉？良以念佛法门，径路修行，正按大藏，接上上器，傍引中下之机。”又云：“宗门大匠，已悟不空不有之法，秉志孜孜于净业者，得非净业见佛，尤简易于宗门乎？”又云：“乃佛乃祖，在教在禅，皆修净业，同归一源，入得此门，无量法门悉皆证入。”长芦赅禅师结莲华胜会，普劝道俗念佛往生，感普贤、普慧二菩萨，梦中求入胜会，遂以二菩萨为会首。足见此法，契理契机，诸圣冥赞也。当宋太真二宗之世，省常法师住持浙之昭庆，慕庐山远公之道，结净行社。而王文正公旦，首先归依，为之倡导，凡宰辅伯牧，学士大夫称弟子而入社者有百二十余人，其沙门有数千，而士庶则不胜计焉。后有潞公文彦博者，历仕仁英神哲四朝，出入将相五十余年，官至太师，封潞国公。平生笃信佛法，晚年向道益力，专念阿弥陀佛，晨夕行坐，未尝少懈。与净严法师，于京师结十万人求生净土会，一时士大夫多从其化。有颂之者曰：“知君胆气大如天，愿结西方十万缘，不为自身求活计，大家齐上渡头船。”寿至九十二，念佛而逝。元明之际，则

有中峰、天如、楚石、妙叶。或为诗歌，或为论辩，无不极阐此契理契机、彻上彻下之法。而莲池、幽溪、蕅益尤为切挚诚恳者。清则梵天思齐、红螺彻悟亦复力宏此道。其梵天《劝发菩提心文》、红螺示众法语，皆可以继往圣，开来学，惊天地，动鬼神。学者果能依而行之，其谁不俯谢娑婆，高登极乐，为弥陀之弟子，作海会之良朋乎？

自后国运日衰，不暇提倡，法运亦随之而衰。至咸同时，兵灾四起，哲人日稀，庸流日多。儒者唯奉韩欧程朱辟佛之说，以为至理名言，而不知佛法包括群圣之薪传，发明当人之心性，其妙义微言，功德利益，有非语言文字所能形容者。以故悉以毁灭佛法为志事，不肯读诵受持，保护流通，致令佛法一败涂地。譬如小儿见摩尼珠，不但不加保重，尚欲毁而弃之。至光绪末，废除举业，大开游学之端。凡天姿高者，悉以博览为事，所有各种学理，皆不足以餍饫其心。唯佛学幽深宏博，无妙不备，真俗互资，空有圆融，从兹群相研究而修习焉。礼云：“虽有嘉肴，弗食不知其旨也。虽有至道，弗学不知其善也。”今既知其旨，知其善矣，岂肯将此无上心法，让古人独得，而自己与一切同人，皆不得乎？是故研

究会、居士林、念佛社、素餐会各处建设。其戒杀护生、吃素念佛者，日见其多。譬如穷子，自迷家乡，一旦得人指示，当即直求归路，断不肯仍旧循乞孤露他方也。

青莲寺由黄谷法师开山以来，固为净土一大道场。其形势雄伟，实为庐山第一胜地，以故千数百年，道风不坠。经洪杨之乱，悉成劫灰，以法门式微，无人恢复，竟成荒山。妙培大师出家以来，即以净土为宗。拟欲以即生了脱之法普利同人，特往红螺熏修数年。今春游庐山，深慨远公之道，无人振兴。于世道人心，殊失裨益。至青莲寺基，见其形势，若莲华然。而复前临三叠之瀑布，后倚五老之雄峰，左右则有狮子象鼻二峰，以为护卫，殆天造地设一净土道场。不忍永令湮没，遂发愿恢复以宏莲宗。乃与上海诸大居士商榷，幸得均示同心，故先建立数间殿堂，以为修持之地，至于寺之全体齐备，须待龙天感应，非今所急。为今之急务者，开莲社以行道耳。

或谓念佛求生西方即已，何必结社？是不知世间万事，须待众缘相助，方得有成，况学了生脱死之无上妙法乎？易曰：“丽泽兑，君子以朋友讲习。”盖取其二泽相并，彼此互益之义。又

圣人以朋友列于五伦者，盖取其劝善规过，如二月互照，扶危保安，如两手相援之义也（友，古作𠂔。又，手也，今文变又作𠂔耳）。人之常情，若无依倚，则多涉因循怠忽之弊。大众同居，功课有定，虽欲懈怠，亦不可得。功课之外，其奋发精进者，即可摄彼懈怠者，勉力而行。人皆前进，谁甘后退？彼此相辅，其行易成。或有所疑及有所见，有可抉择。每日暇时，请诸耆宿，略示净宗纲要，则邪正去取，了了分明。有此诸益，故古人咸以结社为倡导。即身有职业，不能亲预，但依社章修持，待开会日，或亲往，或函告，明己修持之勤怠，利益之大小，亦与预修，相去不远，以心冀社友，不敢怠荒故也。

须知佛法，原不离世间法。凡诸社友，必须各各恪尽己分，如父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夫倡妇随，主仁仆忠等。又须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戒杀护生，不餐荤酒，闲邪存诚，克己复礼，自利利他，以为己任。如是则基址坚正，堪受法润。果具真信切愿，当必往生上品。世之愚人，每多不修实行，偏欲得一真修之虚名，以故设种种法，妆点粉饰，成一似是而非之相，冀人称赞于己。其心行已污浊不堪，纵有修持，亦为此心所污，

决难得其真实利益，此所谓好名而恶实，为修行第一大忌。倘具前之所当行，无后之所当忌，则于世间则为贤人，于佛法则为开士。以身率物，由家而乡，由乡而邑，以至全国，及与天下。则礼义兴而干戈永息，慈善著而灾害不生，庶天下太平，人民安乐矣。

愿见者闻者，同皆发起倡导，则幸甚幸甚。所有简章，开列于后。

复河南第五军副司令部杨明斋书

所言公门修行，不专指诵经、持咒、念佛而已。必须尽己职分，除暴安良，并所统之士卒，一一皆以除暴安良保护人民为志。则地方受福，而主将士卒同于冥冥中消除业障，增长福寿矣。若不以此事，以恳切至诚心诫勸士卒，则兵所到处，地方受淫掠之惨，殆有不堪言者。况甚至又有毁烧屋庐，杀人示威者乎？居士果能如此，以至诚心令士卒将地方人民作自己家人想，不使彼受无谓之逼抑苦恼，则其功德大矣。能如是，再加以诵持、经咒、念佛名号，则必蒙佛天护佑。无事，则军威远镇，宵小潜伏；有事，则承佛天力，克制敌军。则是护国将军，救世菩萨矣。

光以不德，何堪为师？然泥塑木雕之佛，若作真佛敬之，则与敬真佛之利益无异。以故且顺汝志，而为汝师。汝若看佛敬僧，则纵属粥饭庸僧，亦未必不能因之以超凡入圣了生脱死。若唯以光之道德具备是责，则便失所冀望，不如不皈依之为愈也。

今为汝取法名为智毅，以有智之勇毅，内之可以修圣道断烦惑，外之可以保国家安人民。汝能顾名思义，其利益及于国家社会岂止汝一人独得而已。

至于诵经、持咒、念佛，一本于至诚恭敬而受持之即已，不必急急求解义为要也。果能如是受持，久之则业障消除，智慧发现，经之实益，尚能亲得，况文义乎？文钞中屡屡言之，故不多述。祈熟阅《文钞》，即是常相晤对，况一函二函者乎？

复周孟由昆弟书

汝母年高，于净土一法，未能认真修持。宜常与谈说六道轮回之苦，极乐世界之乐。人生世间，超升最难，堕落最易。若不往生西方，且莫说人道不足恃，即生于天上，福寿甚长，福力一

尽，仍旧堕落人间及三途恶道受苦。不知佛法，则无可如何。今既略晓佛法，岂可将此一番大利益事让与别人，自己甘心在六道轮回中头出头没，永无解脱之日乎？如是说之，或可发其宿世善根，信受奉行也。菩萨度生，随顺机宜，先以欲钩牵，后令入佛智。汝能力修孝友及以净土法门劝导自己眷属及一切有缘者，同作莲池会里人，则功德大矣。

世人有病及有危险灾难等，不知念佛修善，妄欲祈求鬼神，遂致杀害生命，业上加业，实为可怜。人生世间，凡有境缘，多由宿业。既有病苦，念佛修善，忏悔宿业，业消则病愈。彼鬼神自己尚在业海之中，何能令人消业？即有大威力之正神，其威力若比佛菩萨之威力，直同萤火之比日光。佛弟子不向佛菩萨祈祷，向鬼神祈祷，即为邪见，即为违背佛教，不可不知。又一切众生，皆是过去父母，未来诸佛，理宜戒杀护生，爱惜物命，切勿依世俗知见，谓奉父母甘旨为孝。彼未闻佛法者，不知六道轮回之事理，妄谓为孝，尚有可原。若已闻佛法之人，杀过去父母亲属，以奉养现在父母及丧祭等，岂但不是孝道，直成忤逆矣。是以通人达士，由闻佛法之真实义谛，

悉不肯依世俗之权法以行。以此权法，殆姑顺世俗迷情而立，非如来洞彻三世因果之道故也。若欲深知，取《文钞》中诸戒杀文及《观音颂》之普劝戒杀挽劫文，阅之自知。

念佛人有病，当一心待死。若世寿未尽，则能速愈。以全身放下念佛，最能消业，业消则病愈矣。若不放下，欲求好，倘不能好，则决定无由往生，以不愿生故。此等道理不明白，尚能得仗佛慈力乎？汝母之病，宜切劝放下求往生，如寿未尽，求往生反能速愈，以心至诚故，得蒙佛慈加被也。祈与汝母婉曲言之，令勿效痴人说痴话也。

昨接守良书，知汝母求生之心尚未实发，病中且勿提及，但劝至心念佛，即得蒙佛加被，身心安乐。待大好后，婉曲劝导，令其求生，则利益大矣。并祈于汝母前，代为问好。又当为说（光）劝彼放下一切，一心念佛，是为自己要事，余皆是替儿孙殚心，有累自己念佛利益矣。

群铮知悉，汝母现有病，断不可不愈而去。然（光）看汝母，恐难高寿，宜与孟由及智昭等，日换班在旁念佛，俾其随念，不能念则静听。若世寿尽，如此行，则决定往生。若世寿未尽，亦

当消除业障，增长善根。如汝决欲来山，只好照汝此议，庶两无所碍。现汝母病未愈，决不可发此心，发则于世间世出，两俱违悖矣。人之临终，得其助念，定可往生；失其助念，或再以哭泣搬动，动其爱情瞋恨，则堕落难免矣，险极险极！汝能成就母往生，亦是三世诸佛净业正因，所谓即尘劳行佛事，其功德比寻常殊胜万分矣。祈与孟由说此助念法，并告汝母令听（光）言。至为亲开陈佛法，固为大善。然定省抚慰，亦须格外留意，幸甚！

汝母发愿寄款交（光）随意作功德及助印芜钞。依（光）鄙见，做功德当以开人智识为最。拟以此款任印《观音颂》，普遍施送于远近，俾一切人同知观音大士为法界众生之恃怙，随类现身，寻声救苦，兼以辅弼弥陀，接引众生。况乎现今世人，日在患难中，无法防护。倘人人见此书，知大士之恩德，无不欲仗其威力以免灾祸。既发信仰依赖大士之心，自然心存慈善，改往修来，以期不与大士相背而得蒙其覆庇护祐也。世之不治，由于人心险恶，倘人能仰慕大士之慈悲，自可日臻善域，是故此书流通，其利无穷，比较别种暂时之益者，实相去天渊。且以此增汝母福

慧，消汝母罪愆，必能生获安乐，没归莲邦。至于芜钞，则见之发心修善念佛者甚多，兹不具书。

汝母何以病不见愈，盖以宿业所致，殆转重报后报为现报轻报，于此时以了之乎。玄奘法师临终亦稍有病苦，心疑所译之经，或有错谬。有菩萨安慰言，汝往劫罪报，悉于此小苦消之，勿怀疑也。当以此意安慰汝母，劝彼生欢喜心，勿生怨恨心，则决定可蒙佛加被，寿未尽而速愈，寿已尽而往生耳。凡人当病苦时，作退一步想，则安乐无量。近来兵火连绵，吾人幸未罹此，虽有病苦，尚可作欲出苦之警策，则但宜感激精修，自得利益。否则怨天尤人，不但宿业不能消，且将更增怨天尤人之业。当与汝母说之，果能不怨不尤，净心念佛，其消业也，如汤消雪。（光）自回山，日日于课诵回向时，为汝母回向，祈三宝加被，寿未尽则速愈，寿已尽则速得往生西方耳。

接手书知汝母已于初二日念佛往生，不胜伤叹。虽然，汝等既知佛法，当依佛法令亲神识得益为事，不可徒为哀毁，令存亡两无所益。至于丧祭，通须用素，勿随俗转。纵不知世务者，谓为不然，亦任彼讥笑而已。丧葬之事，不可过为

铺排张罗。做佛事只可念佛，勿做别佛事。并令全家通皆恳切念佛，则于汝母，于汝等诸眷属，及亲戚朋友，皆有实益。有财力，多做功德，若丧事用度无出，即以之办丧事亦可，切勿硬撑架子，至有亏空，后来受窘，则不必矣。

接手书，知汝母去得甚好，此殆汝母往昔善根及现在善愿，并汝等助成之功效也。人一生事事皆可伪为，唯临死之时，不可伪为。况其无爱恋之情，有悦豫之色，安坐而逝，若非净业成熟，曷克臻此？但愿汝昆弟与阖家眷属，认真为汝母念佛，不但令母亲得益，实则比自己念佛之功德更大。佛所以教人，凡诵经、持咒、念佛作诸功德，皆为法界众生回向。平时尚为无干涉之法界众生回向，况母歿而不至心为母念佛乎？以能为一一切众生回向，即与佛菩提誓愿相合。如一滴水，投于大海，即与大海同其深广。如未到海，则勿道一滴，即长江大河，固与大海天地悬殊也。是知凡施于亲及一切人者，皆属自培自福耳。知此义，有孝心者，孝心更加增长；无孝心者，亦当发起孝心。请僧念七七佛甚好，念时汝兄弟必须有人随之同念。妇女不必随于僧次，以为日既多，人情熟悉，或令人起嫌疑。妇女宜另设一所，或

居于幕，出入各门户，两不相见，是为表率乡邑，开通仪式之懿范。若漫无界限，或他人仿之，久则弊生。昔人立法，虽上上人，亦以下下人之法为范围，故能无弊。汝昆弟能如是为母念佛，兼又印施《观音颂》《文钞》等，有此善心净资，并利人之事之功德，岂但汝母莲品增高，将见汝祖父母、汝父并历代祖妣，同沾法利，同得往生也。（光）之所说，乃本理本情，非漫然为汝等说悦心快意语也。富贵人家子弟，多不成器，其源由于爱之不得其道，或偏与钱财，或偏令穿好衣服。钱随彼用，则必至妄吃致病。若为彼存以生息，余不得者，于父母生嫌心，于所偏得兄弟姊妹生忌心，皆非所以教孝教弟之道。若女有钱，出嫁必以钱自骄，或轻其夫，或不洞事，以钱助夫为不法事。欲儿女成贤人，当为培福，不当为积财。财为祸本，汝等看多少白手起家者，皆由无钱，自勤而来，而大富家多多不久房产一空。故古人云：“遗子黄金满籝，不如教子一经。”能读则读，不能读，或农、或工、或商各有一业为立身养家之本。女子若有钱，明道理，钱固为助道之本；不明道理，则害其女，并害其婿，并害其外孙孙女矣。汝母善理财，幸汝家祖德深厚，

故兄弟姊妹，皆贤善和睦。或于一人，有偏私偏爱，亦不至彼此计较，然不可以此为法。须令儿女永无计较之嫌隙可生，及倚恃之骄情长起，庶几家道兴而子孙通皆循规蹈矩矣。（光）之性情多络索，以汝兄弟以（光）为师，恐后来或致儿女受害，故为絮叨及之，切勿谓所说无因，视作废言，幸甚！但祈汝兄弟认真念佛，则为报母之恩，亦为报佛之恩矣。

火葬一法，唐宋佛法盛时，在家人多用之。然宜从俗葬埋，恐执泥者妄生议论。实则烧之为易泯灭，过七七日烧弥妥。葬之年辰久，或致骨骼暴露耳。三年之丧，不作礼乐，固宜遵守。前清文官必丁忧，武官不丁忧，以军事不可或辍，故不为制。今则废伦非孝纷纷而起，守制之期尚足挂齿乎？吾人当依古礼，斟酌行之，不可遽变，不必过泥可耳。顶圣眼天生等说，实可依据。（光）恐无知者，唯以探冷热为事，意谓有信愿及临终正念分明，即可往生，不得专以探冷热为据，故云亦不一例。恐其探之频数，或致误事，不可不知。《大宝积无量寿如来会》所说，乃说此等堕疑悔者，名为胎生，亦有谓为疑城者，此约障蔽隔碍之义，立胎生疑城之名，以在莲华中五百岁，

不见佛闻法，何得死执其字以说义，将谓此等不在九品之数乎？须知西方无胎生，亦无城郭，乃约不能即出莲苞及与佛相隔之义，喻取于胎于城。汝遂执定其词，谓此在莲品之外。然则下品中生六劫，下生十二劫，则其胎其城，为更厚更远矣。彼十二劫者，尚归九品，何五百岁者便居品外？又何不观于莲华中不能出现八字，是莲为不列九品之莲乎？佛法本无可说，一死执，则无事生事，便费尽笔墨矣。总因自己居于疑胎，其为城也，厚逾铁围。果能直下明了，则大地平沉，铁围了不可得矣。孟子谓以意逆志，是为得之。只此逆字，亦是疑城。若知逆即迎合之意，则疑城化为乌有。一般死执著汉，所以终日讲说，终日违背，皆坐此死执著之病根未消，故致难得实益也。

复冯不疚居士书

若欲化人，必须自己实行，人自生信。光所言实行，尚不专指能念佛而已。凡发心学佛之人，必须所作所为，高出平人之上。所谓高出者，谓能力敦伦常，恪尽己分，父慈子孝，是所应然。一切时，一切处，务存真实。凡起心动念行事，俱须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。凡有迷而不信者，必

须以真实诚意为彼宣说所知之因果等事理。不能知者，不可强说。众生在迷，如生而盲者。迷本有家，若欲归还，须待人领，方可不致撞墙磕壁，堕坑落堑。彼得人领，当须全体依从领者所说，不得稍生违抗。彼若违抗，不但不能到家，或恐丧失身命。佛所说之净土法门，即三界内一切众生之导师也。众生依佛言教而修行之，决定能到西方极乐世界本有家乡，享受安乐。但以凡情不解圣智，故又自作聪明，妄相诘难，殊可哀怜。今一一答之。

一、物极必反，乐极生悲，为亘古今通天下毫不可易之公理公则。西方以极乐名，然则亦反乎悲乎？

答：世间所有若根身（即吾人之身）、若世界（即现所住之天地），皆由众生生灭心中同业（世界）别业（根身）所感，皆有成坏，皆不久长。身则有生老病死，界则有成住坏空。所谓物极必反，乐极生悲者，此也。以因既是生灭，果亦不能不生灭也。极乐世界，乃阿弥陀佛彻证自心本具之佛性，随心所现不思议称性庄严之世界，故其乐无有穷尽之时期。譬如虚空，宽廓广大，包含一切森罗万象。世界虽数数成，数数坏，而

虚空毕竟无所增减。汝以世间之乐难极乐之乐，极乐之乐汝未能见，虚空汝虽未能全见，当天地之间之虚空，汝曾见过改变否？须知一切众生，皆具佛性，故佛（指释迦佛）令人念佛求生西方。以仗阿弥陀佛之大慈悲愿力，亦得受用此不生不灭之乐。以根身则莲花化生，无生老病死之苦。世界则称性功德所现，无成住坏空之变。虽圣人亦有所不知，况以世间生灭之法疑之乎？

二、一阴一阳之谓道。世传江慎修先生，独居深山，做天地、日月、星辰皆成，惟居而不运，及得其婢之阴气，则能运行。西方既无女身，安非独阳不长乎？

答：江慎修系清朝一隐君子，其于圣贤心法、天文地理无不通达，实世间不可多得之人。先生未曾研究佛法，而于戒杀放生等事，颇形赞叹（光曾为其书作序，并先生年谱，一同流通）。此佛法中最浅近者，尚且如是。使当日有通法高人化之，当必深入法藏，彻证自心矣。至谓做天地、日月、星辰皆成而不能运动，必待其婢之阴气而后运动。此炼丹之下流坯，妄造谣言，欲引诸无识，行邪僻事。特借慎修做天地，证明阴阳和合为道。乃极恶不法，无伦理，无廉耻，引人作禽

兽之邪见魔话。彼无知者，认为道妙，可不哀哉！一阴一阳之谓道，此孔子赞《易》之言。《易》以阴阳为本，故孔子作如此说。后世之人不知道，便将阴阳二字，崖板认作阴阳。彼邪见者，又将阴阳移于男女。所谓鹦鹉学人语，了不知人事。今不避烦琐，略为指明。庶不致由圣人明道之言，而无知者误之以作永堕三途之恶业耳。一非一二之一，乃混合无间之谓。阳，即明德。此之明德，人人具有，由其人欲之物障蔽，致本有明德不能显现。若能格除人欲之物，则明德自可显露，是之谓明明德。阳，即明德；阴，即明明德之明。《中庸》所谓诚明。诚，即明德。明，即明明德之明。诚明合一，则是明明德。则是伏羲、神农、尧舜、禹汤、文武、周公、孔子各圣所传之道。孔子在《大学》，则直言明明德。子思在《中庸》，则言诚明。《周易》一书，乃圣人观象喻道与教之书，故以一阴一阳为道。后世智识浅劣，遂死认阴阳，竟至拉及男女，竟至邪人引为诤骗无知行邪僻事之据。其诬蔑孔子，破坏《易》理，疑误后人，罪岂有极。我如此说，恐汝不信。试观乾卦六爻之龙，自可备知，亦不必遍研六十四卦矣。彼谓阴阳相合为道，深山中岂无阴阳之气，

而必欲用人之阴阳乎？人之阴阳，是生儿女之本，岂天地日月星辰之本乎？此种邪说，臭秽之极，不堪挂齿，彼犹以为道。真所谓以人粪作梅檀，乃不识香臭之人也。哀哉！

三、参禅所以调神养气，信其有益。念佛则是多言伤气，岂亦有益耶？且如有人，日居汝旁，叫汝名不停，汝不厌乎？

答：“禅者，静坐、养气、调神。”亦是不知禅者之言，只得禅之皮毛，不知禅之所以也。禅者虽坐，坐而参究本来面目，非为养气调神也。念佛亦养气调神之法，亦参本来面目之法。何以言之？吾人之心，常时纷乱，若至诚念佛，则一切杂念妄想悉皆渐见消灭，消灭则心归于一，归一则神气自然充畅。汝不知念佛息妄，且试念之，则觉得心中种种妄念皆现。若念之久久，自无此种妄念。其最初觉有妄念者，由于念佛之故，方显得心中之妄念，不念佛则不显。譬如屋中，清净无尘，窗孔中透进一线日光，其尘不知有多少。屋中之尘，由日光显；心中之妄，由念佛显。若常念佛，心自清净。孔子慕尧舜周公之道，念念不忘，故见尧于羹，见舜于墙，见周公于梦。此常时忆念，与念佛何异？佛以众生之心口，由烦

恼惑业致成染污。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之洪名圣号，令其心口称念，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气。念之久久，业消智朗，障尽福崇，自心本具之佛性自可显现。何得以世间唤人名而比之乎？若然，则孔子念念慕尧舜周公，亦为不是。若谓念念思慕为是，则声声称念何得非是乎？况此念佛，乃转凡成圣妙法，岂世间之法所能比乎？

四、人之病也，体中多虫。以药医之，则所以杀虫。废药，必坐视其死。二者如何？

答：病有能医者，有医不能医者。能医者，外感内伤之病也。若怨业病，神仙亦不能医。念佛，便能令宿世怨家，仗佛慈力，超生善道，故怨解释而病即痊愈矣。外感内伤，念佛亦最有益，非独怨业病有益也。江易园作校长，因极力教授生徒，致用心过度，得病甚重（此时在上海），中西医俱无效。彼向不知佛法，江味农来看，谓医既不效，则不须再医，当至心念佛，即可痊愈。易园信之，病遂痊愈，故所以极力劝人念佛耳。后回家，有一亲戚，年近七十，双目失明，易园劝彼念佛，未至一年，其目复明。今夏婺源江湾地方旱，易园劝大家念佛求雨，不七日，即得大雨。一方之民，踊跃欢喜。易园遂起佛光社，教

一切男女老幼皆念佛，亦拉光为会长。可知念佛一法，随在何事，皆可成就。但不可念佛求作恶事成就。若欲作恶事念佛求成就，当被雷殛。恐愚人不知，故为表明。念佛之利益，古今不知有多少，今且以能见而问者言之，当无可疑。彼谓“废药念佛，坐视其人之死”，试问易园用药何以不愈，念佛又何复得痊愈乎？然此其小利益，大利益则往生西方，了生脱死，超凡入圣，以至成佛也。彼井中虾蟆，焉能知佛法大海之宽广乎？宜当作如是胡说巴道，以自逞其无知识也。

五、如鸡食虫，养鸡则是杀虫，保虫必须杀鸡，然则如何？

答：佛大慈悲，各令一切悉遂其生。鸡乃人之所养，若不设法令生，彼将断绝，非彼自生者可比。鸡食虫，以饥故，使不饥，则可不食，非必定食虫也。若如彼说，则杀鸡即为救虫。然人之吃一切物命，亦当杀之以为救一切物命，可乎不可？小智不知大理，妄以己之愚见，阻人戒杀放生之善。后来做了物类，决定不能遇放生救命之人。此时之苦，皆今日之邪智所培植也。

六、佛以万法皆空，何以有西方极乐世界？

答：万法皆空，乃凡夫惑业所感之境，何得

以如来福慧所感之极乐世界相比？彼将谓西方亦同此世界，了无有异乎。以凡情测圣境，何异跛夫疑六通圣人一念便达一切世界，当即累死也。又何异愚人谓一月普印千江，当不胜其劳也。佛言世智辩聪，不可入道。彼之所说，正佛所谓愚痴。而彼尚嚣嚣然自命为智，岂不大可哀哉？欲详说之，太费笔墨，熟读《文钞》，无疑不释。

复马舜卿居士书

接手书，知居士乐道之心，极为真切，至于誉不慧处，未免失于俗派。（光）一介庸僧，但只知学愚夫愚妇之专念佛名，何可如是过赞？至于所募印之《安士全书》，实格致诚正修齐治平，与夫断惑证真了生脱死之法，一一皆备，随人之见浅深，各得其益。所自任者已经送完，今将友人结缘所余之一部，特为寄来，祈详阅之，自有手舞足蹈之乐。又《印光法师文钞》，乃徐蔚如三四次排印者，已散完矣。若九月到上海，当于商务印书馆请一部寄来。若过细看，则禅净之界限及所以然，并佛力自力之大小难易利害得失，固已明若观火，可以永无疑虑矣。但文不足观，但取其有益于初机入道即已，若以古德著述之模

范绳之，则将弃置之不暇，何堪更为研究也。最初从此入，已经知其门路，再看古人所著，则固易为了然矣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，无足废人当途指路，玉与行人，当不以粗厉残废见弃也。

十三日接到手书，并乩书二部，随即送与俗人，本欲即复，以冗事多端，不暇及。至廿一日，又接手书及其中乩语等，其意固亦欲人改恶从善，但肯改恶从善，则便为莫大利益。若谓明印师到普陀，大士赐示，则为诬蔑普陀及与大士。（光）在普陀已满三十年，未曾闻有扶乩之事。明印既是高僧，当将佛教中因果报应事理及修持净土法则发挥示人。何得冒大士之名，以造谣言？虽亦有劝人之益，而自己先陷于诳妄罪中。至救劫仙方，更为俗鄙不堪，此系烧琉璃者所作，绝不知观音为何如人，玉帝为何如人。居士详看《安士书》首册“天必锡汝以福”下注及《欲海回狂》卷三之“论天与佛菩萨”之文，自不被此等胡说巴道所惑。居士信心虽切，奈绝未尝著佛法滋味，故将灵鬼妄冒仙佛等乩语，一体尊重。前二部书，其劝世文颇有切实有益世道人心者，然拉杂乱录，固已不成片段。况其中说佛法者，多不如法。在家善人，宜取其戒劝之语，不必究其修行之语，

则有大利而无少弊矣。至于《感应篇》《阴鹭文》《觉世经》，则系示人克己复礼之宝鉴，比游移浮泛之乩文，固不可一目视之。扶乩一道，实有真仙降临，然百无二三次。若尽认做真仙，则是以平民妄称帝王矣。所临坛者，多属灵鬼，倘果有学识之灵鬼，其语言颇有可观，至说佛法，则非己所知，故多谬说。一班无知无识之人，遂谓真佛真菩萨，其语言之讹谬处，害人实深。居士宜潜心读《安士书》，并《印光文钞》，倘有入处，再去研究《法华》《楞严》，自可明如观火矣。

接手书，不胜伤时之感，十余年来，天灾人祸，相继降作，总由不知三世因果，唯欲自利，不顾杀生害命，以及害人之所致也。欲挽劫运，非提倡三世因果、生死轮回与戒杀护生、吃素念佛不可。现今之世，常在患难中，唯有阿弥陀佛与观世音菩萨可以倚靠，当常持圣号，冥冥中自有不可思议转移。又祈与诸眷属及亲友乡党，皆以是为倡导，则其利大矣。其倡导之法，当以《安士书》及《文钞》为本，庶不至入于外道邪见法中。雷峰塔倒，内中之经，悉破坏不堪，好事者以重价购求，其意实非重经，乃重古也。使现所完全之经，一如宝贵此经，则功德利益，唯佛能

知。彼以此系古人所藏，不思完全之经非古人所传乎？宝贵此经，固有功德，而唯以古为贵，不以经为贵，则成弃本逐末矣。《金刚经》注解甚多，在家人素未研究教理者，实不易领会，唯吕祖所注之《金刚经》，先用注以释义，后用讲话以消文，易于明白耳。阁下有心救劫，当极力提倡因果报应及戒杀护生、吃素念佛、诸恶莫作、众善奉行、力敦伦常、各尽己分，则有实益矣。否则但有空言，决无实效。

接手书，不胜感愧，（光）何人斯，敢膺此赞？监狱说法，乃因上海各居士发起，而常时巡往各县说法之人，皆（光）之皈依弟子，以故彼等亦将（光）名列于名誉会长之列，而祈其往就近之第二监狱中一为开导也。《观音大士颂》其书乃（光）请江西一大文学居士所著，去年已脱稿，因战事起，未能付排，今秋至上海付排，明年当出书。此书于世道人心，大有关系。（光）欲印数十万部，遍布中外，恐人微德薄，无此感格。上十万部，当可做到，现已任及五万余矣。此书即《普陀山志》之卷首，以卷帙多，故别行也。《山志新修》已脱稿，尚待（光）校正过，方可刊行。（光）以事繁，恐在明年方可付手民

耳。书出，当寄赠一二部。至谓各教之同异处，人多偏执，或执其异，则是不知道本之见。或执其同，则是不知各教之发挥修证浅深大相悬殊之见。阁下且勿论其同异，如不以佛法为非，祈息心研究而修持之，久则自知其道体道用之同而不可相等，异而不可歧分之所以耳。佛法渊深，大聪明人，尽平生心力，尚研究不得到详悉处。然佛法随机施教，若欲得其实益，即从特别超异之净土法门研究而修持之，则颇省心力，实为最要之道。阁下身居世网，又苦无知识请教，若不以（光）之文字拙朴见弃，请详阅《文钞》，依所说而修持之，其为利益不可思议。然（光）之文虽刺目，而多引经论成言，或宗经论意义，必须竭诚尽敬而阅之，方可得其利益。语云：“下人不深，不得其真。”泥塑木雕之佛作真佛敬，小则消灾增福，大则超凡入圣，其利益在自己之诚否，不在佛像之真假也。阁下果能以此意息心静阅而力行之，则为西方极乐世界之法门良朋善友矣。愿勉之，勿虚此望，则幸甚！

复裘佩卿居士书一

所言瞋心，乃宿世习性。今既知有损无益，宜一切事当前，皆以海阔天空之量容纳之。则现在之宽宏习性，即可转变宿生之褊窄习性。倘不加对治，则瞋习愈增，其害非浅。

至于念佛，必须按自己之精神气力，而为大声、小声、默念及金刚念（即有声，别人听不见者，持咒家谓之金刚念）之准则，何可过猛，以致受病？此过猛之心，亦是欲速之病。今既不能出声念，岂心中亦不能默念？何可止限十念乎？况病卧在床，心中岂能一空如洗，了无有念？与其念他事，何若念佛名号之为愈乎？

是宜将要紧事务，交代家人，长时作将死，将堕地狱想，心中不挂一事。于此清净心中，忆想佛像及默念佛名，并观世音菩萨像及名号。果能如是，决定业障消除，善根增长，疾病痊愈，身心康健矣。

盖阁下之病，属于宿业，因念佛过猛而为发现之缘，非此病完全系念佛过猛而有。使不念佛，又当因别种因缘而得。世之不念佛者多多，岂皆不得一病，长年康健乎？了此自可不误会，谓念

佛致病，有损无益也。

（光）与阁下，未能一面，其为阁下谋者，实与自己之父母兄弟无二。以本佛慈悲，欲令有缘者，同得即生往生也。念佛法门，若未详悉，宜日间略阅一二篇《文钞》，以作前途引导，则可不虚此一番往来谈叙也。

复裘佩卿居士书二

阁下既相信（光），当依（光）所说，方有实益。否则虽有信心，但作种未来之善根而已。

吾人在生死轮回中久经长劫，所造恶业，无量无边。若仗自己修持之力，欲得灭尽烦恼惑业，以了生脱死，其难愈于登天。若能信佛所说之净土法门，以真信切愿，念阿弥陀佛名号，求生西方，无论业力大、业力小，皆可仗佛慈力，往生西方。譬如一颗沙子，入水即沉；纵有数千万斤石，装于大火轮船中，即可不沉而运于他处，以随意使用也。石喻众生之业力深重，大火轮喻弥陀之慈力广大。若不念佛，仗自己修持之力欲了生死，须到业尽情空地位方可。否则纵令烦恼惑业断得只有一丝毫，亦不能了；喻如极小之沙子，亦必沉于水中，决不能自己出于水外。

阁下但生信心，念佛求生西方，不可再起别种念头。果能如是，寿未尽则速得痊愈，以专一志诚念佛功德，便能灭除宿世恶业，犹如果日既出，霜雪即化。寿已尽则即能往生，以心无异念，即得与佛感应道交，故蒙佛慈接引往生也。阁下若信此话得及，则生也得大利益，死也得大利益。

瞋心乃宿世之习性，今作我已死想，任彼刀割香涂，于我无干。所有不顺心之境，作已死想，则便无可起瞋矣。此即如来所传之三昧法水，普洗一切众生之结业者，（光）特为阁下述之，非（光）自出心裁妄说也。

若不念佛求生西方，纵生到至极尊贵之非非想天，天福一尽，仍复轮回六道。若具志诚恳切念佛，纵将堕阿鼻地狱，尚能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。万不可卑劣自居，谓我业重，恐不能生，若作此想念，则决定不能生矣。何也？以心无真信切愿，无由感佛故也。

观音菩萨久已成佛，特以慈悲心切，现九法界身，种种方便，度脱众生（九法界，即菩萨、缘觉、声闻、天、人、阿修罗、畜生、饿鬼、地狱也）。于人法界，又复种种不一，或为帝王宰官，或为隐逸庶民，或为妇女，或为乞丐，了无

一定。但以菩萨之像，微妙庄严，世人不能形容，以故多类女像，非菩萨原是女身也。欲供养者，当于北京路长康里佛经流通处，请石印之西方三圣像，用镜龕装好，彼处亦有，则阿弥陀佛、观音、势至俱全矣。卧室若不洁，可将佛像供于净室，日请来熟视一二次，则心中便可作忆念矣。

念佛虽贵至诚清洁，然病人做不到，但心存至诚默念，或出声念，功德仍是一样。以佛慈广大，如父母于儿女病苦时，则不以平常之仪式见责，而且为其抚摩身体，洗濯污秽。若儿女病好，犹然令父母同彼病时一样伺候，则当被雷打。阁下何得谓卧床默念，恐有罪过乎？即无病人，睡时尚宜默念，况病人乎？

与方圣胤居士书

闻有贵恙，想日见痊愈矣。

世间不明理之人，一有病，不是怨天尤人，便是求神祷鬼，徒增业障，有损无益。阁下素修净业，而且令夫人料理家事，妻贤子孝，心中了无可忧虑者。宜将一切家事，并自己一个色身，悉皆通身放下。以一尘不染心中，持万德洪名圣号，作将死想，除念佛求接引外，不令起一杂念。

能如是者，寿已尽，则决定往生西方，超凡入圣。寿未尽，则决定业消病愈，慧朗福崇。若不如是作念，痴痴然唯求速愈，不唯不能速愈，反更添病。即或寿尽，定随业漂沉，而永无出此苦娑婆之期矣。

祈慧察是幸。

论

净土决疑论

药无贵贱，愈病者良。法无优劣，契机则妙。在昔之时，人根殊胜，知识如林，随修一法，则皆可证道。即今之世，人根陋劣，知识稀少，若舍净土，则莫由解脱。

余自愧多生多劫，少种善根，福薄慧浅，障重业深。年当志学，不逢善友，未闻圣贤传薪之道，争服韩欧辟佛之毒。学问未成，业力先现，从兹病困数年，不能事事。谛思天地鬼神如此昭著，古今圣贤如此众多，况佛法自无权力以胁人服从，必赖圣君贤相护持方能流通天下耳。倘其法果如韩欧所言悖叛圣道为害中国，岂但古今圣君贤相不能相容于世，而天地鬼神将亦诛灭无遗也久矣！又何待韩欧等托空言而辟之也耶？《中庸》谓：“君子之道，夫妇之愚可以与知与能。及其至也，虽圣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。”韩欧虽贤，其去圣人远甚，况圣人所不知不能者乎？佛法殆非凡情世智所能测度之法也。遂顿革先心，出家为僧。自量己力，非仗如来宏誓愿力，决难

即生定出生死。从兹唯佛是念，唯净土是求。纵多年以来，滥厕讲席，历参禅匠，不过欲发明净土第一义谛，以作上品往生资粮而已。所恨色力衰弱，行难勇猛，而信愿坚固，非但世间禅讲诸师，不能稍移其操。即诸佛现身，令修余法，亦不肯舍此取彼，违背初心。奈宿业所障，终未能得一心不乱，以亲证夫念佛三昧。惭愧何如？

一日，有一上座，久参禅宗，兼通教理，眼空四海，誓证一乘。效善财以遍参知识，至螺山以叩关余舍。时余适以《弥陀要解》，文深理奥，不便童蒙。欲搜辑台教，逐条著钞，俾初学之士，易于进步。非敢效古德之宏阐道妙，聊以作后进之入胜因缘。喜彼之来，即赠《要解》一本，且告以著钞之意。上座因谓余曰：“《要解》一书，吾昔曾一视之。见其词曰：‘《华严》奥藏，《法华》秘髓，一切诸佛之心要，菩萨万行之司南，皆不出于此矣。’若此者，不胜枚举。直是抑遏宗教，过赞净土，谤正法轮，疑误众生。不意藕益大师以千古稀有之学识，不即直指人心，宏扬止观，反著斯解，以为愚夫愚妇之护身符，俾举世缁素，守一法以弃万行，取蹄涔以舍巨海，同入迷途，永背觉路，断灭佛种，罪过弥天矣。欲

报佛恩者，当即毁灭令尽，又何堪著钞，以助其流通耶？”愤心厉气，若对讎仇。

余俟其气平，徐谓之曰：“汝以蕩益此解为罪过藪者，但知其末流而不知其本源。是逐块之痴犬，非择乳之鹅王也。须知其过，实不在于蕩益此解。在于释迦、弥陀及十方诸佛，与《净土三经》及《华严》《法华》诸大乘经，文殊、普贤、马鸣、龙树、智者、善导、清凉、永明等诸大菩萨祖师也。汝若能为大法王，正治其罪，庶汝之所言，举世奉行矣。否则即是山野愚民妄称皇帝，自制法律背叛王章，不旋踵而灭门诛族矣。汝作是说，谤佛谤法谤僧。当即生陷阿鼻地狱，永劫受苦，了无出期。恃宿世之微福，造穷劫之苦报。三世诸佛，名为可怜悯者，即汝是也。”

彼瞿然曰：“师言罪在释迦、弥陀等者，何反常之若是也？请详陈其故。若其理果胜，敢不依从？”

余曰：“如来为一大事因缘故，出现于世。所谓大事因缘者，欲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知见，直下成佛而已，岂有他哉？无奈众生，根有大小，迷有浅深，不能直下畅佛本怀。因兹随机设教，对病发药，为实施权，开权显实，于一乘法，作

种种说。或有善根成熟者，令其诞登觉岸。其有恶业深厚者，令其渐出尘劳。曲垂接引，循循善诱。虽天地父母，不能喻其少分矣。又以一切法门，皆仗自力。纵令宿根深厚，彻悟自心，倘见思二惑，稍有未尽，则生死轮回，依旧莫出。况既受胎阴，触境生著。由觉至觉者少，从迷入迷者多。上根犹然如是，中下又何待言？断见惑如断四十里流，况思惑乎？了生脱死，岂易言哉？以是不能普被三根，畅佛本怀。唯念佛求生净土一法，专仗弥陀宏誓愿力，无论善根之熟与未熟、恶业之若轻若重，但肯生信发愿，持佛名号，临命终时，定蒙弥陀垂慈接引，往生净土。俾善根熟者，顿圆佛果。即恶业重者，亦预圣流。乃三世诸佛度生之要道，上圣下凡共修之妙法。由是诸大乘经，咸启斯要。历代祖师，莫不遵行。汝以禅教自负，而妄谓宏净土者，为谤正法轮，断灭佛种。足征汝乃魔附其身，丧心病狂，认迷为觉，指正为邪之地狱种子耳。夫释迦、弥陀，于往劫中，发大誓愿，度脱众生。一则示生秽土，以秽以苦折伏而发遣。一则安居净土，以净以乐摄受而钧陶。汝只知愚夫愚妇，亦能念佛，遂至藐视净土。何不观《华严》入法界品，善财于证

齐诸佛之后，普贤菩萨乃教以发十大愿王，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以期圆满佛果，且以此普劝华藏海众乎？夫华藏海众，无一凡夫二乘，乃四十一位法身大士，同破无明，同证法性，悉能乘本愿轮，于无佛世界，现身作佛。又华藏海中，净土无量，而必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者，可知往生极乐乃出苦之玄门，成佛之捷径也。以故自古迄今，所有禅、教、律丛林，无不朝暮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也。汝历参丛林，何日日修习，而反生毁谤之若是也？儒书所谓‘习矣不察，日用不知’者，莫汝为甚也！夫《华严》为诸经之王，王于三藏。《华严》不信，即一阐提。纵不生陷阿鼻，报终定堕无间。吾欲离苦而求生净土，汝欲得苦而毁谤《华严》。汝守汝志，吾行吾道。将军不下马，各自奔前程。道不同不相为谋，汝去，吾不语汝。”

彼曰：“道贵宏通，疑须剖决，师何见拒之甚也？尝闻毗卢遮那遍一切处，其佛所住，名常寂光。则但证法身，当处即是寂光净土，又何必以生灭心舍东取西，然后为得也？”

余曰：“谈何容易！寂光净土虽则当处即是，然非智断究竟、圆证毗卢法身者，不能彻底亲得

受用。圆教住、行、向、地、等觉、四十一位，尚是分证。汝若圆证毗卢法身，则不妨说当处便是寂光。其或未然，则是说食数宝，不免饥寒而死也。”

彼曰：“唯心净土，自性弥陀。宗门常谈，不应有错。”

余曰：“宗门所说，专指理性，非论事修。所以然者，欲人先识不涉因果修证凡圣生佛之理。然后依此理，以起修因证果，超凡入圣，即众生而成佛道之事。汝何事理僮侗，知见颠倒之若是也？又汝以舍东取西为生灭者，不知执东废西乃断灭也。夫未证妙觉，谁离取舍？三祇炼行、百劫修因、上求下化、断惑证真，何一非取舍之事乎？须知如来欲令一切众生速证法身及与寂光，所以特劝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也。”

问：“枣柏李长者《华严合论》谓西方净土乃为一分取相凡夫未信法空实理，以专忆念，其心分净，得生净土，是权非实。何以华藏海众，同愿往生？枣柏现生证圣，神通智慧，不可思议。定是华严会上菩萨示现，所有言说当无错谬。”

答：“枣柏虽菩萨示现，以经未全来，不能预断，故作此说。按枣柏造论，在唐玄宗开元年

间。论成之后，随即入灭。历五十余年，至德宗贞元十一年，南天竺乌荼国王方进《普贤行愿品》四十卷之梵文。至十四年，始译毕流通。其前三十九卷，即八十《华严》之入法界品，而文义加详。彼第八十，善财承普贤威神之力，所证与普贤等，与诸佛等。普贤乃为说偈，称赞如来胜妙功德。以文来未尽，故未结而终。及《行愿品》来，第四十卷，普贤乃以十大愿王劝进善财及与华藏海众，令其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说毕，如来赞叹，大众奉行，文方圆备。故古德以此一卷，续于八十卷后流通。欲后世学者，咸得受持全经云耳。古德谓念佛求生净土一法，唯佛与佛乃能究尽。登地菩萨不能知其少分者，即此是也。则一切上根利器，净土总摄无遗矣。《大集经》云：‘末法亿亿人修行，罕一得道。唯依念佛，得度生死。’则一切人、天、六道具缚凡夫，净土亦总摄无遗矣。汝信枣柏而不信《行愿品》《大集经》，是遵县令一时权宜之告示，而违皇帝万古不易之敕旨。何不知尊卑轻重之若是也？”

问：“彼既海众示现，何待经来方知？”

答：“宏扬佛法，大非易事。须有证据，方能取信。《华严》一经，迥越群典。无从引类，

以自裁度。”

问：“《涅槃》全经未至，生公何以预倡阐提皆有佛性？将谓枣柏不及生公？”

答：“阐提原是众生，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阐提何得独无？有智识者，皆可预断。往生圆满佛果，诸经绝未宣说。谁敢自出心裁，竖此奇义？二者事理绝不相侔，不可引以为证。至于二公所证，则非吾辈博地凡夫可知，何敢戏论？须知菩萨宏法，或顺或逆，种种方便，不可思议。得非枣柏示以不知，以敦后世之信向耶？”

问：“禅宗诸师多拨净土，此又何说？”

答：“禅宗诸师，唯传佛心。所有言说，皆归向上。汝参禅有年，尚不知此。则汝之所解，皆破坏禅宗之恶知见也。”

问：“博地凡夫，岂敢自任？诸祖诚言，断可依凭。六祖谓：‘东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西方；西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何国？’赵州云：‘佛之一字吾不喜闻。’又云：‘老僧念佛一声，漱口三日。’禅宗诸师多有此等言句，则又何说？”

答：“六祖直指向上，令人识取自心，汝当作训文释义辩论修持法门。所谓认驴鞍桥作阿爷下颔，几许误哉？汝须知西方之人见思净尽，进

破尘沙及与无明，只有进修，绝无造罪之事。谓彼求生何国者，若在此间，未断见思，仗佛慈力带业往生之人，则生凡圣同居净土。一生彼土，则见思二惑彻底消灭。喻如洪炉片雪，未至而化。德人觐面，鄙念全消。若是见思净尽，则生方便有余净土。分破无明，则生实报无障碍净土。无明净尽，福慧圆满，则生常寂光净土。在此土现证者如是，在彼土进修者亦然。汝何过虑彼无生处，而自障障人不肯求生？闻噎废食，自丧性命。则天下痴人，莫汝若也。汝但知赵州‘佛之一字吾不喜闻’，何不领取下文‘僧问和尚：“还为人也无？”’州云：“佛佛。”’乎？但欲依‘念佛一声漱口三日’，何不依‘僧问和尚：“受大王如是供养，以何报答？”’州云：“念佛。”’乎？又不依‘僧问：“十方诸佛，还有师也无？”’州云：“有。”问：“如何是诸佛师？”州云：“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”’乎？汝谓禅宗诸师，多有此等言句。不知禅家酬机之言，名为机锋，名为转语。问在答处，答在问处。不知返照回光，叩己而参。一向但噎酒糟、逐土块，有甚了期？吾出家三十余年，‘漱口’‘佛不喜闻’之言，则众口同宣。至于‘以佛佛为人’‘以念佛报恩’‘以阿弥陀佛

为十方诸佛师’绝未闻一人说一句者。夫言出一口，既以彼为实为可依，则此亦是实是可依。何受损者即依，得益者即违？一依一违，自相矛盾。夫赵州所言，总归本分。‘佛不喜闻’与‘念佛’等皆属转语。若能直下识得自心，方知赵州道越常情，语出格外。当孜孜念佛，唯日不足矣。倘不能亲见赵州，则宁可以念佛为修持，不可依拨佛为把柄。依念佛，则即生便出轮回，将来定成佛道。依拨佛，则谤佛、谤法、谤僧。现生则罪业山积，福慧冰消。命终则永堕阿鼻，长劫受苦。其利害得失，奚啻天渊。总之，今人率皆福薄慧浅，业重障深。于得益者，皆若罔闻。于受损者，全身顶戴（得益受损，且约未悟错会说，非古德所说之法有益有损也）。诸师酬机之言，悉皆如是，不劳备释。汝谓诸祖诚言，断可依凭，何不依百丈云‘修行以念佛为稳当’乎？又何不依百丈立祈祷病僧、化送亡僧之规，皆悉回向往生净土乎？将谓百丈唯令死者往生，不令生者求生乎？又何不依西天第十四祖龙树菩萨，如来预记往生，龙宫诵出《华严》，广造诸论，偏赞西方，如《毗婆沙论》称为易行疾至之道乎？又何不依第十二祖马鸣菩萨，于《起信论》末后，示最胜方便，

令人念佛求生西方，常侍弥陀，永不退转乎？又何不依二祖阿难、初祖迦叶，结集三藏与净土诸经乎？倘净土不足为法，有害于世，彼何不知好歹，貽后世以罪藪乎？又诸大乘经皆赞净土，而小乘经则无一字言及，将谓诸大乘经不足为法乎？又佛说《弥陀经》时，六方恒河沙数诸佛悉皆出广长舌，劝信此经。将谓六方诸佛亦貽人以罪藪乎？如谓六祖、赵州等不可不信，则龙树、马鸣、阿难、迦叶、释迦、弥陀、六方诸佛、诸大乘经更为不可不信。若谓诸佛、诸祖、诸经皆不足信，又何有于六祖、赵州为哉？见近而不见远，知小而不知大。如乡民慕县令之势力，而不知皇帝之威德。小儿见铜钱而即拾，遇摩尼宝珠而不顾也。汝还知《永明四料简》所示禅净有无利害得失乎？夫永明乃弥陀化身，岂肯貽人罪藪，谤正法轮，疑误众生，断灭佛种乎？”

彼曰：“永明《料简》，语涉支离，不足为法。何以言之？彼谓‘有禅有净土，犹如戴角虎，现世为人师，来生作佛祖。’若如所说，则今之禅者，类多皆看念佛的是谁。又有住念佛堂，长年念佛者。彼皆现世能为人师，来生即成佛祖乎？又云：‘无禅有净土，万修万人去，若得见弥陀，

何愁不开悟？’今之愚夫愚妇专念佛名者，处处皆有。未见几人临命终时，现诸瑞相，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也。故知永明《料简》，为不足法。”

余曰：“汝何囫囵吞枣，不尝滋味之若是也。夫永明《料简》，乃大藏之纲宗，修持之龟鉴。先须认准如何是禅？如何是净？如何是有？如何是无？然后逐文分割，则知字字皆如天造地设，无一字不恰当，无一字能更移。吾数十年来，见禅讲诸师所说，皆与汝言，无少殊异。见地若是，宜其禅与净土，日见衰残也。”

问：“何名禅净及与有无？请垂明诲。”

答：“禅者，即吾人本具之真如佛性，宗门所谓父母未生以前本来面目。宗门语不说破，令人参而自得，故其言如此。实即无能无所，即寂即照之离念灵知，纯真心体也（离念灵知者，了无念虑，而洞悉前境也）。净土者，即信愿持名，求生西方。非偏指唯心净土，自性弥陀也。有禅者，即参究力极，念寂情亡，彻见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明心见性也。有净土者，即真实发菩提心，生信发愿，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也。禅与净土，唯约教约理。有禅有净土，乃约机约修。教理则恒然如是，佛不能增，凡不能减。机修须依

教起行，行极证理，使其实有诸己也。二者文虽相似，实大不同。须细参详，不可僮侗。倘参禅未悟，或悟而未彻，皆不得名为有禅。倘念佛偏执唯心而无信愿。或有信愿而不真切，悠悠泛泛，敷衍故事。或行虽精进，心恋尘境。或求来生生富贵家，享五欲乐。或求生天，受天福乐。或求来生，出家为僧，一闻千悟，得大总持，宏扬法道，普利众生者。皆不得名为有净土矣。”

问：“出家为僧，宏法利生，又有何过，而亦简除？”

答：“若是已断见思，已了生死，乘大愿轮，示生浊世，上宏下化，度脱众生者，则可。若或虽有智愿，未断见思。纵能不迷于受生之初，亦复难保于毕生多世。以虽能宏法，未证无生，情种尚在，遇境逢缘，难免迷惑。倘一随境迷，则能速觉悟者，万无一二。从迷入迷，不能自拔，永劫沉沦者，实繁有徒矣。如来为此义故，令人往生净土，见佛闻法，证无生忍。然后乘佛慈力及己愿轮，回入娑婆，度脱众生，则有进无退，有得无失矣。未断见思，住此宏法，他宗莫不如是，净宗断断不许也。世多谓参禅便为有禅，念佛便为有净土。非但不知禅净，兼亦不知文义。

孤负永明古佛一番大慈悲心，截断后世行人一条出苦捷径。自误误人，害岂有极。所谓错认定盘星，毫厘有差，天地悬隔也。”

彼曰：“禅净有无，略知旨趣。四偈玄文，请详训释。”

余曰：“‘有禅有净土，犹如戴角虎，现世为人师，来生作佛祖’者。其人彻悟禅宗，明心见性。又复深入经藏，备知如来权实法门，而于诸法之中，又复唯以信愿念佛一法，以为自利利他通途正行。《观经》上品上生‘读诵大乘，解第一义’者，即此是也。其人大智慧，有大辩才。邪魔外道，闻名丧胆。如虎之戴角，威猛无俦。有来学者，随机说法，应以禅净双修接者，则以禅净双修接之。应以专修净土接者，则以专修净土接之。无论上、中、下根，无一不被其泽，岂非人天导师乎？至临命终时，蒙佛接引，往生上品。一弹指顷，华开见佛，证无生忍。最下即证圆教初住。亦有顿超诸位，至等觉者。圆教初住，即能现身百界作佛。何况此后，位位倍胜，直至第四十一等觉位乎？故曰：来生作佛祖也。

“‘无禅有净土，万修万人去，若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’者。其人虽未明心见性，却复决志

求生西方。以佛于往劫，发大誓愿，摄受众生，如母忆子。众生果能如子忆母，志诚念佛，则感应道交，即蒙摄受。力修定慧者，固得往生。即五逆十恶，临终苦逼，发大惭愧，称念佛名，或至十声，或止一声，直下命终，亦皆蒙佛化身，接引往生。非万修万人去乎？然此虽念佛无几，以极其猛烈，故能获此巨益。不得以泛泛悠悠者，较量其多少也。既生西方，见佛闻法，虽有迟速不同。然已高预圣流，永不退转。随其根性浅深，或渐或顿，证诸果位。既得证果，则开悟不待言矣。所谓‘若得见弥陀，何愁不开悟’也。

“‘有禅无净土，十人九蹉路，阴境若现前，瞥尔随他去’者。其人虽彻悟禅宗，明心见性。而见思烦恼不易断除，直须历缘煅炼，令其净尽无余，则分段生死，方可出离。一毫未断者，姑勿论。即断至一毫未能净尽，六道轮回依旧难逃。生死海深，菩提路远。尚未归家，即便命终。大悟之人，十人之中，九人如是。故曰：‘十人九蹉路。’蹉者，蹉跎，即俗所谓担搁也。阴境者，中阴身境，即临命终时，现生及历劫善恶业力所现之境。此境一现，眨眼之间，随其最猛烈之善恶业力，便去受生于善恶道中，一毫不能自作主

宰。如人负债，强者先牵。心绪多端，重处偏坠。五祖戒再为东坡，草堂清复作鲁公，此犹其上焉者。故曰：‘阴境若现前，瞥尔随他去’也。阴，音义与荫同，盖覆也。谓由此业力，盖覆真性，不能显现也。瞥，音撇，眨眼也。有以蹉为错，以阴境为五阴魔境者，总因不识禅及有字，故致有此胡说巴道也。岂有大彻大悟者，十有九人，错走路头，即随五阴魔境而去，著魔发狂也？夫著魔发狂，乃不知教理，不明自心，盲修瞎炼之增上慢种耳。何不识好歹，以加于大彻大悟之人乎？所关甚大，不可不辩。

“‘无禅无净土，铁床并铜柱，万劫与千生，没个人依怙’者。有谓‘无禅无净’即埋头造业，不修善法者，大错大错。夫法门无量，唯禅与净，最为当机。其人既未彻悟，又不求生，悠悠泛泛，修余法门。既不能定慧均等，断惑证真。又无从仗佛慈力，带业往生。以毕生修持功德，感来生人天福报。现生既无正智，来生即随福转，耽著五欲，广造恶业。既造恶业，难逃恶报。一气不来，即堕地狱。以洞然之铁床铜柱，久经长劫，寝卧抱持，以偿彼贪声色、杀生命等种种恶业。诸佛菩萨，虽垂慈愍，恶业障故，不能得益。昔

人谓‘修行之人，若无正信求生西方，泛修诸善，名为第三世怨’者，此之谓也。盖以今生修行，来生享福，倚福作恶，即获堕落。乐暂得于来生，苦永贻于长劫。纵令地狱业消，又复转生鬼畜。欲复人身，难之难矣。所以佛以手拈土，问阿难曰：‘我手土多？大地土多？’阿难对佛：‘大地土多。’佛言：‘得人身者，如手中土。失人身者，如大地土。’‘万劫与千生，没个人依怙。’犹局于偈语，而浅近言之也。夫一切法门，专仗自力。净土法门，专仗佛力。一切法门，惑业净尽，方了生死。净土法门，带业往生，即预圣流。永明大师，恐世不知，故特《料简》以示将来。可谓迷津宝筏，险道导师。惜举世之人，颠预读过，不加研穷。其众生同分恶业之所感者欤。

彼曰：“我昔何罪，早昧真诠？宿有何福，得闻出要？愿厕门墙，执侍巾瓶。”

余曰：“余有何德？敢当此说。但余之所言，皆宗诸佛诸祖。汝但仰信佛祖，宏扬净土，则无德不报，无罪不灭。昔天亲菩萨，初谤大乘，后以宏大赎愆。汝能追彼芳踪，我愿舍身供养。”

上座乃礼佛发愿云：“我某甲从于今日，专修净业。唯祈临终，往生上品，见佛闻法，顿证

无生。然后不违安养，遍入十方，逆顺隐显，种种方便，宏通此法，度脱众生，尽未来际，无有间歇。虚空有尽，我愿无穷。愿释迦、弥陀，常住三宝，愍我愚诚，同垂摄受。”

余曰：“净土事者，是大因缘。净土理者，是秘密藏。汝能信受奉行，即是以佛庄严而自庄严。”

上座唯唯而退。因录其问答，以为不知此法者劝。

净土法门普被三根论

一切众生，具有如来智慧德相。但由迷真逐妄，背觉合尘，全体转为烦恼恶业。因兹久经长劫，轮回生死。如来愍之，为说诸法。令其返妄归真，背尘合觉。使彼烦恼恶业，全体复成智慧德相。从此尽未来际，安住寂光。犹如结水成冰，融冰成水。体本不异，用实天殊。

然众生根有大小，迷有浅深。各随机宜，令彼得益。所说法门，浩若恒沙。就中求其至圆至顿，最妙最玄，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，普被三根，统摄诸法，上圣与下凡共修，大机与小根同受者，无如净土法门之殊胜超绝也。

何以言之？一切法门，虽则顿渐不同，权实各异，皆须修习功深，乃得断惑证真，出离生死，超凡入圣。是谓全仗自力，别无倚托。倘惑稍未尽，则仍旧轮回矣。且皆理致甚深，不易修习。若非宿有灵根，即生实难证入。惟有净土法门，不论富贵、贫贱、老幼、男女、智愚、僧俗、士农、工商一切人等，皆能修习。由阿弥陀佛大悲愿力，摄取娑婆苦恼众生，是故较余门得果为易也。

凡我有情，闻是净土法门者。当信娑婆极苦，西方极乐。当信多生已来，业障深重，匪凭佛力，骤难出离。当信求生决定克期得生。当信念佛定蒙慈悲摄受。由是坚定一心，愿离娑婆，如囚之欲出牢狱，绝无系恋之心。愿生西方，如客之思归故乡，岂有因循之念？从此随分随力，至心持念阿弥陀佛圣号。无论语默动静，行住坐卧，迎宾待客，著衣吃饭，务令佛不离心，心不离佛。譬如切事系心，凡百作为，不忘此事。或有公私众务，了无少暇，须于早晚十念念佛，至心发愿，亦能往生。以阿弥陀佛曾有愿云：“十方众生，至心信乐，欲生我国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。”是故十念念佛，亦得往生也。

但既念佛求生西方，必须发慈悲心，行方便事，息贪瞋痴，戒杀盗淫，自利利人，方合佛意。否则心与佛背，感应道隔。但种来因，难获现果矣。若志诚念佛，行合佛心，心口相应。如是念佛之人，至临命终时，阿弥陀佛与诸圣众，必然亲垂接引，往生西方。一生西方，则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，永离众苦，但受诸乐矣。此则全仗佛力，不论功之深浅、惑之有无，但具真信切愿，决定万不漏一。

至于已断惑者求生，则顿超十地。已登地者求生，则速证佛乘。所以文殊、普贤、马鸣、龙树等菩萨皆愿往生也。具十恶者念佛，尚预末品。将堕狱者念佛，亦登莲邦。因兹张善和、张钟馗、雄俊、惟恭等恶人，同出轮回也。其他戒善具修，定慧均等，居尘不染，处浊恒清，克志西方，高登上品者。如群星之拱北，众水之朝东，何可得而胜数耶？是以千经万论，处处指归。往圣前贤，人人趣向。以其为如来普度众生之要道，众生即生出苦之妙法故也。

宗教不宜混滥论（因讲经者每喜谈宗而发）

如来说经，诸祖造论，宗、教二门，原是一法。从无可分，亦无可合。随机得益，随益立名。上根一闻，顿了自心，圆修道品，即名为宗（此约后世说，当初但只圆顿教耳）。中下闻之，进修道品，渐悟真理，即名为教。及至像季，法流此土，人根聪利，多得闻持，率以记诵讲说为事。衲僧本分，向上一著，实悟亲证者少，说食数宝者多。以故达磨大师特地而来，阐直指人心之法，令人亲见本来面目。后世名之曰宗。既见本来面目，然后看经修行，方知一大藏教，皆是自己家里话；六度万行，皆是自己家里事。是以宗之悟解为目，教之修持为足。非目则无由见道，非足则不能到家。是宗、教之相需而不相悖，相合而不相离也。至于南岳天台，其究竟指归，大略皆同。故《传灯》《指月》二录，皆列二师于应化圣贤科中。而《高僧传》不列于义解，而列于习禅。是古之具眼知识，以宗教为一贯矣。及至曹溪以后，禅道大行。不立文字之文字，广播寰区。解路日开，悟门将塞。故南岳青原诸祖，皆用机语接人，使佛祖现成语言，无从酬其所问。非真

了当，莫测其说。以此勘验，则金鍮立辨，玉石永分，无从假充，用闲法道。此机锋转语之所由来也。自后此法日盛，知识举扬，唯恐落人窠臼，致成故套，疑误学者，坏乱宗风。故其机用愈峻，转变无方，令人无从摸索。故有呵佛骂祖，斥经教，拨净土者（如此作用，南岳思大师两句道尽，曰：“超群出众太虚玄，指物传心人不会。认做实法，则罪同五逆矣”）。以此语言，剿人情见，塞人解路。根熟者直下知归，彻悟向上。机生者真参力究，必至大彻大悟而后已。良以知识众多，人根尚利，教理明白，生死心切。纵未能直下了悟，必不肯生下劣心认为实法故也。今人多是少读儒书，不明世理。未穷教乘，不解佛法。才一发心，便入宗门。在知识，只为支持门庭，亦学古人举扬，不论法道利害。在学者，不下真实疑情，个个认为实法。或有于今人举处、古人录中，以己意卜度出一番道理，总不出按文释义之外，便自谓彻悟向上。参学事毕，即处知识位，开导后学，守一门庭。恐人谓非通家，因兹禅讲并宏，欲称宗说兼通。谈宗，则古德指归向上之语，竟作释义训文之言。讲教，则如来修因克果之道，反成表法喻义之说。以教破宗，以宗破教。盲引

盲众，相牵入火。致使后辈不闻古人芳规，徒效其轻佛陵祖排因拨果而已。古人语言，绝未晓了。衲僧本分，何曾梦见？今将宗教语言意致，略为分别。用冀唯得其益，不受其病也。

何谓宗？何谓教？演说之，宗、教皆教。契悟之，宗、教皆宗。教固有宗，宗亦有教。教家之宗，即实相妙理三德秘藏，乃宗家之衲僧本分向上一著也（此对宗说，故以体为宗。若就教论，即名为体。教中之宗，乃是入体之门，不堪与宗之向上一著对论）。教家之教，即经论所说文字语言及法门行相，无不皆诠妙理，皆归秘藏。亦犹宗家之机锋转语，种种作用也。但教则未悟亦令解了，宗则未悟不知所谓为异耳。宗家之教，即机锋转语，扬拳竖拂，或语或默，种种作用，皆悉就彼来机，指归向上。是转语等，乃标向上真月之指；非转语等，即是向上真月。倘能依指观月，则真月直下亲见。所见真月，方是宗家之宗。今人以机锋转语为宗，不求契悟，唯学会透。是认指为月，不复知有真月矣。惜哉！

又教则三根普被，利钝全收。犹如圣帝明诏，万国钦崇。智愚贤否，皆令晓了，皆须遵行。有一不遵者，则处以极刑。佛教有一不遵者，则堕

于恶道。宗则独被上根，不摄中下。犹如将军密令，营内方知，营外之人，任凭智同生知，亦莫能晓。以此之故，方能全军灭贼，天下太平。军令一泄，三军倾覆。祖印一泄，五宗丧亡。未悟以前，只许参究话头，不准翻阅禅书。诚恐错会祖意，则以迷为悟，以假乱真，即名为泄，其害甚大。大悟之后，必须广阅祖录，抉择见地，则差别智开，药忌明了。尚须历缘锻炼，必使行解相应，方可出世为人，宏阐宗风。今人不教人力参，而为人讲演。使其开解路，起卜度，以己见会祖意，依稀仿佛，想个义理。全体是错，便谓就是。直饶不错，只是泥龙画饼，岂能致雨充饥？所以宗须真参，方有实益也。未开眼者，闻其讲说，喜出望外。其有具眼者，必痛彻骨髓矣。如此宏宗，徒有大损，毫无实益。何异以军令往告敌兵，相邀共战？其不自殄灭者，鲜矣。由是假充悟道者，不胜其多。坏乱佛法者，实繁有徒矣。

又教则以文显义，依义修观，观成证理，令人由解了而入。故天台以三止三观，传佛心印也。宗则离文显意，得意明心，明心起行，令人由参究而得。故禅宗以直指人心，传佛心印也。

又经教所说因果修证、凡圣生佛、事理行相，

历历分明。若能修因，自然证果，超凡入圣，即众生而成佛道矣。既得此事，则不涉因果修证凡圣生佛之理，岂待外求？宗门所说，总归本分，不涉因果修证凡圣生佛（此理即也）。若得此意（此名字及观行初心也），定然依此不涉因果修证凡圣生佛之理，而起修因证果，超凡入圣，即众生而成佛道之事矣（此观行至究竟也）。所以古德大悟后，有三次七次阅大藏经者（汾州无业，三终大藏。育王知微，大慧杲门人，禁足于上塔院十余年，七终大藏。见育王山志）。有以坐看为不恭，跪读行披立诵者（栖贤湜三终大藏皆如此）。有毕生日持一部法华者（永明寿，首山念）。有看经唯恐打差（差音叉去声，异也），贴帖子于方丈门首，曰看经时不许问话者（仰山寂）。有持观音圣号者（明教嵩，日诵十万观音，世出世间经书，不读而知。又华林觉常念观音，遂感二虎常相依附）。有持准提神咒者（金华俱胝和尚）。有日课百八佛事者（永明寿，一部法华，亦在百八之数）。有对立像不敢坐，对坐像不敢卧者（大通本，又凡食物以鱼鼈名者，即不食）。有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者（百丈海）。至于念佛求生西方，则多不胜数也。良以百丈乃马祖传道

嫡子，其开示有云：“修行以念佛为稳当。”又所立清规：“凡祈祷病僧，化送亡僧，皆归净土。”故五宗诸师，多事密修也。多有久历年所，躬行苦行（如汾山作典座，雪峰作饭头之类）。无非欲圆满六度，自利利他。类皆重法如宝，轻身似尘。绝不似今人之轻慢古今，褻黷经论也。是知宗为前锋，教为后劲。其所办是一事，其所说是—法。但以语言施設，门庭建立不同。门外汉不知其同而不可合，异而不可离之所以，妄用己见，强作主宰，不是互谤，便是混滥。互谤之过，愚或能知。混滥之愆，智犹难晓。盖以归元无二，方便多门。宗家方便，出于格外，所有语言，似乎扫荡。未得意者，不体离言之旨，唯嚏出酒之糟。在宗则开—解路，不肯力参。在教则妄学圆融，破坏事相。唯大达之士，双得其益。否则醍醐甘露，贮于毒器，遂成砒霜鸩毒矣。

教虽总明万法唯心，然须就事论事，事理因果，毫无混滥，原始要终，不出唯心。宗家的实商量，亦复如是。若举扬向上，虽指尽世间法法头头为问。答时总归本分，绝不就事论事。所谓问在答处，答在问处。纵有似乎就事说者，意则在彼而不在此。若认作就事者，即白云万里矣。

的实商量者，禅书不录。所录者皆属本分话。若欲知者，必须广阅群书。否则看《万善同归集》及《净土十要》中禅匠著述，亦可见其梗概矣。

克论佛法大体，不出真俗二谛。真谛则一法不立，所谓实际理地，不受一尘也。俗谛则无法不备，所谓佛事门中，不舍一法也。教则真俗并阐，而多就俗说。宗则即俗说真，而扫除俗相。须知真俗同体，并非二物。譬如大圆宝镜，虚明洞彻，了无一物。然虽了无一物，又复胡来则胡现，汉来则汉现，森罗万象俱来则俱现。虽复群相俱现，仍然了无一物。虽复了无一物，不妨群相俱现。宗则就彼群相俱现处，专说了无一物。教则就彼了无一物处，详谈群相俱现。是宗则于事修而明理性，不弃事修。教则于理性而论事修，还归理性。正所谓称性起修，全修在性，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，事理两得，宗教不二矣。

教虽中下犹能得益，非上上利根不能大通，以涉博故。宗虽中下难以措心，而上根便能大彻，以守约故。教则世法佛法，事理性相，悉皆通达，又须大开圆解（即宗门大彻大悟也），方可作人天导师。宗则参破一个话头，亲见本来，便能阐直指宗风。佛法大兴之日及佛法大通之人，宜依

宗参究。喻如僧繇画龙，一点睛则即时飞去。佛法衰弱之时，及夙根陋劣之士，宜依教修持。喻如拙工作器，废绳墨则终无所成。教多显谈。宗多密说。宗之显者，如达磨云：“净智妙圆，体自空寂。”马祖云：“即心即佛。”百丈云：“灵光独耀，迥脱根尘。体露真常，不拘文字。心性无染，本自圆成。但离妄念，即如如佛。”此则与《法华》《楞严》诸大乘经毫无异致。总之六祖前多显，六祖后多密。

愚人不知宗、教语言同异之致，每见宗师垂问，教家不能加答。遂高推禅宗，藐视教典。佛经视作故纸，祖语重愈纶音（纶音即圣旨）。今之欲报佛恩，利有情者，在宗则专阐宗风，尚须教印。在教则力修观行，无滥宗言。良以心通妙谛，遇缘即宗。柏树子、干屎橛、鸦鸣鹊噪、水流花放、欬唾掉臂、讥笑怒骂，法法头头，咸皆是宗。岂如来金口所说圆顿妙法，反不足以为宗耶？何须借人家扛子，撑自己门庭。自家榷楠豫章，何故弃而不用？须知法无胜劣，唯一道而常然。根有生熟，虽一法而益别。然则教外别传之说非欤？曰：“言教外别传者，令人于指外见月也。”又宗家提持，超越常格之外，名为教外别

传。然此四字，埋没多少豪杰，今为道破。对教说，则曰“教外别传”。机锋转语等亦是教，对宗说，则曰“机锋转语外别传”。庶不至孤负佛祖，徒造口业矣。若真佛教不能传佛心印，则已得别传之迦叶、阿难、马鸣、龙树，当另宏别传之法，何用结集三藏，注经造论为哉？宗须教印者，如木须从绳则正也。

予尝劝一狂僧念佛。彼言：“衲僧鼻孔，三世诸佛尚摸不著，用念佛作么？”予曰：“若真摸著三世诸佛摸不著的鼻孔，尚须步步随著三世诸佛脚后跟转。倘不随三世诸佛脚后跟转，则摸著者非衲僧鼻孔，乃阿鼻地狱铁床铜柱上火孔也。”达磨云：“二百年后，明道者多，行道者少，说理者多，通理者少。”智者示登五品。南岳示证铁轮。故知今人于宗、教二门，开眼尚难，何况实证？其有慈悲愿深，生死心切者，宜随远公、智者、永明、莲池，专致力于念佛求生净土一门也。

书至此，有傍不甘者呵曰：“佛法广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虚空，妙性圆明，离诸名相。安用汝许多落索，分疆立界为？”予应之曰：“妙性虽离名相，名相岂碍妙性。虚空法界虽无疆界，疆

界岂碍虚空法界。吾欲舍东往西，必须定南辨北。庶几方向不迷，措足有地。又恐己见错谬，欲请正于达人。是跛夫之路程，非轮王之舆版（舆版即地舆图）。若夫通方开士、过量大人，世法全是佛法，业道无非佛道。祖意、教理、佛经、禅录本自融通，有何混滥？尽吾之智，不能测其境界。竭吾之力，不能窥其藩篱。吾之鄙论，姑就吾之鄙机言耳。子何以迦楼罗王之飞腾，用责于螻蛄蚊蚋，而令其齐驱也哉？”

佛教以孝为本论

孝之为道，其大无外。经天纬地，范圣型贤。先王修之以成至德，如来乘之以证觉道。故儒之《孝经》云：“夫孝，天之经也，地之义也，民之行也。”佛之戒经云：“孝顺父母师僧三宝，孝顺至道之法，孝名为戒，亦名制止。”是世出世间，莫不以孝为本也。奈何世俗凡情，只知行孝之显迹，不知尽孝之极致。每见出家释子，辄随己臆见，肆其谤讟，谓为不孝父母，与荡子逆徒无异。不知世法重孝，出世间法亦无不重孝。

盖世之所谓孝者，有迹可循者也。释氏之所谓孝者，略于迹而专致力于本也。有迹可循者，

显而易见。专致力于本者，晦而难明。何以言之？儒者服劳奉养以安其亲，孝也。立身行道，扬名于后世以显其亲，大孝也。推极而论，举凡五常百行，无非孝道发挥。故礼之祭义云：“断一树，杀一兽，不以其时，非孝也。”故曰：“孝悌之道，通于神明，光于四海也。”论孝至此，可谓至矣尽矣，无以复加矣。然其为孝，皆显乎耳目之间，人所易见。惟我释子，以成道利生为最上报恩之事。且不仅报答多生之父母，并当报答无量劫来四生六道中一切父母。不仅于父母生前而当孝敬，且当度脱父母之灵识，使其永出苦轮，常住正觉。故曰：“释氏之孝，晦而难明者也。”虽然，儒之孝以奉养父母为先者也。若释氏辞亲出家，岂竟不顾父母之养乎？夫佛制，出家必禀父母。若有兄弟子侄可托，乃得禀请于亲，亲允方可出家，否则不许剃落。其有出家之后，兄弟或故，亲无倚托，亦得减其衣钵之资，以奉二亲。所以长芦有养母之芳踪（宋长芦宗赜禅师，襄阳人，少孤，母陈氏鞠养于舅家。及长，博通世典，二十九岁出家，深明宗要，后住长芦寺，迎母于方丈东室，劝令念佛求生净土，历七年，其母念佛而逝，事见《净土圣贤录》），道丕有葬父之异迹（道丕，

唐宗室，长安人，生始周岁，父歿王事。七岁出家。年十九，世乱谷贵，负母入华山，自辟谷，乞食奉母。次年往霍山战场，收聚白骨，虔诵经咒，祈得父骨。数日父骨从骨聚中跃出，直诣丕前，乃掩余骨，负其父骨而归葬焉。事见《宋高僧传》。故经云：“供养父母功德，与供养一生补处菩萨功德等。”亲在，则善巧劝谕，令其持斋念佛求生西方。亲歿，则以己读诵修持功德，常时至诚为亲回向。令其永出五浊，长辞六趣。忍证无生，地登不退。尽来际以度脱众生，令自他以共成觉道。如是乃为不与世共之大孝也。

推极而论，举凡六度万行，无非孝道扩充。故《梵网戒经》，一一皆言应生慈悲心、孝顺心。又云：“若佛子以慈悲心，行放生业。一切男子是我父，一切女人是我母，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。”故六道众生，皆是我父母。而杀而食者，即是杀我父母。因兹凡所修持，皆悉普为法界众生而回向之。则其虑尽未来际，其孝遍诸有情。若以世孝互相较量，则在迹不无欠缺，约本大有余裕矣。

惜乎不见此理者，不谓之为妄诞，便谓之为渺茫。岂知竖穷三际，横遍十方，佛眼圆见，若视诸掌也。

如来随机利生浅近论

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生佛不二，凡圣一如。由迷悟之攸分，致升沉以迥别。大觉世尊，愍而哀之，示成正觉，普度众生。以醍醐之一味，随机宜而殊说。大根则为说顿法，令其速成佛道。小器则授以渐教，使彼徐出尘劳。随顺世间，循循善诱。示戒善，辟人天之坦路。明因果，陈趋避之良谟。

言戒善者，五戒不杀，即仁；不盗，即义；不邪淫，即礼；不妄语，即信；不饮酒，则心常清而志凝，神不昏而理现，即智。五戒全持，不堕三途，恒生人道。此与儒之五常大同。第儒唯令尽义，佛则兼明果报耳。十善者，不杀、不盗、不邪淫，名身三业。不妄言、不绮语、不两舌、不恶口，名口四业。不贪、不瞋、不痴，名意三业。此与五戒大同。而五戒多分约身，十善多分约心。十善具足，定生天界。至于遇父言慈、遇子言孝、对兄说友、对弟说恭种种伦理之教，则皆欲使人各尽其分，无或欠缺，随顺世相，修出世法。

若夫广明因果报应，不爽毫厘。堕狱生天，

唯人自召。乃如来至极悲心，欲令众生永离众苦，但受诸乐耳。故不惜现广长舌相，为诸众生尽情宣演。经云：“菩萨畏因，众生畏果。”若欲不受苦果，必须先断恶因。若能常修善因，决定恒享乐果。此即《书》之“作善降祥，作不善降殃”、《易》之“积善必有余庆，积不善必有余殃”之意。但儒唯约现世与子孙言，佛则兼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无尽而论。而凡情未测，视作渺茫，不肯信受。如盲背导师，自趣险道，欲不堕坑落堑，何可得耶？

是故佛法广被十法界机。若约人道而言，即无一人不堪受佛法，亦无一人不能受佛法。藉令各修戒善，则俗美人和，家齐国治。唐虞盛世之风，何难见于今日？因兹道启西乾，法流东震。历代王臣，咸皆崇奉。以其默化人心，隐赞治道，伏凶恶于未起，消祸乱于未萌故也。至于出家为僧，乃为专志佛乘，与住持法道而设。非谓佛法唯僧乃可修持也。此诸浅说，乃如来随顺世间，渐令出世之人天乘法。余如声闻、缘觉、菩萨等乘，咸皆以此为基。若夫有大根者，直趣妙觉，彻证吾心本具之佛性，极畅如来出世之本怀，其义深远，姑置勿论。

持经利益随心论

大觉世尊，所说一切大乘显密尊经，悉皆理本唯心，道符实相，历三世而不易，举十界以咸遵。归元复本，为诸佛之导师。拔苦与乐，作众生之慈父。若能竭诚尽敬，礼诵受持，则自他俱蒙胜益，幽显同沐恩光。犹如意珠，似无尽藏，取之不匮，用之无穷，随心现量，悉满所愿。《楞严》所谓求妻得妻，求子得子，求三昧得三昧，求长寿得长寿，如是乃至求大涅槃得大涅槃。夫大涅槃者，究竟果德。

若论如来本心，契经全力，实属乎此。但以众生志愿狭劣，与夫致诚未极，不能直契。故随彼行心，满彼所愿。倘宿根深厚之士，则顿明自性，彻证唯心，破烦恼而直趣菩提，圆福慧而速成觉道，获契经之全益，畅如来之本怀矣。譬如一雨普润，卉木同荣。大根则拂云以蔽日，小根则长寸而增分。道本唯一真如，益随心而胜劣。然善根苟种，佛果终成。纵不能即获巨益，亦必以因兹度脱。闻涂毒鼓，远近皆丧。食少金刚，决定不消。先以欲钩牵，后令入佛智者，其斯之谓欤。

竭诚方获实益论

谚云：“下人不深，不得其真。”此言虽小，可以喻大。

夫世间大而经术文章，小如一才一艺，若欲妙义入神，传薪得髓，艺超侪伍，名传古今，而不专心致志，竭诚尽敬，其可得乎？故管子曰：“思之思之，又重思之。思之不得，鬼神其将通之。”非鬼神之与通，乃精诚之极也。

汉魏昭见郭林宗，以为经师易遇，人师难逢，因受业，供给洒扫。林宗尝有疾，命昭作粥。粥成进之，林宗大呵曰：“为长者作粥，不加意敬事，使不可食。”昭更为粥复进，又呵之者三，昭容色不变。林宗曰：“吾始见子之面，今而后知子之心矣。”宋杨时、游酢师事伊川，一日请益时久，伊川忽瞑目假寐，二子侍立不敢去。良久，伊川忽觉曰：“贤辈尚在此乎？归休矣。”乃退，门外雪深尺余矣。张九成，十四岁游郡庠，终日闭户，无事不越其限。比舍生隙穴视之，见其敛膝危坐，对诗书若对神明，乃相惊服而师尊之。

此四子者，所学乃世间明德、新民、修齐、

治平之法，其尊师重道，尚如此之诚。故得学成德立，致生前没后，令人景仰之不已。至于弈秋之诲弈也，唯专心致志者胜。痾偻之承蜩也，以用志不分而得。由是观之，学无大小，皆当以诚敬为主。而况如来于往昔劫中，欲令众生，同成觉道。以无缘种，莫由得度。因兹普现色身，垂形六道。种种方便，随机利物。千门具启，一道同归。善根未种未熟未脱者，令其即种即熟即脱。应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现何身而为说法。云布慈门，波腾行海。六度齐修，四摄普益。其布施也，内外俱舍。所谓国、城、妻、子、头、目、髓、脑、身肉、手足，欢喜施与。故《法华》云：“观三千大千世界，乃至无有如芥子许，不是菩萨舍身命处。”夫如来为众生故，经历三大阿僧祇劫，广行六度，普结缘种。待其机熟时至，然后示成正觉。宏开法会，普应群机。上根则显示实相，令其诞登道岸。中下则曲垂接引，令其渐次熏陶。显密权实，偏圆顿渐。随机而施，相宜而用。乘虽有三，道本无二。为实施权，权是实家之权。开权显实，实是权家之实。俯顺群机，循循善诱。必令机理双契，方得解行俱圆。学者虽则专主大乘，亦不可轻蔑弃舍小乘。以小乘原为进入大乘

而设，乃如来之度生妙用，实下根之出苦宏猷。故《四十二章经》云：“学佛道者，佛所言说，皆应信顺。譬如食蜜，中边皆甜，吾经亦尔。”大海虽有浅深，水味原无二致。凡属佛经，固应一体尊重。如轮王命令，事虽种种不同；其为王敕，则一也。而圆人受法，无法不圆。治世语言，资生业等，皆顺正法。况如来金口所说之生灭、无生、四谛、十二因缘等法乎哉？及如来一期事毕，示现灭度。迦叶阿难等诸大弟子，结集法藏，遍界流通。一千年后，教传此土。两土高僧，东西往还，译布佛经，不惜躯命。读法显、昙无竭、玄奘等传，其道路险阻，非常艰辛。不觉哽噎涕泣，莫之能已。经云：“人身难得，佛法难闻。”若非宿有因缘，佛经名字，尚不能闻。况得受持读诵，修因证果者乎？

然如来所说，实依众生即心本具之理。于心性外，了无一法可得。但以众生在迷，不能了知。于真如实相之中，幻生妄想执著。由兹起贪瞋痴，造杀盗淫。迷智慧以成烦恼，即常住而为生灭。经尘点劫，莫之能反。幸遇如来所说大乘显密诸经，方知衣珠固在，佛性仍存。即彼客作贱人，原是长者真子。人天六道，不是自己住处。实报

寂光，乃为本有家乡。回思从无始来，未闻佛说。虽则具此心性，无端枉受轮回。真堪痛哭流涕，声震大千。心片片裂，肠寸寸断矣。此恩此德，过彼天地父母，奚啻百千万倍。纵粉身碎骨，曷能报答？唯有依教修行，自行化他。方可少舒春草仰晖，夏葵向日之微忱而已。然今之缁素，翻阅佛经毫无诚敬，种种褻慢难以枚举。而习行既久，彼此相安。其褻慢之迹不忍备言。视如来之法言同破坏之故纸，且勿谓不知旨趣者了无所益，即深知实义者，亦只是口头三昧，面门辉光，如饥说食，如贫数宝，虽有研究之功，绝无实证之益。况褻慢之罪，奚啻弥天。而受苦之期，岂止穷劫。虽是善因，反招恶果。纵为将来得度之因，难免多劫备受其苦。用是心怀惨伤，敢陈刍蕘。企依佛教以奉行，庶唯得益而无损。《金刚经》云：“若是经典所在之处，即为有佛。若尊重弟子。”又云：“在在处处，若有此经，一切世间天、人、阿修罗所应供养。当知此处，即为是塔，皆应恭敬、作礼、围绕，以诸华香而散其处。”何以令其如此？以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皆从此经出故。而诸大乘经处处教人恭敬经典，不一而足。良以诸大乘经乃诸佛之母、

菩萨之师、三世如来之法身舍利、九界众生之出苦慈航。虽高证佛果，尚须敬法；类报本追远，不忘大恩。故《涅槃经》云：“法是佛母，佛从法生。”三世如来皆供养法，况博地凡夫通身业力，如重囚之久羁牢狱莫由得出？何幸承宿世之善根，得睹佛经。如囚遇赦书，庆幸无极。固将依之以长揖三界，永出生死牢狱。亲证三身，直达涅槃家乡。无边利益，从闻经得。岂可任狂妄之知见，不存敬畏。同俗儒之读诵，辄行褻黷。既读佛经，何不依佛经所说恭敬尊重？既褻佛法，岂能得佛法所有真实利益？倘能暂息狂见，清夜自思。当必心神惊悸，涕泪滂沱。悲昔日之无知，誓毕生以竭诚。从兹心意肃恭，身口清净。永绝粗鄙之恶态，恒依经论之圣谟。果能如是，庶可于佛法大海中，随分随力，各获实益。如修罗香象及与蚊虻饮于大海，咸得充饱。又如一雨普润，卉木同荣。如是，则自己受持之功，方不枉用。而如来说经，诸祖宏法之心，亦可以稍得舒畅而慰悦矣。今将古德恭敬经典之事迹利益，略录数条。企欲真修实践者，有所取法焉。

齐僧德圆，不知氏族，天水人。常以《华严》为业，读诵受持，妙统宗极。遂修一净园，树诸

穀楮，并种以香草，杂以鲜花。每一入园，必加洗濯，身著净衣。溉以香水，楮生三载，香气氤馥。别造净屋，香泥壁地，结坛净器，浴具新衣。匠人斋戒，易服出入，必盥漱熏香。剥楮取皮，浸以沉水。护净造纸，毕岁方成。别筑净基，更造新室。乃至柱梁椽瓦并濯以香汤，每事严洁。堂中别施方柏牙座，周布香花。上悬宝盖，垂诸玲佩，杂以旒苏。白檀紫沉，以为经案，并充笔管。书生日受斋戒，香汤三浴。华冠净服，状类天人。将入经室，必夹路焚香，呗先引之。圆亦形服严净，执炉恭导。散花供养，方乃书写。圆胡跪运想，注目倾心。才写数行，每字皆放光明，照于一院，举众同见，莫不悲感，久之方歇。复有神人执戟，现形警卫。圆与书生同见，余人则不睹焉。又有青衣梵童，无何而至。手执天华，忽申供养。前后灵感，杂沓相仍。迄经二载，书写方毕。盛以香函，置诸宝帐，安彼净堂，每伸顶谒。后因转读，函发异光。至于严洁，敬绝今古。此经递授，于今五代。有清净转读者，时亦灵应昭然。其经今在西太原寺贤首法师处，守护供养。

【注】此与下二条，皆系晋译六十卷《华严

经》也。穀，音谷，从木，不从禾，楮之别种。德圆种楮，造纸写经。入此楮园，尚须洗濯，著净衣服。其平日礼佛诵经，诚敬净洁，盖可知矣。今人登大雄殿，尚无彼入楮园之虔洁，良可慨叹。浴具新衣者，浴，即浴室，新字宜作触，谓浴室中具有登厕之衣。匠人斋戒，易服出入者，所用匠人，皆须持五戒，日受八关斋法。凡欲登厕，先至浴室，脱去常服，著登厕衣。及出，先洗净，次洗浴，方著常服。旒苏，即须子。乃聚众丝线，于头上绾一结子，下则散分者。呗，唱赞也。五代，即齐、梁、陈、隋、唐，此传系唐人所作，故曰于今五代。德圆之诚，超越古今。故其灵感，杂沓相仍。今人虽无此财力，于力所能及者，可不竭诚尽敬以期三宝垂慈，冥显加被乎？倘惟事形迹，了无诚敬。则无边法力，莫由感通。谓为佛法不灵，其可乎哉！此依《华严悬谈》及《会玄记》二书录出。

唐定州中山僧修德者，不知氏族。苦节成性，守道山林。以《华严》起信，安心结业。于永徽四年，发心抄写。故别为净院，植楮树，兼种香花，灌以香水。凡历三年，洁净造纸。复别筑净台，于上起屋。召善书人洺州王恭，别院斋戒，

洗浴净衣，焚香布花，悬诸幡盖，礼经忏悔，方升座焉。下笔含香，举笔吐气，每日恒然。德日入静室运想。每写一卷，施缣十匹，一部总六百缣。恭乃罄竭忠诚，并皆不受。才写经毕，俄即迁化。德以经成，设斋庆之。大众集已，德于佛前，烧香散花，发宏誓愿。方开经藏，放大光明，周七十余里，照定州城。城中士女，普皆同见。中山斋众，投身宛转，悲哽忏悔。

【注】此与上事迹大同，可见古人于三宝分上，多皆竭诚尽敬。绝不似今人之怠忽褻慢，有名无实也。举笔吐气者，或欲咳嗽，或欲呵欠，即停笔少顷，面向旁边，令气出之，不敢以口气熏经故也。才写经毕，俄即迁化者，以专心写经，不求名利，志诚之极，致令业尽情空，了生脱死。高登上品宝莲，亲证不退转地矣。观此，可见佛法不辜负人，而今之缁素，多多皆是辜负佛法耳。奈何奈何！此一条出《会玄记》。

唐僧法诚，姓樊氏，雍州万年县人。幼年出家，以诵《华严》为业。因遇慧超禅师，隐居蓝谷高山。遂屏嚣烦，披诚请益。后于寺南岭，造华严堂，澡洁中外。庄严既毕，乃图画七处九会之像。又竭其精志，书写受持。宏文学士张静者，

时号笔工，罕有加胜。乃请至山舍，令受斋戒，洁净自修。口含香汁，身被新服。然静长途写经，纸直五十。诚料其见，才写两纸，酬直五百。静利其货，竭力写之。终部已来，诚恒每日烧香供养，在其案前。点画之间，心缘目睹，略无遗漏。故其克心钻注，时感异鸟，形色稀世。飞入堂中，徘徊鼓舞。下至经案，复上香炉。摄静住观，自然驯狎，久之翔逝。明年经了，将事兴庆，鸟又飞来，如前驯扰，鸣唳哀亮。贞观初年，造画千佛，鸟又飞来，登止匠背。后营斋供，庆诸经像。日次中时，怪其不至。诚顾山岑曰，鸟既不至，吾诚无感也。将不嫌诸秽行，致有此征。言已，欻然飞来，旋还鸣啖。入香水中，奋迅而浴，中后便逝。前后如此者，非复可述。静素善翰墨，乡曲所推。山路岩崖，勒诸经偈，皆其笔也。手写《法华》，正当露地。因事他行，未营收举。属洪雨滂注，沟涧波飞。走往看之，合案并干，余便流潦。尝却偃横松，遂落悬溜。未至下涧，不觉已登高岸，不损一毛。

【注】法诚张静，各竭诚敬。故其感应，俱难思议。出《华严悬谈》及《会玄记》，并《续高僧传》。

唐僧昙韵，定州人。行年七十，隋末丧乱，隐于离石北千山。常诵《法华经》。欲写其经，无人同志，如此积年。忽有书生，无何而至。云：“所欲洁净，并能行之。”即于清旦，食讫入浴。著净衣，受八戒。入净室，口含檀香，烧香悬幡，寂然抄写，至暮方出。明又如先，曾不告倦。及经写了，如法奉襯。相送出门，斯须不见。乃至装潢，一如正法。韵受持读之，七重裹结。一重一度香水洗手，初无暂废。后遭胡贼，乃箱盛其经，置高岩上。经年贼静，方寻不见。周幢穷觅，乃于岩下获之。箱巾糜烂，拨朽见经，如旧鲜好。

【注】写经心诚，感圣来应。圣虽来应，示同凡夫。故一依其法，清旦食讫入浴，著净衣等也。八戒，即八关斋法，以过中不食为体，以不杀等八戒助成。关闭贪瞋痴等烦恼惑业，不令生起。乃令在家人受出家戒。从今朝清晨受，至明日明相出为限。写经令其日日常持，故须日日常受。至暮方出，则午亦不食矣。裹音果，包也。一重一度香水洗手者，即读一回经，先用香水洗一度手。箱巾烂而经鲜好者，一以圣人之法力加持，一以韵师之诚心感格，一以妙经之功德难思故也。韵师后住隰州。道宣律师，贞观十一年至

彼见之。时年已七十矣。此下数条，皆出《三宝感通录》。

唐贞观五年，有隆州巴西县，令狐元轨者，敬信佛法，欲写《法华》《金刚般若》《涅槃》等，无由自检，凭彼土抗禅师检校。抗乃为在寺如法洁净，写了下帙。还岐州庄所，经留在庄。并《老子》五千言，同在一处。忽为外火延烧，堂是草覆，一时灰荡。轨于时任冯翊令，家人相命拨灰，取金铜经轴。既拨外灰，其内诸经，宛然如故，潢色不改，唯箱帙成灰。又觅《老子》，便从火化。乃收取诸经，乡村嗟异。其《金刚般若》一卷，题字焦黑。访问所由，乃初题经时，有州官能书。其人行急，不获洁净，直尔立题，由是被焚。其人现在，瑞经亦存。京师西明寺主神察，目验说之。

【注】《老子》五千言，即《道德经》。一切佛事，俱以戒行诚敬为本。若戒行精严，诚敬笃至。则三宝诸天，皆为拥护。否则无边法力，莫之能感。观此诸经毫无所损，唯《金刚经》题，字迹焦黑，以其人既无戒力，又无诚心故也。受持佛经者，可不以持戒竭诚为急务哉。

唐河东有练行尼，常诵《法华》。访工书者

写之，价酬数倍。而洁净翹勤，有甚余者。一起一浴，燃香熏衣。筒中出息，通于壁外。七卷之功，八年乃就。龙门寺僧法端，集众讲说。借此尼经，以为楷定。尼固不与，端责之。事不获已，乃自送付端。端开读之，唯见黄纸，了无文字，余卷亦尔。端愧悔送尼。尼悲泣受已，香水洗函。顶戴绕佛，七日不休。开视，文字如故。即贞观二年，端自说之云。（本拟广录恭敬三宝之利益，及褻慢三宝之罪愆，令研究佛学者取法有地，获罪无由，以目力不给，遂止。）

挽回劫运护国救民正本清源论

道德仁义，乃吾人本具之性德。因果报应，实天地化育之大权。人生天地之间，藐尔七尺之躯。其与广大高厚莫测之天地，并立为三，称为三才者，以其能仰体天地之德，皆可以为尧舜，皆可以作佛，以参赞其化育故也。故圣人于《易》乾坤二卦之象，一以自强不息法天，一以厚德载物法地教人。夫自强不息，则闲邪存诚，克己复礼，非到明明德、止至善、人欲净尽、天理流行以复其本具之性德不可也。厚德载物，则仁民爱物，推己及人，当必本忠恕，行慈悲，胞与为怀，

物我同观，非尽其参赞之天职弗止也。然此非专指居位行政者言，即匹夫匹妇，亦皆能行。以尧舜之道，孝弟而已；圣贤之学，修身而已。能修身者，必能孝弟，必能格除物欲，扩充良知，以独善其身矣。而其效必能刑于寡妻，至于兄弟，以御于家邦。况得位行政，岂有不能兼善天下之理乎？

天下不治，匹夫有责。使人人各秉诚心，各尽孝弟，各行慈善，矜孤恤寡，救难怜贫，戒杀放生，吃素念佛。则人以善感，天以福应。自然雨顺风调，民康物阜。决不至常降水旱瘟疫、风吹地震等灾，而时和年丰，人乐其业。加以慈和仁让，相习成风。纵有一二愚顽，亦当化为良善。如矜梁上之君子，一方永绝窃贼；凋匿室之偷儿，此后遂成善士。古人仁慈为政，真诚爱民，尚能感化异类。如虎不入境，鱼徙他方等瑞征，载诸史册，不一而足。果能各以慈善相感，断不至常有土匪刀兵，蹂躏劫掠等祸。

然人之气禀，万有不齐。天机深者，自能恪遵道义，以尽为人之分。其有宿习浓厚，障蔽性德，以至心之所念、口之所言、身之所行每与道义相悖。然由闻其福善祸淫之理及见其善恶报应

之事，未有不战兢惕厉，以自修省，冀其获福而免祸者。是知天地以福善祸淫为摄持人民悉遵道德仁义之大权，圣人本天地之心以行教化。以故惠吉逆凶，五福六极；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；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之说屡见于经。其所以感发人之善心，惩创人之逸志者，至深切矣。然则因果报应之吉凶祸福，乃道德仁义依违真伪之实验也。既知其实验，则欲为善而益加奋勉，必底于成。欲为不善而遂生恐惧，有所不敢矣。如是则提倡因果报应，乃仰承天地圣人之心，以成全世人道德仁义之性德也。若以因果报应为渺茫无稽，不但违背天地圣人之心，自己神识永堕恶趣。且使上智者不能奋志时敏，聿修厥德。下愚者无所忌惮，敢于作恶。以致天地圣人化育之权，抑而不彰；吾人即心本具之理，隐而弗现。其为祸也，可胜言哉！但以世间圣人，语言简略。又且只说现生及与子孙。至于生之以前、死之以后，与从无始以来，随罪福因缘，轮回六道，皆未发明。以故识见浅者，虽日读圣人因果报应之言，犹然不信因果报应。如来大教，显示吾人心性之妙，与夫三世因果之微。举凡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道，与夫断惑证真了生

脱死之法，无不备具。是故遇父言慈，遇子言孝，兄友弟恭，夫倡妇随，主仁仆忠，各尽己分。则与世间圣人所说，了无有异。而复一一各示前因后果，则非世间圣人所能及。尽义尽分之语，只能教于上智，不能制其下愚。若知因果报应，则善恶祸福，明若观火。其谁不欲趋吉而避凶，免祸而获福乎？又不知因果，多有外彰善相，实则暗存恶心，以行恶事。意谓人既不知，有何妨碍？不知吾人之心与天地鬼神及诸佛菩萨之心，息息相通。我心随起一念，彼则无不了知。故曰人间私语，天闻若雷；暗室亏心，神目如电。周安士曰：“人人知因果，大治之道也。人人不知因果，大乱之道也。”甚矣！佛恩之浹于民生也。人特不深思，故弗知耳。

上古之世，人情淳朴，胜过叔季之浇漓，奚啻数倍。文王之泽，及乎枯骨。不数百年，杀人殉葬之风，遍于天下。列国诸侯之死，杀所爱之臣妾，动至数十百人。不惟不生怜愍，而复反以为荣，各相效尤。以秦穆公之贤，尚杀百七十七人以殉葬。子车三子，乃国之良臣，亦复不为国与民计而免，况其他无道之暴君哉？国君如是，大夫与士亦各随其力而为之。虽孔孟老庄齐出，

亦莫能止。及佛教东来，阐明因果报应，令人戒杀放生，断葷吃素。即虫蚁蚤虱，尚令护惜，勿行杀害，何况于人？以一切众生，皆有佛性，皆知贪生怕死，皆是过去父母眷属，皆是未来诸佛世尊。固宜愍念怜恤，何敢妄行杀害，以充口腹乎？慈风一扇，胜残去杀。勿论诸侯大夫士不敢杀人殉葬，即南面称朕者，亦不敢行此恶法。即有一二暴虐者行之，亦断不敢以多为荣也。使无佛法生死轮回、因果报应之说。则后世之人，能尽其天年而死者，盖亦鲜矣。此系至浅近之法，而其效尚能如是。况论心性极躋之理与断惑证真之道乎哉？而如来随顺众生，循循善诱。初以五戒、十善之人天乘接引劣机，以作超凡入圣了脱生死之前方便。若根机稍深，则为说四谛、十二因缘，令其断见思惑，证声闻、缘觉之二乘果。若是大乘根性，则令其发大菩提心，遍修六度万行。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兴无缘慈，起同体悲。不住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，以及六度万行。度脱一切众生，令入无余涅槃。不见能度之我，与所度之人及众生，并所证之无余涅槃之寿者相。由其四相不著，三轮体空。故令尘沙无明，因之消灭。随其功行，以次证夫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

十地等觉之菩萨果及全彰自性彻悟唯心福慧圆满智断究竟之佛果耳。又以末世众生，根机陋劣，匪仗如来洪誓愿力，决难现生即出生死。由是以大慈悲，特开一仗佛慈力了生脱死之净土法门。但具真信切愿，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其所行一丝一毫之世善，并六度万行种种功德，悉以回向往生。此则以己信愿，感佛慈悲。感应道交，必蒙摄受。待至临终，蒙佛接引，往生西方。既往生已，则圆离众苦，但受诸乐。亲炙弥陀，参随海众。其证无生而成觉道，如操左券而取故物。较彼仗自力以了生死者，其难易固天渊悬殊也。又仗自力者，百千万人，难得一二即生了脱。以其必须定慧具足，惑业净尽，方可如愿。倘惑业尚有丝毫未尽，则生死轮回决难出离。仗佛力则信愿真切，万不漏一。三根普被，利钝全收。上根则速证法身，下根则带业往生。如来度生之怀，唯净土法门，方能究竟舒畅耳。由有如上种种利益，故古今来圣君贤相，杰士伟人，莫不自行化他，护持流通。以其能阴翼郅治，显淑民情。消祸乱于未萌，证本具之佛性也。

近來世道人心，日趨日下。各懷我見，互相競爭。以致刀兵連綿，無時靜謐。而上有好者，

下必有甚焉者。一班顽民，尽作土匪，肆行劫掠，毒害生民。人以恶感，天以灾应。水旱疾疫，风吹地震，种种惨灾，频频见告，国运危岌，民不聊生。欲行拯救，苦无其力。唯有恳求当权诸公，及一切同胞。悉本忠恕之心，以行慈悲之道。视一切人民，皆如同胞。互相扶持，勿行残害。思前因与后果，必修德而行仁。利人者实为利己，此生他世，福报无穷。害他者甚于害自，现在未来，苦报无尽。与其逞势于一时，以致神识受苦于永劫。何如修德于毕世，以期身心受乐于多生乎？

然在凡夫地，未断惑业，纵生人天，终非究竟安隐之处。倘能随分随力，持佛名号，求生西方，以期尽此报身，高登极乐，方为最上脱苦之道。而堂堂丈夫，忍令本具佛性，常被惑业所缚，以受生死苦荼乎？

张季鸾君特刊中华新报，每日专辟一栏，提倡佛学。举凡如来应化、法道流通、信毁罪福、修持利益与夫戒杀放生、吃素念佛之言论事迹，随便登载。冀阅报诸君，同悟心、佛、众生三无差别之理，以行断恶修善，复本心源之事。余谓此实护国救民正本清源之道。因将吾人天职、天

地化育、圣贤心法、佛教纲要与夫乱之所始、治之所由，撮略言之，以贡当世具眼高人。所愧文字拙朴，不能畅发蕴奥。然其意义，固非妄谈杜撰，有可取焉。又人生世间，所资以成德达才，建功立业，以及一才一艺养活身家者，皆由文字主持之力，而得成就。字为世间至宝，能使凡者圣，愚者智，贫贱者富贵，疾病者康宁。圣贤道脉得之于千古，身家经营遗之于子孙，莫不仗字之力。使世无字，则一切事理，皆不成立，而人与禽兽无异矣。既有如是功力，固宜珍重爱惜。窃见今人任意褻污，是直以至宝等粪土耳。能不现生折福折寿，来生无知无识乎哉？又不但有形之字，不可褻污遗弃。而无形之字，更不可褻污遗弃。孝弟忠信礼义廉耻，若不措之躬行，则成亡八字矣。八字既亡，则生为衣冠禽兽，死堕三途恶道矣。可不哀哉！

疏

南浔极乐寺重修放生池疏

戒杀放生之事，浅而易见。戒杀放生之理，深而难明。若不明其理，纵能行其事，其心决不能至诚惻怛，其福田利益亦随其心量而致成微浅。倘遇不知者阻诽，遂可被彼所转，而一腔善心随即消灭者有之。以故不避繁词，用申其义，俾物类同沐慈恩，人伦各培福祉。以恳到之深仁，灭自他之杀报，同臻寿域，共乐天年。尚祈以此功德，回向西方，则永出轮回，高超三界，为弥陀之弟子，作海众之良朋矣。阅者幸注意焉。

原夫水陆众生一念心性，直下与三世诸佛无二无别。但以宿恶业力障蔽妙明不能显现，沦于异类。遂致知识陋劣，除求食避死之外，了无所知。譬如大宝铜镜，经劫蒙尘。不唯毫无光明，即彼铜体亦不显现，直同废物。忽遇智人，知是宝镜具有照天照地无边光明，遂日事磨砢，初则略露镜体，次则渐发光明，及乎磨之至极，则照天照地之光全体显现。无智之人方始贵重，视为至宝。须知此光，镜本自具，非从磨得。虽复自

具，倘无磨砢之缘，从劫至劫，亦无发光之日。一切人天六道众生心性悉皆如是，由无始来惑业障蔽，不能显发本具妙明，迷背真性，造生死业。大觉世尊，知诸众生一念心性与佛同俦，因兹种种方便，随机说法，普令修习戒、定、慧道，以期断惑业而复本有，圆福慧以证法身。又令世人发慈悲心，戒杀放生。良以我与一切众生，皆在轮回之中，从无始来展转相生，展转相杀。彼固各各皆为我之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儿女，我亦各各皆为彼之父母、兄弟、姊妹、儿女。彼固频频由恶业力，或于人中，或于异类，受我杀戮。我亦频频由恶业力，或于人中，或于异类，受彼杀戮。久经长劫，相生相杀，了无底止。凡夫不知，如来洞见。不思则已，思之则不胜惭愧悲悯矣。我今幸承宿世福善，生于人道，固宜解怨释结，戒杀放生，令彼一切有生命者，各得其所。又为念佛回向净土，令得度脱。纵彼业重，未能即生，我当仗此慈善功德，决祈临终往生西方。既往生已，即得超凡入圣，了生脱死，永出轮回，渐证佛果矣。且爱物放生，古圣先贤，皆行此事。故书有鸟兽鱼鳖咸若之文，而文王泽及枯骨，况有知觉之物哉？至于筒子放鸠，子产畜鱼，随侯济

蛇，杨宝救雀，此固圣贤一视同仁之心，尚不知其蠢动含灵皆具佛性，展转升沉互为怨亲，及将来决定成佛等义。迨至大教东来，三世因果及生佛心性平等无二之理大明于世。凡大圣大贤，无不以戒杀放生，为挽杀劫以培福果，息刀兵而乐天年之基址。古云：“欲知世上刀兵劫，须听屠门半夜声。”又云：“欲得世间无兵劫，除非众生不食肉。”是知戒杀放生，乃拔本塞源之济世良谟也。故陈智者大师，买临海江沪溪梁六十余所，亘四百余里为放生池。请敕立碑，禁止渔捕。有偷捕者，动辄得祸。直至唐贞观中，犹然如是。唐肃宗乾元二年，诏天下诸州各立放生池，敕颜真卿撰碑文，并书丹，有云：“我皇举天下以为池，罄域中而蒙福，承陀罗尼加持之力，竭烦恼海生死之津。揆之前古，曾何仿佛。”宋真宗天禧元年，诏天下立放生池，而杭州西湖，亦宋之放生池也。明莲池大师立放生池于上方长寿二处，其戒杀放生文，流通天下。迄今三百余年以来，景仰高风，慈济物类之缁素通人，何可胜数！

或曰：鰥寡孤独，贫穷患难，所在皆有，何不周济，而乃汲汲于不相关涉之异类？其缓急轻重，不亦倒置乎哉？

答曰：子未知如来教人戒杀放生之所以也。夫人物虽异，佛性原同。彼以恶业沦于异类，我以善业幸得人身。若不加怜悯，恣情食啖。一旦我福或尽，彼罪或毕，难免从头偿还，充彼口腹。须知刀兵大劫，皆宿世之杀业所感。若无杀业，纵身遇贼寇，当起善心，不加诛戮。又况瘟疫水火诸灾横事，戒杀放生者绝少遭逢。是知护生，原属护自。戒杀可免天杀、鬼神杀、盗贼杀、未来怨怨相报杀。鰥寡孤独、贫穷患难，亦当随分随力以行周济。岂戒杀放生之人，绝不作此项功德乎？然鰥寡等虽深可矜悯，尚未至于死地。物则不行救赎，立见登鼎俎以充口腹矣。

又曰：物类无尽，能放几何？

答曰：须知放生一事，实为发起同人，普护物命之最胜善心。企其体贴放之之意，中心惻然，不忍食啖。既不食啖，则捕者便息。庶水陆空行一切物类，自在飞走游泳于自所行境，则成不放之普放，非所谓以天下而为池乎？纵不能人各如是，而一人不忍食肉，则无量水陆生命得免杀戮，况不止一人乎？又为现在未来一切同人，断鰥寡孤独、贫穷患难之因，作长寿无病、富贵安乐、父子团圞、夫妻偕老之缘。正所以预行周济，令

未来生生世世永不遭鳏寡等苦，长享受寿富等乐，非所谓罄域中而蒙福乎？何可漠然置之？子审思之：戒杀放生，毕竟是汲汲为人，抑止汲汲为物，而缓急轻重倒置乎？

南浔极乐寺外，向有放生池，以礲未全砌，遂致坍塌，兼复多年未浚，淤泥充满。每有善士就河放生，虽发善心，生难获益。其旦蒙放而暮复遭捕者，当居多半。若近大江，则固宜放之江中，小河则断非所宜。园林大师心有不忍，拟欲深浚其池，外筑围墙以为防护，俾放生有地，而盗捕无由，其意亦良厚矣。尚未开工，适普陀觉三大师至，一见即志道相契，旋以寺事付托，而已则放下万缘，专修净业焉。觉师缁承旧绪，即欲速成其事，但以工程浩大，独力难成，拟募阖镇善信共襄胜事，祈予作序。予常痛念近世杀劫之惨，欲挽无力，因彼之请，触动予怀。遂将吾人与物类之本具真心及随业升沉，并杀生护生之现未果报，撮略言之。冀诸位檀越，同发善念，同捐净资，俾此举速得成功，庶物类悉皆得所，其功德利益，无量无边。岂特现世万祸冰消，千祥云集，而未来世之衔恩报德者，正不知其几千万亿也！

金陵三汊河法云寺放生池疏

金陵为文献之邦，素称佛国。其地之人，多有大乘根性。以大法东来，百七十余年，只在北方。至吴孙权赤乌四年，康僧会尊者，行化至此。以感佛舍利降临，孙权为之建塔修寺，以宏法化。至晋而佛驮跋陀罗译《华严经》，亦在其地。宋齐梁陈以来，译经宏法，大有其人。一则宿昔熏陶，善根所使。一则山水崇深，地灵所致也。迨至唐肃宗时，颜鲁公真卿，适守是邦。诏天下诸州各立放生池，命鲁公撰文。其曰：“举天下以为池，罄域中而蒙福。”是岂独为物计哉？盖欲有所感也。今清凉山下乌龙潭，乃鲁公自立之放生池。鲁公精忠贯日月，文笔动风云。而且笃信佛法，极意护生。其懿德弘慈，千百年后，莫不景仰。

近来世道人心，陷溺已极。天灾人祸，频频降作。忧世之士，以为此等业果，皆由杀起。倘能知物不可杀，则断无杀人之理。由是各怀慈善，互相扶持。自可移风易俗，感召天和矣。于是冯梦老、王幼农、庞性存、魏梅荪等诸居士谋立放生池，以提倡息杀行慈之道，企敦民胞物与之风。

以乌龙潭鲁公故址不能通江，另觅三汊河方家下圩，其地宽敞，有百数十亩，足可以建立道场，开池放生。幸其地主方君峻生，元属乐善君子。只取半价，亦可谓稀有功德矣。议甫成，而予适至金陵，魏君以其事告予，且令作疏，以为之倡。

予常痛近世杀劫之惨，欲挽无力。因彼之请，触动予怀。予前撰南浔极乐寺放生池疏，已将吾人与物类之本具真心及随业升沉，并杀生护生之现未果报，撮略言之，兹不缕述。冀诸位檀越，同发善念，同捐净资。俾此举速得成功，庶物类各得其所。其功德利益，无量无边。岂特现世万祸冰消，千祥云集。而未来世之衔恩报德者，正不知其几千万亿也。

须知放生原为戒杀，戒杀必从吃素始。倘人各戒杀，人各吃素。则家习慈善，人敦礼义，俗美风淳，时和年丰。何至有刀兵劫起，彼此相戕之事乎？此挽回天灾人祸，正本清源之要务也。凡有欲家门清泰，身心康宁，天下太平，人民安乐者，请皆于戒杀放生、吃素念佛中求之，则求无不得矣。

金陵三汊河法云寺增设佛教慈幼院疏

乾为大父，坤为大母。民吾同胞，物吾与也。故孔子以老安少怀为志，如来以普度众生为心。以一切众生，皆具佛性。皆是吾人过去父母亲属，皆于未来得成佛道。其有由恶业力，堕于水陆空行异类之中，其佛性固无少损。其贪生怕死，避苦求乐之心，与吾人初无少异。由是冯梦老邀同诸居士，发起法云寺念佛放生道场，以为提倡。冀一切善人，咸体天地父母之心，共怀民胞物与之念。弭自他之杀业，培菩提之道本。岂独注意于区区一道场而已哉？盖欲感发于普天之下也。而恻隐之心，无所不至。凡一切鳏寡孤独，颠连困苦，无所倚赖者，无不欲为救援。但以财力维艰，于法云寺放生池旁隙地增设一慈幼院。取无父无母，无法存活之孤儿，养之教之，俾其成才而自立。免令冻饿而死，以填沟壑，饱鸦犬。致彼祖宗断祭祀，兼使国家少人民。其心可谓真切恳挚，知所先务矣。

良以小儿一失父母，必至死亡。即或稍能行乞，不至即死。以无力就学，亦不过终身为佣。何能开智识以达本天姿，敦伦理以不悖人道乎哉？

试思晋道安、唐一行、明妙峰，皆孤儿也。由得为僧，遂致道传天下，德被兆民。宋吕文穆，读书土窑，乞食活命。一僧怜而供给之，遂得高中魁选，致君泽民。故发愿有云：“愿子孙世世食禄，护持佛法。不信三宝者，勿生吾家。”盖其所感深也。

是知神龙之雏，每有沙磧之困。仁人能以斗升之水济之，待其羽翼既成，风云际会，便能普天之下悉降甘霖。纵令天姿庸常，无此作略。而养其良知良能，俾各为良善，亦可以为天下太平之本。况孤儿既多，当必有出类拔萃，堪能成道立德，参赞化育，如道安、一行、妙峰、文穆者。其教养成就之功德，何可称量乎哉？

所愿仁人君子、一切善信各推幼幼之心，勿吝涓涓之助。须知施为福本，天道好还。我既济人之孤，则己之子孙当必多皆出类拔萃大有作为。决不至困苦颠连，无所吁告耳。宋范文正公，唯以济世济人为事。其子孙至今，多有达者。固知急人之急者，其自己与子孙，世世生生，皆不至有急而待人周济也。倘能俯纳刍蕘，不惜家珍，俾此举大成，岂特孤儿之大幸哉？实天下国家之大幸也。

普劝施资助刻大藏疏

夫大藏者，乃般若之丛林，真如之府库，一切世出世间诸法之渊海也。举凡如来究竟亲证之道、众生即心本具之法及十方世界之广、三世因果之微，与夫日用伦常、孝弟、慈善之道，悉皆显阐赞导，了无佚遗。以故宏法大士，莫不以流通大藏为宏法利生之急务焉。

刻大藏经与单刻一、二部经论有异，不得谓此功德大，彼功德小；此法当机，彼不当机。良以一大藏虽有经、律、论及西竺此方种种著述，部类各别，卷数逾万，总是一部大藏经故。既是一部，何可割裂疆域，妄分优劣？譬如万川归海，同一咸味；百华成蜜，同一甜味。卉木虽有大小，春光原无偏僻；形相虽有殊异，明镜岂有二照？如修九层之塔，施砖石于各级，功德同等。如铸千尺之佛，镕金铜于一炉，那分高低？但可即末以得本，岂宜执源而废流？菩萨度生，不见能度所度之相。菩萨行施，不著色、声、香、味、触、法。故得一心无住、三轮体空，致其福德，直与十方虚空同一广大悠久。

一大藏教，虽有大小、权实、偏圆、顿渐、

显密、真俗、禅净、性相种种不同，然其心光血脉，固皆融会贯通，一无滞碍。如帝网千珠，重重交映。如佛殿千灯，光光相涵。助刻檀越，但取钱不落空，勿论刊刻何种。庶经理之人，少费心力，而汪洋大藏，速得圆成矣。倘或以分别心，妄生拣择，则人各效尤，必致或有一种，多人愿刻，以成重复。或有一种，无人发心，常时阙漏。功德虽有，缓急失当。全藏流通，知在何时？况此时经理校对，悉皆有人；胜缘难再，忍令错过耶？

须知为实施权，权是实家之权。开权显实，实是权家之实。如来说经，菩萨造论，若无西竺此方诸宗古德著述，辅弼翼赞，何能中外流通，至今不替？且世主治国，尚赖文武辅弼，方得万民仰德而畏威，观光而自化。况如来所证之三德秘藏、实相妙理？若舍古德随顺机宜种种发挥，则佛心所证，唯佛与法身大士能知。其余劣机众生，将何由而知？何由而证乎哉？是知一大藏万余卷经同是一法，何可分别？所愿施资助刻诸大檀越，同以无所住而生心，不住法而行布施。则一大藏之不思议功德，人人各获全分。如一月当空，万川普映；一气值节，大地皆春矣。

吉林哈尔滨创建极乐寺疏

佛法流通，利益无量。天机深者得其深，即可明心见性，断惑证真；天机浅者得其浅，亦可改恶修善，希圣希贤。良以如来设教，虽则正为出世而随顺机宜，循循善诱，故于经世之道，亦复发挥净尽，毫善弗遗。遇父言慈，遇子言孝，兄友弟恭，夫倡妇随。凡一切伦常日用之道，与儒教所说，了无异致。其所异者，一一各示三世因果，善恶报应。使人心存敬畏，不敢逾越。虽在暗室屋漏之中，常如面对佛天。即下而贪残暴恶之伦，绝无信心，以久闻因果报应之事，其心已冥受制伏，亦不至十分酷烈。观于列国杀人殉葬，以多为荣。佛教东来，遂灭此风，可以见矣。其入人深而利益溥，譬如杲日丽天，生盲悉获安乐；阳春回地，焦芽亦荷生成。诚所谓如来不出世，万古冥若夜游；佛法若流通，人天悉有恃怙。

教传东震，年将二千。其间具聪明睿智之姿，立掀天揭地之业，学识通人天，节操陵风云者，莫不崇奉护持，极力流通；不惜钜资，建立塔寺。以其阴翼治道，显淑民情，使民日迁善而不知所以为之者。故古今首出庶物之人，莫不以流通佛

法，为天下太平、万国咸宁之基址焉。

吉林哈尔滨，僻处边陲。在昔但为华俄渔场而已。自铁路开通，遂成欧亚交通重要地点。万商云集，各行星罗。较京津沪汉，无多让焉。但以寺宇绝无，高僧不来驻锡。经典未布，人民无缘培修。中东铁路监察局长陈飞青君，宿植德本，笃信佛乘。欲使滨江同人，咸沐如来法化。特向中东路局，请地数亩，拟建十方丛林，命名极乐，以宏佛法而资信仰。其绅商首领，若某某等数十人，莫不皆本己立立人之心，行自利利他之事。为之协力赞襄，以速其成。其建筑规模，悉仿内地大寺之制。以倓虚法师，博学多闻，深通经教，志切宏法而利人，因请为住持。祈其寺成之后，长年讲经。俾莅滨人士，咸知修身淑世之道，与夫了生脱死之法。兼复堂开莲社，继庐山之遗风。室辟阅经，穷修持之秘要。但以平地建筑，与长时宏法，其事体甚大，其费用甚繁。以故恳祈当道长官、巨绅富商及一切善信人等，各各发菩提心，行方便事。打开宝藏，培植福田。输金输粟，转劝转募。俾含空宝殿，指日成功；满月金容，经劫常住；高僧莅止，经典流通。莲社开，而净土之宗风丕振；经教宣，而苦海之舟筏长存。从

兹人慎三业，户敦十善。胜残去杀，同登仁寿之域；信愿念佛，共生极乐之邦。将见出资善士，常蒙佛天护佑。当必灾障冰消，吉庆云集。身心安泰，家门静谧。富寿康宁，现生获箕畴之五福；尊爵上章，后裔纳伊训之百祥矣。

杭州弥陀寺启建莲社缘起疏

一切众生一念心性与佛全同，而其居心行事与佛全异者，其故何也？良以迷本具之性德，逐妄合尘。以性具无著之戒、定、慧，反作逐境染污之贪、瞋、痴，遂造随事争执之杀、盗、淫。由是之故，轮回六道，受诸极苦。久经长劫，莫之能出。大觉世尊愍之，兴无缘慈，运同体悲。示生世间，成等正觉。说法四十九年，谈经三百余会。其间教随机异，法以缘殊。大、小、偏、圆，权、实、顿、渐，各就机宜，令得利益。于中求其三根普被，利钝全收，下手易而成功高，用力少而得效速，不断惑业，得预海会，即此一生，定出轮回者，无如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之殊胜超绝也。以故《华严》《法华》等诸大乘经，文殊普贤等诸大菩萨，马鸣龙树等诸大祖师，悉皆极力赞扬，普劝往生。

迨至大教东流，远公大师隐居庐山，创开莲社，宏通此法。最初结社之时，高僧钜儒之预会者，凡百二十三人。若终公之世，三十余年之内，其入莲社而念佛名，蒙接引而得往生者，则多难胜数也。自兹厥后，代有高人，宏扬莲宗，导利含识。宋初永明大师，住持净慈（净慈初名永明）。圆修万善，偏赞净土。恐学者不知自力佛力之所以然，作四料拣，以为指南。俾上中下根，若凡若圣，皆有遵循。若非弥陀化身，何克臻此？后有省常法师，当太宗真宗之际，住持昭庆。慕庐山之遗风，结净行之莲社。而王文正公旦，首先归依，为之倡导。凡宰辅伯牧、学士大夫称弟子而入社者，有百二十余人，其沙门则有数千，而士庶则不胜记焉。明季莲池大师参禅大悟之后，力修净业，重兴云栖。以契理契机莫过净土，遂著《弥陀经疏钞》发其甚深旨趣。净土宗风，为之丕振。而一生悲敬双修，事理不二。以故戒杀放生、济孤利冥之懿范，数百年来中外景仰。清雍正间，省庵法师住持梵天，宏阐净土，不遗余力。其《劝发菩提心文》堪与日月争光，虚空等寿。由此诸祖心光所映，杭州人士多皆信向。又以山水佳胜，高人蔚生。而人以类聚，故法门知

识，亦多莅止。因兹法化之盛，较各处为优。地灵人杰，法以缘兴，信非虚语。迨光绪初年，玉峰法师创建弥陀寺，为净土道场。凿山镌经，宏扬净土。虽其道德不敢与永明诸祖相比，而其誓愿宏深，语言痛切，不愧为净土向导，法门知识。继往开来，厥功实非浅鲜。自后国家多故，住持非人，遂致一败涂地。近数年来，各界眼界大开，凡有志于学圣贤者，无不研究佛学，修持净业。某某等诸居士，不忍令此道场长时湮没，公推智慧法师为住持，以期提倡莲宗，普利一切。智师以己立立人、自利利他为心，仰效前修，特开莲社，每月六斋日举行一次。有信心者，同来念佛。念毕少顷，恭请智师，或余知识，或通法居士，升座讲演净土法门中切要理事。俾诸人克治习气，增长信心，诚盛举也。（光）与智师志同道合，乃委其叙述缘起，以为一切大众劝。

宋时长芦赅禅师景仰庐山莲社，启莲华胜会，而普贤、普慧二菩萨，梦中祈其书名。故知此会，是名最胜法施之会。凡入会者，各宜勉旃。又近世之人，多务虚名，不修实行。口虽念佛，心与佛违。譬如药忌并服，何能愈病？必须念念克治自己习气，心心忆念弥陀洪名。凡有与佛不合之

念头起，则自责曰：“汝念佛求生西方之人，何可起此念乎？”正念一起，邪念自消，决不许其稍住顷刻。必使心中净无瑕秽，如净琉璃，内含宝月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信愿持名，决定求生，方为真正修净土人。若有一念求来生人天福报之心，即修持精纯，亦名违背佛教。虽种善根，而了生脱死，当在驴年。可不哀哉！此段虽于缘起无涉，实为修持要义，故拉杂书之。

杭州南高峰荣国禅寺重修宝塔疏（代住持振机作）

大觉世尊，愍诸众生，迷本妙心，轮回生死。示生世间，成等正觉，随众生根，为说妙法，普令有情，悉获利乐，及至一期事毕，示现灭度。又以悲心无尽，特碎全身为八斛四斗舍利，分布天上人间，以为未来众生灭罪植福，出离轮回度脱生死，直至成佛之无上第一不可思议因缘。由是凡有得佛舍利者，无不高建宝塔，藏于其中。普令自他幽显，同消宿业，同种善根也。

南高峰者，省会之名山，浙江之巨镇。自下至顶，高一千六百余丈。登巅远望，长江若带，西湖如杯。极湖山之胜概，豁达士之胸怀。与北高峰对峙，相去十余里。层峦叠嶂，蜿蜒盘结。

山势既峻，能兴云雨，故其上多奇云。山峰高出云表，时露双尖，望之如插，因目之为双峰插云，为西湖十景之一。五代石晋天福间，浙江时属吴越，有梵僧自西竺来，登南高峰之巅，见其远望无极。遂欣然曰：“于斯可以立大觉世尊之表相，令四远望者，同种善根。”因出舍利一颗，托有德望僧道圆，禀吴越国主文穆王，为建宝塔，高七层，通计十丈。其规模制度，精妙绝伦。于下建寺一所，名为荣国。以如来舍利来仪，为国荣庆故也。历汉、周、宋、元、明、清，以迄于今，年满一千。其间革故鼎新，已非一次。现今宝塔崩坏，止存一级。寺院倾颓殆尽，破屋数间，不蔽风雨。前住僧人，不堪其苦，遂即舍去。（机）近方接住，奉侍香火。

窃念前人建塔，原为国民植福。今已崩坏将尽，忍令古迹泯灭，损西湖之胜景，荒众生之福田乎？触目伤心，不遑安处，拟欲即兴工作，揭底重修。又以前人造法，难以经久。今不得不深虑而预防之。缅维古人建塔，原为藏如来之舍利，令其远而望者，近而礼者，悉种善根，同得解脱。至其塔中设道，屈曲宛转，从下渐升，以至厥顶。四面开窗，以瞻四方。无非欲令众生，了知欲获

佛果，必须脚踏实地，断恶修善，从凡至圣，渐次增进。既能身登上地，自可永断凡情。由兹彻见真空，何难直证妙觉？然由中空，致不坚久。又无知之人，不知古人之用意处，每以登高望远为事，则褻慢实深，获罪非浅。今拟中不设道，通做实心。中竖铁柱，以为刚骨。一免烈风地震之摧残，一免游戏登临之罪咎。则唯得其益，不受其损。当为佛天所允许，善信所赞成也。但以工程浩大，非三万余圆，不克成办。因恭绘塔图，谨述愚诚。恳祈十方檀越，感佛恩德，发菩提心。打开宝藏，培植福田。俾巍巍宝塔，复峙云中。穰穰众生，重瞻法相。灭过去之罪业，种未来之善根。将见佛天云护，灾障冰消。身心安泰，家门迪吉。前程随心地以远大，定获富寿康宁之征。余庆偕厚德以无疆，永膺簪纓爵位之福矣。

佛顶山万年水陆募缘疏 （此其悬叙下叙事不录）

窃以无缘之慈，方能度无缘之辈。非常之事，必须待非常之人。

溯水陆之缘起，由观音之善权，现面然以警阿难，恳如来以宣秘咒。普使饥虚，悉获饱满。咸令鬼狱，尽生人天。

迨至大教西来，梁武御极。虔修斋戒，感通幽冥。梦孤魂以求度，遂设法以荐拔。广请禅教之高僧，遍阅显密之奥典。运丝纶之睿藻，制水陆之仪文。仗三乘三密之真诠，承万德万灵之威力。销镕惑业，灭除罪愆，若轻霜之对于赫日，犹片雪之落于洪炉。利益难名，功勋罔测。其有往劫根熟，即舍苦域而顿超乐邦。纵令宿世机生，亦升人天而永离鬼狱。以故当时求佛证明，灭烛而烛遂自然。后代依科作范，荐亲而亲蒙度脱也。

杭州石经山弥陀寺募修葺殿堂寮舍并浚放生池疏

天下名胜之宣传宇宙者，必先有其地，而后得其人，则其名始著。是胜地名山，端赖有仪刑现、未之具德高人，方可令人寤寐神驰，以生景仰。若庐山之以远公著，云栖之以莲池重也。

浙江山水冠天下，其地素称佛国。高人哲士，相继而出。殆所谓地灵则人杰耳。清同治间，妙然法师，专修净业。以弥陀一经，普被三根。实华严归宗之要义，亦末法最胜之慈航。拟欲镌诸山石，以垂永久。俾现、未见者闻者，同种善根以生正信，修净业以往西方。因见城北松木场，石岩高峻，石性坚緻。乃买其地址，倩工开凿。

请善书之沈善登居士书之。居士遂栖邓尉山，先请四位发菩提心道友，昼夜念佛，以为加持。自己放下万缘，斋沐敬书。凡书一字，必先礼佛三拜，持佛号一百八声，结印持秽迹金刚咒七遍，跪而书之。写经之外，息心念佛，不提余事。以此佛力法力加持功德，冀现、未一切若见若闻之人，悉发菩提大心，顿出娑婆秽苦。如此五十三日，千八百余字，方始书毕。字大几寸，铁画银钩，遒劲圆润，诚为稀有。然师遂为镌刻，深及八分。日持佛号，以为加持。尚未毕工，即已西逝。其友玉峰、成方二法师，先固相与辅弼，至是遂力任其事。石经刻成，饰之以金。凡属见者，莫不肃然起敬，生稀有想。则全经功德，固已印于八识田中，作未来往生西方，究竟成佛之种子。是盖以佛力、法力及三师、沈居士之心力，为增上缘，以显发见者闻者性具功德，俾其终得受用耳。由是诸檀越悉皆欢喜，争先布金。遂得佛殿僧寮，一一悉备。居然一专修净业之大道场。所谓地由人著者，非乎？

三门之外，开一池塘，以放水族诸物。继云栖天台之慈行，令将登鼎镬以充口腹者，咸得游泳其中，以尽天年。乃所以息刀兵而弭杀劫之最

上良策也。自建立以来，迄今五十余年，悉守成规，无忝前修。近数年来，住持才力薄弱，颇形艰难。既无田产以充常住之需用，又无道德以感檀信之供养。此之道场，几将湮没。诸居士忧之，去秋强智慧法师为住持。因特开莲社，以绍玉峰之业。必期四众同念弥陀，同求往生，复以转化一切，悉皆同辞五浊，同登九品而后已。其殿堂寮舍，已经五十余年未曾修葺。兼以今夏风灾，诸多坍塌破坏。若不即修，久则更难为力。而且放生池多年未浚，淤泥充满。于放生一事，大有所碍。拟欲开拓浚掘，悉皆加倍。外竖围栏，以为防护。庶放生得所，而盗捕无由。俾流水、智者、慈云、莲池之慈惠，永久无替。岂徒曲全物命，实欲启世仁慈。倘能人各不杀，则世道有不太平者乎？但以工程浩大，所费实繁。祈（光）作疏，遍恳诸大檀越，各发菩提之心，共植出世之业。捐宝海之涓滴，成梵宇之庄严。

须知祇园始经营，天界之宫殿已现。佛念才发起，净土之莲华即生。流水所济之鱼，已作十千天子。智者所放之物，多为海东王臣。古既如是，今岂不然？以如是因，感如是果。倘能不惜五家所共之殊珍，成就三宝兴隆之胜举。将见现

生永膺多福，临终高登九品。庶可圆彰本具之佛性，速证无上之菩提矣。

募建普陀山轮船码头疏

观音大士，誓愿宏深。济度无方，津梁罔测。绝攀缘而赴众感，如一月普印于千江。住真际而应群机，犹阳春遍育乎万卉。悲运同体，慈起无缘。寻声救苦，处处现应化之身；随类逐形，在在作迷途之导。恩周庶类，泽润蒸民。冀含识亲见性天，固已无刹不赴感。欲众生投诚有地，特示应迹于普陀也。由是历朝钦敬，举世尊崇。佛殿经楼，杰出于云霄之外。伟文瑰笔，辉煌乎瀛渤之中。按《华严经》入法界品“善财南参第二十八”，于补怛洛迦参观世音菩萨，即此山也。

在昔大教未来，道场未开。凡俗虽莫睹夫慈容，仙真固常瞻乎佛日。故秦之安期生、汉之梅子真、晋之葛稚川辈，悉皆寄寓此山，修真养道。及至朱梁开山，四众始知归向。报德心切，不惮梯山航海之劳；投诚情殷，必致瞻仪接足之敬。但以轮船无有码头，常须小船接送，稍有风浪，甚属危险。年力壮盛者犹可，老弱妇女更为可虑。是则码头不修，实为大士慈悲心中一大憾事，亦

属善信报答分中一大歉事。第以飓风一起，则怒浪冲激，数万斤巨石，直同转丸。若非下大资本，断难永久不坏。以故近来发心者众，而卒未实行者。以工大费钜，恐不久长，则徒费金钱，枉劳心力耳。

大护法兰舫祝公，与其子伊才。素固热心公益，兼复笃信三宝。愍此情形，发菩提心。虽知不易建立，而必欲实行其事。非秉如来自利利他，孔子己立立人之心，能有是勇毅乎哉。然此功德，非数十万金，固弗能办。非但己力不足，亦欲善与人同。因以缘起，委光叙述。光住山多年，深知其事之难。又幸祝公志在利人，为之提倡。必有与祝公同其心力财力者，群起而和之，众志成城，何难成办？况普缔夫四众报恩诚心，仰契乎大士慈悲愿力。将见海若风伯，亦当上遵圣意，下顺凡情。常相拥护，俾永无虞。庶后之礼大士者，悉免虚惊，稳登彼岸也。

经云：“若令众生生欢喜者，则令一切如来欢喜。”故知或以一言，或以一圆。赞成此举者，一切诸佛悉皆欢喜。况其多多者乎？即彼最少功德而论，譬如一滴，投大海中，直下与大海同其深广，同其悠久。多者又何待论？今秉志心，以

净财投于觉海，必至业海干枯，福海洪深，以迄觉海圆澄而后已也。恳祈入宝山者，切勿空手。沐法泽者，务报佛恩。

天台山上方广寺募修三圣殿疏

天台，为东南第一名山。上方广，乃天台开山之第一古寺也。溯自东晋昙猷尊者，以神通道力，降伏山神，而为开山，创建此寺。初名石桥寺，以在石桥之侧，过石桥则有方广寺，乃五百应真寄居之圣寺，非道邻应真者，莫能一见。猷师曾入其寺，受斋而出，知其为应真之所示现无疑。后人慕应真之胜迹，遂名石桥为方广云。

方广寺之最高处，为西方三圣殿，向为念佛堂，正殿三楹，供三圣像，以作礼念之所，两边二楹，以作念佛僧安住之舍。窃以法门无量，皆须断尽烦惑，方可了生脱死。唯念佛一法，但具真信切愿，皆可仗佛慈力往生西方。以故古今出格高人，莫不注重此法，自行化他，以期一切同人，咸于现生超凡入圣也。方广寺之三圣殿，历年久远，材木腐朽，早宜重新，奈住持以资斧无出，且待时机。

今年三月初，来一客僧，住其中念佛，颇著

勤恳。至四月初四夜，自化其身于三圣殿，及寺众咸知，则火已大炽，无法挽救矣。然幸只烧此处，余未延及。不知此僧特欲重新此殿而为此举耶？抑山灵欲重新而使彼为此举耶？抑佛菩萨五百应真欲大宏净土法门，俾一切出资助修诸善信，同仗此善根，出此苦娑婆国土，生彼极乐世界，而令彼为此举耶？

今住持即欲重修，祈光作疏。乃述其开山建寺及此殿早宜重修，而适逢此因缘，以祈一切檀越，念净土法门具契理契机之妙，此僧有为法捐躯之诚，各舍净资，赞襄胜举，其为功德，唯佛能知矣。

普陀山伴山庵募修大殿疏（代撰）

圆通大士，示迹普陀，誓愿无疆，慈悲莫测。绝攀缘而赴众感，如一月普印于千江；住真际而应群机，犹一雨遍润乎万卉。伴山庵者，法雨之分蓝，大士之别院也。暮鼓晨钟，接普济之清韵；拈华竖拂，承法雨之家风。辅弼两寺，宏阐一乘，因是之故，名曰伴山。第以创建以来，历年久远，革故鼎新，代有其人。迄今雨淋日炙，雾浸云蒸，复将倾颓，急宜修葺。衲披剃本院，遍参诸方，

一朝踏破草鞋，致令脚跟点地。由是倦飞知还，忘缘乐道，得故乡之风月，持别庵之门庭。睹兹形势，触目惊心，常恐金容掩色，不镜三千之光，普门扃户，难由廿五之路。欲彻底以掀翻，复本来之面目。奈工大费钜，钵罄囊空，爰述鄙诚，遍募檀越。恳祈发菩提心，行方便事，舍本有之家珍，培不朽之功德，量力随缘，施金输粟。庶含空宝殿，指日可成，满月金容，经劫常住。使南参缁素，东请僧俗，登门归命，睹相发心。了知相相离相，亲证实相之妙相；门门普门，直入无门之法门。展劫外之玄风，翼寰中之郅治。其功德利益，岂语言文字所能形容者哉！

启建普门无遮普度胜会大道场募缘疏（代撰）

观音大士，乘大愿轮，以普门法，度脱众生。言普门者，以法法头头，皆归实相；根根尘尘，悉证圆通；无有一法，不通涅槃，故曰普门。又复上、中、下根，皆使就路还家；善恶中庸，无不等蒙摄受；无有一人，不垂慈济，故曰普门。但以众生在迷，妄于根尘等境，起惑造业，因业受苦，久经长劫，了无出期。故致天灾人祸，更迭而兴；水火刀兵，相继而起。岂天之枉虐斯民，

实民之往业所感。若不归命大士，则苦果复生苦因；倘能恳恩莲座，则善缘当获善报。

窃念吾潮，近年以来，屡遭瘟疫，又经兵灾，复罹地震，水旱虫蝗，不时见告。因兹数端，以致死亡贫困者，实繁有徒。纵有幸而获免，未受损伤者，亦复忧怖战兢，如吞棘蓬，如坐针毡，苦毒衷怀，无处吁诉。（某等）由是谨发虔心，归命慈父，企灭已往之愆尤，预培将来之福祉。拟某年月日，于南海普陀山法雨禅寺，启建普门无遮普度胜会大道场七昼夜。仗此良因，俾亡者蒙佛接引，神超极乐之天；存者沐法威力，身享康宁之福。宿业消而在在解脱，谋为顺而事事亨通。转烦恼之逼迫，成自在之逍遥。各各先亡祖祢，俱获超升；人人后代儿孙，常纳吉庆。但此道场，费用实繁，恳祈吾邑善信人等，同发善心，共襄胜事，则功德无量矣。

上海残疾人院劝捐疏

一切众生，心性原同，而其身心受用，苦乐悬殊者，以宿世之修持不一，致今生之感报各别也。故经云：“欲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欲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”感应篇云：“祸福无门，

唯人自召，善恶之报，如影随形。”是以君子乐天知命，不怨不尤，聿修厥德，自求多福，以期消灭宿业，培植来报也。

世之最可怜可悯者，莫过于贫无衣食之瞽目残疾人。均是人也，人皆眼目明了，彻见一切，彼则虽处光天化日之下，无异暗室幽谷之中。人皆手足完全，随意动作，彼则肢体残缺，诸凡不便。如是之人，又加以无家室以庇身，无衣食以养体。彼等同为天地父母之所生，固为吾之同胞。吾人幸受天地父母之所覆载，而境遇稍亨。若不设法，令彼身有所托，心有所依，俾其宿业消灭，来报胜妙，便失天地父母平等生育之心，兼负天地父母锡吾福乐安适之念。况乎博施济众，老安少怀，视民如伤，恩先无告，古圣贤无不提倡而躬行之，以为天下后世法。岂可不仰体天地圣贤之心，以行一视同仁之道，而漠然置之乎？以故一亭王居士，特发大心，纠集同志，立一残疾院，于上海南车站附近，俾彼无家可归之残疾人，安住其中，供其衣食，以尽天年。有手足不完具者，派人照护，其有目能视，手能作者，随彼身分，作诸工业，以稍贴补其服用。又请通达佛法之人，数日一往其中，为彼演说改过迁善，闲邪存诚，

信愿念佛，求生西方之法。俾彼等了知前因后果，聿修厥德，一心念佛，以期往生。庶可永离娑婆生死轮回之苦，常享净土常乐我净之乐，其为彼等虑者，可谓恳切周摯，至极无加矣。然人众既多，所费实繁，端赖富有力者，发同体之悲心，捐无尽之宝藏，补天地化育之遗憾，培自己庄严之法身，则幸甚幸甚。

募修永嘉罗汉山景德禅寺疏

佛法深妙，非凡情所能测度。若非有大智慧、大辩才、大神通之圣人，而欲化导愚俗，共归正法，舍拘墟之劣见，开性具之正知，各舍家珍，创建梵刹，俾得宏宗演教，作长夜之明灯，办道修心，为苦海之巨筏者，诚非易易也。

永嘉罗汉山景德寺者，唐藤萝尊者之所造也。按寺志，尊者不知何许人，于武宗会昌二年，乘木浮海而至瑞安巡简司前，邑人异之，祈师登岸，由是一方之民，崇信景仰，有如活佛。于是随机开导，令生正信。逆知武宗将有灭法之兆，故其建立梵刹，皆悉从缓。至中宗继立，佛日重明，尊者乃普遍化导温州属邑，共建梵刹十有八所，可谓大宏法化，为众福田矣。罗汉山景德寺，乃

其一也。其山峰峦峻秀，景趣清幽，为永嘉之首镇洵修道之灵区。其寺自唐迄今，历一千一百余年，其间宏扬法化，鼎革梵刹者，固难悉数。现以久未修葺，佛殿僧寮，倾颓殆尽，尊者圣迹，将欲湮没。邑人潘鉴宗、吴碧华、叶健雄等数十人忧之，共议兴复。然以时局艰难，且缩小办，拟建佛殿五楹，前殿三楹，两廊寮舍十余楹，俾凡礼诵栖息，各得其所。安住数位精修净业之比丘居士，常住其中，专修念佛三昧，以期自他同出娑婆，同生净土，为弥陀之弟子，作海会之良朋耳。但以工程浩大，独力难成，恳祈十方檀越善信人等，发菩提心，行方便事，打开宝藏，培植福田，俾含空宝殿，指日成功，满月金容，经劫常住，莲社开而见闻蒙益，净宗阐而僧俗明心。将见佛天云护，吉庆骈臻，富寿康宁，现身获箕畴之五福，尊徽高爵，裔世纳伊训之百祥矣。

庐山青莲寺启建莲社缘起疏

佛法广大如法界，究竟如虚空，而其全体大用，悉在众生一念心中。但以迷而未悟，遂致于本无生死中，妄受生死轮回之苦。故我释迦世尊，特垂哀愍，示生世间，以施拯济。于是弃舍国荣，

出家修道，菩提树下，成等正觉。欲使一切众生，悉皆彻证自心，圆成佛道，于是随机说法，应病与药。俾彼善根成熟者，顿证无余涅槃，善根未熟者，随分各得利益。说法四十九年，谈经三百余会，虽则大小权实不同，偏圆顿渐有异。在佛本心，无非欲直授己所证之觉道。以机多不契，故不得不曲垂方便以摄受耳，致于出世本怀，未能顿畅。由是于常途教理外，开一特别法门，所谓念佛求生净土，使彼若圣若凡，若愚若智，同于现生，出离生死。俾已破无明者，圆证法身，具足烦惑者，亦登不退，其功勋利益，出于一代时教之上，诚可谓至圆至顿之教外别传也。以故一切大乘经中，无不显阐赞导；一切菩萨祖师，无不依教奉行，以其为三世诸佛普度众生之大道，九界众生圆证佛果之妙法也。

及至大法东来，远公大师首于庐山东林，宏扬此法。一时缁素高人，咸皆云集川赴。而庐山之名、净土之法，人皆景仰而修持焉。自兹厥后，所有律、教、禅、密，莫不以求生净土为返本还元之末后一著。以故莲风扇于中外，法利遍及古今。况兹时丁末法，人根陋劣，更宜专修此法，以期现生了脱。而庐山最胜之地，青莲寺适当其

基。高踞山巔，其形势固天然一朵莲华。故晋之黄谷大师，继远公之宏猷，建寺其中，以阐扬莲宗也。自晋迄清，千五百余年，由高人相继住持，故莲风常得丕振。至洪杨之乱，悉成劫灰，法道式微，无人恢复，致令千余年选佛道场，竟成荒山，可不哀哉！爰有妙培大师，系微军老人之高足弟子，恪遵师训，笃修净业。特往红螺，参学多年，今春来游庐山，至其寺基，见其形如莲华，而复前临三叠之瀑布，后倚五老之雄峰，左右则有狮子象鼻二峰，以为卫护，殆天造地设一净土道场，不忍永令湮没，遂发愿恢复，以宏莲宗。乃与上海诸大居士商榷，先募千余元，用建念佛堂一座，僧寮数间，安真心办道数人，六时行道，用继远公芳规。待后有大功德主，则随力扩充。以财力维艰，行道是急，故不得不随分随力，以期修持得益，而不致有碍净业也。其结社之法，一遵远公成规，人不论僧俗，必须具真信愿，决定求生西方。又须各持斋戒，清净身口意业，朝暮课诵，三时念佛，除有病及公事外，概不得避懒偷安。暇则随意礼诵坐禅，但取其于道有益而已。唯不得习学诗文，泛览俗典，以及闲谈杂话，虚度光阴。

昔远公结社，即有一百二十三人，悉皆佛门栋梁，儒宗山斗。今则人根陋劣，远不及昔。而即心本具之佛性，三根普被之法门，古今固无二致。则是心作佛、是心是佛之理，都摄六根、净念相继之事，岂不自我而修，自我而证乎哉？用是谨立简章，以勸同志。又祈诸大檀越，发菩提心，各相护持，输金输粟，转劝转募，俾含空宝殿，指日成功；满月金容，经劫常住。莲社兴而宗风丕振，正法盛而灾障潜消。将见佛天云护，吉庆骈臻，现生备膺五福，临终高登九品。如是则可谓真大丈夫，真佛弟子，上不孤于佛化，下不负于己灵。所愿见者闻者，同修此道，以一传十，以十传百，乃至遍界，则世界太平，人民安乐矣。不胜馨香祷祝之至。

普陀山法雨寺募修天王殿及鼓楼疏

普陀名山，乃大士示迹之胜地；法雨禅寺，实国民祈福之道场。

创建以来，历年久远，革故鼎新，代有其人。两颁内帑，前清蒙二次敕修；遍募众缘，乱后经一番缔造。奈大海之中，咸雾飓风，摧残诸物，较之内地，愈为速朽。现今天王殿鼓楼，椽栋腐

败，柱根蠹朽，若不早为之图，势必立见倾覆。虽则名标天王，实奉弥勒法相。弥勒慈心，与观音两相符合，随类逐形，寻声救苦，慈隆即世，悲臻末劫，作现在之恃怙，为未来之世尊。此时覲面一笑，以结系珠之缘；他年龙华三会，同授无生之记。弥勒于世，因缘甚深。若不修葺，将何以妥圣灵而致诚恳，消灾戾以福黎元？但以工程浩大，独力难成，因兹疏述愚诚，敬募十方檀护，恳祈发菩提心，行方便事，打开宝藏，培植福田。俾含空宝殿，指日成功；满月金容，经劫常住。庶一切来者，登欢喜地，入楼阁门，现在深契佛心，将来同圆种智。将见佛天云护，吉庆骈臻，阖潭永膺多福，裔世长发其祥矣。

嘉兴真如寺开念佛堂专修净业缘起疏

佛法深广，犹如大海，虽法身大士，尚不能穷源彻底，况博地凡夫乎？然如来以大慈悲，欲令一切若圣若凡，同于现生，出离生死，特开一信愿念佛求生净土法门。如跛足懦夫，终日难行数里，若乘转轮圣王轮宝，不须崇朝，即可遍达四大部洲。二者迟速，天渊悬殊。凡夫未断惑业，固无了生死分，若以信愿念佛，感佛慈悲摄受，

即于现生，往生净土，超凡入圣，登不退地。较彼唯仗自力，修戒定慧，以期业尽情空，了生脱死者，殆非譬喻言说所能形容也。由是历代缙素高人，无不以此自行化他，以其为入道之要门，成佛之捷径故也。

真如禅寺，创建以来，千数百年，宏宗演教，代有其人，兵燹以后，用度日绌。致令法轮几乎停转。迺者住持念慧，志图恢复，但以资斧无出，暂拟安住清净戒僧八人，长年二时课诵外，专持佛号三支香。暇则随意礼诵，人各月给衣单银三元，凡经忏佛事，概不应酬。若施主来寺念佛及打佛七，则无拒。如是则庶可一意精修，速获实益，亦可以上报四恩，普资三有，其为利益，固非寻常一切修持所可比拟也。但以寺产素薄，香积不充，恳祈有力檀护，发菩提心，成就胜事，或助道粮，或助灯油，俾此念佛道场，日益开扩，并令见者闻者，悉皆兴起。将见佛天云护，吉庆骈臻，生获箕畴之五福，没预珍池之九品矣。唯冀不惜家珍，庶可共沐佛恩。

南京三汊河法云寺募铸幽冥大钟疏

娑婆世界，以音声作佛事；丛林法器，唯大钟为第一。以其发聵振聋，启人天之耳目；通幽彻显，实恶趣之救援。

《增一阿含经》云：“若打钟时，愿一切恶道诸苦，并皆停止。若闻钟声及佛经咒，得除五百亿劫生死重罪。”故《付法藏传》中，罽膩吒王以大杀害故，死堕千头鱼中，剑轮绕身而转，随斫随生。罗汉为僧维那，依时打钟，若闻钟声，剑轮在空，因遣信令长打。过七日已，受苦即息。又《翻译名义集》云：“南唐上元县一民暴死，三日复苏。云死至阴间，见先主纆械甚严，曰：‘吾为宋齐邱所误，杀和州降者千余人，怨诉因此。凡闻钟声，得暂息苦。汝还，语嗣君，为吾造一钟，长时击之。彼若不信，以吾藏玉天王像于瓦棺寺佛左膝，人无知者，以此为验。’民具告，验实，遂造一钟于清凉寺，镌其文曰：‘荐烈祖孝高皇帝，脱幽出厄。’此击幽冥钟之所由来也。

而况法云寺，效法云栖，念佛放生，教养孤儿，为江南第一慈善道场。以近来杀劫至惨，而

南京和记洋行，杀一切牛羊飞走等物不计其数。由是冯梦老、魏梅荪等诸居士，纠集僧俗若干人，提倡戒杀放生，吃素念佛，以期挽回劫运。遂买地四百四十亩于三汊河，开放生池九区，占百余亩。又设慈幼院，教养孤儿，现已满六十名。邓璞君居士募四十八愿，启建大殿，每愿千元，现已将圆，明年当即建造。殿成之后，量资安僧，专修净业，兼以讲演。崔益荣居士发心募铸大钟，任人随心随力布施，或千元、百元、十元、一元俱可。但此钟须昼夜常击，宜用响铜，至少须三千斤。而响铜颇贵，每斤须一元多，则料及工资，当须四五千元。若所募有余，则用铸报钟、大磬、呼板各一，此俱作佛事不可少者。须知法云寺一起，和记洋行遂止杀业，但作制蛋之厂，其关系实非浅鲜。盖由大家之诚心，感三宝冥熏加被，故致然也。

所愿诸大檀越善信人等，同发善心，成就此举。所有功德，必能超荐先亡祖祢，咸生莲邦，覆庇现在眷属，各获福庆。出资人名，当刻一大牌位，供于钟下。钟身遍刻经咒，但书总计施资若干人及银若干圆而已。譬如一滴，投于大海，即与大海，同其深广。若人以净信心，欢喜布施，

即与如来大觉法海，相契相合。其为功德，莫能名焉。

法雨寺罗汉装金募缘疏（代撰）

大觉法王，出现世间，随机说法，度脱众生。必有菩萨、声闻辅弼法化，方能普使群伦，悉蒙利益。譬如一人御极，百辟辅理，方能垂衣拱手，坐致太平。故有道超十地，德迈等觉者出世，必有三祇果满，万德因圆者，隐其实德，权示小果。如法华所说诸阿罗汉，悉皆内秘菩萨行，外现是声闻，非到佛地，谁能测度？

又佛敕诸阿罗汉，常住世间，受人天供，为世福田，如五百大阿罗汉等。而十八罗汉，乃其首领，故丛林佛殿，咸塑形仪，令瞻礼者，灭罪增福。法雨常住，乃观音大士圆通道场，历朝敕建，举世尊崇。是故殿启九龙盘拱之制，圣塑大士慈悲之容，而十八罗汉，分坐两傍，如星拱辰，羽翼慈化。但以久历岁月，金色剥落，非徒不副瞻仰，实为难妥圣灵。

（衲）拟欲重装金身，俾得永镜三千，无奈屡搜囊资，何能稍完一二？用是具述愚诚，仰祈十方善信，倘随缘以乐助金币，自圣像以大放光

明。将见以如是因，感如是果，未来亦当证金色身，为世福田。至其现生灾障消灭，福寿增崇，前程远大，后裔绵延，乃其小焉者耳。

法雨寺建如意寮募缘疏（代撰）

生老病死，人各具有；如来说法，首先陈之。

盖欲令众生悟出苦之要道，证本具之佛性。由兹永离幻苦，常享真乐也。然四苦之中，病死为最。在俗，则备有眷属，照应调护；出家，则孑然一身，无所依倚。故从上古德，仰体佛慈，为之寮舍，择人奉侍，饮食医药，悉令如意，较之在俗，无多让焉，此如意寮之所由始也。

普陀为天下第一名山，本寺又介乎山之三大丛林，故十方衲僧，往来不绝，久居不去者，恒数百人。惟如意寮狭隘褊窄，兼之常住产业微薄，既不足以适病者之身心，又无力以供病者之药饵，寮名如意，其义奚存。

（衲）接住之初，即以是为急务，拟欲另建精舍七楹，中间前供如来圣像，后供亡僧牌位，使病者礼诵有地，观感易兴。两边隔作十有二间，除香灯寮外，皆为养病之所。少则人各一寮，多则二人共之，彼此相隔，庶无传染之患，身心适

悦，易获勿药之征。愈则任彼行藏，没则相宜殡葬。使来者生有依止，死有归宿。更置田百亩，则以后之棺龕药饵，置办有资，勒碑一通，俾将来之住持职司，废替无敢。

恳祈诸大护法，恺分鹤俸，喜舍蚨囊，俾此举速得圆成，庶福报永无央既。将见佛天云护，吉庆骈臻，五福萃于厥躬，余庆覃及后裔矣。



此咒置经书中可灭误跨之罪



仁·慧·草·堂
www.renhuicaotang.com

